

黄丝带书系

①

黄丝带书系 ①

黄丝带飘扬

2006马来西亚反对媒体垄断运动实录

曾维龙

主编



维护媒体独立撰稿人联盟

Writers Alliance For Media Independence (WAMI)



黄丝带飘扬

2006马来西亚反对媒体垄断运动实录

Rising Up Against Media Monopoly
The Yellow Ribbon Movement In Malaysia 2006

曾维龙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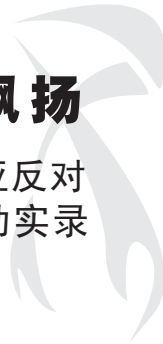
内容简介

本书主要介绍2006年黄丝带运动的过程点滴，共分为四辑。第一辑绪论收录黄进发和庄迪澎的文章，为当前马来西亚的新闻自由和中文媒体所扮演的角色把脉。第二辑则是30位评论人、年轻人所写的系列评论文章，以各自专业的角度、感观，针对媒体垄断一抒己见。第三辑则是黄丝带运动活动特辑报道，包括“113：‘反对媒体垄断’和平请愿抗议活动”、“121：‘黄丝带之约：与马华领袖喝茶救媒体’交流会”以及“1228：《星洲》学记反垄断宣言”连署活动。第四辑则是文献资料，内容有黄丝带运动纪事、2006年黄丝带运动网站和部落格、著作叙录，以及相关重要文章。



黄丝带飘扬

2006马来西亚反对
媒体垄断运动实录







黄丝带飘扬

2006马来西亚反对媒体垄断运动实录

Rising Up Against Media Monopoly:

The Yellow Ribbon Movement In Malaysia 2006

法律顾问： 杨培根 饶仁毅

编委： WAMI委员

黄进发（主席）、曾剑鸣、钟武凌、吴仲顺、郭史光庆、陈慧思、林宏祥、傅向红、曾维龙

主编： 曾维龙

审阅： 苏铭强 罗彩绵

封面设计： 吴华强 Kevin Ng Wah Keong、龚秀霞

内页设计： 龚秀霞

出版： 维护媒体独立撰稿人联盟

Writers Alliance For Media Independence (WAMI)

网址： www.wami528.com

电邮： wami528@walla.com

印刷： 漫延印务 Dream Seed Printing

版次： 2007年5月28日 初版

售价： 马币30元

邮购处： No. 122, Desa Seroja, Jalan Reko, 43000 Kajang, Selangor, Malaysia.

电邮： wami_2001@yahoo.com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ISBN 978-983-43463-0-0

照片来源：《独立新闻在线》、《当今大马》中文版

Perpustakaan Negara Malaysia

Cataloguing-in-Publication Data

[Huang si dai piao yang : 2006 Malaixiya fan dui mei ti long duan yun dong shi lu]

黄丝带飘扬 : 2006马来西亚反对媒体垄断运动实录 = Rising up against media monopoly : the yellow ribbon movement in Malaysia 2006 / 曾维龙主编 (黄丝带书系)

ISBN 978-983-43463-0-0

1. Mass media--Malaysia. 2. Journalism--Malaysia. 3. Press--Malaysia.

I. 曾维龙, 1976-. II. Title : Rising up against media monopoly : the yellow ribbon movement in Malaysia 2006. III. Series.

302.2309595





黄丝带书系 ①

黄丝带飘扬

2006 马来西亚反对
媒体垄断运动实录

Rising Up Against Media Monopoly:
The Yellow Ribbon Movement In Malaysia 2006

曾维龙 主编



维护媒体独立撰稿人联盟

**Writers Alliance For Media
Independence (WAMI)**





维护媒体独立撰稿人联盟简介

Writers Alliance For Media Independence (WAMI)



维护媒体独立撰稿人联盟（Writers Alliance For Media Independence, 简称WAMI）成立于2001年“528报变”事件期间，以维护和拓展马来西亚的言论自由及媒体独立为己任，旨在促进撰稿人之间的联系及合作。

2001年，马来西亚执政党之一的马华公会通过旗下华仁控股强行收购南洋报业，意图进一步控制华社舆论。在这期间，南洋报业对手朝日报业被传为马华公会合作伙伴。朝日报业底下的《星洲日报》和《光明日报》皆对上述收购事件三缄其口。5月28日，朝日报业两名前高层管理人员代表华仁控股正式入主南洋报业，舆论称之为“528报变”，华社反对收购声浪皆被封杀。随后不到两年，朝日报业业主张晓卿家族正式成为其股东。

早在“528报变”前夕，为了抗议上述政党和财团勾结，垄断中文媒体，42位评论人于2001年5月26日发表联合声明：“如果马华公会收购南洋报社成功，党营《南洋商报》与《中国报》，我们唯有从此放弃供稿予这两家报章，以免被利用作为言论自由的橱窗而误导读者。与此同时，在《星洲日报》与《光明日报》公开否认其涉及收购的传闻以及平衡报导反收购新闻与言论之前，我们也一律停止供稿。”





当形势在5月28日明朗化后，约有90多位撰稿人陆续加入罢写行列。6月8日，WAMI宣告成立，积极推动“黄丝带运动”，以唤醒群众对新闻自由和媒体独立自主的认识、肯定和响应。

2005年，WAMI架设《黄丝带》网站，深化媒体独立运动的理念与实践，提出了三个主题：一、政治制度批判；二、自由公平竞争；三、媒体专业进步。

2006年5月3日世界新闻自由日，WAMI连同37个团体、92位评论人、媒体工作者以及社会运动工作者共同联署备忘录〈还我新闻自由！废除出版准证！〉，以敦促马来西亚政府废除钳制新闻的恶法，促成制度改革。

同年5月28日，WAMI发表反收购运动五周年纪念纲领〈进攻代替防守，团结针对恶法——后528的媒体自由战略与任务〉，除了反思媒体形势之变化，同时也进一步为黄丝带运动的未来提出明确方向。





编者代序

黄丝带，再次飘扬！

曾维龙

知识分子属于他们的时代，被资讯或媒体工业所具体呈现的群众政治的代表簇拥同行；
愈来愈有力的媒体流通着形象、官方叙述、权威说法，
而知识分子只有藉着论辩这些形象、官方叙述、权威说法，
藉着提供米尔思所谓的揭穿 (unmaskings) 或另类版本 (alternative versions)，
竭尽一己之力尝试诉说真话，才能加以抵抗。

——引自艾德华·萨依德《知识分子论》

在空中，飘扬的黄丝带！

黄丝带意味着希望。2001年528报变期间，我们的朋友，在《南洋商报》的媒体工作者以黄丝带作为他们的标志，向当权者诉说媒体独立自主的可贵。从此以后，争取新闻独立自由与黄丝带有了挂钩。

2006年，昔日捎着黄丝带，呐喊新闻自由的人与事，几经变迁，黄丝带一度沉默；今天一批年轻人蓦然再次高举黄丝带，黄丝带的歌曲——那意涵着“欢迎被囚禁的人重获自由”的歌谣再次响起。

编者代序：
黄丝带！再次飘扬





顾美盈、余福祺、丁国亮等刚从大学毕业出来年轻人，抱着疑惑、审慎、批判的眼光，注视着曾经伴随他们成长的《星洲日报》和《南洋商报》的逐渐质变——自2001年“528报殇”以后，两家报馆不管从内容或立场上，明显偏向权力，而非人民。2001年，《星洲日报》声明在马华公会收购南洋报业的过程中没有扮演任何的角色，今天却由张晓卿自己道破，公开宣称收购南洋报业，是为建构一统的中文媒体事业。

2006年，这一批年轻人自发地与朋友联系，相约在11月3日，在全国各地《星洲日报》的办事处前静坐示威，抗议张晓卿垄断马来西亚中文报业市场，抗议《星洲日报》管理高层没有一尽新闻从业员的本分，捍卫媒体独立自主的理念。

黄丝带再次扬起，再次提醒社会群众，提醒掌控着庞大资源的“大人”们，尚有一班坚持己见的人，关心马来西亚新闻自由，关心公民社会的建设。黄丝带的飘扬，意味着我们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从初期被众人质疑，尔后面对《星洲日报》的“沟通平台”对评论人的诸多抹黑和抨击，我们坚持清楚地和当权者划清界限。因为我们不愿意成为当权者所谓“正义和自由”的橱窗中，那不起眼的点缀。今天站出来和我们一起共同反对媒体垄断的年轻朋友们，正是我们当初的坚持的延续。

2006年11月，年轻一辈擎起“反对垄断”的标语，以“反‘脚’复‘民’”为诉求，在《星洲日报》总社和各地主要办公处前静坐请愿，开始激起新一轮的黄丝带运动。短短两个月内，我们还针对2001年南洋报业被收购，要求马华公会检视为何罔顾当初华社团体的反对，今天却将南洋报业卖给张晓卿，形成马来西亚中文报业被单一集团垄断的局面。我们的年轻朋友甚至在12月1日公开邀约马华公会诸公们见面交流，向马华公会求取上述问题的答案。及至12月28日，《星洲日报》过去所曾经培训过的学记也在网络上发表宣言，向《星洲日报》提出“请用竞争说服我”、“请用专业说服我”、“请用多元说服我”等诉求口号。





出版这一书，正是为了将上述运动过程中的点滴成果以文字辑录，行于后世。本书共分为四辑。第一辑绪论，我们请了黄进发和庄迪澎从宏观的角度，为当前马来西亚的新闻自由和媒体状况把脉。其中黄进发为我们探讨华文报馆的传统角色和知识分子的共生关系，从2001年直到2006年为止，评论人和知识分子在运动过程中的参与和角色转变。庄迪澎则从阿都拉四年来对媒体的态度和整治收编，为我们论述和分析马来西亚媒体业的未来。

第二辑则是黄丝带运动评论系列。此一系列由维护媒体独立撰稿人联盟（WAMI）号召，苏铭强负责组稿，邀约30位老少评论作者分别以各自专业的角度、感观，针对中文报业被垄断此一课题抒发己见。从2006年11月6日开始至12月28日为止，同步刊登在平面媒体《东方日报》、《当今大马》（<http://www.malaysiakini.com/cn/>）、《独立新闻在线》（<http://www.merdekaonline.com/>）以及《黄丝带》（<http://www.wami528.com/>）等中文网站。

第三辑则是黄丝带运动活动特辑。主要针对过程中的三项主要活动，以特辑形式介绍所涉及的人与事，并且附录了主催者、召集人和有关团体的原稿文告，从中可窥见这一些发源于公民社会和公民团体的立场和观点。其中“113：‘反对媒体垄断’和平请愿抗议活动”特辑中，还附有现场图辑，除文字以外，让读者透过图象一睹当天活动情景，以飨读者。其他则有另两项重要的活动，即“121：‘黄丝带之约：与马华领袖喝茶救媒体’交流会”以及“1228：《星洲日报》学记反垄断宣言”连署活动。

第四辑则是文献资料。这一部分包括黄丝带运动纪事（2001—2007年4月）、2006年所出现的与黄丝带运动有关的网站和部落格、黄丝带运动著作叙录，以及其他相关重要文章，以为读者和研究者提供方便。

从为何反对媒体垄断开始谈起，直到这一个国家的媒体政策、官商勾结、公民社会“知”的权力、传统中文报业在今日的角色转变等等





问题，本书皆有不同程度的涉及。黄丝带运动未来的远景，应当是推动和建构自由、公正和理性的公民社会。当别人批评我们尖锐时，我们待之以礼，言之有物。因为我们倡导的是坦诚讨论、沟通。

匆忙编就，从建议、策划、撰写至排版仅用了不足四个月时间，当中或有众多不足之处，粗疏和漏珠之憾，盼能得读者体谅。在这里，首先要感谢杨培根先生和饶仁毅先生。匆忙之中，邀杨先生和饶先生为此书的法律顾问，他们皆爽快答应。

我也要感谢WAMI委员的支持与信任，以及WAMI成员黄业华、余福祺，他们在工作繁重之余，为此书提笔撰写文章，采访相关人士。还要感谢苏铭强、我的太太罗彩绵为此书进行审阅校对。当然还要感谢30位不计稿酬，响应此运动，为我们撰写系列评论文章的作者，以及为此书提供材料的李凯伦和李永杰。此外，书中剪报皆由董教总资讯局提供，这里要感谢该局主任钟伟前先生。书中照片皆由《独立新闻在线》和《当今大马》中文版提供，这里一并致谢。

最后，感谢此书的赞助者。我们所尝试完成的，是一本难以完整编制的书，因为黄丝带运动还没有止息。祝愿此书能为读者、研究者提供以新的观点，重新省思马来西亚新闻自由的未来事业。春秋功过，不过在弹指瞬间。愿以此共勉之，以为序。

稿于2007年4月27日，晨



2006年黄丝带运动活动历程简表

马华公会变卖手上的21.02%南洋报业股权给张晓卿，《星洲日报》证实消息并改口张晓卿收购敌对报业是为了打造世界级中文媒体。

2006年10月17日

张晓卿发表声明〈收购南洋报业·建构中文媒体网络〉。

2006年10月18日

WAMI联同47个多语言、多族群、多议题的公民社会团体以及政党发表文告，反对马华公会把21.02%南洋报业股权售予张晓卿。

2006年10月19日

2006年10月27日

为配合11月3日“反对媒体垄断”静坐和平请愿活动，《沟通平台》部落格 (<http://i-exchange.blogspot.com/>) 正式开通。

2006年11月1日

星洲媒体集团董事经理兼集团编务总监刘鉴铨发表〈反垄断是我们的信念〉。

2006年11月3日

《官商垄断媒体，华社如何自保?》座谈会

隆雪华堂民权委员会及维护媒体独立撰稿人联盟联办

地点: 隆雪华堂楼上会议室

时间: 晚上7:30

主持人: 余福祺

主讲人:

1. 颜清文 (2001年反对收购南洋报业工委会主席、前雪华堂会长)
2. 黄进发 (WAMI主席)
3. 傅向红 (新纪元学院媒体研究系讲师)
4. 苏铭强 (时评人)

青年大专“反对媒体垄断”静坐和平请愿活动

发起人为顾美盈、余福祺、丁国亮、洪佩玲等，地点分别在《星洲日报》八打灵再也总社、新山办事处、檳城办事处及关丹办事处前。



“528媒体自由运动”部落客
(www.im.tv/myvlog/press-freedom) 正式开通。

2006年11月4日

WAMI号召评论人撰写一系列反垄断评论文章，共30位评论人响应。

2006年11月6日

《星洲日报》言论版刊登颜清文致张晓卿公开信，并于同一版位中刊登张晓卿的回函。

2006年11月22日

“黄丝带之约：与马华领袖喝茶救媒体”交流会

召集人：李凯伦、黄业华、王慧仪、林仕妆、吴仲顺、李发成、赖康辉

地点：吉隆坡安邦路的马华大厦

2006年11月26日

启德行集团董事长刘瑞源召开记者招待会，向张晓卿献议收购南洋报业集团，再将股份分割给华社持有。林源德、胡万铎、颜清文等华团领袖皆表示愿意出资参与。

2006年12月1日

2006年12月28日

《〈星洲日报〉学记反垄断宣言》联署活动

透过《正义学记反垄断·有情学记救媒体》部落格 (<http://xueji-antimonopoly.blogspot.com/>) 发表宣言，共123位学记参与连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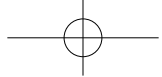
星洲媒体、南洋报业及香港明报集团正式签署合并协议。星洲、南洋将正式除牌。

2007年4月23日

2007年4月26日

WAMI于《东方日报》发表〈媒体帝国的文化论述策略〉，呼吁张晓卿丢弃文化外衣，放弃媒体垄断，回归尊重多元差异、自由公平竞争及平实的理性原则。





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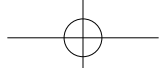
- v/ 维护媒体独立撰稿人联盟 (WAMI) 简介
 vii/ 编者代序: 黄丝带, 再次飘扬! 曾维龙
 xi/ 2006年黄丝带运动活动历程简表

1/ 第一辑 绪论

- 3/ 528黄丝带之歌
 ——马来西亚中文社群之独立精神 黄进发
 19/ 论马来西亚媒体的明日
 ——从马哈迪至阿都拉: 权威管理至收编整治 庄迪澎

27/ 第二辑 黄丝带运动评论系列

- 29/ 是“序”吗? 苏铭强
 31/ 一. 黄丝带义不帝秦 黄进发
 35/ 二. 忧虑可理解, 论断并太早 杨善勇
 37/ 三. 张晓卿媒体帝国不具典范意义 傅向红
 41/ 四. 垄断, 不是我们的文化! 赖昭光
 44/ 五. 垄断的快感建在社会的痛苦上 庄迪澎
 49/ 六. 卿帝国的回声四式 苏铭强
 52/ 七. 星洲只靠一面之词 杨白杨
 54/ 八. 张晓卿媒体帝国后市看淡 杨凯斌
 57/ 九. 审思媒体黑暗期 黄业华
 61/ 十. 让反垄断永远成为我们的信念 唐南发



- | | | |
|------|---------------------------------------|------|
| 65/ | 十一. 学记正义梦 报霸垄断功 | 刘敬文 |
| 68/ | 十二. 我们, 真的没比飙车族更好 | 林宏祥 |
| 71/ | 十三. 回首往昔, 尊重学人乎? | 曾维龙 |
| 75/ | 十四. 不是所有报人和知识份子都会沦陷
——恐惧和逃避不是我们的文化 | 周泽南 |
| 78/ | 十五. 垄断就是“只有张晓卿能够打倒张晓卿” | 吴仲顺 |
| 81/ | 十六. 放弃媒体垄断, 才能为潺潺小溪创造环境
——致张晓卿的公开信 | 王德齐 |
| 85/ | 十七. 我们不是罐头大专生 | 周小芳 |
| 89/ | 十八. 告年轻人的公开信: 请赴一场不一样的约会 | 李凯伦 |
| 91/ | 十九. 张晓卿应急流勇退 | 李万千 |
| 94/ | 二十. 张氏的中华文化与软权力 | 黄文慧 |
| 98/ | 二十一. 从马来西亚政治窘境看报业垄断危机 | 彭雪琴 |
| 101/ | 二十二. 断奶不是这么容易 | 何智强 |
| 104/ | 二十三. 你以称霸为尊, 我以多元为荣 | 丁国亮 |
| 108/ | 二十四. 给张晓卿的公开信——张世叔, 您保重! | 黄梦祚 |
| 111/ | 二十五. 优良媒体人会要脸红 | 王慧仪 |
| 114/ | 二十六. 谁错误理解垄断? 刘鉴铨, 是你还是我? | 陈慧思 |
| 119/ | 二十七. 媒体业不能自外于公众检视 | 余福祺 |
| 122/ | 二十八. 黄丝带·反垄断·我坚持 | 司徒旨祥 |
| 125/ | 二十九. 无冕皇帝寒冬中螳臂当车? | 谢伟伦 |
| 129/ | 三十. 反垄断运动是千秋大业 | 郭史光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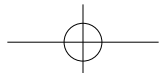
133/ 第三辑 黄丝带运动活动特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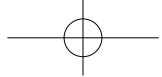
135/ 特辑一

113: “反对媒体垄断”和平请愿活动

综述: 从筹备、呐喊至反思: “反垄断是我们的信念”
——528之后的另一个花季

陈慧思、
郭史光庆





- 144/ **侧写：刘鉴铨在篱笆后的身影** 傅向红
- 147/ **【附录一】现场报导：读者高呼支持刘鉴铨反垄断
警察荷枪实弹制造紧张气氛** 林宏祥
- 151/ **【附录二】文告：“反对媒体垄断”和平请愿（2006年10月31日）**
- 152/ **【附录三】文告：读者自发抗议媒体垄断，
星洲应劝张氏脱售南洋（2006年11月2日）**
- 154/ 现场图辑

158/ 特辑二

121: “黄丝带之约：与马华领袖喝茶救媒体”交流会

综述：再见黄丝带2006 黄业华

——喝清茶，救媒体，争自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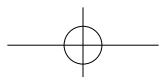
- 164/ **【附录一】备忘录：关心国事青年就媒体自由，呈予马华公会
的备忘录（2006年12月1日）**
- 167/ **【附录二】文告：“黄丝带之约：与马华领袖喝茶救媒体”
（2006年11月26日）**
- 170/ **【附录三】文告：响应青年公民聚马华对话，推动媒体法律
改革反垄断（2006年11月29日）**
- 172/ **【附录四】文告：给马华总会长的一封信（2006年12月12日）**
- 175/ **【附录五】文告：马华漠视新闻自由，助长滥权腐败制度
（2007年1月9日）**
- 178/ **【附录六】文告：全力支持设立新闻自由国会特选委员会
（2007年4月1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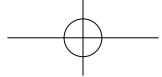
180/ 特辑三

1228: 《星洲日报》学记反垄断宣言

综述：解构中文报业神话 星洲学记当仁不让 余福祺

- 186/ **评论：巨人的孩子在召唤** 林宏祥





- 189/ 【附录一】文告：《星洲日报》学记反垄断宣言
——“正义学记反垄断 有情学记救媒体”
(2006年12月28日)
- 198/ 【附录二】网文：我曾经沉默，但不是站在你的大多数！
——我的反媒体垄断宣言与学记心声 林志翰
- 203/ 【附录三】网文：我反对单元垄断 我反对官商勾结 黄巧琴
- 205/ 【附录四】网文：我是学记，我只想坚持当初的使命 廖秋怡

209/ 第四辑 文献资料

- 211/ 黄丝带运动纪事（2001—2007年） 余福祺、曾剑鸣
- 240/ 2006黄丝带运动部落格与网站 曾维龙
- 245/ 黄丝带运动著作叙录 曾剑鸣
- 249/ 附录文章
- 249/ 1. 黄丝带网站开篇辞
——独立之媒体，自由之议政 WAMI
- 257/ 2. 进攻代替防守，团结针对恶法
——后528的媒体自由战略与任务 WAMI
- 266/ 3. 政商联盟压缩媒体空间，
媒体法律改革刻不容缓 WAMI、雪华堂等团体
- 270/ 4. 媒体帝国的文化论述策略 WAMI
- 274/ 5. 张晓卿声明：收购南洋报业·建构中文媒体网络 张晓卿
- 279/ 6. 反垄断是我们的信念 刘鉴铨
- 282/ 7. 颜清文致函张晓卿 张晓卿回应颜清文 颜清文、张晓卿
- 288/ 8. 星洲真的不曾封杀ntv7?
我们戴不起“假新闻”大帽子 《当今大马》
中文版编辑



第一輯

绪论







528黄丝带之歌

——马来西亚中文社群的独立精神

黄进发

维护媒体独立撰稿人联盟（WAMI）主席，
英国艾塞克斯大学（University of Essex）政治系博士研究生，
马来西亚莫纳斯大学（Monash University）文学院讲师。



序章：狂狷之歌

“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

——孔子《论语·子路》

2001年5月26日，40位评论人预告对《南洋商报》、《中国报》、《星洲日报》、《光明日报》罢写，如果前两者沦为马华公会党报，而后二者未能“公开否认其涉及收购的传闻以及平衡报导反收购新闻与言论”。5月28日，南洋报业被代表马华公会的前星洲高层接管。华裔社会（更贴切地说，中文社群）掀起反收购的热潮，300多个华裔社团联署要求马华悬崖勒马，而宣布加入罢写的撰稿人持续增加，一个月内即增加至90多人之众。其后，更有八大华商组成财团向马华提出收购南洋报业的献议。

民间的反收购运动虽催化了马华内部林良实（总会长）与林亚礼（署理会长）两派对此事的分歧，也因此局限了反收购运动的前景，使马华公会6月24日的特别大会成为决战点。当马华特大以1176对1079票微差认可收购行动后，反收购运动便逐渐失去了动力。失望的华社公





众对《南洋商报》离心，却无法切断对第一大报《星洲日报》的依赖。除了少数勇者，华团领袖更是投鼠忌器，在判断大局尘埃落定后，便逐渐修复与星洲的关系。

罢写的评论人在之后六年，成为唯一拒绝向（星洲媒体东主）张晓卿—马华集团屈服的有组织独立声音。他们不但继续批评星洲与政党勾结垄断媒体市场的行径，更尝试开拓平面与网络的言论空间，力求“有所不为”之外同时“进取”。当中固然有人掉队，但同时也有新人加入罢写行列。

2006年10月18日，张晓卿“不计毁誉”，正式购入南洋报业的控制性股权。一批年轻人和大专生揭竿而起，加入反对媒体垄断的行列，先有11月3日在四地星洲办事处的烛光静坐，再有12月1日与马华青年领袖对话的“黄丝带之约”，最后 123位当年星洲栽培的学生记者更发表公开信要求星洲维护竞争、放弃垄断。

这场浩浩荡荡、六年不衰的社会运动，其实是马来西亚全民性媒体自由运动的一部分；而它所选择的符号——代表自由的黄丝带——也已被马来西亚各语文社群的同道所接纳。基于马来西亚社会的多元性，社会运动在不同社群的分支往往有不同的个性与脉络。

自2001年以来，马来西亚中文社群反对政党收购与财团垄断的斗争，在具体维护媒体独立之际，其实在散播着反对政治垄断、经济垄断与文化垄断的种子。为行文方便，我称之为植根与面向于华社但也跨出华社的“528黄丝带运动”，其参与者为“528知识分子”，以别于整体的“黄丝带（媒体自由）运动”与参与者。

528黄丝带运动有别于华社之前与之后的社会运动，其斗争的目的与对象是华社三大支柱之一的中文报章，并且很快失去另两大支柱华裔社团与华文教育系统的正式支援。在大众化的反收购运动退潮后，这个运动的主干是知识分子。当中罢写的评论人自绝于85%中文读者的市场，媒体工作者更失去了大部分就业选择。





在族群政治的长期威胁下，华社其实有强烈的“团结自强”欲望，垄断暗合族群动员的这种心理需要；为什么这群知识分子却能像孤臣孽子般坚持自由竞争的信念，反对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垄断，以“虽千万人吾往矣”之姿态鼓吹自由思想与独立人格，既不畏“内耗”的质疑，却又得以避免被冠上民族罪人的恶名呢？

528黄丝带这一阙自由之歌，不仅是马来西亚媒体发展史上重要的一章，同时也标志着马来西亚族群关系史中行为模式的改变。它所涵盖的独立精神，或许是建立一个新马来西亚的重要价值。在举国欢庆50周年独立之时，省思528黄丝带运动因此有其特别意义。

煮豆燃萁

528知识分子之所以能够理性看待中文报，不受传统知识分子对报章的感情、或者个人与其中报人私交的羁绊，其实是528报变的本质所致。

528报变的根源，不是执政联盟“国阵”通过其成员“马华公会”星夜入主南洋报业的2001年5月28日，而是国阵在鲁乃州议席补选落败的2000年11月29日。远因甚至应该追溯到前副首相安华被马哈迪首相革职，导致“烈火莫熄”（reformasi）浪潮席卷马来社群并冲击全国政治的1998年9月2日。

在528报变之前，由于华社所谓三大支柱往往协力抗拒国家的进迫，因此国家也常常同时打压、胁迫三者。最好的例子是1987年的华小高职危机。针对教育部派不谙华文的教师出任华文小学高职的举措，华教组织、其他华团、朝野政党，乃至各华文报的舆论都群起反对，因而有天后宫的2000人大集会和之后“欲罢不能”、取消不成的罢课行动。

其时，当年5月的巫统党选中，正副首相马哈迪、嘉化巴巴的“A队”，受到拉沙里（贸易部长）、慕沙依旦（前副首相）的“B队”强力挑战，最后仅以微差胜出。少数族群的民间与朝野政党力量的汇聚，





正好让国家机关逮到全面打压的口实，攘外以安内。在巫统青年团苦心营造的族群紧张氛围中，“茅草行动”不仅逮捕了华教领袖、华团民权分子与华裔在野党领袖，也顺手撤回比较敢言的《星洲日报》、英文《星报》与国文双周刊《祖国报》的出版准证。

然而，打压的结果是：被捕的华教、华团精英投入在野党，在拉沙里派系被实质清党后，协助促成两个阵线对垒的格局，而基层华裔选民也大多数支持“改朝换代”。若非在大选中污蔑拉沙里背叛回教以煽动马来人危机感的策略奏效，政权就可能变天了。就连复刊后的《星洲日报》，也凭着曾经被封禁的战功，挂起“正义至上，情在人间”的招牌。

之后，1990年代国家虽然通过林玉静、吴德芳等亲马华人马控制主要华团，压制华团内的进步力量；这招“釜底抽薪”的成效却有限，至少并未能影响华教系统与华文报舆论，也不永久，因为进步力量在九十年代末即成功在华团班师回朝。

2001年鲁乃补选，虽然份量远不及1990年大选；然而，当地可观数目华人选票的转向，导致国阵在这个传统强区以530票微差落败的讯息，却可谓一场政治地震。这表示国阵在下一届大选已不可能像1999年般依赖华裔选票取胜。（国阵在鲁乃败绩的另一个可能原因是运入“幽灵选民”的行动受阻。）强人马哈迪首相在恼羞成怒下，公开归咎中文报尤其是《南洋商报》与《中国报》在“宏愿学校”与“诉求”两个课题上煽风点火。

严格而言，马哈迪并没有“冤枉”中文报。没有华文报的报道与言论空间，董教总虽然奔走全国各地，也可能无法动员全国华团与华社基层反对“宏愿学校”。“诉求”运动的成形，华文报的领航与护航功能更大。

“诉求”实质上其实是华社的“烈火莫息”，而2083个华团的联署在功能上则等同于成千上万马来群众的示威。巫统与其政治侍从马华深知一纸“诉求”的厉害，因此兵分两路，一方面企图冲淡“诉求”内





容，劝阻一些华团联署；另一方面则出动国文报章攻击华社乘马来人分裂之危侵害马来人利益，试图制造风声鹤唳的紧张气氛。中文报的舆论阵地战最后却让马华与其私昵华团灰头土脸，最后不得不由国阵摆出“原则上接受”的姿态作为缓兵之计。大选成绩显示，国阵稳住了非马来人的支持，虽然约半马来人投向在野党，国阵不但保住政权，还维持了三份二的国会优势。

大选后，中文报继续倡导、支持“诉求”的跟进工作，要让国阵一时权宜的承诺弄假成真。恼怒的巫统于是在“诉求”一周年（2000年8月16日）时，重施故技，通过国文报章抹黑“诉求”为反马来人的种族性诉求，企图通过种族动乱的氛围逼13个全国性或州级华团所组成的“诉求”委员会屈服甚至自我了断，一劳永逸解除华裔选民自主化的威胁；并借此鼓吹马来人大团结，以族群英雄之姿抢回马来人选票。

孰料，巫统这一回却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不但煽动马来人危机感的伎俩因为公正党、回教党支持“诉求”而失效；巫青团署理团长在8月18日聚众示威甚至恫言要火烧雪华堂的威胁，马哈迪本人在8月31日国庆日献辞将“诉求”与当年共产党与近年宗教极端分子的武装斗争相提并论的污蔑，更激怒了1999年大选中支持国阵的华裔选民。三个月后的鲁乃补选，为他们提供了教训“中山狼”的机会。

面对鲁乃补选的结果，马哈迪没有像1990年般全面镇压，而对华团、华教、华文报采取不同手法处理。“诉求”工委会首当其冲，面对马哈迪的秋后算账，最终在泰山压顶的氛围下签城下之盟，同意“搁置”所谓涉及种族与宗教的7点诉求，此后开始低调，并在一年多后解散。

“宏愿学校”虽然一年后在民间抗议声中打开了缺口，政府并没有大力推行，而是推出“英文教数理”的新政策以迂回追求统一各教育源流的目标。

至于被点名的中文报，当局在鲁乃补选后5个月内都没有大动作。明显地，直接查封报馆，甚至退而求次让报馆高层人头落地，都可能像





补选前对“诉求”的攻击，促使华社反对声音集结，在来届大选支持在野党。5月初，媒体揭露马华有意通过旗下英文《星报》入主南洋报业。其后的发展是，马华直接以其投资臂膀华仁控股向控制南洋报业的丰隆集团收购股权；而在金融等其他领域有重要利益的丰隆集团在马哈迪首相的压力下，未敢撻其锋，只好忍痛割爱。

消息传来，华社哗然。过去80与90年代《建国日报》、《通报》、《新明日报》在被政治人物（郑安泉）与（马华公会、巫统）直接或间接控制后，皆因失去新闻自主性而被读者摒弃，最终惨然退场。华社并不准备接受南洋报业旗下《南洋商报》、《中国报》变成当权者控制华社民意的工具，也不希望这两家历史悠久、发行量分别占第三、第二的大报就此走向灭亡。

1999年大选后，马华已明显分成总会长林良实、副会长黄家定为首的A队，以及署理会长林亚礼、另一位副会长陈广才领军的B队，为世代交替的权力布局明争暗斗。而亟需在朝华裔政要祝福甚至加持以求生存的中文报，则不由自主卷入马华党争中，其中南洋报业倾向B队；而其对手常青集团¹的《星洲日报》、《光明日报》则倾向A队。

马华收购南洋报业的计划，因此明显服务两个利益集团：一、马哈迪主导的巫统；二、林良实控制的马华派系。两家被收购的报章、马华的林亚礼派系、国阵另一个华基政党民政、所有在野党、中文公民社会、乃至整个国家，都是输家。这解释了为什么反收购运动一开始得道多助，从马华党内到非中文社群都有支持声音。

然而，华社迅速发现过去的动员管道出现障碍，而压制新闻自由非神圣同盟的第三个要角也开始浮现。有别于过去华社各种社会/政治运动的动员，不但反收购的呼声在被收购对象《南洋商报》、《中

¹ 张晓卿于1975年所创办的公司，最初以经营伐木为主，尔后于1987年斥资收购《星洲日报》，业务开始扩大至媒体业。目前在常青集团底下即有数十种各类期刊，包括在马来西亚的《南洋商报》，以香港为基地的《亚洲周刊》、《明报周刊》等。





国报》上受到限制，连《星洲日报》、《光明日报》也不见南洋报业被收购的新闻，遑论反对声浪。常青集团解释是“不干涉他报内政”，然而，当2001年5月27日还是星洲执行长的刘炳权，在2001年5月28日星夜驾着星洲座驾代表华仁控股接管南洋报业，并出任其营运长时，垄断媒体的大图谋终于图穷匕见。

528报变的铁三角，俨然是马哈迪—林良实—张晓卿，或曰巫统一马华—星洲。披了13年“政治受难者”外衣的媒体，竟然摇身一变成为国家控制媒体的共犯。巫统为首的党国势力首先在1961年夺取国文《马来前锋报》，复在1972年与1975年控制双语《海峡时报》集团与英文《星报》；中文报章偏安一隅相对独立的局面，经过《通报》与《新明日报》的失败试验后，终于在里应外合下一朝打破。

“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这个戏剧化的“除魅”过程，不但解除了个别媒体的伟大面具，也解除了中文知识分子对中文报章普遍性的民族主义想象。这解释了为什么，当时90多位评论人能够割袍断义；而6年后，当张晓卿再次“不计毁誉”，直接向马华收购南洋控制性股权时，另一批怀有理想的年轻知识人也痛心疾首地大义灭亲。

直捣黄龙

在自由经济中，政党拥有媒体并不必然构成伦理问题，因为读者可以自由选择。而在民主国家，大多数报章各有政治立场，但是政党未必有兴趣经营媒体，因为选民和读者是两种消费者，在政治市场的偏好未必能够转移至媒体市场。

马华公会收购南洋报业，之所以触犯众怒，即在于马来西亚既非自由经济，亦非民主国家。在《印刷与出版法令》下，拥有印刷机需要执照，出版定期刊物需要准证，两者的分发与撤销皆取决于部长一人喜恶。报章市场的寡头，因此不是资本与技术密集的自然结果，而首先由人为的入场障碍所造成。





正因为出版准证供应有限，并吞主要同行就几乎必然能够垄断市场，让读者只有读与不读的选择。而只要读者不能选择不读，那么，对新闻与言论自由的政治干预不但更加有效，而且从外面传令转为内部把关，不留下把柄。这是极高明的釜底抽薪，可以消弭异议于无形。媒体垄断因此需要也有利于官商联盟。事实上，如果政党不出手，完全由商业对手出面，以“市场交易”的糖衣包装，所引起的反弹将会更少。

528黄丝带运动的参与者，长期为报章写稿，了解新闻与言论自由的尺度与报业竞争的激烈程度成正比；因此看破媒体垄断的本质问题：“一报独大”的媒体生态必然有助于巩固“一党独大”的政治生态。虽然一般公众普遍只看到政党直接掌控的危险，528黄丝带运动却同时点明经济垄断的危险，以免日后政党金蝉脱壳，祸害不改，只是由明转暗，却让运动失去着力点。

528黄丝带运动，因此是建立在“要反对一党独大便不能不反对一报独大”前提下的民主化运动。它清楚地指出政治寡头与商业垄断利益的共生关系，完全否定任何期待商业垄断集团背叛其政治主子利益的天真幻想。就这一点而言，或许当局者迷，或许生存需要压倒一切，许多在野党从政者反而对垄断者怀有期待。

然而，商业垄断背后就是政治垄断，这种深刻的认识并没有主导运动最早期的战略思考，因为群众对政党收购的高度反弹其实有强烈的民族感情。如果当时收购的政党不是往往被许多华社公众百姓视为“卖华公会”者，反收购运动声势或许便不会那么浩大。当时一个主调是，捍卫陈嘉庚创办、有78年历史的《南洋商报》；李孝式创办、有55年历史的《中国报》，以免像《通报》、《新明日报》走上末路。这种语言，其实与1980年代捍卫三保山、叶亚来史迹的说辞神似，其中文化与民族感情的成分，似远重于言论与新闻自由。

因此，运动最早期的斗争方向其实是保守的，收购定案前是要“维持现状”，定案后是希望“复辟”。然而，马华吞下肚子的肥肉当然不可能轻易吐出来，因此，“复辟”作为目标缺乏鼓舞人心的能力；





而当初的公民团体、公众也没有准备追求更前瞻性的目标。只有颜清文领导的“全国华团反对马华公会收购南洋报业工委”（COAT）在624马华特大后发表文告，把南洋问题普遍化，要求国会立法禁止政党拥有和财团垄断媒体。

在华团反收购热潮消退后，罢写评论人所组成的“维护媒体独立撰稿人联盟”（WAMI）开始在论述上把这个源于华社的运动的定位，从恢复华社三大支柱之一的独立性，转向争取全民的资讯与言论自由，与其他语言社群的同道接轨。WAMI与独立新闻中心（CIJ）、国民醒觉运动2000宪章（Charter 2000-Aliran）等同道团体通力合作，超越恢复南洋报业自主性的原有关怀。而跨语文的密切合作，倒过来也让更多公民团体理解、关注与反对，张晓卿集团并吞中文报业的发展。

2005年528纪念日，WAMI秘书唐南发赴国会呈交备忘录与朝野领袖，除了重复COAT的两个诉求，还要求废除《官方机密法令》以及制定《资讯自由法令》。

2006年5月3日，WAMI推动并与36个公民社会同道联署“还我新闻自由！废除出版准证！”的世界新闻自由日备忘录，点出“部长在《印刷与出版法令》下独揽发放出版准证的大权，仍是最根本的弊端”，要求国会治本地设立特选委员会（Select Committee）以专司媒体法律改革。WAMI与CIJ其后多次发表言论呼吁朝野议员努力推进这个议程，其中马六甲市区国会议员王乃志在今年3月23日辩论元首御词时实践承诺。

同年528纪念日，WAMI提出“进攻代替防守，团结针对恶法——后528的媒体自由战略与任务”的工作纲领，严正阐明政党控制、财团垄断、政治干预这危害媒体自由的三大害，都源自于恶法。WAMI相信，恶法的解除有赖于社会共识的确立，因此，维护资讯与言论自由的统一战线，必须采用更多元化、包容的论述。与此同时，WAMI积极支援言论与资讯自由遭受打压的团体与个人。当“宪法第11条联





盟”与经济学家林德宜分别被保守回教徒与马来种族主义者围剿时，WAMI皆当仁不让予以声援。

至此，528黄丝带运动的目标，已不是恢复中文报偏安的局面，寄望“覆巢之下，犹有完卵”；而是要协助促成跨语文、跨社群、跨党派的联盟，直捣封闭体制的黄龙府，“踏破贺兰山缺”，迎来开放竞争性的政治、社会秩序。这与主流媒体在世界新闻自由日应节的公式化呼吁与慨叹，形成强烈对比。

它反对政治垄断的宗旨，不但在横向上跨出华社，在纵向上也继承1980年代以来民权运动争取民主化的《国家文化备忘录》、《华团宣言》、《诉求》的余绪。

睽诸事态发展，如果说原来独立的南洋报业成为《诉求》在族裔政治发难下的陪葬品，在南洋报业废墟中诞生的 528黄丝带运动却延续《诉求》鼓励政治竞争的精神，未尝不是奇妙的发展。

义不帝秦

不论在任何行业，货品或劳务市场的垄断（monopoly）肯定不利于消费者的利益；如果劳力市场同时也被垄断，出现单一买主（monopsony），则员工的利益也受到损害。反垄断，即使因为“阻止强者获胜”而限制了竞争，这种限制本身其实是维护竞争的必然之恶。许多国家因而都有反垄断法或公平交易法，以便保护竞争和交易。在媒体业，由于资讯供应被垄断或出现趋同的危险影响公共生活的素质，反垄断条例的重要性更毋庸置疑。

在马来西亚，《传播与多媒体法令》虽有限制“主导地位”与“实质减少竞争”的条款，但在实际运作上却完全无助于防止收费电视与免付费电视的市场皆个别由两个集团瓜分的局面。另一方面，在《印刷与出版法令》下，马来西亚的平面出版根本不存在自由市场，因为部长可以随意决定业者的进场与退场。





媒体垄断的最大受害者，除了将面对更高价格和更少选择的读者，就是新闻从业员本身。他们失去了“东家不打打西家”的后路，也因此失去了与资方谈判的筹码，一旦面对裁员节流的命运，恐怕无力抗争。遗憾的是，新闻界工会组织本身，并无法洞察这种利害关系，没有大力反对媒体并购的企图。

长期以来的思想控制，让许多媒体内容的生产者与消费者出现“斯德可尔摩症候群”（Stockholm Syndrome）。有人对政府设立的入场障碍视而不见，坚称垄断是市场规律的结果；有人认为商人追求垄断是合理行为，因此反对订立反垄断条文；有人不否定媒体法律改革的需要，却相信其落实完全取决于执政联盟，公民社会努力诉求也是徒劳无功；有人则选择相信垄断者胸怀崇高理想与社会责任，会维护员工、阅听人的利益。

针对媒体法律改革之难易，528黄丝带运动提出具体的路线图，要求设立国会特选委员会，或者由个别议员成立跨党派议员连线（parliamentary caucus），广泛征询民意，建立朝野共识，以便在媒体法律改革上走出第一步。

这种开放性的议程，重点其实在检讨相关法律以更新其民意基础与正当性，而不是硬性设定法律改革的成果。如果公众相信现有法令的优越性，媒体自由运动的种种诉求完全可以在缺乏公众支持下被拒绝。特选委员会之议，其实在于让国家对媒体行业——包括入场与扩张——的管制，达到审议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的理想。国家应该介入市场到什么程度，本来是民主国家的基本经济抉择。在世界新闻自由日高唱新闻自由的主流媒体，却通过封杀新闻，阻止公众思考这个议题。

打破经济垄断的障碍，第一个关卡因此不是法律，而是观念。在2000年前的中国，一介平民鲁仲连能够点醒东方六国的贵族，统一不利他们的阶级利益，因为垄断权力的皇帝可以更有效控制 and 终结他们的政治事业。2000年后的马来西亚，太多的新闻工作者、新闻制造者和新闻消费者，却看不到反抗皇帝的必要。





六年来，528黄丝带运动“义不帝秦”和WAMI拒绝为垄断势力背书的坚持，因此在经济左右思想混沌的马来西亚，变成坚持市场竞争的少数旗帜。

有论者，因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质问：巫统直接和间接控制《马来西亚前锋报》和《新海峡时报》集团旗下国英文报、第三电视等四家电视台，马华控制英文《星报》，印度国大党各派系控制淡米尔文报章，为何只反对张晓卿-马华联盟一统中文报业的雄心？这和2001年马哈迪的诘问同出一辙：“为何巫统可以拥有马来报章，马华不能控制华文报？”

强横者见不贤而欲思齐；528黄丝带运动坚持反对媒体垄断的立场，也是一贯之，并不分语言族裔。WAMI与17个公民社会组织在2006年12月14日联名反对倡议中《新海峡时报》集团与《马来前锋报》集团的合并。虽然巫统控制的两家媒体集团合二为一的计划最后在巫统党内民族主义压力下取消，WAMI始终认为媒体垄断的问题必须治本，在媒体法律改革上下手。

当张晓卿踌躇满志把星洲媒体和南洋报业并入《明报》集团，把其垄断大业推上国际化时，528黄丝带运动脚踏实地鼓吹媒体法律改革，希望有一天能解开政治与商业利益绑在马来西亚媒体上的镣铐，让读者和新闻从业员都能从开放的竞争中受惠。

君子自强

经济意义上的媒体垄断，其实与文化诠释权的垄断互为因果。

当不同的媒体属于同一个老板时，营运合理化、资源整合的需要，一般会加强不同媒体之间的分工：一些内容只由特定媒体生产，再与其他姐妹媒体分享。这就形成集团内媒体内容“单一化”的趋向，让媒体集团老板掌握形塑阅听人的偏好与意见的大权。





事实上，由于每个人都有本身偏好价值，并影响视角，新闻工作不可能做到中立客观。唯一确保媒体内容多元、以便社会不同利益、观点都得到反映的方法，就是确保媒体拥有权的多元与分散，在主观上确保视角的差异，在客观上让竞争发挥作用。

全球化对媒体业的威胁，即在于它造成少数跨国媒体集团称雄，而这些集团又都立足西方，因此未能提供非西方的观点。然而，反对西方媒体关怀、观点单元化正确做法，应是鼓励非西方媒体的多元化，而非诉诸大中华/泛伊斯兰教/大印度文化民族主义，以生产一种非西方或反西方的单元化内容来反制。易言之，垄断不能打败垄断，即使打败了，胜利者也始终还是垄断的囚徒。

媒体垄断之所以能够取得社会正当性，或者不被社会视为大不韪，背后其实有其文化根源。其一是对市场竞争的绝对推崇，因此就算竞争的最终结果是消灭竞争，也不能被限制。如前所述，因为马来西亚本无真正的市场自由，因此以此为垄断辩护的信念，不可能是真实的。其二是对集体利益的服膺，认为垄断如果有利于社群，那么，计算个体的多元性被牺牲也无可厚非。这种看法在社群面对外敌的威胁时尤其容易受落。

张晓卿统一马来西亚中文报的大业，在“中华魂”的包装下所要召唤的社群利益，即系于与两个“社群敌人”的“对抗”：一个是国内的巫统霸权；一个是国际的美国霸权与其他反华势力。

面对巫统族裔民族主义与单一文化主义55年来的压迫，张晓卿入主星洲日报后的文化、慈善活动都打动了许多华社公众的心。举例而言，“花踪”文学奖的冠盖云集、文星汇聚，就让长期以来被排除在国家文学奖外的中文撰稿人感觉温暖。张氏与星洲媒体在这方面的贡献，应该得到承认。事实上，如果当初张氏收购南洋没有假手马华，不曾求托巫统，华社恐怕不但不会出现反收购的声音，甚至溢美之词还会不绝于耳。而如果张晓卿垄断中文报的局面不打破，20年后，华社的三大支柱之一也许将会直接变成《明报/星洲日报》。





国际上，张晓卿对“中国崛起”的歌颂，投“跨国族群民族主义”（diaspora nationalism）所好，满足了许多华裔对1842年鸦片战争后期望中国复兴的情意结。对这些中文阅听人而言，张氏对抗西方媒体霸权与其他反华势力的意愿与潜力，轻易合理化了他要建立跨国中文媒体网络的雄心。至于这个跨国中文媒体网络中能不能容纳与北京、张氏本人政治立场的异议，甚至能不能保持专业性，显然并不是“中华魂”支持者关心的重点。张氏旗下《亚洲周刊》可以把多元族群、马来人居多的反高速大道收费起价示威中报道成2000华人的抗议，正暴露了这种潜意识中的“华人视角”²。事实上，张氏在1998年印尼排华时批评北京的不作为，已经说明他比北京更照顾华人利益。

528黄丝带运动在文化层面的意义，即在于超越这种集体主义的共同体想象，而紧贴媒体自由与专业的追求。528知识分子的“大我”意识，建立在“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信念上，追求的是百花齐放、百鸟争鸣的空间；而不是一个为了抗拒外敌而追求内部同质化的共同体。他们并不追求强大的保护者或单一的集体意志。事实上，内部文化霸权对个人自由、多元性的威胁，对他们而言，绝不亚于外来强势文化。他们不会为了抗拒匈奴而歌颂秦皇汉武。

在国际上，528知识分子不相信中文世界需要团结在一个媒体集团底下，来抗拒西方媒体销售的文化产品。对抗来自任何方面文化殖民的最好武器是独立思考 and 批判精神，而这恰恰是垄断后“举世无争”状态中所不能培养的。事实上，他们更担心，“攘外”只是“安内”的借口。

他们也不相信，所谓建立国际中文网络以便时机适当可以对国内政治施压的说辞。如果建立国际中文网络便要先消灭国内的竞争对手和批评者，那么在万马齐喑的氛围下，公民不是学会沉默便是习惯附和。与其制造缺乏批判能力的顺民等待外人拯救，为何不让公

² 请参阅“两千大马华人示威，抗议政府加过路费”一文，载于《亚洲周刊》，2007年1月21日，第57页。





民在对话与思辨中学习自我赋权？张晓卿在巫统恩庇下迂回收购对手的做法，以及现在继续受制于部长控制出版准证权力的现实，已经说明他作为“儿皇帝”的局限。

528知识分子，和张晓卿媒体帝国的崇拜者，可以说是中国以外中文知识人的两种类型。两者都对本身的语言、文化乃至社群都怀有强烈感情，也深切认识到它们所面对的外来威胁。然而，后者冀望于集体兴盛，欢迎强大的保护者（patron），不惜因此牺牲个人自由与内部竞争；前者则相信，个人自由与内部竞争是强化本身语言、文化与社群的关键，牺牲它们来成就强大的保护者，是饮鸩止渴。

528黄丝带运动，因此有少数族群能够摆脱族群政治制式反应，坚持个人自由与独立，否定文化诠释权定于一尊的典范意义。

终章：所为何事？

“读圣贤书，所为何事？从今而后，庶几无愧。”

——文天祥《正气歌》

528黄丝带运动是马来西亚族群政治的产物。528报变是党国势力对少数族群独立自主性的打压，为此应运而生的528黄丝带运动却没有困于族群意识，反而在浴火中展现出跨越社群的独立精神。

它反对政治垄断，认清今日马来西亚媒体的困境，根源在于钳制竞争的媒体法律，以及产生这些法律的专制统治。它因而明确地结合其他语言社群的同道，推动媒体法律改革，并反对一党独大，而不幻想任何社群可以在这些法律存在下独享自由。

它反对经济垄断，确认媒体垄断对新闻从业员、阅听人等利益造成伤害，不相信任何“好皇帝”的迷思。在“斯德可尔摩症候群”肆虐与经济思想混沌的马来西亚，它旗帜鲜明地鼓吹市场竞争。





它反对文化垄断，相信文化诠释权的垄断只会削弱一个社群。不管是对抗国内外的垄断势力，最佳的保障是个别公民独立思考的能力，而不是对集体的依赖。这种看法超越了马来西亚许多华裔面对巫统霸权，乃至世界不少华裔思考中国崛起时的族群大团结思维。

528黄丝带运动辗转间已六岁了，而且阵容在成长中。然而，比起55年的巫统霸权，比起盘踞20个华裔社群的张晓卿媒体帝国，比起也许隐藏在人类基因中的族群动员本能，这运动无疑是企图挑战巨人的小孩。

528黄丝带运动若要像《圣经》故事中——大卫击败巨人歌利亚那般，路犹漫漫。然而，运动参与者不必妄自菲薄，怀疑自己有成功的一天。所有推动历史改变的运动，包括印度甘地的独立运动、美国的民权运动、波兰的团结工会，都曾经被嘲笑，被视为不自量力。

这个运动不掌握政治与经济权力，甚至没有太多的文化空间；但是，这个运动的价值本来在于观念的改变。菲律宾国父黎刹尝言：“没有奴隶，就没有暴君。”社会上、读者中多一个“不受惑的人”，大卫便长了一份力量。今天6岁的大卫不怕自己太小，因为528黄丝带的歌谣会流传下去，吟唱者会越来越多。

528黄丝带运动的参与者，不仅是维护本身社群自主的孤臣孽子，更是美丽新天地的开拓者。罢写，不是伯夷叔齐的耻不食周粟，也不是躲进桃花源里独善其身的避秦；而是没有头巾气地沿家逐户推销黄丝带的义不帝秦。

每年5月3日大家念念有词谈“新闻自由”，所为何事？黄丝带知识分子感恩自己拥有选择，可以庶几无愧。或许到那么一天，5月28日将成为马来西亚的新闻自由日。





论马来西亚媒体的明日

——从马哈迪至阿都拉：权威管理至收编整治

庄迪澎
《独立新闻在线》总编辑



前言

阿都拉巴达威虽然已经就任首相将近四年，不过，审视马来西亚媒体业当前的发展趋势及新闻自由状况，仍然无法与前强势首相马哈迪切割。马哈迪在1981年布衣卿相、2003年退位，22年的威权领导期间，堪称确立了一幅“媒体业发展大蓝图”。除非有实质的政权更替，或者今后国阵政府首长有雄才大略推动实质意义的政治改革，否则马来西亚媒体业仍会沿着马哈迪建构的那幅“媒体业发展大蓝图”的主调发展。

现年81岁的马哈迪仍健在，但是他在首相任内的功过已有定论。就国阵政府的媒体操控与管制而言，马哈迪是我国历史上最频密及最严厉以立法手段打压媒体及箝制新闻自由的首相。他出任首相首十年，政局风起云涌，政治危机与金融丑闻接踵而至，其政权岌岌可危。为了保住权位，马哈迪加强操控媒体的力度，一方面打压政敌及异议份子的空间，另一方面则阻截不利其统治的负面讯息流传；其中杰作包括两次修订《1984年印刷机与出版法令》及《1972年官方机密法令》。此外，1992年创下司法史上最高赔偿额的诽谤官司，也令《诽谤





法令》成为另一道令媒体业闻风丧胆的法规。马哈迪在1987年的“茅草行动”（Operasi Lalang）期间吊销三家报社的出版准证，应是其媒体操控的高潮。

除了修订严刑峻法，马哈迪任内媒体拥有权也发生重大变化。一是开放电视业经营权，从新闻部垄断经营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RTM），到1983年发放执照给第一家私营电视台——第三电视（TV3）；到马哈迪引退时，私营无线电视台不仅已增加至四家，也有了卫星电视（Astro）。不过，必须提出的是，发放执照给私营企业经营电视台，不能和“开放天空政策”划上等号，因为这些电视台仍然是由执政党巫统的关系企业经营，而且政府对电视节目内容的管制仍然相当严格。

二是媒体拥有权集中化。巫统控制的首要媒体有限公司（Media Prima Berhad）如今横跨印刷媒体、电视与广播乃至户外广告业务，堪称媒体巨无霸。1993年创下马来西亚交易史上最大笔现金交易的管理层收购计划（Management Buy-out），让新海峡时报集团及第三电视（TV3）缔结连锁管理（Interlocking directorship）关系，可说是巫统旗下媒体事业大整合成当今媒体巨无霸的前奏。值得一提的是，当时舆论几乎都认定此交易与当时正获马哈迪提拔的安华依布拉欣（Anwar Ibrahim）部署竞选巫统署理主席息息相关。直到1998年安华遭马哈迪革职后，在一宗官司中揭露马哈迪才是主导“管理层收购计划”的幕后人物。

马哈迪任内最后一宗媒体拥有权集中化工程，应是促成马华公会收购南洋报业控股，以及为星洲媒体集团执行主席张晓卿参与收购案背书。马哈迪公开表态支持南洋报业收购案，可说为今天张晓卿成功兼并南洋报业劈开了康庄大道。

不过，若以马来西亚媒体业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媒体业拥有权集中化乃至垄断的庞大工程，尚未停止。首要媒体有限公司有朝一日会不会凭藉国家机关护航，并吞各语文媒体集团，成为真正的媒体巨无霸？这个可能性毕竟令人忧心忡忡。





阿都拉媒体操控一脉相承

阿都拉巴达威在2003年10月接任首相，迄今将近四年，虽然尚未能对其媒体操控盖棺论定，但此时作中期检讨并不算太早。

阿都拉巴达威接任首相之初，频频以开明、温和、亲切姿态示人，尤其是那句“我要听真话”更是成为媒体及许多写作者不厌其烦引述乃至滥用的“座右铭”，把政治公关语言当肺腑之言深信不疑似的。但对照三年多来阿都拉巴达威应对媒体之道，显然和马哈迪乃一脉相承，相似之处俯拾即是。

2005年以降，阿都拉巴达威整治媒体的态度，越来越走向马哈迪一般的路子。马哈迪任内，舆论空间经历先宽松、后紧缩的变化，正是马哈迪布衣卿相后政治生涯从蜜月期过度到遭逢权威危机的结果。1980年代的权威危机和一连串金融丑闻令马哈迪成了政治学者邱武德(Khoo Boo Teik)所形容的“被围剿的民粹主义者”(populist under siege)，迫使马哈迪加强箝制媒体及舆论空间，铁腕打压政敌及异议分子，以遏制党内外政敌和异议份子对他的打击。

马哈迪“钦点”阿都拉巴达威接任首相时，人们一厢情愿地深信“马哈迪式威权统治将要结束”及“好好先生阿都拉巴达威将较民主开放”；而且就政治权威与操盘威信而言，阿都拉毕竟羽翼未丰，正是在这个空隙之间，许多在马哈迪时代不敢“欺君犯上”的顺民和郁闷不已的民间组织，在阿都拉巴达威时代都敢讲“真话”了、敢拉布条请愿示威了、敢碰撞马哈迪在位时不敢碰撞的底线了。媒体也找到马哈迪任内难以觅得的空间，虽然中文主流报章仍然步步为营，不过英文报章开始要戳破一些言论禁区、电台“叩应”节目让听众享受前所未有的发言快感，这些都强化了人们对“开放”的认知。

对追求自由开放的知识份子和社会运动份子而言，这种“开放”氛围倘若持续焕发，俨然迎来春天似的；但对不是魅力型领导人(charismatic leader)的阿都拉巴达威而言，这种“开放”氛围意味着他开始遭逢权威危机——不但是1987年茅草行动后沉寂下来的民间





运动，在阿都拉巴达威时代重新焕发，挑战政府长期划定的禁区（例如废除新经济政策、质疑土著特权、世俗法庭和回教法庭的矛盾等等），甚至一手钦点他接任，但仍奢望垂帘听政的马哈迪，也对阿都拉政府的缺失咬着不放——凭马哈迪的显赫地位及掌握政府内情的优势，他对阿都拉政府的攻击，杀伤力远大于一般民间组织。

阿都拉巴达威整治媒体的态度，正是在此节骨眼上外露。自2005年12月《中国报》因率先报道“裸蹲案”，且误指受害者是中国籍女子而遭国安部秋后算帐，以致总编辑和执行总编辑去职以来，阿都拉巴达威坐镇的国内安全部频频向媒体“开刀”——包括在“褻渎回教先知漫画”事件中惩罚《砂拉越论坛报》（英文）、《光明日报》及《砂拉越晚报》，乃至后来《南洋商报》以封面报道党团领袖批评巫统大会，差点重蹈《中国报》之覆辙。惩处媒体动作之多，显然与人民憧憬的开放氛围背道而驰。

阿都拉巴达威就任近四年，虽然尚未修订任何媒体法规深化控制媒体作业，但是他频密整治媒体却是事实。人们若以马哈迪任内频密修订媒体法规对比阿都拉巴达威没有这么做，再论证阿都拉巴达威善待媒体，显然是个错误的类比和结论，因为马哈迪任内频密修订媒体法规，已为媒体业制订了非常圆满的法律管制。阿都拉巴达威就任后，毫不犹豫地坐享马哈迪操控媒体的成果，无需新的立法动作，也能继续操控媒体。马哈迪去年申诉自己遭主流媒体封杀，固然是他自食其果，但同时不也是证明了阿都拉巴达威承袭、享受马哈迪时代确立的媒体操控系统吗？

媒体业垄断经营继续伸展

阿都拉巴达威的媒体管理政策和马哈迪一脉相承的另一现象，就是媒体业拥有权集中化乃至垄断经营。自马哈迪任内大步往前走之后，到了阿都拉巴达威时代仍未止步，集中化的程度和涵盖面甚至比马哈迪时代还要深和广。





2005年，巫统控制的首要媒体有限公司完成了一统私营无线电视业的庞大工程，国内四家私营无线电视台——第三电视（TV3）、ntv7、八度空间（8tv）及TV9——如今都在首要媒体版图内。2005年启播的另一家有线卫星电视MiTV去年宣布停播后，也传出首要媒体可能收购MiTV的消息。

首要媒体旗下新海峡时报集团去年底也传出要兼并马来前锋报集团，不过在年初告吹。不过，这项合并方案何时会死灰复燃，仍然值得继续观察，结果如何取决于巫统内部的权力操作如何。马来前锋报集团虽然也是巫统的党营企业，但由于不在首要媒体版图内，有不同的管理团队，甚至在政治上也有不同倾向。因此，此次收购计划据说是阿都拉巴达威主导，目的是为了更有效控制在马来人社群中影响力甚大的《马来西亚前锋报》（Utusan Malaysia）。

马华公会在2001年不顾华人社会强烈反对，经由国家机关及政治势力护航，收购了南洋报业控股；星洲媒体集团执行主席张晓卿牵涉在收购案中，为国内两大中文报业集团的兼并埋下了伏笔。

这场得到马哈迪公开背书支持的收购案，并没有因为巫统掌舵人更替而停下。张晓卿在2006年加快了兼并南洋报业控股的脚步，先在三月买下一直盛传是张晓卿代理人的南洋报业第二大股东马钦学手上的股权，后来又在十月收购马华公会控制的21.02%股权，终于一尝兼并南洋报业控股之夙愿。

今年一月，星洲媒体集团献议整合星洲媒体集团、南洋报业控股及香港明报集团：明报集团将在马来西亚交易所上市，而星洲媒体集团及南洋报业控股则将除牌，并入明报集团。这项“三合一”合并计划仍在进行中。倘若成事，明报集团就成了马来西亚名副其实规模最大的中文报业集团了。

就拥有权集中化及集团化的意义而言，马来西亚浮现了两个主要媒体集团的雏形：一是控制垄断私营无线电视业及半岛主要马来西亚文和英文印刷媒体的首要媒体有限公司；二是控制半岛主要中文印刷





媒体的星洲媒体集团/明报集团。这两个媒体巨无霸都是执政党的囊中物，前者是巫统的党营企业，而后者的掌舵人张晓卿是砂拉越国阵成员党人联党要员（曾任副主席、财政），近年则与马华公会总会长黄家定嫡系过从甚密。

我国媒体业产业结构的变化不会就此打住。另一个较具规模的媒体集团——马华公会控制的星报出版有限公司（Star Publications [Malaysia] Berhad）是否可能有朝一日与星洲媒体集团/明报集团合并，形成一个规模更大、结合中文媒体和英文媒体的“华人媒体集团”？巫统控制的首要媒体会不会贪得无厌，并吞星洲媒体集团，成为马来西亚唯一的媒体至尊？巫统的态度如何，将决定这两种合并可能性的结果如何，可以肯定的是，首要媒体若兼并星洲媒体集团，将会招致华人社会反弹；不能肯定的是，华人社会的反弹能否真正力挽狂澜。

新闻自由的反动因子

新闻自由向来不是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关注和重视的政治权利。不过，马华公会在2001年违逆华社意愿，强行收购南洋报业控股，在一定程度上催化了华社对这项政治权利的重要性的认识，尤其是在媒体拥有权控制及垄断经营的弊端方面。

不过，整体而言，新闻自由运动的氛围仍然相对低迷。《中国报》员工在2001年挺身而出反对马华公会的收购行动，倘若能毫无异议的定位为一场捍卫新闻自由的运动，则至少到目前为止，已成为绝响；2005年杪、2006年初，《中国报》因“裸蹲案”遭国安部清算，虽然民间组织发动烛光会声援，但是《中国报》员工却不敢现身会场，现场人数稀疏的情景，恰是明确注脚。

这种低迷氛围，远因近因都有。首先是政府长期经由林林总总的机器宣导，成功营造了“新闻自由=社会乱源”的根深蒂固的观念；虽然社会教育日益普及可能发挥“解毒”作用，但是“解毒”疗效还需要





一段长时间才能显现。多元族群、宗教及文化的社会现实，成了执政党用以合理化打压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口实。

其次，马来西亚社会并没有为新闻工作者提供较好的就业保障。一方面新闻工作者的待遇偏低（尤其是中文媒体业），另一方面可供转换同行就业的选择不多，以致对许多新闻工作者而言，这只是一份用以谋生的工作，保住饭碗要比捍卫新闻自由更为重要。

新闻自由原本是媒体应该竭尽所能争取和捍卫的权利，但在马来西亚，媒体往往也发挥了“反动因子”的作用。政府经常以“马来西亚是个多元族群社会”为由以压制新闻自由，而媒体不但服膺于这套宣传，甚至不时在其社论中为政府如此宣扬。不仅如此，当国安部清算某家报社时，所有报社都有共识的保持沉默。

媒体拥有权集中化也是不利新闻自由的现象。但是，媒体集团为了一己私利，却竭尽所能宣传媒体垄断的好处，合理化他们垄断经营媒体业。星洲媒体集团执行主席张晓卿兼并南洋报业控股造成的破坏，不只是造成中文报业的垄断，也包括让他旗下的报纸（尤其是《星洲日报》）以各种似是而非的论述——例如合法兼无可厚非、打造大中华媒体对抗西方媒体等等——合理化其掌握中文媒体资源，以利在中国经商之私欲。

我们的未来在哪里？

阿都拉巴达威上任时营造的“开放”氛围早已消失阙如，人们不应重蹈对他存有幻想之覆辙。尽管他在2003年就任首相时，不断包装民主、开放、温和、包容异议及肃贪形象，试图凭此凸显自己和独裁专断的前任者马哈迪大不同。然而，无论是去年一再以《1984年印刷机与出版法令》惩戒报社，或近来试图以《1972年官方机密法令》向揭露大道特许经营合约的人追究责任，莫不凸显了阿都拉巴达威不断因利乘便，汲取马哈迪的遗荫来巩固自己的权位，而不是与马哈迪制订的不民主法规切割。





因此，倘若人们对阿都拉巴达威仍有要求，则此要求不应停留在要他不援引上述法律整治媒体，而是要他废除媒体法律中各项不民主条款，并推动制订资讯自由法令，乃至反垄断法。（不过，对一个没有雄才大略、未能着眼于打造历史地位，只汲汲于近利的从政者，要他和马哈迪遗留的专断统治便利切割，这样的要求或许有点强人所难。）

与其一味仰赖官方，民间更当自救；新闻自由从来不是从天而降，有赖全民努力。毕竟民主政治乃舆论政治，要迫使政府逐步松绑，就得让民众的声音让他们越来越觉压力。要让民众愿意发声争取新闻自由，首先得让他们认识新闻自由不是抽象、危险、无关日常生活的事；长期而言，它是一项前瞻性的后方建设工作。

一、“媒体识读”可以为新闻自由运动建立“积极同意”（active consent）的基础。马来西亚的新闻自由运动慢如龟步，主要原因是把新闻自由当一回事的人太少，大多数人并未体认这种“抽象”的概念究竟和他们安身立命有何关联。就其因，乃因为国人对“新闻自由”的定义、意义乃至其正当性缺乏基本的原则性共识，以致我们多年来对新闻自由的讨论一直停留在争论当权者那套“新闻自由会造成多元种族社会动乱”的文化霸权论述或“没有100%控制算不算垄断”这类肤浅的“愚”论，未能结合社会资源与力量共同争取新闻自由。

二、“媒体识读”是为媒体“解严”做好准备，尽管媒体“解严”在目前看来还是一条漫漫长路。虽然就政治意义而言，马来西亚的新闻自由乏善可陈，难望成熟民主社会之项背，但是国内媒体业商业化（commercialisation）及商品化（commoditisation）的速度与程度堪称一日千里。各国经验告诉我们，高度商业化及商品化的媒体业“盈利摆中间，道义放两旁”，成为社会主要乱源之一。媒体“解严”之后，林林总总的媒体乱象（例如侵犯隐私权、色腥煽）可能随之浮现，倘若阅听人没有抗衡媒体乱象的能力，无法向媒体乱象大声说不，则期待媒体自觉“净化”，恐怕是缘木求鱼。

政府和媒体利益集团都有它们的反动宣传（propaganda），民间岂能没有进步宣传抗衡？





第二輯

黄丝带运动评论系列







是“序”吗？

苏铭强 mksow
隆雪华堂民权委员会委员，
维护媒体独立撰稿人联盟（WAMI）成员



好!终于等到你来翻了这一页。

我不知道你是谁，可是，我非常感谢你。谢谢你翻开这一本书，谢谢你来看我们的文字，谢谢你来让我们再次有了生命。

我这样子说，你可能会很奇怪。请你想一想，我是在2007年3月29日晚上8点34分25秒打下这个“字”。而你，当你看我“现在”写下的文字时，是何年何月呢？或许是2007年的某一月吧？或许是2008年吧？可能是往后的10年？或再往后的20年？还是50年后？甚至你在读这些文字时，我是否已化成烂泥，深埋在地底下，老早已经死了呢？我不知道，都有可能吧？然而，不管我的下场是什么，在你读到这些文字时，我却能很清楚的和你实在的分享我“现在”的想法。是不是很奇妙喇？

文字就有如此的力量和魔力。感谢文字的力量。不管隔了多久，不管我们还存不存在，它还是可以让你知道，在2006年11月至2006年12月期间，我曾聚集了30位朋友，针对中文平面媒体被垄断的课题写了30篇文章，真真实实的各自以文字，为后人留下了我们在当时“此时此刻”的想法。





是的，当你的手指翻开这本书时，感谢你，任何人都阻止不了，我们回来了。不管你现在看的当儿，我们身在何方，不管你现在看的当儿，用中华魂包装的威哥是否仍在大马华社大行其道，我们在2006年的想法，我们在2006年的灵魂，又回来了。

是的，我们回来告诉你，我们拒绝权势者来确定我们的记忆内容；我们抵抗权势者利用权势抹去异议者对往事的真实记忆；我们抗拒权势者企图借助任何资源来改变历史；我们不要我们这一段历史在往后变得模糊不清。于是，我们为我们真切的历史，我们为我们实在的记忆，留下了一点点的纪录。我们写了文章，我们把它集集成一本书，让它成为历史的其中一个小参考。

是的，我们留下了这一本书。虽然我们必须诚实的告诉你，我们的看法或许并不一定是正确无误的。然而，我们终究找不到任何能证明我们是错的道理。事实上，我们一直希望能被对方以道理说服，一直盼望能被对方以道理扳倒，一直期望能被对方以道理驳斥，但是可惜啊，我们终究是失望了。于是，我们只好继续的告诉大家，我们是对的一方。

你的手指翻开这本书后，你可以不认同我刚才所说的。30位朋友，30个真实名字，30篇实在的文章，绝对欢迎你来提意见。

开始吧！

请翻下一页。





系列一

黄丝带义不帝秦

6. 11. 2006

黄进发

维护媒体独立撰稿人联盟 (WAMI) 主席, 英国艾塞客思大学博士候选人

公元前257年, 秦国发兵围攻赵国首都邯郸, 赵国向魏国求救。魏国刚出兵, 秦王就派人警告说: “我不日就要拿下赵国, 谁敢多管闲事, 我灭赵之后就先对付他”。魏王吓坏了, 就下令魏军半途休息观望形势, 同时派使者新垣衍劝赵王一起共尊秦王为帝, 让秦国退兵。

齐国高士鲁仲连当时住在邯郸, 听说此事, 跑去警告新垣衍: “秦是虎狼之国, 不讲仁义只重军功。他若称帝, 我宁可投身东海而死! 如果魏王看不到秦王称帝的害处, 那我将劝秦王把魏王煮成肉酱!” 新垣衍不信, 鲁仲连就举商朝末代暴君纣王如何残害三个大臣的故事说明。第一个大臣九侯自以为女儿美丽, 把她献给纣王, 纣王觉得她丑, 就把她爸爸煮成肉酱; 第二个大臣鄂侯为九侯仗义执言, 结果也被杀了做肉干; 第三个大臣文王长叹一声, 结果被囚禁了一百天, 几乎也被处死。

“今天秦、魏都是大国, 各自称王; 为什么只因为看到秦国打了一次胜仗, 就要尊他为帝, 让自己处于肉干、肉酱的地位呢? 秦王一旦称帝, 就要行天子之礼, 号令天下, 到时将把在各国朝廷根据本身喜好安排人事, 并把秦国美女送进魏王的后宫, 魏王到时还会安全吗? 将军到时还会得宠吗?”

第二辑：黄丝带运动评论系列





鲁仲连这一番话警醒梦中人，新垣衍拜别离赵，不再谈尊秦为帝的事。秦军听说此事，连夜退兵五十里。不久，魏国一位王子夺了援军的控制权，赶来解了赵国的围。

鲁仲连是不世出的人物。在他之后，没有一个知识分子能够说服东方六国抗秦。鲁仲连之前，还有一对可爱的同学苏秦和张仪，同拜策略家鬼谷子为师，后来一个主张南北合纵抗秦，官拜赵魏韩燕齐楚六国丞相（“六国大封相”原典），另一个主张东西连横亲秦，掌秦国相印；表面上是各为其主，实际上是联手把各国王侯玩弄于鼓掌之间，把彼此的利益最大化。

秦后不见鲁仲连

鲁仲连义不帝秦36年后，秦王嬴政统一了中国。再12年，陈胜、吴广揭竿而起，三户亡秦。然而，大一统思想已经深植在中华文化当中。纷乱中充满生命力，诸子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代一去不复返。中国读书人再不见鲁仲连、苏秦、张仪这般清醒的人物。除了少数隐士，大多数读书人都成了忠君爱国分子，甘为一家一姓卖命，只敢期望甚至幻想当朝皇帝天纵圣明，不会随便把大臣百姓做成肉酱肉干，却不敢问：“怎样才能确保只有天纵圣明的家伙才能当皇帝？或者怎样建立一个会自动淘汰昏君暴君的机制？追根究底，為什麼非要有皇帝不可？”

为什么鲁仲连之后的读书人都敢冒成为肉干、肉酱的风险，去为皇帝打天下、治天下？一个解释是，他们天真无邪，像张艺谋《英雄》里那位心存“天下”的剑客，相信竞争是坏事，必然会互相残杀，生灵涂炭，反而统一了就天下太平。他们不明白，统一的天下，像装了所有鸡蛋的篮子，竞争只会更激烈，必然只能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另一个解释是，这些读书人其实并不幻想什么为万世开太平，而是清楚知道丛林法则。他们认定某个强者是皇帝后，就会自动表现得像猎狗，会为了讨好皇帝去咬他的敌人，咬皇帝敌人养的另一一些读书人。有一些像李斯，也伺机咬和自己共事一主而可能威胁到自己的读书人。另





一些像司马懿父子，为皇帝打天下时，心里也可能悄悄想着皇位。当然，也有一些读书人比较可爱，不喜欢咬人争宠，但是，他们也同样不敢质疑皇帝存在的合理性，而会找出种种理由提醒自己皇上如何伟大。

伴君如伴虎。这些读书人有些得到善终，有些还能入凌霄阁、忠烈祠。更多人却是鸟尽弓藏，甚至是“狡兔死，走狗烹”，像刘邦和朱元璋的开国功臣；或者像李斯一样，采着别人的尸首爬上去，最后轮到别人也踩着自己的尸首爬上去。为什么读书人那么迷恋权力？大陆一位作者李国文说这是一种“内在的，与生俱来的，从一开始读书识字，便要出人头地的基因在作祟”。

鲁仲连义不帝秦两千两百五十八年后，南洋有报业被不肖政党强娶。不管当事人怎么否认，明眼人都看得出政党后面有亚洲梅铎的暗助。长久以来，华社对国家的抗争都是依赖华文报动员；而今要对抗的对象竟是被劫持和共谋的华文报，仗要怎么打？

黄丝带到处飘扬

有人主张避重就轻，只反对政党控制，不反对媒体垄断；有人尴尬失语；有人继续风花雪月，只恋花踪处处，不见血迹斑斑；有人爽爽起义后急急反悔；有人声凄厉诉苦暗夜被人胁迫，却未见人影；有人封锁新闻，坚持秦王无意称帝，乃是小人恶意造谣；而秦王则隔海大谈经略天下的雄心，呼唤中华情意结。

所幸民间社会正气，浩浩荡荡，既反政党控制，也反媒体垄断，黄丝带到处飘扬，昭示义不帝秦的决心。甚至连涉案政党党内人心也一分为二，几乎让霸占报业的阴谋功败垂成。怀有道德勇气的华商更剑及履及，直接集资向政党献购，暴露不肖政客的嘴脸。

九十多只健笔，更毅然告别四家不幸沦落在政商不神圣同盟手里的中文报。李敖曾言：“英雄宁可无地用武；也不降格用武！”罢写四报的评论人却未曾因此停笔，反而接二连三开创新的言论空间或支援愿意追求新闻自由的媒体机构，从《光华日报》、《当今大马》、《时代





报》、《天网》、《自由媒体》、《民间评论》、《劲报评论》、《东方日报》、《航》、《独立新闻在线》、《视角》到燧人氏、大众科技等出版社，未曾松懈。“维护媒体独立撰稿人联盟”（WAMI）更与“独立新闻中心”（CIJ）等公民社会其他同道努力推动全面的媒体法律改革，并追求广义的自由民主改革。

再五年后的今天，媒体秦皇图穷匕见，终于“不计毁誉”正式入主当初处心积虑协助收购的两家报章，掌控85%的中文读者。秦皇想不到的是，五年的时间不但没有让原来的鲁仲连消失，反而让更多年轻的鲁仲连从不同的角落涌现。

我们不怕冒犯秦皇，我们完全不在意失去李斯大人的青眼，我们很高兴阿房宫的文化累积里没有我们的贡献，因为我们不会是焚书坑儒中坐以待毙的受害者。

像两千年前的鲁仲连，我们是自由的中华魂，我们将永远反抗皇帝，我们誓言埋葬恶法！我们挥舞黄丝带，我们义不帝秦！





系列二

忧虑可理解，论断并不早

7. 11. 2006

杨善勇

著名政论专栏作家，维护媒体独立撰稿人联盟（WAMI）成员

或因感念“中文报要维持今天的局面和迎接未来的挑战，确实不易”；2006年10月20日光明日报总编辑叶宁发表〈忧虑可理解，论断太过早〉，挺身而出为张晓卿入主南洋报业之行大力护驾。

叶宁不惜引用毛语录的话说：“从一个人的过去可以了解他的现在，从他的现在可以预测他的未来”；“恳请读者不要预先判决张晓卿的诚意。从他所拥有的星洲集团的表现出色，读者应该对……有所期许，而不是仓卒的给予负面的评价”。

坦白地说，我不能确定此言是否真的出自毛泽东。无论如何，按照常理，倘若从一个人的现在可以预测他的未来，同理，从垄断的过去自可了解被垄断的现在和未来。

关于此点，2001年6月8日维护媒体独立撰稿人联盟文告〈停止供稿决定不变〉已经清楚点出以下五点：

- 一、新闻从业员及报社所有员工、广告商、派报人的利益也将受到单一集团的操控。
- 二、职工会无法向雇主争取更佳福利。
- 三、广告刊户也失去谈判价格的条件。

第二辑：黄丝带运动评论系列





四、更令人担忧的是：言论空间将相对萎缩，读者的利益也将受到剥削，只能接受到出自同一垄断集团所生产的同质性讯息。

五、其实，不同的报章呈献出百花齐放的风格，满足了不同读者的需求；集团的垄断将使报章丧失风格，剥削读者选择不同风格报章及内容的权力。这也限制了报业的健康成长。

以叶宁个人的阅历说，过去她可以从《南洋商报》转往《光明日报》就职；现在她剩下的选择，只有《光华日报》和《东方日报》了。顾及这些，我想，非但忧虑可理解，而且论断并不早。

何况，张晓卿曾在世界中文报业协会第39届年会开幕礼发表〈中文报业的五大改善空间〉，清楚点出办报务必躲开“政治正确”的陷阱和不惧“商业正确”的压力。当时他明确地说：

……报业永远要面对和当权派的关系。报业的言论生态背后就是政治的生态。从梁启超到张季鸾，中国报人都有对政治权力说真话的勇气与智慧，……也能争取“不敢说报章说出全部真相，但起码报章不会明知故犯地说谎”。

中文报章也面对商业的巨大压力往往不敢在商业权力面前讲真话。庞大的财团，可以控制很多报章的广告收入，一进一出之间，动辄可以左右舆论，但也使不少真相被隐瞒，谎言被宣扬，使读者失去了“知的权利”……

除此之外，因为四报合一，我邦另外面对中文媒体空间被垄断的困境；同样造成不少真相被隐瞒，谎言被宣扬，使读者失去了“知的权利”。马大经济系科班出身的叶宁，为何对此一切完完全全视若无睹呢？





系列三

张晓卿媒体帝国不具典范意义

8. 11. 2006

傅向红

媒体系讲师，维护媒体独立撰稿人联盟（WAMI）委员



马华脱售南洋报业股份给张晓卿的新闻在2006年10月17日传出，张氏旗下报纸星洲日报即在第二天，10月18日，于第3版以3分1版的篇幅刊登张氏的垄断大业宣言——“**张晓卿：收购南洋报业 建构中文媒体网络**”，为老板的垄断行为涂脂抹粉。

张氏在其垄断大业宣言的第二段里头称：“今天，我有幸参与《南洋商报》集团的办报事业。这是我们先后参与《星洲日报》、《光明日报》、香港和北美三地《明报》、《亚洲周刊》等媒体之后，再一次投资在中文媒体。我们以行动来印证我们积极参与华文报业承担发扬中华文化的意愿；我们希望继续壮大华文媒体事业，建构一个以华人为主的中文媒体网络，全力维护华人读者应有的权益，替他们立言请命，让这个社群的声音和观点能够传播下去，从而赢得别人的注意和尊重。”

商业巨人未必有资格当媒体典范

有能力称霸87%中文报业市场，张晓卿固然称得上商业巨人，但是却不一定够格当媒体典范。张氏为垄断行为辩护说（他在原文使用“有幸参与”这个字眼，五年前星洲说“没有涉及收购”，而今天张氏出来说“有幸参与”，这个变化不可谓不大），那是为了“积极参与与华文

第二辑：黄丝带运动评论系列





报业承担发扬中华文化的意愿”及“全力维护华人读者应有的权益，替他们立言请命，让这个社群的声音和观点能够传播下去，从而赢得别人的注意和尊重”。

他大概不知道，中华文化也包含了五四运动及以降的自由主义精神。20世纪的中文报业莫不受自由主义思潮影响，都以追求自由民主为办报理念和目标，进而扮演第四权以监督政府的权力运作。中国时报已故董事余纪忠先生，就是中文报业的优良典范之一。余先生与当时台湾的执政党国民党走得很近，但并没有因为私人利益而牺牲了社会大众的利益和新闻的专业自主。他身体力行，发挥“追求自由、民主”的精神，主动扩大新闻空间。其中一个极佳的例子，就是违抗政府的不合理要求，带领年轻记者冲撞新闻自由的界线，向青年记者展示他的新闻领袖魅力。台湾铭传大学传播学院院长杨志弘先生为纪念已故余纪忠先生，在“余纪忠先生引领我进入新闻殿堂”一文曾回忆：

“我个人仍记得，在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忍尼辛访问台湾时，在几个有关单位的要求下，希望台湾新闻界能封锁此则新闻，但鉴于索忍尼辛的访台是事实，且是国际间皆通晓的消息，所以中国时报报导了此则新闻。由于中国时报对此则新闻的处理方式，异于其他媒体，因此，新闻同业间展开激烈的争执。余纪忠先生亲自带领时报团队，以一家报社的力量对抗其余17家新闻媒体。从中，我看到一位媒体领导者的坚持与奋斗到底的精神，对年轻的新闻记者展现了他的新闻领袖魅力。”

从这个例子来看，除了商业竞争外，余纪忠先生还与同业竞争新闻自由的空间，看谁比较能够扩大新闻空间。他向同业和记者展示，如果政府的行政命令不合理，报业领袖应该带头反抗，展示报业自主和争取新闻自由。这种新闻判断与冲撞新闻空间的行为，绝非鲁莽者可为，相反的，它需要高度专业的敏锐度和判断力：既然“索忍尼辛的访台是事实，且是国际间皆通晓的消息”，所以没必要隐瞒台湾大众，





所谓欲盖弥彰。就这样，中国时报在这事情上不但抢了头条，还向国民党政府的威权体制展示了报业的自主和自信。

拿出成绩兑现立言请命承诺

但是我们观察到，张晓卿带领的《星洲日报》，却是对许多课题噤若寒蝉。面对猪农课题，张晓卿旗下的《星洲日报》竟然不敢刊登猪农的广告。猪农难道不属于华社的一分子吗？张晓卿先生收购南洋报业23%的股份，说是要壮大中文媒体“全力维护华人读者应有的权益，替他们立言请命”，那么他就应该拿出成绩来兑现自己许下的承诺。

其实中文报业史上并不乏典范，但张晓卿真的有魄力和能力承担吗？

1999年台湾发生骆志豪泄密案，《中国时报》与《联合报》超越竞争关系，共同维护同业的利益，集体向立法院争取通过“政府资讯公开法”，并积极推动国民大会将新闻自由明文入宪，使新闻同业们能够在充分的新闻自由下，作无惧的采访。此事件堪称中文报业史上的典范之一，可以说体现了“同业虽竞争，自由相守护”的精神。已故台湾联合报董事王惕吾先生也曾经说，办报精神应该是“资助同业，良性竞争”。

反观张晓卿带领的《星洲日报》，以打击《东方日报》报贩作为竞争手段；当《东方日报》的2006年准证被国安部拖延时，张晓卿旗下的报业集团没有任何一家出来捍卫同业的尊严，维护报业的共同利益：即报业自由与自主。这种种的低劣纪录，说明了张晓卿的媒体帝国只反映了“权力欲望”，没有任何“新闻典范”意义。在张晓卿的带领下，马来西亚中文报业呈现的是“同业相竞争，自由相掠夺”。

张晓卿大概也不知道，良好的中文媒体典范，如《中国时报》、《联合报》等，莫不向西方的自由民主传统学习。诉诸民族主义和中华大一统口号来为垄断背书，其实只会抹煞中文世界和华社内部的差异，其恶果与垄断恶果一致：即一言堂。





张晓卿在其10月18日的垄断大业宣言里头还说“通过资源整合和体制梳理，增强中国媒体和西方跨国媒体的抗衡力量”，显示其对自身民族背景缺乏信心和充满不安全感，必须躲藏民族主义背后以抗衡西方来壮大自信。如此没有信心之人，当然需要庞大的媒体网络来为自己的缺乏自信和不够安全感化妆和粉饰，难怪张氏要如此花费心思垄断媒体。





系列四

垄断，不是我们的文化！

9. 11. 2006

赖昭光

专栏作家，ICT出版人

一个真正负责的媒体，其定位应当是中性的、客观的，超越集团利益的。首先，它应当以一种对国家，对社会，对公众负责的态度，去客观公正全面的展现可能会影响公众利益的事件的全部真相——“登载确实的消息”（胡适评《大公报》语）。

且不必说几个月前，《星洲日报》如何拒刊登猪农请愿的广告，拒刊登王国丰悬赏取缔贪污校长的广告，如何为校长职工会护驾，眼前一例，仅对比《星洲日报》与4家中文新闻电台《第二电视》、《ntv7》、《八度空间》及《马新社》及两家不受张晓卿控制的中文报《东方日报》及《光华日报》如何报导于2006年11月3日在《星洲日报》总社、新山、槟城及关丹举行的“反对媒体垄断”静坐请愿活动，即可“凸现”事实并得到结论。

《星洲日报》选择性只在部分州属以区区437字报导以上事件的手法是如何偏离主题法（没提静坐的诉求是反对垄断媒体），转移焦点法（强调现场有七十多人，其中半数是来自本地媒体，尤以《东方日报》和网站的职员居多），片面报道法（没报道现场发言重头人物如黄进发），屏蔽实况法（没有任何新闻图片），掩盖事实法（现场有五辆巡逻警车驻守，两回通过广播促解散聚会），模糊焦点法（指称该活动目的乃关注大马华文媒体发展），报导得极为不心甘情愿，更甬说新闻专业了。

第二辑：黄丝带运动评论系列





星洲媒体老佛爷刘鉴铨于11月2日发表〈反垄断是我们的信念〉强调张晓卿“为了贯彻企业和文化理想，不但不能限制言论，反而必须扩大言论空间，这点道理，显而易见。”但只相隔一天，11月3日发生的事件就把编务总监给考上了，对比这点道理与上述静坐情愿活动的报道，讲一套、做一套的“报人风骨”，更是“显而易见”。这“显而易见”也显露“报人风骨”的晚节不保。

部分事实比完全虚假更具欺骗性

借用文化和思想批评家崔卫平评知识分子的一句话，媒体应当和“那些被遮蔽，被窒息，被掩盖的东西站在一起”展现完整的事件。因为公众只有真正知道了、了解了事情的全部而非部分真相，他们才有可能作出合理的判断，也才有可能作出理性的选择和行动。

选择性只让读者知道“部分”的事实比“完全”的虚假更具有欺骗性。很难想象一个连读者及大专生的批评及谏言都没有勇气面对的媒体，能够承担起守望社会正义和良知的责任，更甭想星洲媒体集团董事长张张晓卿如何挟着一句“要以优秀的中华文化来垄断报业，全力维护华人应有的权利，唤起东南亚的中华之魂”来为华社“伸张正义”。

《星洲日报》总社当晚动用两架拖格罗里密堵门前来迎迓“一群关心社会，关注大马华文媒体发展的学生”。“礼”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地位之重要，这种待人接物的“武装文化”不是我们优良的中华文化！

异议声音分贝被扭到最低点

社会要求媒体具有监督社会环境和提供公共舆论场所的双重角色和功能。张晓卿要扩大媒体业的商务凝聚力量来强华文传媒业的发声分贝。社会还没听到有什么高分贝的声音，来自华社民间、读者、大专生反对媒体垄断的声音分贝已经被扭到最模糊的低点了。





连“沟通平台”这种名目上设计来与读者沟通的“平台”也变成“匿名”谩骂丑化他人的炮台。古代宫殿建城墙、设城门（本地版加上两辆拖格罗里），使这块地方有了明确的范围，形成了一个封闭的空间。这可能反映了当时皇帝一种封闭的心态，认为此地乃我军的据点（刘鉴铨：“这是我的地方”）。

“沟通平台”当炮台，只准官开骂，不准民点评，炮手还不时挂上马大生，理大生，马六甲人，新山人，企图制造全国大专生及全国市镇老百姓全都成了它马前卒的阵容浩大假象，这种心理状况，不是求个心安，就是狂妄到将全国大专生及全国市镇居民当成自己的马仔！

至于说什么“我们鼓励不同声音的激荡，进而迸擦出睿智的火花。”大家都明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呀，张晓卿这番话如果只是拿来参加花踪文学奖，让诗人评审的“新诗”，得头奖那就恭喜了。但如果是办报方针的话，可要接受读者公众的检验了！不同声音的激荡，擦出来既然都是睿智的火花，为何如此难以对不同声音持平以待呢？难道还得分辨是什么颜色的火花？既然要“鼓励”不同声音的激荡，怎么没抓紧机会派记者采访静坐众人的声音，反而在报导新闻时“消声”？虚心纳谏才是优良中华文化，声音垄断，不是我们的文化！

中国境内互联网用户在“雅虎”和“谷歌”这些搜索网站上搜索不到“民主”、“自由”、“人权”这样的词，这些关键词被屏蔽掉。我们在《星洲日报》的报纸及网站同样也搜查不到一些星洲媒体列入黑名单的“李万千”、“陈学璋”、“黄进发”这些字眼。这里是正在迈向2020先进国目标的马来西亚，这种信息垄断！也不是我们的文化。





系列五

垄断的快感建在社会的痛苦上

10. 11. 2006

庄迪澎

前新纪元学院媒体研究课程主任，现任《独立新闻在线》总编辑



黄
丝
带
飘
扬
：
2
0
0
6
马
来
西
亚
反
对
媒
体
垄
断
运
动
实
录

媒体所有权与控制 (ownership and control) 是传播学的一个重要研究旨趣，而其中一个研究重点正是所有权集中化 (ownership concentration) 的问题，即极少数资本家或集团控制多家或多种媒体的现象。在媒体所有权的著述中，虽然较常见的字眼是“集中化”，但是“集中化”和“媒体垄断” (media monopoly) 经常是交替使用的词汇。

媒体所有权与控制效果之所以持续成为学术与政治关注的焦点议题，主要乃因为媒体并非一般的商业实体。在近代社会里，的确没有一种商业机构能像媒体那样形塑社会意识和政治观念。因此，当大多数媒体集中在单一或极少数企业家 / 集团手上，则这个社会的多元性 (pluralism) 必然大大削弱；要报章社会意识与政治观念的多元，媒体所有权的多元是个重要条件。

一名曾荣获普利策奖的美国记者本·巴格迪坎 (Ben H. Bagdikian) 在1983年出版了一本书，描述美国50家大公司对美国传播业集中控制所产生的影响，以及它们如何控制美国人的所见所闻。这本书就是取名为《媒体垄断》 (The Media Monopoly)，出版后可谓一纸风行，迄今23年已经出版了七版。





《媒体垄断》风行23年间，美国媒体业所有权集中化过程也从没有停止过。本书第二版在1987年面市时，原有的50家大媒体公司已经缩减至29家；1990年第三版面市，上述大媒体公司再减至23家，到了第四版剩下14家。1997年，《媒体垄断》出版第五版，美国只剩下十家大媒体公司，但这还不是最糟糕的局面；第七版在2004年面市时，美国人的所见所闻，全赖于五家媒体公司而已。

参阅《媒体垄断》的论述，张晓卿今天同时控制两大中文报业集团旗下大约30份报章和杂志，早就具备“媒体垄断俱乐部”的会员资格了。

张晓卿刘鉴铨各得其所

事实上，过去20年来，媒体所有权集中化乃至垄断进程不曾停止，而且我国媒体所有权集中化进程，不只是单纯的市场“无形手”产生的结果，更是国家机关那只“有形手”介入干预的结果——除了《1984年印刷机与出版法令》授权国安部长绝对的出版准证审核权外，2001年马华公会成功收购南洋报业前，国人不也见识了包括马哈迪、国安部及证券委员会如何为收购行动护航吗？

当《建国日报》、《新明日报》及《马来亚通报》等在1980年代相继停刊，1992年朝日报业有限公司及南洋报社有限公司先后并购《光明日报》和《中国报》及生活出版社之后，中文报业垄断经营的雏形于焉浮现——尽管就个别报章的销量而言，1990年代仍然是《星洲日报》、《南洋商报》及《中国报》三足鼎立的局面。

对星洲媒体集团执行主席张晓卿和董事经理刘鉴铨而言，一统中文报业之天下，诱惑力实在太大了。除了媒体这种宣传机器之外，还有哪一种企业可以全职的、经常性的以一篇接一篇文辞隽永的演讲稿将一个原本籍籍无名的东马伐木商人包装成“情系大中华”和“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的“文化商人”？除了掌握渗透华人社群、可以帮助两岸问题统战的中文媒体之外，还有哪一种企业可以垫高张晓卿“进京”求见中共高干的筹码？





在2001年以前，《星洲日报》高层和编采部主管最爱以《三国演义》分析中文报业的形势：《星洲日报》、《南洋商报》和《中国报》三国鼎立，相互牵制。说起“三国鼎立”，语调虽从容，但心底却充满缺憾，因为“三国鼎立”就是统一天下希望的阙如，谁也不能成为霸主。

刘鉴铨纵横报业40多年，从《中国报》记者攀升到《星洲日报》总编辑，再到今天星洲媒体集团董事经理，不但大半生在《星洲日报》度过，而且40多年报业生涯有一半的日子是身居决策位置。对一个一生都留在报业、凭藉《星洲日报》才能发现自我的人，任内一偿将“竞争一甲子”的对手收归于自己的影响力之下（虽然自己不是业主）夙愿，这种虚荣感与快感并不难理解。

张晓卿和刘鉴铨固然享受这种独霸天下的快感，不枉此生，但是有远见的媒体阅听人、在野党、华团都不应该分享他们的快感，因为他们的快感是建立在这个社会必须共同承担的痛苦上。

小股东岂有能耐左右政策

2001年《星洲日报》对声势浩大的“反收购运动”视若无睹；五年后，《星洲日报》仅以一篇437字没有交代请愿主题、语焉不详、刊在读者随时错过的不显眼角落的短文报道11月3日的“反对媒体垄断”请愿活动，张晓卿控制的另外三家报纸则只字不提。此现象不就是论证媒体垄断的弊端的最好注脚吗？

星洲媒体集团董事经理兼集团编务总监刘鉴铨在11月3日发表《反垄断是我们的信念》，否认张晓卿垄断报业，并且写道：“两家公司都是大马股市的上市公司，必须遵守上市公司的各项准则，也必须接受当局监管，以向各自的大小股东负责。”这段话读来似乎很有道理，但其实是垄断媒体者惯常哄骗不知情读者的说词。

上市公司虽然得向股东大会负责，但是零零散散的小股东乃乌合之众，要结集起来以超过大股东所持有的股权去无法左右公司的决策，说易行难。由于每一股都有一票，持股最多者自然能站在有利位





置推展其意图；张晓卿是星洲媒体集团和南洋报业控股的最大股东，他因此掌握了这两家报业集团的决策权，包括定义企业整体目标及企业观点的力行及决定生产资源分配的原则，这就是所谓资源分配（allocative）层次的控制。

易言之，今后张晓卿如何动员两家报业集团结合后的资源去阻止新的业者入场，或者进一步兼并半岛乃至砂拉越和沙巴两州的中文报社，他根本无需事前得到股东大会批准。

读者没有公平对等的选择

媒体所有权多元化不仅保障媒体内容的多元，更保障读者一媒体互动关系中读者应有的自主性。诚如张晓卿垄断中文报业后，四大报章旗下员工失去跳槽议价的能力，劳资关系严重失衡那样，读者也失去了向媒体施压，进而迫使媒体改正错误行为的筹码。

报章由不同业主经营，读者可以藉罢买，转而购买其他报章的手段惩戒冥顽不灵的报社，但条件是眼前要有无论质量，乃至购买便利等方面条件都对等的报章可供读者选择。没有这种选择，读者意见的重量大大减轻，因为报社不必担忧读者大量流失去支持其竞争对手。

张晓卿在西马半岛控制四家主要中文日报，市场占有率总和超过85%。其余两份报章《光华日报》槟城色彩浓郁的地方性报章，而《东方日报》则是创刊未及四年的新报纸，幅员及报章讯息量远不及星洲媒体集团的规模，而且四报排挤（围堵）新业者的垄断行为，也剥夺了读者选择替代报章的机会与权利。

中国立反垄断法，张晓卿怎么说？

许多欧美国家都制订了限制媒体所有权集中垄断的政策或法规，一方面保护社会多元，另一方面则阻遏占支配地位的媒体公司滥用市场力量打压对手。《东方日报》创刊以来遭遇的发行阻碍，早已揭糞了欧美国家所要防止的这种现象。





中国的法制虽不及欧美健全，但这个张晓卿情牵梦萦的神州大地也正在制订反垄断法，反垄断法草案有望在明年上半年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第二次审议，而中国国务院也将成立反垄断委员会。中国反垄断法规定三种垄断行为，即：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以及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经营者集中。

中国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思危本月初在“2006年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论坛”说，《反垄断法》尽快出台有利于社会的公平与和谐，因为“引入竞争机制，打破一些行业的市场垄断，可以实现对国家、对社会、对广大企业和职工、对消费者的公平，促进社会和谐。”

中国这个共产国家，尚且认识到“垄断”对社会和国家造成的弊端。张晓卿，你怎么说？





系列六

卿帝国的回声四式



11. 11. 2006

苏铭强 mksow

隆雪华堂民权委员会委员，维护媒体独立撰稿人联盟（WAMI）成员

吴海瑚的大作〈需要他们时，他们在那里？〉。我们来检验一下。看完全文，你会发现，所有的主旋律，还是支持《星洲》朋友们反驳或攻击批评者的回声四式。或许你会问，这什么四式是什么东东？

第一式，贴。贴什么？标签。没有任何反驳理由，把批评者归类。例如，批评者都是“妒嫉破坏”，“别有居心”，“另有动机”，又或者是“背后有其他势力在操弄”。如何得出以上结论？很遗憾，没讲。反正只要你批评我，请从以上罪名找个位子坐。文章中另一个显著的例子，吴批“民主民权和一言堂都是依他们自己喜好来下定义”。问题是，“民主民权和一言堂不依他们喜好的来下定义”的那个定义是什么？没讲。民主民权和一言堂怎样被他们依自己喜好来下定义？也没讲。什么都没讲，怎样证明他人是依喜好来下定义？由此观之，以上所有指责从来都只停留在表面，没有推论过程，更别说挑战过批评者对垄断的论述。

第二式，绑。绑什么？群体。没有被批评的群体，都被绑架以制造同仇敌忾的氛围。例如，“这不是国内新闻从业员的错……”。问题是，我们几时有说过“这是新闻从业员的错”？我们反垄断运动什么时候有批评过新闻从业员？没有。事实上，对刘鉴铨，许春，萧依钊或《星洲》的任何人都好，我们从来只有爱的呼唤，没有恨的怨怼，我们甚至

第二辑：黄丝带运动评论系列





欢迎刘鉴铨来领导我们反对张晓卿。所以，吴海瑚为什么会认为我们会认为新闻从业人员有错？他是从哪里知道的？

第三式，比。比什么？烂。以他人的错误，来合理化自己的错误。例如，“对巫统辖下另一集团控制媒体……有过什么表示？……”。事实是，我们一向来都有表示，我们一路来都有动作。承蒙四合一大媒体集团对此没有报导，所以没有人知道是正常。我原谅吴海瑚对此事的无知。更何况，一个人没有对巫统表示过，是不是就代表没有资格对张晓卿表示？答案很清楚，不是。因为，如果你答是，这个世界永远找不到一个有资格的人。烂，可以无限的比下去，没有尽头。

第四式，搞。搞什么？族群意识。扬起族群大旗，大搞民粹来掩烂。这是这一波反击攻势的主招式。主要动作有：1. 在族群内建构危机意识，树立一个面目模糊的狄夷假想敌，企图制造团结的氛围；2. 以大中华文化为饵，挑拨族群的大中华情结，试图把焦点转移。所以，当吴海瑚写下“他们只敢对同肤色的社群喊话，不敢向外人吭声！”这种高族群意识，非理性，毫无营养，无关争议点，但却极煽惑人心的文字时，隐藏在其背后的潜台词已经非常明显。

好了。看清楚了吧？贴、绑、比、搞。四招齐发，模糊焦点，转移主战场。不仅完全没有对反垄断者的论述有过任何的反驳，也完全没有提出一套为自方辩护的论述出来。这样的反驳论述，可以过关吗？可以吗？不。我不接受。

第二位，叶宁。〈谁在表达正义〉。《光明日报》的总编辑写了这一篇文章。看完全文只有一个感觉，老样子，没有拼论述，没有比道理。还是跳脱不出贴，绑，比，搞，四招式的范围之内。

叶宁的第一招，先比烂。“懒散的前同事，金钱挂帅的前上司：……这些和反垄断的论述有什么关系？”原谅我的不客气，从文章中，叶宁显露出一个可怕的认知——身份资格比道理论述更重要。再推深一层，我们可以得出她的潜台词——虽然我烂，但比我烂的人没有资格批评我；你烂，他比你烂，所以你的烂不算什么。





幸好查卡利亚没搞媒体

呜呼哀哉。我难过。当年畅饮黑狗啤，豪气干云，巾帼不让胡髯的英雌，那里去了？我庆幸。幸好查卡利亚没搞媒体，不然报纸上的查卡利亚一定也会被描述成没犯什么错的好议员。

一招使完后，接下来第二招，绑。可怜的新闻工作者，再次被动的，不知情的被推上前线。事实是，反垄断运动的朋友们从来没有怨怼你们，没有批评你们，没有置喙你们，没有针对你们。对于新闻工作者，我们从来只有谅解，只有体恤，只有呼唤，只有敬礼，只有尊重。真的。对于新闻工作者，在反垄断的课题上，我们有的只是期盼，没有任何的强求。

拉了群体到一个没有炮火的地方表演了反击之后，开始发出第三招一贴。原谅我，叶女侠，我不得不问。叫骂？在那里？抹黑？在那里？示威没人了解？从何得知？欺善是永恒的旋律？从何得知？全部没有过程，只有判词。这样的反驳论述，可以过关吗？可以吗？不。我不接受。

“贴、绑、比、搞”，大脚帝国现在仅有的四式。这四式对普罗大众，没什武功的朋友来说，或许还有点扰惑的作用。但是，招式用久了，来来去去都是那四下，终会有被大家看破的一天。从曾毓琳，舒庆祥，吴海瑚，叶宁等等的文章看来，经过五年的长期论战，他们终究还是跳脱不出这个框架。这究竟是因为没有竞争和压力，所导致的论述大退步？还是大家慑于职权名利，经已失去自主提出另一种声音的权力？我不知道。

末了，吴海瑚说他听到狗吠，叶宁投诉有人在嚎叫。嚎叫？狗吠？或许有时间，我们要问问吴海瑚和叶宁，请他们说详细些，他们真的确定声音是从对方那里传出来，而不是自家的回声？





系列七

星洲只靠一面之词

12. 11. 2006

杨白杨

著名专栏作家，维护媒体独立撰稿人联盟（WAMI）成员



黄丝带飘扬：2006马来西亚反对媒体垄断运动实录

打从2005年528报变开始，罢写的评论人就认定张晓卿和马华的林良实和黄家定联手垄断中文报业。因此，他们不只停止供稿给《南洋商报》和《中国报》，还停止供稿给张晓卿控制的《星洲日报》和《光明日报》。不管《星洲日报》怎样否认他们的老板染指《南洋商报》，并对罢写者作出怎样的污蔑，张晓卿最终还是露出原形，闪身进入《南洋商报》。

刘鉴铨这些新闻界前辈如果真的以反垄断作为他们的信念，他们应该早在528发生时就和罢写的评论人站在一起，而不是五年来一直视罢写的评论人为敌人。当然也不是在五年后写出令人汗颜的〈反垄断是我们的信念〉，并在文章登出当天，摆两辆拖格大罗里在《星洲日报》门口，阻挡前来静坐请愿的反垄断的大专生们。

《星洲日报》天天在其“沟通平台”刊登所谓读者来函和少数几个肯为张晓卿涂脂抹粉的员工的文章，然而这平台的每一篇文章，加上刘鉴铨那篇〈反垄断是我们的信念〉，几乎都遭到反垄断的朋友们的驳斥。《星洲日报》打这笔战，仗的是《星洲日报》的读者多，反垄断的媒体的读者少。《星洲日报》在打笔战的过程中，要确保的是《星洲日报》的读者读不到对手的文章。





不敢提网站的名字

因此,《星洲日报》的文章从来不敢针对批评者的文章内容从作理性的辩证,谁都看得出《星洲日报》怕读者看到其对手的文章。反垄断的朋友们的作法就相反,每对《星洲日报》的文章有什么批评,都指名道姓指出我们批评的是《星洲日报》的那一篇文章。比方我们批评刘鉴铨的〈反垄断是我们的信念〉,我们都确保我们的读者知道刘鉴铨在这篇文章里写了些什么。但是刘鉴铨敢让《星洲日报》的读者看到我们如何批评他的文章吗?单就这一点,天下第一大报的朋友们就要感到脸红了。

《星洲日报》甚至不敢提到《当今大马》和《独立新闻在线》两个网站的名字。要和这两个网站的评论人打笔战,却连提这两个网站的名字的勇气都没有,怕的是《星洲日报》的读者们上这两个网站去,看到张晓卿和星洲日报的真面目。《星洲日报》应该鼓励其读者上网去看看其对手说了些什么话。连这一点勇气都没有,就只能让《星洲日报》的读者听一面之词了。

《星洲日报》至少应该鼓励自己的员工上网看看《当今大马》和《独立新闻在线》说了些什么话,不要只是在“沟通平台”里说什么人家伤了全体星洲员工的心。反对媒体垄断的评论人只是伤了少数几位替张晓卿涂脂抹粉的新闻界前辈的心,我们完全没有意思要伤全体星洲员工的心。我们知道在四大报管辖下的新闻从业员,已经是失去了和同一老板议价的地位。他们是报业垄断的受害者,他们甚至打从内心反垄断,他们才是真正有资格写“反垄断是我们的信念”的人。他们是我们争取的对象。

《星洲日报》应该作一个内部调查,看看整个报馆之内,有多少人愿意用真姓名站出来写一篇歌颂张晓卿的文章?不调查也不要紧,最重要不要让《星洲日报》的员工和读者只读一面之词。堂堂第一大报,和两个小小的网站打笔战,竟然怕自己的读者读到对手的文章,还大吹自己的“报人风骨”,太不新闻专业了罢?太伤了《星洲日报》的新闻工作者的自尊心了罢?





系列八

张晓卿媒体帝国后市看淡

杨凯斌

《当今大马》中文版编辑，维护媒体独立撰稿人联盟（WAMI）成员

黄丝带飘扬：2006马来西亚反对媒体垄断运动实录

事 隔五年，张晓卿完成政商勾结并吞剧本，正式入主南洋报业；有一个朋友就说了一个生动的比喻：张晓卿是把中文报当作个人兴趣、荣耀兼赚钱的收藏品。在收购南洋报业后，已一统马来西亚中文报江山，犹如成吉思汗东征西讨般。但是这已是张晓卿媒体帝国的巅峰，帝国的疆土太大，也已经不会出现一个同样威慑群雄的接班人，再加上内部外在压力不断撕裂，接下来就只有四分五裂的演变。

这比喻生动，可是只适用于封建社会。现实生活中可能上演的剧本至少还有几套：巫统以及因收购南洋报业伤势过重、暂时喘息的马华公会，都在一旁虎视眈眈，随时都可以乘隙而入。他们自然明瞭，当主流中文媒体都置於同一个篮子里头，谁能当挽住篮子的手，就能够掌握华社的喉舌，引领华社的视野。

马来西亚华裔社会本属多元，一般所指的华裔社会主流，基本上所指的是中文报的读者，能够透过同一个语文和媒体来沟通，形成一个共同的身份想像及诉求。





收购报业征服“华社长城”

在垄断中文报业的问题上，张晓卿可说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在追求个人荣耀及盈利之时，却不知不觉为政治力量拆除中文报章所扮演的“华社长城”角色。

从硬条件来分析，张晓卿个人资产不如南洋报业旧东主郭令灿丰厚，从事的核心行业是第一波的原始材料伐木业，对比郭令灿的第三波国际金融事业，犹如“落后打先进”。若不是依靠政商勾结的本事，再加上鲁乃补选失利的震盪，2001年的报变未必会成功。依赖政商勾结，才得以登上中文报媒体共主宝座的张晓卿，独立性自然更弱。

接班人问题是禁忌

此外，张晓卿年事已高、幕僚老化及未有明确接班人，也是张晓卿媒体帝国后续无人的问题所在。这一个“青楼禁忌”的课题，少人触及，因此一向扮演“星洲护卫犬”著称，炮声不遗余力的《沟通平台》，至今也不敢越俎代庖回答这个棘手的问题。

张晓卿与首席谋臣刘鉴铨在兹念兹的，“同一个产品，不同老闆”以及“四大报竞合”，“张晓卿个人入主南洋，与星洲无关”等论述最大弱点，就是目前这个中文报业的集中化基础，完全是建立在张晓卿个人的意志、抉择、财力与拥有权上，缺一不可。说穿了，许多老闆的执行力和眼光，就是公司的执行力和眼光。因此人在，公司就在；人走，公司就难以现有模式生存下去。

张晓卿或刘鉴铨未来的继承人，是否具备这样的能耐，来统筹各地的中文报业业务以及游走於各种政治势力之间，仍是一个很大的疑问。

相反的，西方媒体企业，多以本身的报格、意识形态和路线著称，加上接班、遴选及培育新生代的制度化，企业东主多以信托的方式经营，更替的震盪不大。甚至张晓卿想要比拟的“西方媒体大王”——梅铎(Rupert Murdoch)，在长期部署本身儿子出任媒体集团接班人的过程中，必须确保他能交出成绩和面对社会舆论的考验。





谁让张晓卿掌握发言权

更严重的是，张晓卿跳出来欲替华裔社群发声的“收购派”论述，根本缺乏代表性。难道在“对抗制衡西方媒体霸权之大业”上，张晓卿旗下的媒体，会比其他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更先进的中文媒体，甚至能比拥有六种语言版本的新华社，做得更好？

那么，誓言“建构一个以华人为主的中文媒体网络，全力维护华人读者应有的权益，替他们立言请命，让这个社群的声音和观点能够传播下去，从而赢得别人的注意和尊重”的张晓卿，又会如何改变国内华裔政治处于边缘化的生态，能否做得比现在的华基政党做得更好？

在控制了国内主流中文媒体后，张晓卿及《星洲日报》势必成为华基政党的“造王者”；若再继续之前的政商勾结，张晓卿媒体集团及政党力量的关系自然更密不可分，那么他是否最终会“以报领政”呢？媒体与政党之间的关系，究竟要如何厘清？

此外，究竟是谁赋予他代表华社发声的权力？是华社投选出来的，还是被迫接受的安排？他是否会允许多元的华社声音，包括允许批判他的言论出现在旗下的中文报业呢？看了《星洲日报》过去拒绝刊登猪农广告、拖延删改家总广告、封杀评论人的新闻，以及437字的“反媒体被垄断静坐请愿”的短文报道；依据“从一个人的过去可以瞭解他的现在，从他的现在可以预测他的未来”（叶宁文章所引的毛语录）的逻辑来审查星洲是否会“鼓励不同声音的激盪”（张晓卿语），我们的确无法保持乐观。

在“正式”入主《南洋商报》至今，张晓卿不曾站出来与华社对话（只在马华公会脱售股份当晚，即时发表一篇文告），更无法向华社阐述未来办报的路线，甚至对于南洋报业究竟要如何彻底扭转困境，也未有明确的承诺和说明。因此，当张晓卿的手下促请华社勿太早下论断时，又怎能说服长期品尝一党独大恶果的华社呢？





系列九

审思媒体黑暗期



14. 11. 2006

黄业华

隆雪华堂民权委员会委员，维护媒体独立撰稿人联盟（WAMI）成员

隆雪华堂民权委员会、隆雪华青、独立新闻中心、人民之声和维护媒体独立撰稿人联盟在日前举办了“审思民主黑暗期，平反历史正义时”论坛。《星洲日报》11月9日报导该则新闻，刊登于大都会增版第八页，标题为“林冠英：2020年迈向先进国内安令应废除”。对联办论坛的5个团体一字不提，这5个团体恰恰是张晓卿收购《星洲日报》后联署抗议的47个团体之其5。《星洲日报》11月10日大都会增版第3页有同一活动的新闻，“林冠英：成先进国后 2020年是否废内安令？”，这篇新闻说明联办的四个团体名称，把维护媒体独立撰稿人联盟错写成“自由撰稿人联盟”，并漏写了独立新闻中心（CIJ）。

阳奉阴违、隐瞒读者

据悉，主办单位在活动前已把通告发给各家报章，活动当天的幻灯片也显示五个主办单位的名称，《星洲日报》砍掉“维护媒体独立”六字，把维护媒体独立撰稿人联盟写成“自由撰稿人联盟”，显然是刻意为撰稿人联盟上装易容，不让读者认出斯人是谁。撰稿人联盟曾多次针对国内媒体自由课题，寄发文告给《星洲日报》，除了两次联署行动外，《星洲日报》从来不刊登撰稿人联盟的新闻。5年前撰稿人联盟旗帜鲜明地批评马华和《星洲》联手收购南洋报业集团，意图壑

第二辑：黄丝带运动评论系列





断中文报业市场。这个在《星洲》高层眼中“反星洲”的组织，能够封杀就封杀，不能封杀的时候就为其“易容”，不让读者知道五年来撰稿人联盟没有消失，对国内媒体课题健言如昔，不让读者从这个组织牵引出528反收购、反垄断、批《星洲日报》、罢写四大报的记忆。

张晓卿要“确保编务中立、不做一言传声筒，鼓励不同声音的激荡”的铮铮之言，再一次被证否。《星洲日报》言论版作者琼琼说：“让我们给张晓卿时间，来证明给华社看，一位拥有办报精神的人会让南洋报业起死回生”。张晓卿无法实现自己秉持的办报精神，这种说一套做一套，阳奉阴违、隐瞒事实、欺骗读者的办报精神，如果能让《南洋商报》起死回生，也是华社的悲哀。

虚伪的叶宁 没格的报纸

叶宁在〈忧虑可理解，论断太过早〉一文中批评非政府组织和华团领袖欺软怕硬，批评华文报，但不敢批评当权者。“审思民主黑暗期，平反历史正义时”论坛彻底曝露了叶宁虚伪的一面。茅草行动时期三家报章，《星报》、《星洲日报》及《祖国报》被吊销出版准证。公民社会在19年后并没有忘记，在论坛上继续批判和反思那段民主黑暗时期，国阵政府对社会运动和媒体的镇压。

当公民社会实现叶宁对非政府组织的期盼的时候，请问《星洲日报》、《光明日报》两家报纸做了什么？除了偶尔吐露当年《星洲日报》停刊的凄风惨雨状况外，两大报难道不能每年制作茅草行动特辑，纪念暴政对媒体的摧残，呼唤一个没有压制媒体恶法，媒体可以怀抱理想的时代吗？

维护媒体独立撰稿人联盟在11月10发表“维护《周末邮报》出版权利，公众阅读品味不必部长决定”文告，批评政府吊销《周末邮报》出版准证。隔天《太阳报》大篇幅报导这则文告，维护同业的立场非常鲜明，可是四大报领头羊《星洲日报》却一字不见。检视张晓卿手中两报的恶迹劣行，“从一个人的过去可以了解他的现在，从他的现在可以预测他的未来”，我们为什么要给没格的报纸机会？





媒体黑暗期 边缘的边缘

我们现在要审思的，不仅仅是过去的民主黑暗期，还有现在的媒体黑暗期。全国第一大中文报对猪农的悲号漫画视若无睹，在校长贪污课题上明显偏袒校长，当年参与反收购、反垄断的华团的文告被边缘化到地方版的边缘地带，并封杀所有批评者的声音。如果华团领袖认为被媒体边缘化还不算黑暗，如果我们还认为公民社会还是位于镁光的中心，而不是被逼到了墙角，我大概能估计地狱离我们还有多远。

请不要再对大一统的中文媒体有任何幻想。媒体帝国越是庞大，其所需顾及的利益范围也同步扩大。从前，《星洲日报》只须顾及当权者和张晓卿的利益，对政府具威胁的课题，对张晓卿的伐木业有冲击的批评都会被消音；现在却连贪污校长这些微小的利益单位都要顾及。当张晓卿的企业越趋多元，媒体帝国扩及全球的时候，这个媒体帝国是不是要顾及张晓卿的国际企业伙伴？是不是要顾及地方政权，如中共、民进党、香港特首等的利益？当企业伙伴摇个电话要张晓卿抽掉他的竞争对手的新闻，当两岸三地的首长摇个电话给要张晓卿抽掉不利他的新闻，整个媒体帝国一起粉饰太平，请努力想像，横空万里的铁幕之下，会有光明的存在吗？建构集体说谎的世界中文媒体网络，对中文世界的读者只有坏处，没有好处。

公民社会，尤其是华团，必须非常清楚现在的状况。今天星洲媒体帝国可以封杀颜清文，它日也可以封杀黄汉良、林源德、林玉唐、叶新田、王超群。今天星洲媒体帝国可以封杀一个公民团体，他日也可以封杀千个百个公民团体。今天只要我们对少数被封杀的个人或团体冷眼旁观，以后我们都可能面对同样的困境。

公民维护自己权益的最好方法就是积极捍卫其他公民的权益。公民社会是一个命运共同体，每一个公民之间都有相互的责任承担。孤立的公民或团体被打压，全体公民都有义务声讨施压者，因为这攸关公民社会自由权利的缺失。





媒体帝国封杀异议者的声音，令向来通过媒体宣传的社团领袖沉默屈从，我认为这种依赖媒体的态度应该被广大的民众批判，这种寄生关系本质上与暴政共犯并无分别。如果星洲媒体帝国访问上述几位华团领袖，他们能够回答：“封杀颜清文就是封杀我，我拒绝受访”，共同肩负社会不义的十字架，必然会唤起整个社会埋藏许久的正义感和良知。

“媒体依赖说”的论述应该彻底被批判和解构。我们没有必要紧紧抱住张晓卿的大腿向他磕头要求报导新闻，不要忘记，公民社会需要媒体的同时，媒体也需要公民社会，这种互利关系是双方共同协议维持的。报纸需要社会新闻来增加可读性，须要评论文章针砭时事回应世局，须要社团活动来丰富新闻内容；也须要意见领袖的言论与最新课题做意见交锋。换个角度来思考，媒体为什么不向所有公民磕头要求新闻？星洲媒体帝国挟着数十万读者的光圈引来广告商的青睐，数十万的读者被绑架、被干捞、被化约成数字摆在会议室的幻灯片中向广告商吸金，为什么我们要置自己在被利用、完全被动的位上？中文报的读者应该化被动为主动，脱离被绑架的状态，毅然在星洲媒体帝国的城郭下举旗宣战：“我们有使用媒体的绝对权利（absolute rights to access media）！”

因此，公民社会不只要懂得向国家说“不”，也要学会对媒体霸权说“不”。只要所有公民和社团领袖上下一心站在孤立无援的受害者一方，与不义的星洲媒体帝国断袖绝交、顽抗到底，我们才能在铁幕下的黯黑路径上“风雨同舟，迈向公民社会”。





系列十

让反垄断永远成为我们的信念

15. 11. 2006

唐南发

专栏作者，电视政论节目名嘴，
维护媒体独立撰稿人联盟（WAMI）成员



我依然记得1987年10月是个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月份。当时的我只是新山宽柔中学的高二生，对社会有那么一些意见，对时政也有着不满。当我从新加坡电视台的第八波道华语新闻获悉《星洲日报》连同英文的《星报》和马来文的《祖国报》的出版准证遭当局吊销的那一刻，震惊之余也毫不犹豫地拨电到《星洲日报》吉隆坡的总社询问打气。

隔天回到学校，班上一些同学也在谈论这件事——原来我们都是看《星洲日报》长大的一群，都关心她的未来。但也正如一般的华裔学生，另外两家同样遭受厄运的国英文报章不在我们的关怀之列。Tak kenal maka tak cinta，平常不看国英文报章，当然就不会对它们有太多的认同感。

我建议同学自己制作一张卡片以示对《星洲日报》的支持。我隐约记得收集了十几个签名，卡上写着“处变不惊”，接着几个同学到新山的星洲办事处去，亲自交给正在孤军奋战的员工们。接见我们的是符传曙先生，在表达感谢之余，符君更提醒我们只是学生，不要因此为自己或校方带来麻烦。离开的时候，自己的心情是悲戚中带有一丝感动。

1988年4月8日，《星洲日报》复刊，同学们是欣喜的。

时移势转，廿年之后的《星洲日报》，已经是本地华文报业的霸

第二辑：黄丝带运动评论系列





主，无人能出其右。而张晓卿先生的报业集团早已冲出海外，让丝毫不懂马来语的香港人也知道何谓“拿督”和“丹斯里”。

报馆大门深锁 集会活动理性和平

当我在今年11月3日傍晚重新回到新山报馆街，星洲办事处大门深锁，门外漆黑。当晚实际参与反垄断活动的只有寥寥数十人。我们发传单，平心静气地对路人解释这次行动的目的为何；我们唱歌，把台湾反扁的《红花雨》改编成《黄丝带》；我们演讲，用理性的语言告诉聆听的群众我们的诉求。警方来了，我们的朋友友善和气的同他们对话；一位做生意的老板娘担心我们闹事，我们热情地解释这完全是一场和平理智的活动，我们笑，她也笑了。从头到尾，丝毫没有紧张和恐惧。

为了不想让维持秩序的警方人员难做，我们争取最多的时间完成最多预定的项目，一切都在40分钟后结束，负责的警员最终是笑着同我们握手，感谢我们体谅他的苦衷。我们当然体谅，因为我们一开始就不是带着闹事的心情而来。

如果我们相信台湾的民众有集会反扁的自由，请允许这个自由为世人所共享，而不是当集会变成针对自己的时候，它就成了“混乱”和“闹事”。

当《星洲日报》的吴海瑚先生追问“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在哪里”之时，至少我本身可以无愧地说：1987年10月，我没有亏负《星洲日报》；2006年11月，我也没有违反自己的信仰。不同的是，廿年之后，我理念宽阔了，所以我对所有报章媒体有更广更高的要求。

与此同时，我也完全尊重其他捍卫张晓卿先生收购南洋报系行动的星洲员工，撰稿人和读者的立场，但在参与这次反垄断行列的人当中，我找不到一个纯粹选择只跟《星洲日报》对着干的朋友。过去一年国内个报章媒体一再受到执政者的对付，年初的丹麦漫画事件和中国女子裸蹲案更成了当局大开杀戒的借口，波及几家在我看来是无辜的报章，包括张晓卿先生的《光明日报》。我的同道们没有选择沉默，但又是谁选择不刊登他们的文告，甚至封杀他们的新闻？





至于刘恭庆君在“制造混乱比所谓垄断更可怕”一文中表示科技时代不利于媒体垄断，我认为刘君对我国的科技发展过于乐观。除了巴生谷一带和其他城市地区，互联网的普及率有限，一般华裔读者依然依赖传统媒体汲取资讯。如果马来西亚的电子媒体真的如此发达，假若人人家中都有一台电脑，严重威胁了平面媒体的生存空间，那我想《星洲日报》不会如此在意其报份是否执我国华文报业之牛耳，而刘鉴铨先生也大可不必如此运筹帷幄，大费周章地收购南洋报系，乃是为张晓卿先生出谋献计，发展网络媒体。

拯救南洋 藉收购终结恶性循环？

刘君认定张晓卿先生收购南洋报系是为了拯救后者所陷入的危机，而曾毓林先生也在其《星期刊》的版位中强调其雇主不是为了成为霸主，而是为了减少恶性竞争。但我们难道真的相信恶性竞争可以凭收购来终结吗？

1990年代，梅铎（Rupert Murdoch）的News International（NI）拥有英国中间偏右的《泰晤士报》（The Times）。为了争取成为保守读者群中销量顶尖的报纸，NI不惜将星期一的《泰晤士报》削价促销，每份只买10便士。相较于平日销量最大的《每日电讯报》（Daily Telegraph）每份30便士，这确实是以割喉的方式来同对手竞争。

正如许多为张晓卿先生背书的人一样，不少英国人也认为NI的行为纯粹是个商业策略和决定，不足以构成所谓的掠食标价（predatory pricing），但它毕竟引起社会人士和其他对手的关注。几年之后，英国贸工部属下的公平贸易署（Office of Fair Trading, OFT）终于介入调查，最终裁定NI从此以后必须对其任何在价格方面的措施作出交代，终止了这场恶性竞争。这是因为OFT要确保英国的报业市场良性竞争。

所以，解决我国报业恶性竞争的方法不是诉诸大一统，而是加强和完善体制的监督。政府的管制也未必存有恶意，虽然在我国，执政





者在这方面恶名昭著。我国没有一个如美国般的反垄断法，也没有一个规范媒体良性竞争的法令，这些才应该被纳入我们争取的目标。熟悉我国报业环境之险恶和严峻的刘鉴铨能不能告诉张晓卿先生：我们需要结合一切可以结合的内外在力量来争取体制改革，以确保一个永续的报业环境？

如果曾君认为张晓卿收购南洋报系是避免华文报业相互厮杀从而得以生存的最佳方式，我想问：如果今天黄家定献议所有其他政党的华裔都加入马华公会以减少华人的政治斗争，保存元气，从而增加华人面对巫统时候谈判的筹码，最终可能出现的是马华公会坐大，抑或多元而包容的政治文化？

反垄断曾是《星洲》重要的信念

走笔至此，我或许相信刘鉴铨先生曾经将反垄断当作其办报的信念。有位报界前辈告诉我，《星洲日报》在风雨飘摇中挣扎求存的1980年代，当时坐大的《南洋商报》曾作出献议收购其对手。此举遭到星洲的重臣，包括刘鉴铨和洪松坚的激烈反对，理由不外是一旦事成，将会导致华文报业被垄断，言论空间被压缩——这不正是我们这些反垄断人士的语言吗？我希望有其他报界元老出来证实或澄清这个事件，那我至少知道反垄断是否曾经也是刘君和洪君的信念。

环顾全球各地，有的报章，例如英国的《泰晤士报》，《独立报》（The Independent）和《卫报》（The Guardian），还有柏林的《每日新闻》（Die Tageszeitung），虽然已改成精装版（compact），无论在内容和办报专业上堪称不负大报精神。但在我国，许多报章纵然以传统的大版面出街，办报的专业程度却备受质疑，匿名抹黑封杀的风气炽盛，所以有理大生和马大生不能以真名实姓示人，也或多或少影响了一些社团领袖不敢出来反垄断，以致有人认为这个运动不成气候。感慨之余，不禁觉得在马来西亚这个特殊的环境，所谓大报，非有宏大报格之谓，乃报馆大，版面大，销量大，还有罗里大之谓也。





系列十一

学记正义梦 报霸垄断功

16. 11. 2006

刘敬文

媒体工作者，维护媒体独立撰稿人联盟（WAMI）成员



11月3日，到《星洲日报》总社前反媒体垄断的和平请愿人群中，有人唱起“学海之歌”。6天后，《星洲日报》雪隆区第8届学生记者，曾经是学海雪隆区学记联谊会主席的廖燕芬小学妹，就在“沟通平台”撰文，呼吁反垄断者〈不要将学生记者卷入漩涡〉，我这个前老学记也“心里有些话不吐不快”。

21年前的1985年，我升上中四，因为中文尚能见人，被老师委派参加了《星洲日报》举办的学海生活营，成了学记，编号B14。还记得当时的学海版，只是每逢星期一和星期四霹雳增版副刊的一部份，独立成为一份刊物，那是好几年后的后话了。

喜见市场效应

当时《星洲日报》的老板还不叫张晓卿，也只有霹雳州的中学有学记。80年代中期的《星洲日报》在怡保，甚至全霹雳的报份都远远落在《南洋商报》的后头。由于学记在增加新报份方面发挥了出乎意料的功能，促使《星洲日报》很快在两年后于雪隆区，随后更在半岛推展这项活动。

第二辑：黄丝带运动评论系列





《星洲日报》派来培训学记的负责人年轻有活力，与学记打成一片，极得我们的爱戴。他们当然没有攻击“任何其它报纸”的不是，但言谈中无可避免地高举《星洲日报》的年轻和进步。他们当然没有高唱：“星洲好，星洲妙，星洲呱呱叫”，但《南洋商报》暮气沉沉，不重视文教的形象，已经深入每一个学记的内心。每一个学记都成为《星洲日报》的坚定支持者。

一开始，《星洲日报》学记队还没有“学海之歌”，更还没有“一日为学记，终生为学记”的意识形态的灌输。只是日子一久，对学记的培训走得越来越远，潜移默化的“统战”工作，你知，我知。学记不是有唱“因为我们写的新闻，最坦白最真”吗？是谁不坦白不真，心照不宣了吧！如果不是对“正义至上”的充分剥削（还记得“正义至上”的襟章吗？），“学记之光”，如今已贵为副总编辑的曾毓林，可能不会在1989年成为雪隆区学记后，便在中学毕业后不继续深造，义无反顾为《星洲日报》打江山。

1987年的茅草行动发生后，学记们如丧考妣。5个月后《星洲》标榜“正义至上”重现市场，《南洋》的销量几乎马上打回原形。读者的回流，“正义至上”的广告功不可没，学记、忠诚读者，甚至广大的华社也都扮演了一定的角色，写“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在哪里”的胡海瑚先生，不可能不知道。

难道不会心中有愧吗？

如今回想，学记对《星洲日报》的爱戴，是由对母语单纯的热爱所转化成的信念。但学记队的成立，从成立的开始就不单纯，它是市场策略的一部份。各报馆皆看到学记的可塑性，跟随《星洲日报》的步伐成立各自的学记团，不但《南洋商报》有学记，《光华日报》也有学记。

学记队的成立和各报的商业竞争脱不了关系。当你还在中学，还是“报馆幼苗”时，你可以不需要明白这个道理。但假如你已经踏入这





个处处让人身不由己的社会，或甚至已经成为星洲媒体集团的高层，如果你还因为“护主心切”，睁著眼欺骗入世未深的学弟学妹，难道不会心中有愧吗？

小学妹，从天真的梦中醒来吧。在马来西亚这个华人没有被边缘化的国家，如果学记生涯没有让你体认媒体自由的可贵，大学的课程没有教导你何谓“自秦以来，帝王皆贼也”，你也要知道人心险恶，必须时刻提醒自己，只有制度和市场才能为媒体自由争取些许空间，种族政党不能，“要以中华魂垄断中文报业”的木材大亨更不能。





系列十二

我们，真的没比飚车族更好

17. 11. 2006

林宏祥

媒体工作者，维护媒体独立撰稿人联盟（WAMI）委员

黄
丝
带
飘
扬
：
2
0
0
6
马
来
西
亚
反
对
媒
体
垄
断
运
动
实
录

我没有要为飙车族辩护的意思。我不是他们的一份子，无法论断这是堕落的文化。我无从体会以单轮、俯卧超速骑驶摩托的快感，更不理解逆向飙车背后的哲学。我自认还来不及从他们身上反省些什么，却意外地从成人世界对他们的鞭笞领略伪善。

我不以为成人对飙车族的理解应该只是“发泄精力”，我更不认为“威胁公路使用者生命”就能以句点为整个讨论拴起来，然后将其余的文字都串成鞭子，往飙车族身上尽情地抽打。

我不会用“每抽一鞭，对我都是一种痛”这样的句子，来卖弄自己“单纯的感性”。我直言没有痛的感觉，我想飙车族也不会有，更可能的恐怕是不屑。只是我必须承认，每当成人挥鞭的姿态闪过眼前，我实在按捺不住心头那种作呕的感觉。除了恶心，我实在说不出比恶心更深刻的感觉。

如果张晓卿垄断中文报业的快感，可以建立在社会的痛苦之上；如果林良实作错了决定，可以理直气壮而不必道歉，这样一个文化儒商和这样一个政客携手经营的媒体，实在没有道德权威去对飙车族执行鞭刑的任务。如果对上述事件可以做到视若无睹，选择“无声游荡”，甚至自甘从事文字卖淫的交易，让青楼里此起彼落的呻吟声，去掩盖篱笆以外读者的控诉，我们自当忏悔、惭愧。





张晓卿从雪地里走过来……

蓝海泛滥的那一段日子，《星洲日报》每一版每一栏每一字的评论，都让我不禁毛骨悚然。我看着郑丁贤生动地描绘一段爱基斯摩人捕捉北极熊的故事——北极熊远赴而来，舔着内插匕首的血冰棒，最终划破了自己的舌头，却还使劲地舔着越来越鲜美温热的血，直到不支倒地。但是，我脑海里最后的画面却是张晓卿从雪地里走过来，将我们一个一个拖走。

暂时扯开话题，若我们稍微思考，这半年来，为什么一个前任首相以及现任首相在“贪污、裙带、朋党”课题上的纠缠互骂，在人民眼中竟然只是一场胡闹的肥皂剧？为什么在这个动摇我们“反贪腐”核心价值的课题上，我们更多时候是在冷眼观螃蟹，就看两对钳子横斗到几时？为什么两个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分歧与冲突，我们能做的只是拭目以待“在后头的好戏”？

81岁的强人马哈迪，他的大嘴巴翻上翻下，话像刀子般甩向自己钦点的继承人。他淀着敌意的眼神，寒气可以直透骨髓，然而我们打从心底都知道，他每一句对贪污的斥责，都不进民心。

因为，马哈迪的过去无法解释他的现在。他22年的所作所为，无法确立任何反贪腐的价值。

然而，这终究不是马哈迪个人的问题。“他儿子得到的工程更多！”这么一句夹杂着忿忿不平、心有所不甘的跺脚反驳，我们莫非还看不出个人背后的制度问题吗？正义无从伸张、肃贪沦为宣传——因为国阵无法确立肃贪的价值，这个出动骑警、警犬，用水炮射向说真话人民的政府，没有反贪腐的信念！

月光萦绕下 向权力叫春

话说回来，11月3日堵塞在《星洲日报》总社门前的两辆拖格罗里，于是解释了为什么刘鉴铨“反垄断是我们的信念”的呢喃，只是青楼里盘旋游荡的呻吟，是配合主子垄断欲望半推半就的调情，而不是为





了社会确立价值的信念。可怕的是，这个结合体的高潮最终足以征服了一个社会的新闻自由！

528报殇以后，“舆论”这个公共领域已经沦陷。它展现的不再是公民社会的声音，不再是一种探索真理、追求革新的力量。如果张立德要形容评论人是对着月亮狂吠的狗来衬托村长的高尚，那我很想领教在月光萦绕下向权力叫春，又是怎样的一种犯贱？

我只想问，如果我们批判飙车族危害路人生命，我们其实是在批判一种私欲凌驾公共利益的行为。我们愿不愿意将这个标准，放到垄断私欲凌驾读者利益的课题上来？如果我们嘲讽飙车族被巫统收编，我们是否也愿意时时刻刻检视将灵魂出卖给权力的自己——那个因贪图在百万读者的报章上曝光，而对垄断、独吞不正义之事噤若寒蝉，或支支吾吾的自己？

我们必须承认，成人世界的假道学甚至比不上飙车族坦率的反叛。我不是苟同他们向警局抛石头的行为，但是我们不能否认这是一种最直接的反抗！他们在被追赶时逆向而逃，象征一种被主流压迫的壮烈颠覆。但是，请看一看懦弱的自己，我们是否愿意对垄断、封杀这种喊正义反正义的行为来一次彻底的反叛，相信自己即使没有改变命运的能力，也至少要有挣扎的抗议！

更多的我们，似乎选择否定了自己的能力——面对五年前替《星洲日报》社长张晓卿否认涉及收购南洋报业、五年后改称张晓卿收购南洋报业与《星洲日报》无关的言论，大部分的我们竟然可以无动于衷，一幅无力的样子！我们百万个读者、千多个德高望重的华团领袖，竟然在完全没有抵抗的情况下，就这样向一个张晓卿皇帝举旗投降？有谁能够告诉我，我们究竟能展现怎样的一种示范，去说服飙车族学一学我们的榜样？

如果批判不是为了确立价值，而是以文字闲聊来赚取稿费与酬劳，然后行尸走肉地在这个资本制度里过一天是一天——我只想问，至少在公路上撒野的飙车族，在最贴近死亡边缘的那一刻，比我们更先找到了生命的“感觉”。





系列十三

回首往昔，尊重学人乎？

18. 11. 2006

曾维龙

学术工作者，维护媒体独立撰稿人联盟（WAMI）委员



2006年11月3日，一群大专生分别在吉隆坡、檳城和新山三处《星洲日报》办事处外请愿抗议，抗议的内容是“反对媒体垄断”，反对张晓卿收购南洋报业控股，反对张晓卿建构大中文媒体事业帝国。

那个夜里，不同地方，同一星空，却有着同样的愿望，即要求《星洲日报》真挚的“沟通”。聚集抗议、提呈备忘录，只是沟通的一部分而已；相对于《星洲日报》每日第三版右上角的“沟通平台”一栏，我们看到的却是星洲媒体集团高层的傲慢与偏见。

我之所以这么说，原因有二。其一是《星洲日报》自1987年在“茅草行动”中被关闭，直到1988年4月复刊为止，曾经渡过艰难的一段时间，许多老报人无不对此耿耿于怀。1990年代初期，随着马哈迪实施经济开放政策，推行“2020宏愿”，极力吸引更多外资，将马来西亚迅速导入资讯时代，一般人的眼球几乎都集中在高经济成长率之中。

刹那间，一种错觉在中文媒体和舆论中形成，即族群之间的斗争无非源自于经济利益分配不均的关系；只要经济利益的饼块扩大，每个人就可以排排坐，吃果果。这种假象维持到1997年东南亚金融风波为止，随即便被戳破。经济利益的饼块纵然扩大，但如果在分配和获取的过程中，缺乏透明度和公平的竞争机制，饼块再大，也只是富了小撮人，穷了大多数人。

第二辑：黄丝带运动评论系列





凭“曾经被关”的关环促销报份

《星洲日报》顶着“曾经被关闭”过的光环，在1990年代里努力地将报份销量提升，并于2004年10月间成功在马来西亚交易所主要交易板上市。《星洲日报》成为上市媒体集团，朝向多元企业方向前进；如此成绩，换在1980年代以前，是难以想象的景况。“如果要害人，就叫那人去办报”的诅咒，随着张晓卿的成功领军，不复存在。

其二，《星洲日报》从1925年创办开始，便不断强调发扬民族文化的使命。昔日办报的开篇词便开宗明义地谈到，要力促社会思想的前进，确保民族发展与时俱进。1990年代张晓卿挟以《星洲日报》的“办报经验”进军香港媒体，从查良镛（金庸）手上购得明报集团、《亚洲周刊》等权威性媒体。《星洲日报》更为膨胀，因为在张晓卿同一网络集团下，《星洲日报》的视野仿佛冲出了马来西亚华社，其高度提升至另一个层次。不是本土，而是世界华人圈子。

其中最佳的证明是从1990年代开始，每两年主办一届的“花踪文学奖”。当中国汉学圈开始探讨世界华文文学和文化现象时，“花踪文学奖”透过媒体的操作、宣传和包装，不仅尝试提拔了一批“可以站出来”的作者，以在世界华文文学圈子尝试占据一席之地。同时透过评审团，广邀中国大陆和台湾知名学者、作家到马来西亚共聚一堂。许多文人来到马来西亚赞扬《星洲日报》，即便是在台湾以批判性见闻的龙应台，也为《星洲日报》说好话。

所谓傲慢，我们可以看到“沟通平台”栏目或其言论版中，众多对“反对中文媒体垄断运动”的驳斥和蔑视，实际上正是一种本位主义和自我膨胀的心态表现。从张晓卿发表的个人声明（《星洲日报》，2006年10月18日）、刘鉴铨的〈反垄断是我们的信念〉（《星洲日报》，2006年11月2日），可以看到不管是张晓卿或《星洲日报》高层，无不企图为所谓收购南洋报业和垄断中文媒体市场的行径，寻找道德制高点。





张晓卿要服膺于什么意识形态？

首先，建构世界中文媒体网络。当然，张晓卿的声明相对于2001年他接受《亚洲周刊》（2001年6月11日-17日）采访时提出的建构“世界性华文报体制”，以抗衡西方媒体霸权来得更为退而求其次。在这篇声明中，他更强调同一集团的好处，以“救世主”姿态出现，要将《南洋商报》这老字号拯救起来。

然而问题在于所谓建构“世界性华文报体制”，恰恰正是一种霸权建构的语言表述，具有浓厚的政治议程的味道。我们甚至可以质疑，霸权的建立，其背后应当是为某一意识形态而服务。如果这个观点可成立，我们应当请问张晓卿到底是服膺于什么意识形态？

中国学者如北京大学的乐黛云、汤一介等从事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研究的学者，无不对所谓建构一种霸权，去对抗另一种霸权的作法而忧心忡忡；原因在于他们认为当前的世界格局，不应该陷入如同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1996）所描绘的最终景象。中国学术界中以乐黛云等学者为首，正致力推动的跨文化对话和比较文化研究，其目的正是希望透过学术研究的建树，寻找差异，为当前多元文化和多元社会寻找沟通、交流和可供对话的平台。

因此，张晓卿从2001年到2006年，从否认收购南洋报业到今天明刀明枪地入主南洋报业，从隐到显的路上，建构中文媒体的统一是一条可杀人，也可自毁的道路。

再者，既如张晓卿于2001年于《亚洲周刊》所说，办中文报“是一种文化事业，不能视为赚钱的工具”；然而，如今张晓卿却在他的个人声明中，极力否定自己过去的说法，反而强调收购南洋报业是一种商业投资，是一种为了将业务和资源重新整合的手段，将“垄断”的定义无限上纲。





对读书人的尊重不复存

职是之故，有人认为张晓卿收购南洋报业符合自由市场经济规则，那么身为一个文化人，我不得不质疑张晓卿自相矛盾的说辞和诚信。

最后，当吴海瑚在11月6日的“沟通平台”说评论人在制造“犬吠效应”时；早在2004年6月27日，同样是《星洲日报》职员的张立德也在“沟通平台”以同样的言语影射写作人。以这么一种近于羞辱性的修辞来比喻他人，并且同以《星洲日报》职员的身份重复出现在《星洲日报》显著版位当中。我只能有两种诠释，一是他们黔驴技穷；二是《星洲日报》比较往昔，对读书人的尊重已不复存。

这里说的往昔，指的尤其在《星洲日报》创刊初期，二战前后，编采部只有十多位职员的时候。从傅无闷、丘菽园、关楚璞、郁达夫等人主持编务，着重副刊，推动本土南洋研究；甚至号召当时本土学人泰斗如张礼千、许云樵，编写《星洲十年》。其视野不仅仅是狭义的文化，只注重文学，而是广义的文化研究，包括社会的、历史的、教育的，甚至还包括各种数据表，是本土研究的重要文献。

这一批学人学者，今天成为从事本土研究必然的对象。张晓卿在2001年还称写作人是“马来西亚华人文化的母亲”，几天却被他的属下类比为“犬吠”。尽管“花踪文学奖”办得再怎么样地璀璨，《星洲日报》拥抱的只是一众捧站出来文学明星，以及一众海外的知名学者；失去的却是本土知识分子对《星洲日报》的期待。

反对垄断，呼吁张晓卿让马来西亚中文媒体回复从前竞争的时代吧！顺带一提，今年11月17日恰好是许云樵逝世25周年，谨在这里对这位对本土研究贡献良多的前辈，致以万二分的敬意。





系列十四

不是所有报人 和知识份子都会沦陷

——恐惧和逃避不是我们的文化

19. 11. 2006

周泽南

维护媒体独立撰稿人联盟（WAMI）成员，媒体工作者

一、百年前的知识份子

我尝试去揣摩一百年前，在马来亚追随孙中山革命的志士们的心境和情感世界，却发现那太遥远，也有点一厢情愿。百年前有这么一名擅长诗文的尊孔老师，叫罗仲霍，因受革命和爱国的感召而毅然辞职，从一介书生摇身一变，成为刺杀满清官员的革命烈士，死得极为惨烈，是著名的黄花岗烈士之一。

还有一名马六甲的黄珍吾将军，因响应孙中山北伐募军而辞去校长职，参加黄埔军校，投入北伐战役和抗日战争。那是百年前马来亚的华社和当时知识份子的缩影，他们不是爱惜羽毛和饭碗的文字打手，我们可以用义无反顾和悍烈来形容。

二、百年后的知识份子

张晓卿在垄断大业宣言里头说：“通过资源整合和体制梳理，增强中国媒体和西方跨国媒体的抗衡力量”，“我办报从不计较个人的毁誉，只问中华文化使命与华人利益。如果说我要垄断报业，我希望由优秀的中华文化来垄断报业，全力维护华人应有的权益，唤醒东南亚的中华之魂！”，“我们希望继续壮大华文媒体事业，建构一个以华人为主的中文媒体网络，全力维护华人读者应有的权益，替他们立言请命。”

第二辑：黄丝带运动评论系列





百年后华社有一大票的知识份子愿意相信、认同、默许、不公开揭穿或反对张晓卿上述的谎言。大卿帝国下四大报章也没有任何资深报人或了解自己表达权利的新旧新闻从业员愿意说一句或写一行反对媒体垄断的话。如果这些人还能够称为知识份子，我们只能用以下辞汇来形容：懦弱、恐惧、逃避、集体主义、缺乏个性、犬儒，是这些提起反收购和反垄断就将自己的懦弱合理化的众生的素质。

从反收购到反垄断的五年之内，我们目睹了一代报人，文化人，知识份子深刻的堕落。这些人在教育界，媒体，文坛，华团，仰仗著华文报来荣耀他们的成就和地位，骨子里却是没有主体性的，不敢有主见的群氓。他们不知道自己的，以及集体的懦弱和逃避，将如何残害自己的自尊自信和社会的未来。

三、一切好的学术，艺术和文学，都是政治性的

马华公会逃离政治的壮举在这五年内达到了抛砖引玉之效。所以华社各界，包括宗教界、教育界、艺术界、文学界、文史界等自诩有文化的人，都迫不及待的逃离反垄断的立场和坚持。所以他们必须假扮客观、理性、中立，或者摆出文化比政治久远的高调，以免得罪垄断媒体的集团，以致损害他们的私己利益。

社会学大师布迪厄提出，一切好的社会科学都是政治性的。所以他自己毫不掩饰的宣布，自己的全部学术目标都是政治性的。所谓政治性，就是反对一切形式的符号控制，反对普遍存在的不平等。

可是华社没有骨头的文化人或逃离政治的知识份子，却乐于在垄断集团的牵制下，而无视于华社乃至整体社会风气的败坏；助长一种懦弱的，骑墙的，埋没个性的，逃避价值判断的，扭曲事实的态度，还不惜用中华文化大一统的虚伪民族主义来伪装。





四、集体的价值虚无和公德的沦丧

五年前百多个联名签署反对收购南洋报业的华团，现在只剩颜清文主动表明反垄断的立场，其他单位则在大卿帝国媒体之外的传媒追问或逼问下才勉为其难的表明，印证了杨善勇的华团是漏气的轮胎之说。华团不仅从华团诉求沦落到没有诉求，也从严厉反对收购到默许媒体垄断。连华社一向马首是瞻的董教总，在这议题上也闪烁其词，立场模糊；充分展现华社领导人，无论在视野、格局、谋略、思想深度和精神风骨方面，都一落千丈。

教育和社会必须有学习的榜样。五年前相对自由的华文报是其他媒体学习的对象，五年前坚持母语教育、新闻自由、社会平等和文化多元的董教总，是争取权益的族群与团体所学习的榜样。五年后的今天，几乎全体华社知识份子、文化人和华团组织都变成虚无主义和投机主义的信徒，让年轻的一代无所适从；难怪星洲学记要幻灭；我们所坚持的母语教育如果连黑白也不要分辨，所提倡的文化默许不义、虚伪、埋没个性、嘲笑理想抱负，所愿景的中华之魂，原来是建立在典当华社权益和断送正直青年之前途的代价之上。

蒋勋说，他宁可要一个堕落而真诚的人生，也不要虚假的高尚。我以为，宁可用国语或英语甚至手语去学习对价值和人性的坚持，也不要学华语（母语）去学习粉饰太平，扭曲真相的文化。后者是对母语教育和中华文化本身的玷污。

我不是刻意悲观，只是觉得华社华团跟没有公信的政府越来越像，知识份子跟投机的政客也更难分辨。五年前的话不幸言中，收购的不仅是南洋报业，连正直的人心和诚信也被收买和收编；垄断的不仅是媒体，连说话的自由、表达个性的自由、结社的自由、思想的自由也被骑劫民族文化的黑手限制与掌控。

幸好华社还有懂得幻灭的学记，或前学记。幻灭是逼视真理的前奏，前方的路遥远，纵使还有很多大罗厘会挡著去路，也必须跨过去。以一句话和那些不曾放弃自己的人共勉，恐惧和逃避不是我们的文化。





系列十五

垄断就是“只有张晓卿能够打倒张晓卿”

23. 11. 2006

吴仲顺

隆雪华青副秘书，维护媒体独立撰稿人联盟（WAMI）委员



黄丝带飘扬：2006马来西亚反对媒体垄断运动实录

张晓卿控制了《星洲日报》、《光明日报》，并一举控制了南洋报业44.76%的股权，这样算不算垄断了马来西亚的中文报业？现任马华政治分析员的吴健南认为那不算垄断，因为那要等到张晓卿买下所有的中文报，包括《东方日报》和《光华日报》，那才算是100%的垄断。

我找遍资料，没有发现所谓“100%垄断”的名词，倒是找到了行政垄断、行业垄断、经济性垄断等垄断类型。也在维基百科全书找到了“寡头垄断”这个词，所带的解释为“一种由少数卖方（寡头）主导市场的市场状态”。我想，吴健南所指的“卿式垄断”是不是意指“寡头垄断”？因为他说我们还有《东方日报》可以提供不同源流的声音。那么说来，张晓卿就是大寡头，《东方日报》和《光华日报》只属小寡头，根本不具垄断的资格。如果此理论能够成立的话，寡头垄断也是一种垄断，怎么最后会演变成“没有100%垄断就不算垄断”？

垄断无须狡辩

现在我们已经确认张晓卿垄断中文报业了，而张晓卿多年前也坦承希望“以优秀的中华文化来垄断中文报业”，我想我们也不好一直说人家没有垄断，毕竟他老人家的心愿已达成，如果我们还在喋喋不休说他不算垄断，那岂不是要让他老人家遗憾终身吗？





“寡头垄断”也好、“85%垄断”也好、“100%垄断”也好，张晓卿垄断中文报业已是既定事实，在此无需再做争论。至于你要如何称呼，还是问问他老人家比较好，这样也比较尊重他个人的意愿。

我们现在要谈论的是，张晓卿的垄断是怎样形成的。办报的“进入门槛”过高，所需投入的资本不是一般企业可负担，这是其中一个造成报业易以垄断的因素。不过，报业又不至于像通信、自来水、铁路、公共交通、航空、原油、天然气等行业般，即使是放宽让外资、民资来办，其垄断地位仍然难以动摇。因此将我国中文报业易以被垄断，完全归咎于经济性的因素是说不过去的。虽然办报随时会面对倾家荡产的可能，我国还是有许多报人前仆后继地争着办报。理由不胜枚举，可以是为了教育、为了振兴族群、为了民族尊严、为了打倒西方帝国主义、为了传达党的讯息、为了救国等等。总而言之，我们无需为办报人操心，他们坚持办报自有他们的一千零一个理由。

行政垄断是主谋

造成中文报业出现垄断的局面，主要还是另一个常被人所忽略的因素使然，那就是行政上的垄断（也就是我们较为熟悉的政治垄断）。由于行政上的垄断，造成民营报章取得准证不易，加上每年要向国安部更新准证的限制，民营报章一路走来更是步步为营。一旦有什么冬瓜豆腐，所投下的资本就付诸流水，可能是流到大海，也可能像1988年停刊后的《星洲日报》那样，流到张晓卿的口袋里。

此外，从2001年丰隆集团脱手南洋报业的过程来看，我们也不无发现行政垄断所留下的痕迹。先是令人难以理解的丰隆集团仓促脱售南洋报业予马华，然后是草根华裔财团要买马华不卖，接着下来是砂劳越报人林昌和要买，马华也不卖；而张晓卿要买，马华二话不说就完成了交易。马华作为国内第二大执政党，又是涉及交易的一方，自然难以与行政垄断脱钩。行政垄断最大的弊端在于政党利用国家机关之便，选择偏爱的商业财团作为合作伙伴，最后让报业形成大一统的局面。





反行政垄断是为了避免官商勾结

行文至此，我们不只要反对垄断，还要明确地反对行政垄断。最近中国政府在起草《反垄断法》时，舆论界就非常担心他们会删除“反行政垄断”的章节，而只注重在“反经济垄断”。当地舆论界普遍认为，行政垄断将使“官商勾结”行为在推动价格上涨方面较一般经济垄断更加有恃无恐，对社会上的暴利行为和投机行为，更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看来中国当局对于垄断行为，将对社会发展带来破坏的认识比我们高。向来爱向中共取经的马华公会，这次怎么不把《反垄断法》学到家，并将之列为党校的必修课之一？如果再把《反垄断法》提呈到国会通过，那就功德无量，善哉，善哉了。





系列十六

放弃媒体垄断， 才能为潺潺小溪创造环境

——致张晓卿的公开信

25. 11. 2006

王德齐
马大生

张 晓卿先生：

龙应台女士应是您最喜爱的中文作家。在常青集团周年之际，您亲自陪伴龙女士走遍东西马发表数场演说，并通过旗下媒体舰队星洲媒体集团出版了她的两本著作，《请用文明来说服我》和《野火二十》的星马版。在《请用文明来说服我》里，龙女士有一篇文章《你不能不知道的台湾》（简称《你》），从中共样板戏《红灯记》在台北的演出开始，畅谈了台湾如何从威权时代发展到民主内化成为生活习惯的过程。

文章里，她是这么说道：

“好几代人，就在一种统治者所精密编织的价值结构里成长。……我们所有的叙述都是大叙述：长城伟大，黄河壮丽，国家崇高，民族神圣，领袖英明……大叙述的真实含意其实是，把我们所有的相信‘绝对’化，而价值观一旦‘绝对’化，便不允许分歧和偏离。任何分歧和偏离，不仅只被我们认为是不正确的，而且是不道德的。不正确还可以被原谅、被怜悯、被改正，但是对于不道德，我们是愤怒的，义愤填膺的，可以排斥、唾弃，甚至赞成国家以暴力处置，还觉得自己纯洁正义或悲壮。”

第二辑：黄丝带运动评论系列





她接着说道：

“《野火集》在今年要出二十周年纪念版，因此有重读的机会。物换星移，展读旧卷，赫然发现，‘野火’里没有一个字一个句，不是在为‘个人’呐喊：法制、国家、社会、学校、家庭、荣誉、传统——每一个堂皇的名字后面都是一个极其庞大而权威性极强的规范与制度，严肃地要求个人去接受、遵循。可是，法制、社会、荣誉、传统——之所以存在，难道不是为了那个微不足道但是会流血、会哭泣、会跌倒的‘人’吗？”

民众心声被“大叙述”压制

《你》字句间谈的虽是台湾威权时代的状况，却准确反映了马来西亚许多民众的心声。大家都被一党独大的威权政经架构所压制，都被单一标准式的大叙述所压制。马来民族主权是至高无上的，其它宗教不能和伊斯兰教平起平坐；新经济政策是良好的扶弱政策，人民必须对政府的政策感恩；政府的数据是不可被质疑的，而少数族群和非统治阶级必须以委曲求全来换取稳定的生活。

最讽刺的是，在这号称“听真话”的时代，我们却屡屡见证国家机关和暴徒向持不同意见者抹黑、威吓、嘶叫、甚至以暴力相向，以确保所有的分歧和偏离都会消失。卢城国在国会质疑历史课本的内容却遭50名巫青团团员上门施压收回；数百名群众在双峰塔反对汽油起价时却遭镇爆队血腥驱逐；第11条文联盟在酒店内讨论宗教自由课题，却遭群众强硬阻扰而被逼草草结束；林德宜以专业完成的研究报告，却被人标以“垃圾”、“具不良意图”；在刚过去的巫统大会里，亦不乏宣称准备以牺牲生命和流血来捍卫巫统、马来人和回教的代表。

在这样环境里，大家心里都感到郁闷，因为个人的小叙述没有存活的空间。稍微出头的分歧和偏离即遭到天翻地覆式的镇压。大家期望一个打开大坝闸门的人，让“滚滚洪水一旦离开大坝的围堵，奔向辽阔，首先分岔出万千支流，然后喧嚣奔腾变成小溪潺潺，或者静水





流深”（《你》）。无怪乎，在星洲日报八打灵再也总社所举办的新书推介礼，就有读者询问龙女士何时也要到马来西亚来放“野火”。

洪水遇坝 只能成湖

大坝里的水最终会不会变成小溪潺潺，除了仰赖闸门的打开，也需视乎坝外的地理环境。如果洪水冲出坝外，又遇到另一个水坝，则终究只是形成另一个人造湖，无缘变成许多不同的小溪。这个所谓坝外的地理环境其实就是“媒体”。在一个“小溪潺潺”的社会里，每个声音都有一样的发声机会，而媒体就是负责把这些声音充分传达出去，并提供理性讨论达到成果的平台。

然而，媒体目前不仅遭到国家机关的控制和镇压，也面临媒体控制权集中的威胁。巫统旗下的首要媒体控制了所有的无线电视台，而大多数巫英文报章都由执政党的投资臂膀所控制。中文媒体在千禧年之前处于相对自由的年代，在2001年后也面临了政党收购和媒体垄断的威胁。当您从马华公会手中购买南洋报业，中文媒体垄断的局面已经几近形成。这样的局面，可说是另一个大坝已在大坝之外形成。通过垄断媒体，媒体主人已获得足以拣选、决定任何意见表达空间的权力，就如大坝管理人可以选择停止或容许水的流动。读者，在巨大媒体帝国前，只是微不足道的声音。

有人说，国家机关才是新闻自由最大的敌人。我无法否认反汽油起价示威、非回教徒宗教权益争议在主流媒体消音是国家机制干预的结果，但是我们是否也能将董校风波、马六甲猪农广告、以至反对媒体垄断的一方声音消失归咎于国家机制干预的结果呢？在媒体垄断争议之中，我们看到了大叙述在《星洲日报》的横行：收购南洋报业只是统合，不是垄断；收购南洋报业是为了壮大华文媒体事业，建构一个以华人为主的中文媒体网络，替他们立言请命；张晓卿是伟大的儒商，因为他多次在中文报业面对危机时出手相救，包括了这次的收购；反对者都是拥有个人利益、偏见或因为单纯而被人利用的；我们大家应该团结一致向政府争取新闻自由，而不应内斗、互相损耗。





弃用反垄断文章

那么，反对、担忧南洋报业收购的小叙述受到怎样的招待呢？除了收购初期的数篇被删改过的文告之外，我为《文明益进》所写两篇稿和余福祺投给《沟通平台》的稿却未曾有机会与广大星洲读者结缘，而这只是我所知道的部分。时评人反对媒体垄断，也遭吴海璐（〈需要他们时，他们在哪里？〉）和叶宁（〈谁在表达争议？〉）讥为“狗吠声”或“猿声”。一群大专生前往《星洲日报》总社和平集会反对收购行动，却遭两辆罗里、警察和多天《沟通平台》的招待。《星洲日报》前学生记者公开反对，也面临切割和被质疑破坏学记队的单纯性；前学记陈翠梅同一时间在釜山电影节获奖，却被学记队视之为骄傲，没人质疑她是以学记身份夺奖还是个人身份夺奖。

在霸权遮天盖地的大叙述之下，实际上藏着许多个人真挚相信的小叙述。在中文报业还有两家弱势竞争者之下，这些小叙述在您旗下媒体尚没有出头的一天。那么，我们怎能希望中文报业能在这两个竞争者被淘汰后尊重和充分展现社会中的潺潺小溪？对于小叙述被消音的无奈和痛苦，您想必能感同身受，所以您才会在大叙述横行的茅草行动后选择注资《星洲日报》让它重新复办。您经商多年，想必也能了解在当今政经架构之下，鸡蛋同放一篮的危险和博弈考量后的可能结果。因此，当您提出民族情感、华社权益的大叙述的同时，您若也能选择尊重小叙述，放弃媒体垄断，维护小叙述的生存空间，必能成为受人尊重，流芳百世的文化商人，而非愧对社会、穿着新衣的国王。

龙女士在《你》文章末写道：“

如果只谈民族感情和国家富强这样的‘大叙述’而这两个核心‘小叙述’不在连宋的演讲稿中，我会觉得，这两人愧对历史。幸好，他们说了。在对的时刻，在对的地方。”

您准备好了吗？



系列十七

我们不是罐头大专生

28. 11. 2006
周小芳
博大师



我不敢说我是喝《星洲日报》的奶水长大的，因为在不同的时期，我家都会看不同的报纸。但是，一直以来，《星洲日报》俨如一个博学多才的长者，风度翩翩的迎接我去认识这美好的世界。《星洲日报》是我最喜欢阅读的报纸，是我国的第一大华文报，是最优秀的华文报，我喜欢它的内容丰富和版面设计清晰及没有它的姐妹报的煽情八卦，它也拥有花踪文学奖和饥饿三十等活动衬托“正义至上，情在人间”的金漆招牌。

我要向写《需要他们时，他们在哪里？》的吴海瑚道歉，五年前，我还在家乡读中五，当年我的确没有在需要我的时候，反对政党收购《南洋商报》。但是五年后，我终于看见528所带来的恶果。528对我的意义，除了是报殇以外，还是对《星洲日报》敬仰的幻灭。

我参与了今年的528石油起价示威，我亲眼看见联邦后备队打人，我也看见了那头破血流的马来人。可是，第二天，当我翻开《星洲日报》时，映入眼帘的头条新闻却是“神棍二十招”。神棍原来比警棍更具危害公众安全的威力。这个集会变成了反电费起价，《星洲日报》报道中的“警察使用最低暴力”敲碎了我的心。我的心在滴血，我的眼泪直流。

第二辑：黄丝带运动评论系列





为什么我所敬仰的大报选择说谎？为什么要蒙骗广大的读者？当时，这个问题一直盘旋在我的脑海里。如果我不是身在现场，亲眼目睹警察的“最低暴力”，“正义至上，情在人间”的金漆招牌可能会永远烙印在我的心里。

《星洲日报》敲碎了我的心

11月4日，《星洲日报》再一次敲碎了我的心。437字含糊不清的报道，忽略了他们所召来的罗里和警察，还扩大其词的说来者都是《东方日报》和网站的记者。我心里在偷笑，十根手指就可以数完网站记者的人数。这两个网站的名字叫什么？《星洲日报》的报道却没有提起，仿佛害怕读者从《独立新闻在线》和《当今大马》知道真相。之后，还有读者发现其他州属的《星洲日报》把此新闻放在地方版，轻轻的带过了“反对媒体垄断”的声音。

我曾经是《独立新闻在线》的实习记者，实习期间，我经历了“717博大校园暴力”事件。《星洲日报》在报道此新闻时，从来都没有提到“独立新闻在线”这个名字。调查报告出来以后，博大校长说我承认自己跌倒。为此，我曾投稿到拥有百万读者的《星洲日报》，以作澄清。可是，《星洲日报》却以一句“不适合”就把我的稿投篮。我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全世界都可以在《星洲日报》写这个题材，反而是我这身为当事人的稿却不获刊登？最后，我只好选择把稿寄去《东方日报》。

对于大专生参与在11月3日的反对媒体垄断和平请愿，各方都有不同的看法。反对收购南洋报业工委会主席颜清文则对此表示支持，他赞同让“反对”的声音传达给大众，让“真理越辩越明”，可是从《星洲日报》的报道，我们丝毫看不到“反对”的声音，剩下的只是歌颂赞扬张晓脚的“仁慈”和对反垄断人士的抹黑。

是的，我出席了11月3日的“反对媒体垄断”和平情愿，有人会问：“难道你不怕受到大专法令的对付吗？大专法令第15《3》条与《4》





条列明大学生不可表示支持，同情，或反对任何政党，不合法组织或群体。如有违规，将面对罚款1千元或监禁6个月或两者兼施。”

我怕大专法令，但更怕媒体垄断

我承认我害怕受到大专法令的对付，甚至怕到哭，但是我更怕媒体被垄断以后，有更多新闻被掩盖，有更多的事实被扭曲，有更多华而无实的评论出现在四大报。

社会对大专生一直都有很高的期许，期望大专生能够负起监督及改造社会的重任，成为民主和自由改革的催化剂，把社会偏差加以纠正，使社会达到美好。但是，现在，却又有另一把声音质疑及贬低现今大专生对社会真正贡献的声音。

有人说在整个和平情愿当中，大专生都是被“有心人”利用的棋子，可是，到目前为止，我都看不到这些“有心人”在教唆或者以金钱利诱我，我所作的一切都是出于我自己的信念。不过，我却看到“反垄断是我们的信念”的刘鉴铨在篱笆里面冷眼旁观，还有不具名的理大生和马大生及多位“读者”的护主心态。

林以达在《他们登记成为选民了吗？》问已年届21岁的华裔生是否已经登记成为选民，以选出开明和秉持公平法治的贤能执政者，才是一劳永逸解决人民言论不自由，或政治人物动辄滥用权力对人民施压的治本方法。

今天，不是国阵政府要收购南洋报业来压制言论自由，而是星洲媒体集团执行主席张晓卿从马华公会的投资臂膀华仁控股有限公司手上，以低过当年的马币5元50分，即马币4元20分收购南洋报业，不是政治人物在滥用权力对人民施压，而是张晓卿在利用他和政治人物的关系建立媒体王国，利用《星洲日报》言论版和“沟通平台”为他“继续壮大华文媒体事业，建构一个以华人为主的中文媒体网络”的论调粉刷，并掌握了251万1千名中文日报读者的阅报角度。





大专生可不是被牵鼻子走的傀儡

我们并不是没有成为选民的意愿，也不是不晓得本身拥有的选举权，我们实行了宪法所赋予我们集会的权利，即使这并不是大专法令所允许的，因为我们相信真理不会被任何法令所限制。

当年的直落昂事件，打锡·乌达拉木屋事件和华玲事件等，大专生都给与直接的声援，当年身为马来亚大学学生会总秘书的希山慕丁和多名学生更因此而被逮捕。1974年12月3日，约5千名学生举行了大规模游行示威，以表达他们对华玲农民的支持。他们都直接参与在社会所面对的问题，毫不畏惧的为遭受逼迫的群体发声。

身为大专生，秉持着“取之社会，用之社会”的观念，我们同样拥有社会责任，我们没有前辈们的悲壮，我们没有前辈的勇气可嘉，但我们依然关心社会，我们也有自己的价值判断。我们关心我们所钟爱的华文报，虽然我们的论述技巧可能不及沟通平台读者纯熟，虽然我们没有本事收购《南洋商报》，但是我们依然会表达我们对于媒体自由的关注，我们依然反对媒体垄断。

我们都是手无寸铁的读者，我们手上只有一根欲点燃新闻自由的白蜡烛，我们并不是要涌进星洲报社放火的暴民，我们被宪法赋予集会自由。无需动用罗里挡住大门，也无需投报警方，我们并不是要挑衅，也不是要让广大华社、《星洲日报》百万读者、《星洲日报》数千名员工及所有依靠《星洲日报》谋生者难堪，我们只是想要表达我们对媒体自由的期许和盼望《星洲日报》高层能够聆听我们的声音。

我们只是关心华文报业的前景，并不是受人唆使摆布的愚民，我衷心希望大家不要侮辱了大专生的判断能力和智慧，大专生也有明亮的眼睛来判断是非黑白，并不是被人牵着鼻子走的傀儡。





系列十八

告年轻人的公开信： 请赴一场不一样的约会

29. 11. 2006

李凯伦

青年组织Y4C负责人，维护媒体独立撰稿人联盟（WAMI）成员

【编者按：作者所指的约会即12月1日的“黄丝带之约：与马华领袖喝茶救媒体”交流会，详见本书第三章专辑2。】

年轻的朋友们：

十二月一日，星期五，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日子？除了全世界都会记住这一天是世界爱滋病日，也是红丝带的日子，届时大马的年轻人会有什么活动？是不是提升各界人士对于爱滋病的认识与醒觉？除此之外，大马年轻公民在这个十二月一日还可以做些什么？有什么可以让我们的年轻人可以过一个特别的十二月一日？

除了红丝带，还有黄丝带！十二月一日，一群年轻人将赴一场黄丝带之约。到时马华大厦将会聚集了手戴黄丝带的年轻人，一起与马华领袖喝茶讨论怎样拯救已经面临严重亏损的《南洋商报》。

除了黄丝带，还有喝茶！我们希望通过喝茶来表达我们对于马华在2001年收购南洋报业的不满，更希望马华可以马上把现有的股权售卖给华社。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马华领袖可以聆听年轻人的声音，履行他们一直想接近年轻人的目标。此外，身为读者的一群，我们有义务告诉马华公会有关我们的看法。

身为年轻人的我们是不是已经习惯由大人或者政府来决定有关我们的不同事物？我们到底在这个社会处在于什么样地位？我们的声音是不是有被重视？我们能否言之有物，还是一直被看成不成熟、缺乏社会经验和热血过头？

第二辑：黄丝带运动评论系列





十二月一日，我们将破天荒与马华领袖喝茶。我们很想知道与马华领袖喝茶会有什么不同。我们很想知道到底喝茶的效果到底可以有多大，到底可以改变些什么。

更重要的是，大家有没有和马华公会的领袖喝过茶？与马华领袖喝茶跟我们在Mamak檯喝茶有什么分别？与马华工会领袖喝茶有什么乐趣？为什么要与马华公会的领袖喝茶？除了喝茶，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

由于很多高官领袖都是高高在上，完全没有能力或者努力学习如何与年轻人打交道，因此很多年轻人都没有与马华领袖喝过茶，但这并不出奇。反而如果我们当中有哪位年轻人时常都有机会和马华领袖喝茶，那才是新闻。

我们要强调，年轻人表达意见可以很生动，更时常可以很有趣。由于平时缺乏表达意见的管道，缺乏学习表达意见的机会，导致许多年轻人被看成是不理性、冲动和缺乏智慧。这种刻板印象是我们想要打破的，难道这不就是年轻人学习的过程吗？我们知道很多年轻人对这个社会很不满、不忿，因此我们决定用喝茶来表达我们的声音。

除了喝茶，到时我们可以唱歌，可以玩音乐，可以画漫画等行动来表达我们对于正当控制媒体的不满，更反对媒体惨遭垄断的厄运。虽然议题有点悲壮与严肃，但也不用牺牲，只要年轻人愿意站出来，用创意来表达自己的声音将可以为社会带来一股新的力量。

我们要告别政治是肮脏的观念。我们可以通过喝茶来参与政治。我们希望通过喝茶可以把被搞得乌烟瘴气的政治，变得不会那么肮脏。当然我们也非常清楚，纯粹只是喝茶并不能马上实现新闻自由，但是它是一个累积的过程。首先要踏出第一步，体验行动所带来的启发，让自己可以在过程中变得有力量。这也是年轻人成长过程中重要的部分。

最后，请大家记住啦：十二月一日，是我们和黄丝带的约会。带一条黄丝带，一个纸杯，一包茶袋，一颗炙热的心，让我们一起——喝清茶，救媒体，争自由！





系列十九

张晓卿应急流勇退

30. 11. 2006

李万千

资深双语评论作者，曾任董总执行秘书；维护媒体独立撰稿人联盟（WAMI）成员

从张晓卿回应颜清文的复函中（2006年11月22日言路版），张晓卿表明赞同颜氏维护正义的说法，声称与的办报理念十分契合。但他否认“联同马华公会收购南洋报业”，而且认为“有关‘垄断’中文报的指责，所诉诸的‘正义’标准，恐怕是建立在空泛的假说之上。”

他否认以出版法令作为垄断华文报的工具，认为这是“张冠李戴”。他表明《星洲日报》和《光明日报》向来反对出版法令不遗余力，希望结合民间的力量，要求政府放宽乃至废除出版法令。因此，在这方面，与颜氏的看法一致。

张晓卿也完全同意颜清文所认为的，没有必要收购南洋报业控股来宣传个人的名誉和增加收益。他甚至说，如果要每年多赚马币一两千万元，大可不必收购目前已经亏损的南洋报业。

连同马华收购南洋已非机密

不论张晓卿如何否认他在五年前“联同马华公会收购南洋报业”，这毕竟是已经浮出水面的事，早已不是什么“商业机密”了（张晓卿也承认过“有幸参与”其事）。

第二辑：黄丝带运动评论系列





何况我国90名评论人，还因为他的“助桀为虐”而停止供稿给包括《星洲日报》和《光明日报》在内的四家报章（另两家为《南洋商报》和《中国报》）。评论人如此声势浩大和持续的维护媒体自由的抗争行动，是绝对否认不了的！

张晓卿控制我国中文报业约85%市场，是活生生的事实，不是什么“空泛的假说”；而启德行集团董事长刘瑞源个人的三项献议，所提出的解决方案就更加具体了，即：

- 一、献议张晓卿把所有拥有的南洋报业股份，全部分售给华社。其具体做法是，由本人出面，接受张晓卿售出所有南洋股份，并负责交割；然后再把所有的南洋报业股份转售给华社，以保证交易顺利进行。同时约定，购买这次南洋报业股份的任何公司和个人，其拥有的股权不得超过5%。
- 二、献议其他拥有南洋报业股份的股东，也比照上述方式处理。
- 三、本人承诺，本人负责筹资马币500万元捐助华社，支持购买南洋报业的股份。

张晓卿急流勇退的好处

如果张晓卿收购南洋报业，有如他所表明的志不在赚钱与扬名，那么，俯顺社会的公意接受刘瑞源的献议，将是最积极的作法。笔者认为张晓卿如果能够急流勇退，至少有以下几项好处：

- 一、真正体现他所表明的“希望结合民间的力量，要求政府放宽乃至废除出版法令”的立场。因为反对《1984年印刷机与出版法令》，要求媒体自由应是我国媒体的当务之急。
- 二、响应47个公民团体广具代表性的诉求：马华公会及张晓卿应脱售他们的南洋报业股权予无党派背景的买家，并确保过程透明，同时结果将使马来西亚媒体的所有权更为多元和扩散。





- 三、可视为2001年以当时马来西亚中华工商联合会会长林源德为首，主要成员包括胡万铎、颜清文、陈友信、林锦胜、邹寿汉、陈凯希及郭全强等组成的财团的收购计划的延续。
- 四、在新的基础上促进各媒体的良性竞争，维护消费者、新闻从业员及各有关员工的副利。
- 五、为改善评论人与媒体的关系提供有利的条件。

利润动机与软权力争夺

张晓卿若能急流勇退，就是实践他所标榜要建立的“和谐健康媒体”。否则，说什么“从不计较个人的毁誉”、“希望由优秀的中华文化来垄断报业，全力维护华人应有的权益，唤醒东南亚的中华之魂！”云云，恐怕都难以掩盖他对“‘经济中国’的利润动机”。

企图垄断我国中文报业，除了“利润动机”之外，更重要的也许是准备借助“‘文化中国’的巨大动力”，趁着中国崛起所掀起的“中文热”，加入“改变全球软权力版图”的争夺战，希望有朝一日，能够成为像澳洲的梅铎（Rupert Murdoch）或加拿大的布莱克（Conrad Black）一样的全球报业巨子。

在全球化时代，建立中文网络以打破西方媒体的垄断，固然是必要的；但它应该是服务于去帝国的垄断，而不是以另一个帝国/次帝国的垄断来取而代之。在还未享有媒体自由的马来西亚，搞媒体垄断的应是党国资本或其朋党的特权，是扼杀媒体自由的元凶。

民间办报，难道不应该守望相助，才能生存及发挥它的社会功能吗？





系列二十

张氏的中华文化与软权力

2. 12. 2006

黄文慧

BBC驻马来西亚特约记者，维护媒体独立撰稿人联盟（WAMI）成员

黄
丝
带
飘
扬
：
2
0
0
6
马
来
西
亚
反
对
媒
体
垄
断
运
动
实
录

我一直相信大马华人和全球华人的眼睛是雪亮的。所以，528后爆发的反垄断抗争运动不是偶然的，它反映大马华人社群5年来突破舆论被操控的努力是深有理据的。

当年张晓卿并没有为他所谓的“垄断报业的中华文化”下一个定义，所以，我们难以明确的知晓他所谓的“垄断报业的中华文化”为何东西。

如今，张氏在他成功收购南洋报业后，是否意味着他自己或他的集团就是代表所谓的“优秀的中华文化”了吗？那么是谁判定了他就是优秀的，而不是良莠不齐的一员？

更重要的事，如果真的是优秀的中华文化，又何必去垄断华文报业呢？难道市场和读者不懂得去芜存菁吗？

前几天，马来西亚张氏联合总会筹委会发表的联合声明：“全力支持张晓卿收购南洋报业”，说“张晓卿具有世界观的眼光和宏观性的思维，是全球华人有目共睹和认同的，而他今天在世界舞台的成就，是值得我们炎黄子孙作为学习的楷模。”





以东西文化对立面为自己涂脂抹粉

这一点我一定要大声说明，至少深为全球华人之一的我可不认同张氏的一些作为，更不认为是我们炎黄子孙学习的楷模。我认为该筹委会不能单纯以为张氏控制了大马最多的华裔读者人数，就代表多数人认同他的，这里头实有很大的谬误。

至于张氏的世界观，更加让我困惑不安了。从张氏统霸中文报业的言论里看到他的国际观都是以中华世界为主轴，对许多人来说这显然也很稀松平常；可是不寻常的是，他是以唱和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对立”来合理化自己建构的中文媒体霸业。

固然中西方文化的关系是千丝万缕，但是张氏只摘取了它们的对立面来为自己的霸业涂脂抹粉。这个吊诡的论述就只是那么一套“因为西方媒体的强大，所以，要壮大中文媒体，职是之故张氏为扩大他的霸业而‘侵占’其他的华文报业是合情合理的，华社要支持，因为我们要对抗外敌。”

这种以仇外情绪来提升自己的威望和合理化自己的手法，许多第三世界的独裁领袖都屡试不爽，政治学者长期以来都对这种手法大力批判，想不到张氏也流行这一套。

谁逼《星洲日报》大量选用西方新闻？

张氏曾提到：“我们不能再依附在西方强势媒体之下，接受无理指使和干预。”

既然张氏对西方强势媒体深感避忌，惴惴不安，旗下的华文报业理应不用再摘译强势的西方媒体如综合电、路透社、美联社等外国通讯社的国际新闻，以证明张氏的报业是“不依附西方强势媒体，也没有接受无理的指使和干预”。

其实，我还是想问的是：张氏旗下的报业杂志等长期以来是自愿的、大量的摘译外国通讯社或西方媒体的评论报道、照片等，还是有哪一家西方媒体干预和指使了他的媒体呢？





他今年10月在发表〈中文报业的五大改善空间〉时说到：“中文也许还没拥有世界，但世界拥有了中文，也让中文可以拥有世界的梦。因而中文媒体成为这股文化新浪潮的载体，不仅载负了‘经济中国’的利润动机，也载负了‘文化中国’的巨大动力，势将改变全球软权力的版图。”

这一段读来我们就可以看到张氏要借用中文的力量来圆其独霸世界华文媒体的梦！如果由文本上来解读，这勾勒出来的愿景不仅仅是中文在未来的影响力，而是张氏掌控的中文媒体如何在全球化的浪潮下，统霸中文媒体世界，形成一股新的软权力。

根据美国学者Joseph S. Nye的定义，软权力是一种为获得相关成果的能力，以便别人要你所要的；它是一种通过吸引力而非威迫来达成目标的能力；它通过说服他人来追随或同意其所要塑造的行为规范与习惯。

不落张晓卿手就有可能换业主

所以，我想必张氏一定看到中文媒体未来在全球无论是塑造软权力，和巨大的商业利益的关键功能，所以才汲汲于经营一个强大的国际中文媒体集团。因此，张氏的目标何止是区区的南洋报业！他要的是一个国际性的、权威的中文媒体集团，马来西亚的市场只是他的立足点。不过，大马的华文报业市场一直以来都极具竞争性，所以，在遥望全球的中文媒体市场时，为了保障后院的基础，他不惜一切代价并购主要的竞争对手，短期的名誉或金钱损失对他来说微不足道。

所以，当张氏日前在回应颜清文时说：“如果我要每年多赚一两千万令吉，那我大可不必收购目前已经亏损的南洋报业”，这句话乍听起来有条有理，可是深思一刻，我们就知道大有问题了。

因为，一个亏损的南洋报业，只要一天不落入张氏手中，就有可能（由马华手中）转换老板，就有可能在良好和专业的管理下起死回生，蓬勃发展，进而可能威胁到张氏的利益，张氏一代报业霸主的





地位！所以，一些人一直为张氏收购南洋歌功颂德，说他意在挽救南洋，但是论者能否定当年马华收购南洋报业时，张氏的“策略性角色”吗？这种颠倒是非的论述是张氏式的中华文化吗？如果张氏与马华当真要挽救南洋报业的话，请高抬贵手，快快退出南洋集团吧！

正如Thucydides所说的，“攻占了你，我们不仅扩大了版图，也增加了我们的帝国的安全”。也就是为了张氏媒体帝国的保障，南洋报业被收购，脆弱的《东方日报》在这三年来也遭到帝国的戎兵围堵。

张氏只是在使用软权力，也就是说服力来建立他的帝国吗？如果真的是，为何许多报贩只能售卖四家华文报，而不能售卖《东方日报》呢？为何一些报贩不得不遮遮掩掩的卖《东方日报》呢？为何一些《东方日报》报贩会被不明人士跟踪呢？售卖报纸可是堂堂正正的事业，为何今时今日要如此坎坷艰辛呢？许多报贩很多时候赚的不过是蝇头小利而已，为何要受到报霸的欺侮呢？所以，由此可见，一颗嫩芽如《东方日报》尚且要除之而后快，其他的就不用说了。

张氏在回应颜清文一文中也提到“从当年的收购风波，到目前有关‘垄断’中文报的指责，所诉诸的‘正义’准标，恐怕是建立在空泛的假说之上”。不过，我想《星洲日报》诸公一定看到，当大学生在《星洲日报》面前请愿抗议垄断时，那横摆在他们面前的两辆拖格罗里是什么呢？支持正义的大报需要出动大罗里吗？那不是对‘正义’的最大讽刺！

手无寸铁的大学生为反垄断静坐的那一刻开始，就已经为霸业敲起了一记警钟，因为霸业的大尾巴拖着“公信力匮乏”的魅影！

所谓的“中华文化”或“中文的软权力”完全是张氏为自己扩张他的报业版图，用来涂脂抹粉的糖衣吧了！

我也相信真相不会永远被蒙蔽。所以，在未来的日子里，让我们来静观其行吧！





系列二十一

从马来西亚政治窘境看 报业垄断危机

5. 12. 2006

彭雪琴

马大理学院科技管理系4年级,《南洋商报》专栏评述员

黄
丝
带
飘
扬
:
2
0
0
6
马
来
西
亚
反
对
媒
体
垄
断
运
动
实
录

在资讯迅速流通的现代社会,资讯、媒介成为了时代的代号,决定了时代的主流与非主流。在铺天盖地的宣传效应中,媒体甚至决定了社会的价值取向。美国媒体的正面报导,一度让许多美国人认为攻打伊拉克的战争是正义并不具争论性的。中国媒体对于“六四事件”的刻意掩盖,让许多中国青年对当年的热血澎湃印象不再。

无论是何种主义统领世界,媒体的力量永远是不能被小看的力量。有道是,再深的记忆,也比不上浅蓝色的墨水笔。记录,决定了人类记忆可以被储存的期限,决定了人类历史中需要被发扬的片断。媒体拥有的不仅仅是记录能力,更涵盖了宣扬、传达的技术,因此,媒体对人类活动世界的影响是异常深远的。

当媒体肩上背负如此巨大的能力后,它被附上了深切的期望。人们开始喜欢称媒体为公正、正义的公器,更希望它辗转成为第四股权力制约当权势力的任意妄为。在美国,媒体大亨梅铎旗下资产无数,报业、广播公司更是不计其数。近日,其旗下《纽约邮报》更公开挺希拉里,这些在美国都不会是新闻。因为,美国拥有广阔的言论自由空间,拥有更广大的媒体业巨子。梅铎是媒体大亨,可是却始终不是美国广大媒体的掌控者。





自由市场畏惧政治操控

马来西亚的民众对于媒体经营必须时时警惕，因为，政治气候的迥异决定了本土自由空气特别稀薄。再加上商业市场上的肆意垄断，马来西亚的媒体自由指数绝对会剧烈压缩。自由市场畏惧政治操控，因为政治扭曲了自由运转的内涵，甚至将市场利润转化为政党利益。自由市场也畏惧巨霸垄断，因为，其他的同行没有发展的空间，市场不再有选择的自由。当这双重现象同时显现在国家的媒体之上，它更形塑了另类的专权，不是政治专权，是舆论的专权。

马来西亚的出版与印刷法令注定了媒体经营的有限与艰辛，因此，不是有钱就可以经营媒体。当已经极其有限的媒体还要为某个财团所占有的之际，基本上已经没有所谓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说。同个雇主之下，以不同集团名义运转的公司，就好比同个联盟阵线中的个别政党发展；除非有人认为，当国阵旗下的马华、国大党相互发表政见之际，也是所谓的百家争鸣，那本地媒体确实也还具有相当多的独立性。然而，独立性是这样诠释的吗？

垄断，在西方早就被认知为危险的商业行为，对于消费者的弊害是极其深刻的，因此，澳洲媒体法律规定城市市场至少要有5家不同媒体的声音，当然，这所谓的5个不同声音不会是指同个雇主底下的不同经营模式。只有在发展中国家，还有许多人对于垄断现象造成的危机蒙然不觉。

堂堂大报以匿名作者油饰粉妆

当张晓卿不断宣示资讯高度流通的当今社会不存在垄断之际，不要遗忘属于发展中国家的马来西亚，报章还是普遍阅读的工具，更是资讯广泛提供的通用媒介。

占有了85%的报业市场，就等于占据了绝大部分的资讯流通管道。尤其是观察《星洲日报》“沟通平台”近期的文章，让人痛心疾首的是，沟通突然之间变成了单向的传达讯息管道。只有一方面一味在





为自身宣扬信念，却打压了其他意见的发表。更荒唐的是，堂堂的一大报业沦落至引用不知所谓的无名氏或匿名者来为收购行为油饰粉妆。这种变相的报业，怎么不让多年来支持马来西亚报业的读者为之心寒？

反对媒体垄断，不是抵制现有媒体，只是要向媒体巨子与政界人士表达，媒体不仅仅是资本的工具。不要忙于利用媒体为自身油装粉饰，让民主制度下的传声器失去存在价值。当年胡文虎、陈嘉庚本着为华社贡献而肩负起办报的艰巨任务时，绝对不会希望媒体称为某财团的发声管道，更不会为了利益典当舆论自由的发展。如果，媒体通过对政府的舆论支持，来谋求建立话语霸权，换取最终实现其商业利益的最大化，这样的媒体又还有什么值得期待的？

无可否认的是，独立至今，马来西亚报业媒体对于社会公益事业是不遗余力的。马来西亚华社的教育可以在这片土壤开花结果，报业的功劳绝对不可磨灭。在各大报业中，有许多媒体从业员，也仍旧热爱媒体自由，一心为媒体奉献。然而，时至今日，社会群众对于媒体的要求日渐提升，不仅仅是为社会的公益奉献，更必须确保其独立性与公正性。对于媒体工作者，需要的更不仅仅是尽忠职守，还要能够超越现有局限，打破媒体的种种设限，才能赋予民众更大的知情权。

媒体大亨张晓卿说，为了建构文化中华，并购报业才能抵制西方霸权。文化，是全民族共同信守与坚持的民族特色，然而，以何种方式去拓展文化却还是见仁见智的。凌驾于文化建构之上的，是价值的再造，媒体的舆论空间决定了价值再造的碰撞与宣扬；单一化的发展只会剥夺社群对于价值的再造与认知。一个没有正确价值认知的社群，就只能是随波逐流的乌合之众。

报业，作为市场上的商品，在资本社会中没有权利决定自身的雇主，更摆脱不了政治大气候的限制。唯有受众对于经营的明确认知，向大环境的权力掌控者宣泄所存在的不满，向媒体宣告自身所期望的媒体发展，才有助于媒体往健康模式发展。





系列二十二

断奶不是这么容易

7. 12. 2006

何智强



你今天不看报纸，心里会不习惯吗？

或者问，你今天不看《星洲日报》，会全身不自在吗？

从小我们被教导：每天要看报纸，学会关心社会，关心时事，将来长大才不会做个独善其身、自私自利的人。

我从小是看《星洲日报》长大的。我的老爸小学没毕业，平日不看书，《星洲日报》是他下班后的唯一选择。耳濡目染下，我和弟妹们也一直是《星洲日报》的忠实读者。像我们这样，70年代前后出生，接受华文教育熏陶，吃《星洲日报》资讯奶水长大的一代，我想为数不少吧。

我曾对《星洲日报》深信不疑

高中毕业到台湾升学之前，《星洲日报》在我心目中的形象是：捍卫华社，代表华人表达心声；勇于表达真相的媒体。报纸的新闻报道，我深信不疑；主笔的社论，是我理解国家大事、判断是非的重要依据。

1987年茅草行动，我身在台湾，为跟进事件的发展，特地写信请家人把《星洲日报》的新闻剪报寄给我。过后《星洲日报》被下令停刊，复刊后陷入困境，张晓卿的接管行动，广受赞扬肯定，我也因此对其“正义至上，情在人间”的办报理念敬佩不已。

第二辑：黄丝带运动评论系列





当年台湾正值解严初期，媒体仍受严格管制。好一段时间，我一直不明白为何报纸只有区区3大张，字体小得要用放大镜才能看得到。蒋经国逝世，李登辉上台后，报禁解除，民办报纸、独立报纸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言论开放后，台湾的政治活力和民间力量才得以凝聚和开展。我在这段时期体验了台湾的民主化进程，也领悟到媒体作为“第四权”的重要性：媒体只有独立自主、抗拒垄断，政治和社会的真相才得以呈现，民智才能得到开启，国家的现代化及民主化才可能实现。

媒体的平衡报道和专业评论非常重要。长期在大马阅读片面报道的我，第一次能从报纸的标题风格、报道篇幅嗅到事件的正反两面，让我领略到报纸的新闻角度可以因记者、编辑乃至报社本身的立场而有不同。台湾媒体往往能因应政经局势的演变，对不同立场的专家学者作出专访，并且提供及时而中肯的评论。再次，我知道要时时对媒体的报道保持敏锐的触觉，不可以轻易相信某一份报纸的一切资讯。90年代到今天，台湾媒体虽然走到另一个极端，但是其在2005年的全球新闻自由指数排名为51，是一个不错的成就。反观我国的排名为113，不只落后台湾一大截，还排在许多非洲国家如肯亚（109）、多哥（95）加纳（66）之后，比全世界最年轻的国家东帝汶（58）的排名还差。

媒体市场始终是块大肥肉

1993年大学毕业，我从一个享受了自由空气的地方，回到充满低气压的环境，实在很不能适应。尽管如此，我的资讯来源仍然主要是《星洲日报》。96年开始，为了学上网，我用了4000多块的积蓄去买新电脑，我的朋友赖昭光还特地带我开车，老远跑到当时的Jaring总部去注册上网户口。为什么？只因为在当时，只有上网才能接收到国外不经过滤的资讯。记得当我的数据机联上网际网络的一刻，心中那股压抑已久的闷气，才得以解放。此后，我每天晚上千辛万苦拨号抢线，只为了能看到网上的《联合早报》、《中国时报》及其他网络媒体，呼吸一下新鲜的自由空气。





我在1996年算是少数的上网先驱之一。如今10年了，我国的上网率仍然很低，绝大部分国民的资讯来源仍然是平面及电子媒体。这说明了为何媒体市场在我国始终是一块富有致命吸引力的大肥肉。张晓卿这回垄断我国中文报业，轻而易举地控制近90%的中文读者，是看到了以当今的国情，收购南洋报业带来的企业风险根本就不值得担忧。再怎样，绝大多数华人每天仍然要看《星洲日报》、《南洋商报》、《中国报》和《光明日报》，一份报纸加一杯咖啡的早餐配套，依然是我们每天根深蒂固的习惯。

停订《星洲日报》比静坐更有力量

记得2003年《东方日报》创刊的第二天开始被围堵，我找遍整个巴生的报摊都徒劳无功，直到一名老报贩告诉我，如果卖《东方日报》，他将立刻得不到四大报的供应。坦白说，尽管我已亲耳听见报贩这么说，心里头还是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一年后，我决定将《星洲日报》停掉，改订《东方日报》。停订《星洲日报》的决定，整整花了我一年时间来迟疑、挣扎才真正作得出。虽然说多买一份报纸完全是能力许可的事，这个动作毕竟是我唯一能表达不满的有力途径。想想看，如果有100人，1千人，甚至1万人也决定这么做，不是比到星洲总社静坐更加有力量吗？

不过，我知道自己的想法过于天真，因为当我和身边的家人朋友提出来时，得到的回应是：是吗？垄断真的有这么严重吗？《东方日报》？这么薄，看不惯耶！上网看新闻？眼睛太累了！一天不看报纸？周身不舒服咧！

看来，断奶还是一件很不容易的大工程，反垄断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系列二十三

你以称霸为尊，我以多元为荣

9. 12. 2006

丁国亮

理大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现任职于美资微电子工业策划部门

黄
丝
带
飘
扬
：
2
0
0
6
马
来
西
亚
反
对
媒
体
垄
断
运
动
实
录

我们在课堂上学到的一句话：“爱之深，责之切”，原来就是那么一回事，——正当你对一个人关心备至，不想他误入歧途，看到他犯错的当儿，就要选择对他说忠言逆耳的真话。同理，面对掌控将近90%本地中文报业市场的媒体钜子张晓卿先生，虽然我们都害怕不慎招惹到他旗下媒体百万读者的口诛笔伐，但是我还是不得不提起勇气对张先生表达公众对媒体垄断的疑虑，以免辜负师长对我的教诲。

从张晓卿正式入主南洋报业，截至近期马来前锋报集团与新海峡时报集团的合并事宜，都让我们看到，原本间接掌控媒体的权力，正在集中收紧其直接控制媒体的势力。

媒体原本就不能以单纯的商品来比喻，以“在商言商”的这四个字形容张晓卿收购南洋报业股权之商业交易的当儿，我们也要顾及对此并购行动对新闻与舆论自由的影响。如果还是有人要辩称说这是一个单纯的商业交易，那么南洋报业股权的转让理应通过公开招标来发售，而不是像现在既成的事实那样，涉及股权交易的双方是已经内定了的“密切策略伙伴”。

事实上，商家垄断媒体的行为已经逐渐引发回响，从一群大专毕业生与青年号召的“反对媒体垄断”请愿运动，到现今马来前锋报新闻从





业员对于报章合并的反对，虽然对象不一，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大家对于媒体垄断的担忧都是一致的。

消灭了仅有的制衡空间

基于《印刷与出版法令》及其他媒体法令的限制，在马来西亚，能够创办或拥有主流媒体的业者大都与执政集团拥有密切关系。更令人担忧的是，现今的媒体垄断行动已经不是单单垄断媒体市场如此简单，而是开始将媒体操控权集中在个人或单一集团手中，任由媒体单一业者对媒体的作业进行使唤，这进一步将不同媒体之间仅有的那么一点相互竞争和制衡的空间也给消灭了。

回看马来西亚中文报业近年来的发展，从2001年马华公会通过其投资臂膀华仁控股收购南洋报业开始，我国中文报业原本比起其他语文报业市场相对多元和蓬勃的制衡与竞争的市场生态已经逐渐减弱，直到张晓卿在近期入主南洋报业后，这情况更进一步加剧。

当张晓卿一人已经掌控涵盖本地中文报业市场接近9成占有率的四大中文报章（《星洲日报》、《南洋商报》、《中国报》及《光明日报》）后，面对其他只占有1成市场的微不足道对手，试问，本地中文报业还有什么竞争可言？请问，由张晓卿控制的四大报凭什么让人们信服在他统领之下的各报章仍会坚守让各自编务百花其放、积极竞争以促成读者最大利益的承诺？

自由市场的货物竞争，是建立在产品价格、素质与服务的较量与竞技之上。而媒体市场的多元竞争生态更能够鞭策各报社在新闻的发掘、采访与编辑作业上力求翔实和贴近读者，并积极维持刊物价格的市场竞争力，这一切皆与读者的知情权及阅读意向环扣在一起。同时，媒体也必须通过读者群的支持来赢取广告的收入，继而维持媒体企业的营运，形成了三者相互牵制影响的局面。

明乎此，我们不禁要问，当各家媒体从业团队归于一统，在同一屋檐下的环境内，在资源共享的当儿，是否连记者所采访的新闻与照片也





可以共享？如果不是，那么张晓卿是否能拍胸脯保证其麾下各报社仍然能够像从前一般，每当发掘到新闻的当儿，《星洲日报》的采访主任会特别叮嘱更换文件日期档名，以免让《光明日报》的主任捷足先登？否则我们真的看不到四大中文报社在“同一屋檐下”的良善竞争结果！

报社间的“殖民”作业

由张晓卿统领的近期报业市场整合行动，已经将本地各大中文报社之间原有的竞争化为妥协，把昔日的竞争对手变成同僚，结果被张晓卿的媒体企业雇员吹捧为单纯的商业行动其实是强行的殖民手段，将原来的对抗势力收编进而消灭。这可以从《南洋商报》与《中国报》发行事务的合并、原任《星洲日报》高层管理人员的退休人士一再转调成为《南洋商报》的掌舵人，及近来许多《南洋商报》与《中国报》的编务受到“殖民主任”电话干扰种种事件中一一看出端倪。

在报业市场被垄断的情况下，报章作为媒体产品，其内容及素质基于没有竞争而难以提升。对读者与广告客户而言，在选择不多也感到无奈的时候，就算他们发出再多的不满、提出再殷切的要求，他们所获得的答复顶多也只是堂皇冠冕的敷衍而已。因为在现今的中文报业市场内，仅有此家的新闻覆盖率够大、读者群够广，没有外来的竞争与刺激，媒体业者和工作人员又何须殷勤奉行“顾客至上”的待客之道？

中学毕业后，笔者曾在槟城《光明日报》办事处担任记者，并在大学期间于《星洲日报》担任实习记者。笔者是华校生，华校生的其中一项美德就是饮水思源，所以，我从不忘记当初朝日报业对我个人的栽培。然而，个人对前雇主恩情的感念，不应该成为凌驾中文报业整体生态健全发展的借口。

我一再怨其烦的对本地中文报业的统一趋势提出诸多挑剔，并非为了在鸡蛋里挑骨头，而是明确的体认到，媒体垄断不只会导致整体中文报业发展的后退，更同时影响与局限了读者所能够接触到的资讯面向，直接典当了读者的知情权！





我们一直的从拥有百万读者的《星洲日报》，读到反对张晓卿先生垄断中文平面媒体的大专生都是受到不怀好意人士影响的论调。如果11月3日站在各地《星洲日报》报馆前请愿的青年，都是被教唆利用，那么教唆他们的就是热爱媒体的关心与焦虑。要知道，你要选择称霸为尊，我是选择自由多元；不是我们不爱凯撒，而是我们更爱罗马！





系列二十四

给张晓卿的公开信

——张世叔，您保重！

12. 12. 2006

黄孟祚

砂拉越身体力行的环保先行者，维护媒体独立撰稿人联盟（WAMI）成员

黄
孟
祚
：
2
0
0
6
马
来
西
亚
反
对
媒
体
壟
断
运
动
实
录

几年前，我冒昧地拿着一封非政府组织为西伯利亚虎请愿的信，来到您的办公室去会见您的时候，您非常亲切地对我说，您与先父交谊菲浅。这一点先父在世时略有提起，他曾说您是个非常能干的人，那时您还在您舅舅的木山打工。我这样称呼您世叔，应该可以吧！

说起来时间也真是过得太快，三十年前你刚开始创立自己的伐木事业时，因受嫌支持砂共地下武装活动，而与其它一群伐木商一起被监禁，大概是您当时受不起打击而生病入院。世侄当时刚从神学院毕业不久，在您所属的教会担任一名助理传道。那时我对政治有几分恐惧，也有些兴奋与好奇。听说您病了，大家都深表同情，因而义不容辞地与几位同道到您的病房去探访您。您被安排在十多年前已被拆除的诗巫刘钦候医院的1号病房。我们见到您的时候，虽然您的精神显得有些憔悴，可是看到您的床头摆放着一本圣经；还有刚从您手上放下来一册教会75周年特刊，我们立即感到放心了许多。当你开口说信靠上帝最为重要时，我们就很受感动，也解除了我心里的疑惑，相信您不会是个做坏事的人。

张世叔，我这般往事重提绝不是要挖掘旧疤痕，更不是讽刺您的信仰。怎么可能呢？因为我虽然离开了牧养教会的工作有二十多年了，





但我并没有改变自己的信仰。说真的，这些年来世侄之所以投入弱势社群尤其是原住民的社会工作，全是真诚的信仰觉醒所致。您曾说砍伐木材（从砂拉越到印度尼西亚，新几内亚，南太平洋，纽澳及非洲等地）乃遵行家训与实现宗教承诺，藉以让许多同乡及各地的人民获得工作的机会。

我全然认同物质资源的开发对社会的维持是必要的。然而，您必然也熟悉耶稣的教导，“人活着不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相信您一定记得这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包括和平，仁爱与公义。

近年来国内外人权与环保组织对您使用”巧妙的手段”取得各地伐木权颇有意见。数年前绿色和平揭露了您所主导的伐木公司在新几内亚不尊重当地社区的意愿，和违反了该国的法律，又对原住民造成诸多伤害，而令您的高誉大受打击。您曾矢言要将绿色和平控上法庭。可是到了今天您迟迟还没有行动，而该项指控似乎也并未对您的事业造成任何的不利。年前世侄曾着墨提问此事，却即受舍弟警告：“小心，别惹祸上身”。是的，看来您的”社会威信”已超越了你的信仰能耐。

说实在的，我为此感到无限的痛心。我相信您近来在教会讲坛所听到的信息并无改变。圣经记载说人人都有罪，包括您我在内。信徒之所以能够得着上帝的爱与恩典，乃因他勇于认罪。其实奉承着中华文化的您也很清楚：“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知过能改，善莫大焉！”我这么写确实有冒犯之嫌。然而，身为前教会牧者，世侄的无礼应该可以的获得您的宽恕吧！

不过，这恐怕只是世侄一厢情愿的想法。观察世侄近年来的“超越”表现，世侄实在是不能存有太大的奢望。可不是吗？许多教会的牧者在当今的政治社会权力结构下，都承认宗教教导对有权势的社经菁英似乎发挥不了多少作用。

这些年来，你对华文媒体又倍感兴趣，今天在购买了南洋报业的多数股份之后，全国四大报章逾八成的市场已操控在您的手中了。反对





媒体垄断之声正此起彼落，世侄为了您的人身被攻击，品格受质疑感到很不值。可是更令世侄惊讶的是，您对此似乎毫不在乎，不管什么论调，好像都动不了您的决心，仍从容不迫唱着您那捍卫中华文化的曲子。

没有人会否定您旗下的国内外报章杂志对中华文化与知识传播有重要的贡献。然而，垄断会埋伏不义。相信您对圣经中先知的信息不会陌生，就如弥迦所言：“耶和華已指示你何为善，他问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上帝同行。”

张世叔，月前您欢度70大寿，世侄未能向您祝贺，失礼之极。据我所知许多信徒同道到了耳顺之年，往往会更加热诚参与教会事工，也愈能实行上帝的真道，何况您享有古稀之寿。世侄真希望您能回归到刘钦候医院病床上的信心。

12月是普天欢庆耶稣诞生的月份，信徒在此时最关注的莫过于迎接平安，实行仁爱，传播和平与自由。张世叔，您明白耶稣使人从罪的捆绑中获得释放，而垄断却可致使媒体失去自由，因此垄断也是一项罪恶啊！世侄与许多华社一样，已难容忍您那超越众评论的傲慢，而对您的尊敬恐怕也在退化中。但请相信我，我还是爱您的，也未忘记曾在您的床边为您的健康祷告过。只要您愿意，您还是可以听见这祷告声的。而目前一项您可做的事应该就是放手南洋报业吧！

世侄：黄孟祚 敬上





系列二十五

优良媒体人要会脸红

14. 12. 2006

王慧仪

新纪元学院维护媒体自由社负责人



10月17日张晓卿通过Ezywood Options私人公司，收购了南洋控股21.02%的股权，持有南洋股权40%，正式成为南洋报业的最大股东。同时，也成为大马中文媒体的大亨，掌控了中文四大报，把马来西亚中文报业陷入垄断的局面。媒体是作为民主社会第4权，监督政府、社会的公器以传达民间声音的管道。当中文报章都是同一个老板、被垄断的时候，我们的报纸是否还能扮演启迪民智的角色？是否还能秉持独立、自由及公正的立场，报道事实的真相？是否能站在维护读者利益，促进民主社会进步的坚持上做新闻？

《东方日报》东主启德行集团董事长刘瑞源在11月6日向张晓卿献意收购南洋报业股权，并承诺将把有关的股权分割给华社。这项新闻却得到《南洋商报》高层职员不断的炮轰。《南洋商报》副总编辑何财福在“互动部落格”质疑刘瑞源的收购诚意、《南洋商报》助理新闻编辑邓丽华今日也在“互动部落格”指责刘瑞源献购《南洋商报》是一场荒谬、没有诚意的闹剧，并且怀疑有关献购目的是为了“带入个人仇恨、摧毁南洋”。在《星洲日报》的“沟通平台”，星洲媒体集团高层今日首度开腔，为社长张晓卿护航，反驳指张晓卿收购南洋报业垄断媒体的批评。《星洲日报》的董事经理兼集团编务总监刘鉴铨更在《反垄断是我们的信念》的声明中，坚称张晓卿收购南洋报业并不会

第二辑：黄丝带运动评论系列





造成媒体垄断的局面。之前《星洲日报》“沟通平台”更不断的张晓卿护航，声称张晓卿当年救了《光明日报》，现在救《南洋商报》。（只差没有高呼“张晓卿”万岁！）

报业的垄断将使到社会一言堂的情况出现，报章所刊登的消息会出自同一个生产机器、大同小异的新闻、报道角度、价值观、政治立场。媒体被垄断、集团化使读者的利益受损，读者没办法在报章上得到不同的资讯。打开四份报纸，消息和新闻都是相似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媒体报业是否还有竞争，报道更好的新闻来取得读者的支持吗？答案是否定的。我们都了解媒体垄断所带来的后果，张晓卿美其名为华社立言请命，对抗西方霸权。这里面也反映张晓卿的野心——成为东方文化霸主，把中文媒体集团化、建构一言堂的文化霸权。

张晓卿的这个政治动机，我们还能说收购南洋报业是纯商业利益吗？《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这些“护主”的言论报道不是在欺骗读者吗？用张晓卿的大中华文化来掩盖他的媒体霸权野心，在报纸上把张晓卿的“野心”当成“救星”。这种护主的精神使让身为媒体系学生的我，读再多有关媒体、新闻自由的书也学习不到的。亚洲版《时代杂志》在2002年遭到马来西亚禁止发行，当时的亚洲版《时代杂志》主编葛林斐德说，马来西亚这样的举动不会影响他们的编辑政策：“我宁愿不做生意，也不会随意修改我们的意见去迎合任何人。这是我们上班的基础。”我不禁思考大马新闻从业员每天上班的基础在哪里？

如果遗忘了，这里我们可以温习一下华特威廉Walter William的《报人信条》：

- 1) 新闻是一种专门职业；
- 2) 一份大众的报纸应为大众所信赖，如果没有完全做到为大众服务，就辜负了这种信赖；
- 3) 清晰的思考与清楚的表达，正确与公平是良好新闻事业的基础；





- 4) 报人应只写他所深信是真实的事情；如果不是为了社会公益，没有理由为禁载新闻辩护；
- 5) 作为一个报人，凡是人家不愿谈的，就不应把它写出来；
- 6) 广告、新闻与社论，均应为读者的最大利益服务，它们应有一个真实与廉洁的标准；
- 7) 最成功的以及最能取得成功的新闻事业，必须敬畏上帝和尊重人类，坚持超然地位，不为成见和权力的贪欲所动。

最后，我想问问那些替张晓卿涂脂抹粉的新闻界前辈们，你们面对读者时真的不会觉得脸红吗？





系列二十六

谁错误理解垄断？ 刘鉴铨，是你还是我？

16. 12. 2006

陈慧思

独立新闻在线记者，维护媒体独立撰稿人联盟（WAMI）委员

黄
丝
带
飘
扬
：
2
0
0
6
马
来
西
亚
反
对
媒
体
垄
断
运
动
实
录

当星洲媒体集团董事经理及集团编务总监刘鉴铨说，“南洋报业被收购事件，却让《星洲日报》被某些人士套上垄断的帽子，有关的指责一是指垄断大马中文报章的市场，二是指垄断言论空间。不论是第一项指责或第二项指责，其实都是对垄断的错误认知所导致”，我不由得想，刘鉴铨说自己反垄断，却又不支持反垄断运动，是不是对垄断和反垄断运动的错误认知所致？

刘鉴铨在〈反垄断是我们的信念〉一文中写下的这段文字，透射出刘氏对反垄断运动缺乏认识。首先，民间发起的反垄断运动反的是张晓卿垄断中文报业，并非星洲日报垄断中文报业，因此刘氏乱套帽子，说反垄断人士反的是星洲日报垄断中文报业，先就犯了认知上的错误。此一认知错了，刘氏接下来在〈反〉一文中述及的“垄断之说不能成立”的论点，便与坊间的讨论脱轨，成了一篇自设前提、自说自话的文章。

刘鉴铨说自己反对垄断而又不支持坊间的反垄断运动，原因是他不认为“星洲垄断了中文报业”。〈反〉文主要提出，张晓卿收购南洋报业不算星洲垄断中文报业，原因是收购南洋的是张晓卿，不是星洲媒体集团；星洲媒体和南洋报业仍旧是两家互不干涉的上市公司。刘





氏并没有探讨张晓卿一人掌控四报是否已构成垄断，似乎认定只要他可以成功说明《星洲日报》没有垄断报业，那么他便可以宣判反垄断人士的论述不成立。我只能说，这篇出自这名资深报人手笔的声明，是一篇非常取巧的文章，它巧在设定了一个伪问题，然后使上了类似周伯通的“双手互搏术”，自己出招自己拆招，企图营构出反垄断者立场脆弱的假象。

今天收购南洋报业的，确实是张晓卿而非星洲媒体集团，这是毋庸置疑的，迄今反垄断者也不曾错认星洲媒体集团为南洋买家。《星洲日报》今日之所以成为众矢之的，原因是它在这起事件中无法信守新闻专业，反之打压反垄断运动新闻、扭曲事实为老板涂脂抹粉，而非它垄断了中文媒体。刘鉴铨的前提不正确，接下来的论点也就偏离了辩论的中心，令百万无法在《星洲日报》读到反垄断文章的读者模糊了视线，认定反垄断人士的脑袋不灵光、论点不堪一击、反垄断居心莫过于抹黑集企业人及文化人于一身的张晓卿。

张晓卿打压《东方日报》 封闭竞争

指责反垄断人士反垄断是基于对垄断的错误认知以后，刘鉴铨即给垄断下了一番定义，他说：“从商品市场的角度出发，任何的垄断，是以强势力量排除竞争者，封闭竞争空间，享受充份的利益和好处。被垄断的市场，竞争者无法通过价格、品质、技术、产品创新、行销策略来争消费人的购买，进而阻绝了对手进入场，或是在市场中生存的机会。”

刘鉴铨开出“垄断”的定义，为探讨张晓卿是否已垄断中文报业开了个头，可是却没有进一步依据自己的定义探索真相、没有探讨张晓卿一人坐拥四报是否阻截了竞争者在市场中生存的机会。换言之，他开出的“垄断”定义，似乎只担当幌子的角色，而非加强论述的立基点。





且不论刘先生的定义是否符合“垄断”的学术定义，既然在刘先生的认知当中，垄断是这么一回事，且让我们依据此定义去思索张晓卿是否已经垄断市场。

刘鉴铨说：“任何的垄断，是以强势力量排除竞争者，封闭竞争空间，享受充份的利益和好处”，那么《东方日报》创刊初期，张晓卿旗下星洲媒体集团联合马华公会掌控的南洋报业透过封锁销售网、以四报销售权威胁报贩拒卖《东方日报》，期间偷报、劫报、换报事件也屡有所闻，试问，主导中文报业市场的四大报章联手围堵打压一份新生报纸，是否可谓“以强势力量排除竞争者，封闭竞争空间，享受充分的利益和好处”？

此外，张晓卿与政治势力结盟，排除了收购南洋的潜在竞争者，最终达到收购南洋股权的目的，是否也可谓之“以强势力量排除竞争者，封闭竞争空间，享受充分的利益和好处”？

张晓卿一人坐拥二山，占据了马来西亚六份全国性中文报章的四份报章，其竞争者《光华日报》及《东方日报》一者主攻北马市场、影响力有限，一者仍旧在起步阶段、销售网有待建立，未能普及郊区乡镇，比较起来宛若大树与蝼蚁。报章最大的收入来源是广告，张晓卿收购南洋后，可以套餐形式推销四报广告，让广告商以优惠价同时在四份报纸打广告，削弱竞争者的广告吸引力，中文报广告市场从此听凭张氏指挥是指日可待的事。市场落差加上现实限制及政治偏见，这两个小玩家就连体面地生存下来也成问题，又何须谈什么通过价格、品质、技术、产品创新、行销策略来争取消费人的购买？

张晓卿收购符合现今垄断定义

什么叫垄断？张晓卿到底垄断马来西亚中文报业了吗？我想我们有必要认识垄断。英文的“垄断”（monopoly）是从希腊文“monopōlion”一词演变而来，“mono”意思是单独，“polein”意指卖（to sell），词义是“单独卖”；根据严格的学术定义，“垄断”意





指一个市场只存在一家人或一家公司/财团，因此，张晓卿的收购，确实不符合“垄断”的严格学术定义，早前笔者访问的经济学者拉惹拉西亚 (Raja Rasiah) 及媒体学者查哈伦 (Zaharom Nain) 也已经点破这一点。

拉惹拉西亚和查哈伦皆认为，张晓卿一人独霸中文报业不符合“垄断”的严格定义，但是，却已经对中文报业市场形成“垄断式控制” (monopolistic control)。查哈伦接受笔者采访时甚至说：“垄断或是垄断式行为，皆只是文字游戏，事实是，张晓卿已经主导了市场 (dominate the market) 甚至可说已垄断了市场 (monopolise the market)，恐会带来一连串的后果。” (详文见《独立新闻在线》11月3日的报道)

其实，垄断的定义不断在伸延中，今天“垄断”也意指一家公司或财团占有一项商品或服务全部或近乎全部市场 (见 Investopedia.com)；以及一家公司或财团专门操控 (exclusive control) 一项商品或服务 (见网上 The 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ies)；抑或生产一种产品或服务的公司或财团独占 (exclusive possession) 市场，而这种产品又无其它替代品。

换言之，未必一家公司或财团独霸整个市场，才可定义为“垄断”；一家公司或财团占据近乎全部市场也可以被诠释为“垄断”。

因此，张晓卿占据超过80%中文报读者群以及销售市场，想来已符合现有的“垄断”定义。垄断的最大特征是竞争缺席，导致价格高涨以及鲜于回应客户的需求 (见 Barron's Finance and Investment Terms)，张晓卿一人独占四家报社，大幅度削弱了中文报市场的竞争，此垄断特征正是反垄断人士可以预见而欲倾力防备的。

最后，我还想说，刘鉴铨，既然你有心捍卫新闻自由，又何必执著于一个词呢？就算张晓卿占据中文报80%市场不算垄断，难道你就赞成张晓卿收购南洋，窄化中文报业市场和言论空间吗？你说，“《星洲日报》70多年的历史，一路走来，宏扬民主自由，推动多元主义，争取





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已经为反垄断留下深刻印记”，张晓卿收购南洋报业，令分事二主的报纸共事一主，岂非有违《星洲日报》70多年来推倡的多元主义？为何《星洲日报》在这起关键事件上，竟忘了要捍卫多元？

既然刘鉴铨说，《星洲日报》和张晓卿是两码子事，张晓卿收购《南洋》，干《星洲日报》底事？那么作为专业、捍卫新闻自由、新闻从业员福利、有职业良知的新闻从业员，《星洲日报》的同行们现在当做的，不是为文编文为老板张晓卿涂脂抹粉，陷《星洲日报》于不明之地、让《星洲日报》蒙上不白之冤，而是用《星洲日报》报道张晓卿言论的篇幅，积极报道反垄断活动、撰文深入探讨张晓卿收购南洋报业后中文报业必将出现的恶况，甚至领导员工反对张晓卿收购南洋报业（且不用垄断二字），捍卫马来西亚多元的报业市场、弘扬《星洲日报》秉承70多年来的多元主义。





系列二十七

媒体业不能自外于公众检视

19. 12. 2006

余福祺

隆雪华堂民权委员会委员，维护媒体独立撰稿人联盟（WAMI）成员

自张晓卿通过Ezywood Options私人有限公司，向马华投资臂膀华仁控股收购21.02%的南洋报业股权的消息于10月17日传开以来，民间反对张晓卿以一人之力独掌总共占据本地中文报业85%以上市场份额的4大报章之反垄断呼声开始酝酿、发酵。

在部分华团、非政府组织、时评作家、前报人、阅听人等一齐声讨张晓卿以不光彩的台底交易手法购得南洋报业进而垄断本地中文报业之际，平面媒体以及网络论坛也开始出现另一把来自本地中文报业从业员的声音。这些新闻从业员并没有效法星洲媒体高层为张晓卿涂脂抹粉、文过饰非的论调，反而是在批评张晓卿的野心之余，要求反媒体垄断人士注意，他们声讨张晓卿和星洲媒体偏颇编采方针的舆论已经波及无辜的新闻工作者，甚至陷他们于不义的两难窘境。

认清谁牵连无辜新闻工作者

我个人非常同情这些在新闻采访线上踩钢索，在外头时常遭到受访者的刁难、回报馆受到编采部上司的处处限制、在每日的新闻从业大环境下又要对种种操控新闻编采作业的恶法、政府官员如影随形的口头和书面警告，以及党团马仔狐假虎威的电话骚扰和小报告担惊受怕的处境，然而，我不得不提醒新闻从业员们再三思量：反媒体垄

第二辑：黄丝带运动评论系列





断舆论“烧到”普通新闻从业员的眉毛，是因为反垄断人士真的不分青红皂白的为难所有媒体工作者？还是那是身不由己的报馆高层把张晓卿与本地中文媒体业（譬如《南洋商报》）的生计和荣耀捆绑在一起的结果？

我恳请所有对反对媒体垄断运动有所不满的新闻工作者，不妨翻查所有鞭挞媒体垄断的评论文章，看看牵连无辜新闻工作者的论点是对来自《星洲日报》沟通平台的读者投书和部分报界前辈们自说自话的指责别人损害到他们饭碗生计的文章，还是真的来自号召反对张晓卿垄断中文报业的大专青年和时评圈人士？

本地大专青年和评论界人士对本地中文报业的鞭挞，都是针对由张晓卿掌控的四大报处理反对媒体垄断新闻的偏颇编采作业，并没有无的放矢的无故刁难任职于四大报社的朋友。反对张晓卿垄断本地中文平面媒体的大专青年，更没有发起抵制任何报纸的运动。至今，似乎也唯有何智强先生以个人身份表达罢买报纸比静坐更能阻止中文报业垄断的现象。然而，大多数参与反媒体垄断运动的朋友在尊重他的意见之余，并没有附和他的提议。

考验媒体事业态度

我觉得此次的反对媒体垄断运动除了揭露了许多报业垄断对报贩、读者、广告刊户、报业工作者、新闻自由大环境的负面影响外，其实也在试探和考验着本地新闻从业员对待和处理涉及我国媒体业界生态之公共舆论的专业态度。

综观我个人至今在主流报章上以及网络论坛中所接触到的新闻从业员告白，我发现，部分新闻从业员和我国的政府高官一样，似乎都因为接收惯了此前惯常出现在自己任职的报纸中对本地新闻业者的溢美之词，而潜移默化的养成了排斥接受公众批评和检测的思维。部分新闻工作者也隐隐然露出“我们已经被种种媒体恶法和有关部门官员的淫威钳制得这么辛苦了，大家不好再为难我们了！”的心态。





然而，他们忘了不论是媒体，还是政治人物，他们都涉及公共领域事业，甚至有些媒体从业员还是被报社通过种种宣传手法吹捧为报界明星的公众人物；所有涉及公共领域的事业、个人、组织、企业都必须受到公众的检视。公众在检视一项攸关己身权益的公共领域事务后，他们所发表的回馈可能是理性、可能缺乏理性，也可能理性但语气不为被批评者所喜。然而，除非退出相关涉及公共领域的事业或职场，否则政客和媒体人都必须坦然面对公众的回馈，并作尝试出改善。

新闻工作者有更高的道德义务

当然，针对来自读者、公众以及其他各界人士对本地新闻业界乃至编采文化的回馈、批评和建言，新闻从业员不一定要全盘接受，甚至可以否决。因为新闻从业员和所有公民一样皆享有公民自主、自决的权利。不过作为投身架设公共舆论平台、营造对等舆论视角之新闻行业的媒体从业员，他们有着更高的道德义务来树立“尊重他人置喙的权利，和坦然面对公共舆论”的价值标杆。

常常，我们都陷入一个思维盲点，总下意识的认为新闻从业员是对政府官僚和其他公众人物施加舆论压力的人，却没想到新闻从业员身为涵盖公共事务领域的行业，其参与者和工作者也必须接受同样标准的公共舆论之检测。

我们必须体认，这是民主国家，在民主国家的公民社会里，人人皆有权利对攸关己身权益的课题提出回馈、批评和建言。在民主社会的体制之下，在资本主义的市场里，提出置喙者不一定要是政治体制的局内人或相关行业的工作者，今天也不只是局内人才能贡献心力和建言来改变本国高度扭曲的政治体制和媒体环境。

我谨以阅听人的位置来表达对本地中文报业遭到张晓卿垄断后所带来的种种扭曲编采作业的关注，愿张氏旗下企业的媒体从业员不会因噎废食，因人废言。





系列二十八

黄丝带 · 反垄断 · 我坚持

21. 12. 2006
司徒旨祥



黄丝带飘扬：2006马来西亚反对媒体垄断运动实录

2001年5月28日，谦工业（Home Industries）宣布以2亿3012万4961零吉或每股5零吉50仙，脱售南洋报业72.35%股权予华仁管理有限公司。作为全国第二大执政党、拥有百万党员、声称代表马来西亚华社的马华公会，不顾以董教总、雪华堂、校友联总、华研等为首的数十个华团所提出的反对收购立场，以商业投资为由来合理化整个收购计划。马华公会牺牲了华社的利益，还假借民主之名召开特大，企图通过2千余名马华代表的投选来合理化收购南洋报业的行为。

真叫人心痛啊！一向以新闻报道相对性公正而著称的《南洋商报》，它的命运本应由我们这些读者来决定，然而，它的命运竟然是由一群应该受监督的政党的代表们所主宰。至此，《南洋商报》身为监督当权施政的第四权身份一夜间被否决，沦为政党的喉舌。

南洋报变催生了维护媒体独立撰稿人联盟（WAMI）的成立，也随着带动了黄丝带运动。今天马华肯卖出部分的股权，除了政治气候的客观条件以外，WAMI带动起的社会舆论、撰稿人的罢写行动都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没了这种种向其施压的条件氛围，马华很可能到现在都不会售出股权，继续的让《南洋商报》成为马华的喉舌。





2006年10月17日,马华自认有了痛改前非的良机,只要脱售所有南洋报业的股份给适合的人选,人们肯定会对马华另眼相看。因此,马华中委议决通过,假借投资膀臂华仁控股有限公司的决定,脱售21.02%的南洋报业股份予张晓卿控制的Ezywood Options私人有限公司(参阅《当今大马》,2006年10月17日〈二度易主·马华售21%股权·张晓卿成南洋报业最大股东〉)。或许马华会认为这次是他们翻盘的机会,可惜的是,事与愿违,马华在此事件上造就了中文报业陷入被单一集团垄断的泥沼的处理手法,还是遭受到舆论强烈的批评。

鸟笼里的竞争有何意义?

当初被置疑涉及收购行动的星洲集团,曾经在2001年5月30日在报上作出声明反击谣言。到了今天,马华议决出售南洋报业股份予张晓卿,隔天张晓卿旗下的4大报——《星洲日报》、《南洋商报》、《中国报》及《光明日报》同样的也不约而同刊登他的声明,以“张晓卿家族与南洋报业股权表”,力证星洲媒体集团没涉及收购南洋报业,企图把张晓卿从星洲媒体集团中切割出来。然而吊诡的是,批评者事实上从一开始都只是针对握有控制权的张晓卿及替其负责统筹的极高层,何以星洲日报整体主动的和个体捆绑在一起?

我更想问问张晓卿先生,您的4大报真的能独立运作、公平竞争吗?就算互相厮杀,那报份还不是在4报垄断后87%的读者群里,不损您利益的圈圈内打转,这一场鸟笼内的竞争,对您来说那有什么分别?有什么意义?

张晓卿曾在声明中说:“……我们以行动印证,我们积极参与华文报业承担发扬中华文化的意愿;我们希望继续壮大华文媒体事业,建构一个以华人为主的中文媒体网络,全力维护华人读者应有的权益,替他们立言请命,让这个社群的声音和观点能够传播下去,从而赢得别人的注意和尊重。”以上所述,我高举双手赞成!但是有必要收购南洋报业来达成此目标吗?我不得不借此机会向张晓卿先生建议,为了承担发扬中华文化的意愿,脱售所有南洋报业的股份,脱弃霸权的外衣,专心把《星洲日报》搞好,难道不是更好吗?





反收购反垄断前仆后继

11月3日对其他人来说并不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但对于我们一群反对媒体垄断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意义非常的大日子。事因我们曾经同步参与在《星洲日报》总社、槟城办事处及新山办事处三地的静坐请愿。从5年前的反收购运动到现在的反垄断运动,我们不仅获得以前反收购前辈给予的支持,也看到了许许多多年轻人和大专生朋友们自发的出来参加,争取媒体独立自由的重任可说是薪尽火传。我们的坦荡荡,对比《星洲日报》用两辆载满刘鉴铨所谓的反垄断信念的罗里,阻挡在写着”正义至上,情在人间”总社大门前,反而突显了我们的反垄断信念更具正义!

紧接而来的“黄丝带之约:与马华领袖喝茶救媒体”是“反垄断和平请愿”的延续,本来是向马华要求出售其剩余南洋报业股份予非支配性买家,以及呼吁马华议员支持专司媒体法律改革的国会特选委员会/议员连线。可惜的是,马华竟然在官方网页上窜改活动名称,更只字不提媒体垄断与政党拥有媒体的议题。马华在这媒体垄断与政党拥有媒体的课题上的采取模糊不清的立场,避重就轻地回答出席者的提问,这一种没有担当,不负责任,没有远见的危机处理方式,如何能不遭受他人的批评?希望我们能在”黄丝带之约”召集人向马华总会长黄家定发表的公开信中得到马华的重视及认真回答所提出的7个问题,请不要让我再次失望。

和平请愿,不会造成人心惶惶,更甭说社会动荡,它是一个把受害者或不平者的心声传递到当权者的最直接方法。所以,当有人将我们越抹越黑,我们将越走越坚持!

在黄丝带、反垄断运动上,我从不寂寞;争取媒体自由、反垄断,这就是我的信念!





系列二十九

无冕皇帝寒冬中螳臂当车？

23. 12. 2006
谢伟伦
媒体工作者



“事物的本性不会使我们疯狂，唯有不良的企图，才会如此。”

——卢梭 (J. J. Rousseau)

虽然2006年底喧腾一时的新海峡时报集团 (NSTP) 与马来前锋报集团 (Utusan Malaysia Berhad) 合并计划告吹，但我国媒体工业已逐渐被大规模的集团所控制乃不容否认之事实。这些集团依据本身的利益和策略形塑媒介的产制方向，随著这股传播产业“私有化”的风气，传播与资讯体系日趋市场导向，愈来愈多的文化生产操控在大企业手中，不仅产生了社会资讯不平等的现象，更窄化甚至缩紧了多元意见的出口。

然而，媒体市场遭垄断，新闻自由被钳制，不是靠犬儒态度冷嘲热讽，就会自动在社会上消失。一味将对手批作“左青龙、右白虎”，藉由丑化别人来合理化本身正当性的结果，或许亦不自觉地在同样体制下，扮演相同的角色。当某些人忘形地高举正义大纛时，有没有可能，自己就是压迫者，也是被压迫者？人类世界并无形状，由人赋予形状；我们看问题的方法，就决定了我们将在哪种社会里生存；苏东坡和佛印的故事，不啻说明这一点。

第二辑：黄丝带运动评论系列





媒体和阅听大众之间并不只是单纯的“卖方”与“买方”关系，还包括如何透过媒体去展现其意见与生活的社会与文化权利。但在这场“反垄断”的战役中，批判报阀张晓卿及其媒体集团坐拥85%市场占有率，成了唯一的主旋律，毕其功于此战役后，反观对中文媒体长期以来的内容、意识型态、伦理规范、新闻室民主等监督范畴甚少著墨，几乎存而不论。

以台湾气候合理化劳资争议

报业寒冬的寒风刺骨，远在台湾，先是《台湾日报》积欠薪水停刊、《中央日报》熄灯走入历史、《中国时报》解雇工会干部，这几起媒体劳资争议，一方面见证了媒体经营环境的艰难，另一方面则彰显资方以不景气为名剥夺劳动人权。《星洲日报》自2005年8月11及12日起，首先由集团总编辑萧依钊一连两天在“沟通平台”，发布“《中时晚报》即将停刊，《联合晚报》也可能跟进”的灵通消息，“心有戚戚焉”地祝福“相隔千里，奋战两地”的“有理想和良知的媒体人”。

不过，萧氏的感性文字里并未告诉读者：那些与她同样位高权重的“好朋友们”，是如何以“亏损或业务紧缩”为由，以优离优退或直接裁撤资深新闻工作者，或曾以“不能胜任”片面解雇媒体记者、编辑。因为在资本家眼里，媒体工人的劳动力其实只是单纯的“薪资”、“商品”，“创意”、“经验”未必是最重要的，一旦发现你不成成本效益，就会想尽办法让你拍拍屁股走人；这些报社员工的矛盾心情，以及《中时》、《联合》两大报为了自身利益牺牲最基层员工的赤裸裸过程，萧文都置若罔闻。

2006年10月17日，张晓卿成南洋报业最大股东后，《星洲》驻台湾特派员欧银钏陆续在“沟通平台”透露〈台湾近年来5家报纸关闭〉（2006.11.10）、〈发行28年民生报停刊〉（2006.11.30），暗喻在“秋日肃杀之气，冬日寒风迎面而来”的报业环境，暗示张氏入主《南洋》是“结合力量，共享资源，避免因报纸间的恶性竞争而造成的内耗”。同样地，欧文将台湾媒体劳资争议只字不提，为张氏未来可能进行的跨公司整合动作埋下“合理”的气候因素。





忽视弱势他者 不解自身同样地位

囿于缺乏对阶级问题的正确认识,因此在我国,“工人”及其所代表的意义,对许多人而言是一个不甚熟悉但却又不陌生的词汇,不熟悉是因为我们亲身作为边缘或底层劳工的经验有限,但这个词汇却不陌生,因为日常生活里,我们经常看到,甚至接触到他们,或许“他们”就正是我们的父母兄姐亲友。然而,我们究竟瞭解他们身为工人之经验有多少?这些看到或亲身经历的“微观”经验,究竟与“宏观”结构间有著何种关联?如何去诠释这些微观经验?思索之余,社会实践的可能性到底在哪里?媒体内部的反省在哪里?我们又从其中获取甚么样的社会学习?

在这个时候,检验媒体工人的劳动意识与阶级经验,说穿了是因为工作权的保障,其实跟强化新闻自由、新闻自主是有一定程度的关系。任谁都晓得新闻工作标榜客观、公正,但长期以来,除了妆点门面的公关活动外,媒体有著不报自己新闻的陋习,当事件对象是本身的媒体老板时,记者采访权该如何处理?其中牵涉到媒体的经营和管理如何分立,媒体和媒体工作者的自主性才得以伸张?从劳动人权的角度来思考此问题,若媒体工作者的劳动权益无法得到一定程度的合法保障,新闻自主权根本伸张无望。

虽言媒体乃监督权势的第四部门,但谈论媒体工作者的工作权问题,绝非假借社会公器假公济私或为己谋福利——事实上这就是劳动人权的一种!从家庭、学校、医院、工厂、法院到自然绿地,无冕皇帝无不关注儿童人权、妇女人权、老人人权、身心障碍者人权、司法人权、环境人权、文教人权,但如果劳动工作权没有落实在媒体领域里,你的工作权利还掌握在老板手里,你的专业就会受到威胁。

国内每年有逾千件的职灾死亡案例,在未能获得媒体关爱的眼神前,终日在恶劣的劳动条件、残破的劳动法令中求生存。面对没有镜头转播的角落,我们可曾注意过现存于恶劣环境下及危险劳动条件下所勤奋工作的那群经济成就吗?过去,弱势新闻的媒体呈现,常因刻板印象而无法获得社会共鸣,只因它属于少数弱势的声音,与社会的





多数利益无关。但别忘了，职业灾害却是时时刻刻潜藏在你我周遭。从传统产业到新经济，由劳力强度到劳心密集，只要受薪者，就有职业灾害的潜伏危机。相信2006年12月在恶水滔滔中赴彭、柔、森、甲四州采访的媒体同仁，必有所感。

也由于这样的谬误，开启了劳工及工会组织在20世纪后半叶所面临生存及团结上的严峻挑战，对工作场所弱势劳工而言，这个严厉的寒冬，似乎还看不到尽头。而国际组织于20世纪末接二连三制定若干保障劳工的条款与公约，落实程度也不尽如人意。失业规模持续扩大，非典型就业形态从劳动力市场的边缘位置，日见挤进甚至取代典型/正规就业模式，血汗工厂从进步国家的城市边缘，蔓延到后进国家的经济特区与无数的乡镇农村，国家的角色也日益暧昧与矛盾。

藉由教育唤醒意识 提升赋权

“阶级是人们在它走过的历史中间定义出来的。”英国史学巨擘汤普森（E.P. Thompson）曾反覆论证：阶级是行动和关系的历史过程，为阶层研究及马克思主义决定论两方面，提供一向重要的批判，并指出阶级意识是阶级经验的文化表现。除了媒体社会运动，从学校落实媒体劳工意识的教育扎根工作，纳入“工会与劳动意识”的相关知识及认识，传授学生当面对老板恶意解散如何争取自身权益，以及平时参与工会争取新闻自由空间等等，让传播院所传授的知识，不再只是帮助媒体企业培养工作生力军，而更进一步得以具备就业时保护自我以及主动争取权益的能力，毋宁是非常重要的。新闻品质、专业素养、媒体环境与劳动条件这之间是相辅相成相互影响的，有优良的劳动条件与工作环境，新闻品质与专业素养才能有更多发挥的空间，媒体环境始能够获致改善，而媒体内容的提升亦不远矣。

前路漫长且遥远，在这个关键时刻，改革团体或许可以从在意识形态的“阵地战”当中，取得舆论支持、进而持续批判张晓卿的媒体集团，但并不必然带来运动的顺境；从欧美或台湾抗争经验中，参照各种媒体识读、媒体监督和媒体改造等理论上的优势与论点的精辟，展现出长远恢弘的建制与格局，可能是一条突破困境的道路。





系列三十

反垄断运动是千秋大业

28. 12. 2006

郭史光庆

《当今大马》记者，

维护媒体独立撰稿人联盟（WAMI）委员



反对媒体垄断以及政党拥有媒体的社会运动从2001年至今已经迈入第6个年头。

今年10月马华脱售多数南洋报业股权予张晓卿的举动，让原本式微的媒体自由运动掀起另一个高潮，开展另一波的积极攻势，从反对马华拥有媒体到反对张晓卿垄断媒体，从评论人罢写到推动国会成立媒体改革特选委员会。

这场媒体自由运动经历了不同的阶段，顺应着局势的转变发展出不同的应对策略与诉求。

如今，我们要如何看待这场运动的成果与成就？一些朋友认为，南洋报业股权从马华手中转到张晓卿的口袋里，证明张晓卿5年前的行动计划成功落实，完成一统马来西亚华文报章的大业，同时也证明5年来的媒体自由运动，实际上是螳臂当车，对张晓卿和马华毫无影响。

马华何必在大选前脱售南洋？

但是，从马华的角度来看，这个政党并不需要在此时将南洋报业脱售予张晓卿，因为下届大选的脚步已近，若根据砂拉越人联党在今年5月州选上演滑铁卢的成绩来看，下届大选必将为马华带来严峻考验。

第二辑：黄丝带运动评论系列





虽然我们皆清楚知道，在现有的媒体生态下，加上张晓卿与当政者的密切关系，马华与当政者可以通过张晓卿影响大选之前与期间的报章舆论，但是若马华能够直接控制两家主要华文报章的管理层（其中《中国报》还是全马第一销量的夜报），不是更为直接与有效吗？

在距离大选不及1年半，《南洋商报》又斥资准备改版的情况下，为什么马华要急着将南洋报业还给张晓卿？

马华摆在台面上的两个理由：《南洋商报》面临亏损与俯顺华社意愿，前者并不是主要原因，因为南洋报业的亏损是在2006财政年才发生，而且对于第二大执政党来说，600万令吉的亏损实在不足挂齿，要捱到大选后才脱售更不是问题，不要忘了马华还有另一家会下金蛋的《星报》，每年赚取超过1亿令吉盈利。

在大马政治挂帅，资本家只能沦为侍从的政商架构下，张晓卿也不大可能施压马华脱售南洋股权。因此，相信是马华欲通过脱售南洋股权的决定，进一步巩固少壮派上台后大力推动新政的形象，以期安抚因巫统咄咄逼人而不满的党内基层，同时挽回华社的信心。

而脱售南洋报业之所以能够成为一项政治筹码，就在于5年来的媒体自由运动，已经将马华收购南洋报业的行动，变成一项对华社的“罪行”，否则《南洋商报》就不会在报变后面对销量逐步下滑的窘境。

这是媒体自由运动从2001年展开至今，最大的成就。

星洲媒体集团的不安与慌张

再回顾张晓卿垄断中文媒体后的运动阶段，我们可以看到《星洲日报》和《南洋商报》针对反垄断运动所做出的回应和否认是激烈的。《星洲日报》总社前欲阻挡反垄断集会的两辆拖格罗里、《沟通平台》一系列对反垄断运动和网络媒体的污蔑与攻击、《南洋商报》一篇篇对刘瑞源大加鞭挞的文章、《星洲日报》一则则张氏公会对张晓卿歌





功颂德的报道等等，都反映了垄断集团的担忧与慌张。精明的百万读者只要稍有批判精神，不难嗅出其中的心虚与不安。

这是媒体自由运动从2001年展开至今的成果。

执政党同床共枕的帮凶

从全国4地的反媒体垄断和平情愿活动、“黄丝带之约：与马华领袖喝茶救媒体”交流会，到黄丝带运动文章系列，我们看到站在运动前线的脸孔，除了5年前的老战友之外，还涌现了许多更有魄力、更富创意的学生与青年。

这是媒体自由运动从2001年展开至今所累积的筹码，也是运动未来的新血。

尽管垄断集团信誓旦旦将保持中立与专业、维护媒体独立与自由，但是在4大报皆封杀3名马华国会议员和2名州议员出席的“黄丝带之约”、拒登反垄断的评论、低调处理大道涨价新闻后，媒体垄断的恶果已经显现，山盟海誓已经沦为蒙骗读者的谎言；壮大后的垄断集团也依然慑于执政集团的淫威之下，甚至成为同床共枕的帮凶。

预料垄断后的主流媒体将在2007年配合执政集团，大力营造国家独立50年歌舞升平、太平盛世的假象，这出戏将一直唱到下一届大选为止，为形势不妙的当政者歌功颂德、涂脂抹粉，继续狼狈为奸欺骗读者。

因此，反垄断运动接下来的其中一项工作，就是建立专业的媒体监督机制，不断揭穿主流媒体的假面，同时配合其他另类媒体，为读者提供不同角度的资讯。

另外，通过国会改革媒体恶法固然重要，但是若没有群众基础与压力，任何来自当政者的所谓改革也只是橱窗功夫。反垄断运动在争取立法者与决策者支持的同时，也必须持续利用与开发更多管道接触





只接受单一讯息的百万读者，鼓励他们寻找不同的资讯来源、提高他们对媒体专业操守的要求、加强他们对国内媒体生态的认识与分析。

值得肯定的是，媒体自由运动在这5年来达致了不可忽视的成就，累积了丰富多元的能量；但是，无可否认的是，大马的媒体自由的确仍有好长一段荆棘满途的路要走。

因此，须要以更高的角度看待媒体自由运动，它不是三盘两胜运动项目，而是一场促进社会民主、推动国家进步的千秋大业。





第三輯

黄丝带运动活动特辑







特辑一

113: “反对媒体垄断” 和平请愿活动

综述

从筹备、呐喊至反思：“反垄断是我们的信念”

——528之后的另一个花季

■ 陈慧思 郭史光庆 撰写

——横在门前的拖格罗里，
与“正义至上，情在人间”的牌匾相对映

2006年11月3日，约百人走到了《星洲日报》八打灵再也总社的门前，向这家在马来西亚扎根七十年的报社表达反垄断的心声。

最先迎迓他们的，是两辆横在门前的拖格罗里。拖格罗里无声地

请愿者抵达时，愕然发现两辆拖格罗里横在《星洲日报》报社门前。



第三辑：黄丝带运动活动特辑





向集会群众发送“恕不欢迎”的讯息，迫使群众在错愕中转移阵地。随后在警方的强力施压下，静坐请愿活动在一个小时后即匆忙结束。与他们同在的，是槟城、柔佛新山和彭亨关丹三地同样关心媒体自由的年轻人。

反对星洲媒体集团董事主席张晓卿收购南洋报业的请愿活动，在全国四个城市的《星洲日报》报社前展开。在主流媒体拒绝配合宣传的情况下，成功吸引逾两百名追求媒体自由的年轻人参与其中。

在《星洲日报》八打灵再也总社大门斜处，百名身着“反对垄断”四字口号衣的大专生、大专毕业生和公众人士点起蜡烛，照亮他们书写在卡纸上的心语，向以“反垄断”为信念的《星洲日报》（参阅刘鉴铨：〈反垄断是我们的信念〉，载于《星洲日报》，2006年11月2日）表达抗议张晓卿收购南洋报业、一人坐拥四报的心声。



刘鉴铨发表在《星洲日报》的文章，内容阐述了他作为星洲媒体集团高层及一位资深报人的信念和立场。

在槟城《星洲日报》报社前，约60名年轻人激情地喊出反垄断的心志，并且以年轻人独有的创意，制作一份模拟《星洲日报》，“报道”张晓卿向华社道歉及吐出旗下的南洋报业股份。

在柔佛新山《星洲日报》办事处前，约50人唱起了改编自台湾“倒扁运动”主题曲《红花雨》的《黄花雨》，祝愿媒体自由的花朵在马来西亚朵朵盛开、绽放艳彩。

在彭亨关丹，两名年轻人临时“起义”，在《星洲日报》关丹办事处旁为屡遇劫难的马来西亚媒体振言。





隔日出现在《星洲日报》的报道，谨以437字简单交代11月3日的青年反媒体垄断请愿活动。

虽然第二天《星洲日报》仅以437个字报道该报八打灵再也总社前的请愿活动，并且错指参与者大多数为《东方日报》职员，但是，这群年轻人的请愿动作成功发酵，激化了坊间酝酿已久的反垄断运动，对接下来的《黄丝带——与马华公会有约》活动、《星洲日报》学记反垄断运动起了鼓舞作用。

缘起…一个女孩的顿悟

这个反垄断的第一炮活动，发起人是几名无社会运动背景的本地大学毕业生。一切缘起于一个年轻女孩的刹那觉醒。毕业自马来亚大学的顾美盈在去年10月间于咖啡店里应工作需求，如平日一般阅读各大语文的报章。这一天，她突然惊觉《星洲日报》与她认知中的《星洲日报》有莫大的差别；这份熟悉的报章此日以第二版和第三版两大版位报道张晓卿的言论，声势远盖首相阿都拉巴达威的新闻，与作为公器的媒体所应扮演的角色起了冲突。

认知到垄断的恶果之后，她决心发出反垄断的呼声。向朋友探询后，她得知坊间尚无组织发起请愿活动，“逼于无奈”下，她决心自行召集几名朋友，一起走到《星洲日报》总社门前反映反垄断的心声，发挥火种的力量。

她接受专访时回忆说：“为什么社长的言论比首相来得重要？报纸是公器，个人的利益不可凌驾于民众的利益之上，我觉得它过份了，所以想找几个朋友向《星洲日报》进言，表达自己的原则，让它知道报馆不可以把报章这个公器当作是宣传自己理念的工具。”





“我只是纯粹站在一个读者的角度想，为什么《星洲日报》会变成这样。我知道里头有很多人很用心去做，只是作为一个大报，为什么成为一个宣扬个人理念的东西。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是表达我自己的看法，让《星洲》知道这一群读者是看到的，你不可以用牵强的理论来说服读者。”

她指出，张晓卿正式入主南洋报业后，连续一星期的《星洲日报》都以显著的版位报道张晓卿的言论，并没有客观地反映华社的心声。因此她的内心有一股动力，鼓动她站出来反映她的立场。今天回头看活动的缘起，她想告诉张晓卿：“今天其实是你把我们给逼出来的。”

筹备期的抹黑行动…

一个人的想法，牵动了一群人，最后烧起了请愿的火焰。顾美盈指出，原先她纯粹只是邀请有同感的朋友参与，无需耗费太多精神力气即达到反映心声的目的，从未想到要办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垄断活动，最后雪球越滚越大，及至坊间有热心人士赞助T-恤及活动经费，是她和朋友们始料不及的。

筹备过程仅耗时两个星期。在紧锣密鼓的筹备期间，《星洲日报》的“沟通平台”栏位分别刊登了舒庆祥的〈怎能如此对待星洲日报〉和“理大生”的〈令人怀疑的手机短讯〉，质疑筹办反垄断集会的动机，并视之为一项恶意诋毁《星洲日报》的行动。筹办者打定主意不回应，专注于完成手中的工作。

马华公会投资臂膀华仁控股在2006年10月17日脱售21.02%股份予张晓卿之后，坊间45个非营利、非政府团体联署反对张晓卿垄断中文报业。随后刊登在《星洲日报》显著版位的“沟通平台”栏目即大量选刊支持张晓卿收购南洋报业的读者来函。纵然反垄断无法为联署单位带来政治及金钱上的利益，执笔的读者仍不约而同标签反垄断运动分子为“别有居心者”，非议他们恶意攻击张晓卿和《星洲日报》。为免动





机单纯的集会被人抹黑，顾美盈及同伴们决议只允许参与者以个人身份赴会，谢绝团体参与。

顾美盈说：“如果我们以组织团体的形式站出来，他也会把我们当作是反他的第46个团体，因此我想由每一个想表达想法的人站出来表达己见。”

不过，顾美盈的构想苦了在新山同步筹办的洪佩玲。洪佩玲是工艺大学第三年生，通过电邮接受访问的洪佩玲表示，没有明确的发起单位，背景也不明朗，是她在筹办过程中所面对的问题。但是本着对媒体自由的认同与坚持，她还是硬着头皮将工作接了下来。

我反对…我期盼…

与顾美盈相识的马大毕业生余福祺和丁国亮后来都在她的邀请之下，加入了筹办的行列。三人与《星洲日报》皆有渊源，顾美盈和余福祺都是前《星洲日报》学记，丁国亮曾担任槟城《光明日报》记者和《星洲日报》实习记者。

余福祺的出发点非常明晰，他说，他参与筹备反垄断集会的原因有三：

第一，2001年528之后掀起的媒体拥有权课题已然冷却，此番收购重新刺激读者，乃一个新的运动契机；

第二，大学时他比较《星洲日报》和《南洋商报》，发现前者报道学生运动时偏重官方说辞，后者虽已为马华公会拥有，仍倾向于





反映学生的声音。这使他了解到，对新闻自由构成威胁的，除了政党，还包括了企业家；

第三，《星洲日报》利用“沟通平台”制造舆论，把反垄断者归类为罢写评论人、《东方日报》职员、528时期反收购的《中国报》和《南洋商报》旧员，创造出壁垒分明、非此即彼的局面。此活动的意义在于告知星洲媒体诸公：“你们错了，他们以外，广大的读者也不赞同。”



余福祺：“你们错了，他们以外，广大的读者也不赞同。”

他补充说，以前报章皆努力尝试做好本分，然后交由读者评定其报格和功过。可是今日的《星洲日报》和《东方日报》却争相为自己歌颂，取代了读者作为观察者的位置，反垄断的另一层意义也在于解构此一现象。

丁国亮则表达了他对新闻从业员命运的忧虑：“张晓卿拥有太强大的力量，这对新闻从业员而言不是一件好事。跳槽、加薪、员工福利都会成为问题，在一报独大的情况之下，员工有什么条件跟资方谈判？没有，完全没有。”

洪佩玲单纯地本着媒体遭垄断将导致新闻报道不全面、不真实的出发点，希望可以为不平事件作出实际行动、提出抗议。此外，也希望让校园里的学生组织成员，能够有个非一般的活动冲击及体验，通过实践来认识第四权——媒体在马来西亚的状况。更重要的一点是，这是自己心理上的首次突破，尝试在公众场合举办和平请愿。





反垄断后的心理压力…

反垄断的大专和大专毕业生不过是想透过集会表达己见，岂料却为单纯的行为背负了极大的压力。曾在《星洲日报》和《光明日报》服务的丁国亮透露，经过此事后，在四报服务的朋友们皆背地里指摘他“吃碗面，反碗底”（广东俚语，指忘恩负义），前同事纷纷与他划清界限，敌我相分的情况非常严重。

余福祺也指出，参与了反垄断运动之后，在《星洲日报》就职的马大华文学会学长们自然地疏远他，及至他到他们的部落格留言，他们也一概不理睬。他说：“可以感觉到，他们对我有了一种保留的态度。”

余福祺认为，《星洲日报》职员之所以会疏远反垄断的朋友，皆因该报向职员们灌输了一套爱《星洲日报》的价值观，导致他们无法以宏观的角度，思考收购南洋报业对中文报业的负面影响。

与学长因价值冲突而生分，是余福祺在反垄断过程中最悲哀的经验。他说：“《星洲日报》已经制造了一种意识：反对张晓卿就是反对一种价值，一种华人壮大报业的价值，而不是反对张晓卿利益，这是很吊诡、很难理解的。这也让我见识到媒体巨大的舆论能力。除了读者，《星洲日报》职员的思想也被潜移默化地形塑着，这是我们没有看到的。”

洪佩玲亦有同感，她在尝试说服身边的朋友参与他们的行列时，发现“星洲说辞”早已潜移默化在众人的脑海中，即张晓卿其实是在拯救面临严重亏损的《南洋商报》。对她而言，这是主流媒体遭垄断后最明显的后遗症。

洪佩玲是受访者当中唯一的在籍大专生。因此，她还必须面对另外一项心理屏障——《大专法令》。当时的她受到学长的劝告，不以“总负责人”行事，而是担任节目总监，负责协调整个活动流程。





等待黄花盛开日

11月3日，当四地的年轻人准备赴反垄断之约，星洲媒体集团董事经理暨集团编务总监刘鉴铨的声明〈反垄断是我们的信念〉也在当天见报。顾美盈说，反垄断学生见刘鉴铨下笔回应，已然感到高兴和满意。她说：“虽然刘鉴铨的文章有些地方是自打嘴巴，但至少他会用智慧和能力来说服我们了。”



11月3日晚上，年轻朋友擎着蜡烛，提着各种标语在《星洲日报》办事处前提出自己的诉求。

虽然活动完结后，张晓卿没有顺请愿者之意，吐出南洋股份，《星洲日报》也护主依旧，活动召集人并没有因此而宣判活动失败。反之顾美盈、余福祺和丁国亮认为，活动已经达到了预期的目标，即表达年轻人的意见，也在读者群中鸣起一记警钟。因此，11月3日的请愿活动是成功的。

余福祺说，五年前528反政党收购运动播下了觉醒的种子，种子在五年后开出了鲜丽的花朵；今天播下的种子，虽然没有带来现成的收益，可是种子也会默默萌芽、成长，然后在适当时候开出花来。因此，反垄断运动虽然没有实效，仍是值得推动的。

至于张晓卿及其旗下媒体姿态不变，顾美盈说：“我们表达了自己的意见，他们要不要检讨、要不要理会是他们的事情，我们一概不理。”

在丁国亮看来，大专生反垄断请愿活动犹如平地一声雷，晃动了平静的社会，这项活动会不会激荡起更大的觉醒浪花，尚需许多人孜孜不倦的努力。他认为，要突破政商勾结所导致的垄断局面，还需长期推动媒体识读的工作。





对于洪佩玲来说，反垄断运动让许多在籍大专生，在面临来自《大专法令》的白色恐怖、家人与朋友的异样眼光、现场警方监视的重重压力下，依然能够身体力行，以行动证明自己所信仰的价值，不仅仅只是流于口号。

“事过近半年，回头再看，沉淀后的思绪，再经过了一些实际的、与社会贴近的工作，我认为今天的我能承受，真的不言悔、真的认为值得——为所坚持、所相信的价值观而奋斗。”

看来，反垄断不只晃动了沉默的社会，也在青年们的成长过程中，重重地把他们推前一步，推向他们所坚持的价值，也推向更民主、自由的社会。

新一批的种子播下了，有没有人继续浇水、施肥呢？在干枯的新闻自由土壤上，每一颗掌握生机的种子，或许都应该学习自我成长，然后在成长的岁月中相互扶持。时机成熟了，我们会等到黄花盛放的一天。



11月6日，《东方日报》专题报道青年和大专生在《星洲日报》办事处前反对媒体垄断和平请愿活动。





侧写

刘鉴铨在篱笆后的身影

■ 傅向红

为了支持年轻的大专朋友们自动发起的反报业垄断静坐，我在11月3日晚上也到《星洲日报》八打灵再也总社现场。昨晚让我感受到震撼的，不是学生的热情，而是星洲媒体集团董事经理兼集团编务总监刘鉴铨在篱笆后的身影。那一闪而过的身影，叫我想起了1941年美国导演Orson Welles的经典电影著作《大国民》（Citizen Kane）。

“大国民”电影讲述报业巨子查尔斯凯恩（Charles Foster Kane）的一生。影片一开始，由摄影机带领观众进入凯恩那栋在篱笆门上挂着“不准逾越”（no trespass）的私人豪宅，去追溯这位报人的一生。

凯恩死前的唯一遗言“Rosebud”（玫瑰花蕾）引发了媒体的好奇，接着电影便透过媒体记者访问凯恩身边的亲友，由这位记者像侦探一样带领观众去认识凯恩的童年及成人生活，来找出“Rosebud”的秘密以及这位报人的内心世界。



星洲媒体集团董事经理兼集团编务总监刘鉴铨在篱笆后的身影。





电影结束于同一个篱笆门，上面仍然挂着“不准逾越”。原来，凯恩口中的“Rosebud”代表着一段他至死难忘的耻辱：他父母遗弃他的那一天，他手中正好拿着镶有“Rosebud”的雪橇。他一辈子用尽各种奢华、成就来争取社会认同以遮掩这段耻辱，却没想到口中念念不忘的“Rosebud”还是出卖了他内心的秘密。

刘鉴铨篱笆后的身影，就像《大国民》篱笆后的内心世界，充满了荒芜、苍凉及贫瘠。与凯恩不同的是，刘鉴铨并没有用奢华和成就来掩盖自己的内心苍凉，而是用两辆拖格啰哩和三两警车来遮掩其老板张晓卿的垄断行为带给他的耻辱。“垄断”这个字眼对刘鉴铨来说，犹如“Rosebud”对凯恩的意义：充满了耻辱，却又挥之不去。



不同的是，凯恩的篱笆里面就是自己的家，豪华却异常苍凉荒芜，且他的生命就在篱笆内结束；刘鉴铨身处的篱笆是《星洲日报》的篱笆，是张晓卿花钱盖的篱笆，刘鉴铨至少下了班还可以走出篱笆回家去。

在《星洲日报》的篱笆里面，刘鉴铨也是口中念念不忘“垄断”，并写下《反垄断是我们的信念》（星洲日报2006/11/3），虽然说了不少垄断的坏话，但文章还是为张晓卿的垄断行为辩护。这种既厌恶垄断又要为老板的垄断行为辩护的矛盾心态，用精神分析的话来说，就是“身份认同危机”（identity crisis）。

在看到充满理想、没有利益牵涉的大学生，具体清楚地向张晓卿甚至整个社会表达：“垄断不可取”时，刘鉴铨同时也看到过去自己对老板张晓卿的垄断恶行纵容。这就是“身份认同危机”的来源：原来自己和老板的行为有这么多人不认同；原来篱笆外面有不同的声音；号称正义至上的媒体，原来在大学生心目中并不正义。刘鉴铨的矛盾不止反映在他的文章里，也反映在篱笆内向外望的身影里。





凯恩（据说电影是影射报业巨子William Rudolph Hearst）已经死了，走不开篱笆门，亦无法拆毁它；刘鉴铨其实可以离开篱笆，与篱笆后面的苍凉、荒芜和贫瘠告别，跟热情的大学生站在一起，拆掉篱笆、推开啰哩、用《星洲日报》的力量向警察说理，捍卫宪法赋予公民们的集会自由！用《星洲日报》的力量，向出版准证与印刷法令说不！用《星洲日报》的力量，向张晓卿的垄断行为说不！

刘鉴铨先生和《星洲日报》的“身份认同危机”不能靠他人来解除，只能靠刘鉴铨和《星洲日报》自己。用《星洲日报》的空间假假反垄断的言论，只会徒增《星洲日报》的身份认同困境。虽然昨晚刘鉴铨用啰哩和警车来招呼热情的大学生，但是我相信热情有理想的大学生愿意跟刘鉴铨站在一起，如果刘鉴铨愿意从篱笆走出来，用行动证明反对垄断决心，而不是用《星洲日报》的空间假假反垄断。

（转载自《独立新闻在线》，2006年11月4日，URL：<http://www.merdeka.com/news.php?n=2876>）





【附录一】现场报导

读者高呼支持刘鉴铨反垄断 警察荷枪实弹制造紧张气氛

■ 林宏祥 报道

约150名来自大专、评论界的中文报读者齐聚《星洲日报》八打灵再也总社门外，高呼支持星洲媒体集团董事经理刘鉴铨反对媒体垄断，并引述其文章题目“反垄断是我们的信念”，向篱笆里面的《星洲日报》高层传达强烈的“反对媒体垄断”讯息！

群众在集聚超过一小时后离去，现场在和平的气氛下结束。

集会开始20分钟后，气氛一度因便衣警察发出强烈警告，命令集会在三分钟内驱散，否则将逮捕现场人士而紧张起来，其中一些警员更以荷枪实弹装备起来。

经人权工作者郑立慷与警方不断交涉后，方得以延长集会时间。

在超过一小时的集会中，刘鉴铨隔着篱笆观望群众，《星洲日报》更有摄影记者在场拍照。此外，《星洲日报》文教组职员陈莉莉也人在现场，聆听现场大专生、中学期间曾任《星洲日报》学记大专生高唱《学海之歌》，陷入“四面楚歌”的情景。

由于集会者发挥强烈的“反垄断”意志，坚持行使在宪法保障下的言论自由、集会自由，最终《星洲日报》在压力下派出公共联席经理刘昆升，从集会主催者顾美盈手中接过备忘录。刘昆升郑重声明，《星洲日报》无权代表张晓卿去接受任何备忘录，他只能代为转交给他。





“反垄断之伞”

现场采访的媒体有《八度空间》、《ntv7》、《马新社》、《东方日报》、《独立新闻在线》和《当今大马》。集会开始前，这些媒体的记者及摄影员步往《星洲日报》总社拍摄外景时，受到保安人员驱赶。

傍晚7时30分以后，已有大约一百名抗议张晓卿垄断中文报业的中文报读者聚集在《星洲日报》八打灵再也总社门前，把窄小的空间挤得闹哄哄。

一些抗议者高举“民间力量反垄断”、“垄断=否决新闻自由”等海报，表达反垄断心声，其中一名具创意的抗议者更打其一把挂起“独霸天下”、“报业垄断”、“难得民心”、“张氏王朝”等反垄断字句的“反垄断之伞”，嘲讽收购南洋报业后独霸中文报业的张晓卿。抗议者也穿起写着“反对垄断”四个字的白色T恤，为气氛加热。

现场更有者为“新闻自由”筑起纸墓碑，点燃白蜡烛，向死去的“新闻自由”哀悼。

多名大专代表、评论人、非政府组织代表致词时获得集会者的响应，集会者高举“蜡烛”，愿能照亮“新闻自由”的路。集会者在结束前更高举已经吹胀的气球，与其说“捅破媒体垄断”，不如说刺穿2001年5月28日的谎言。



年轻的请愿者高举醒目的标语，希冀张晓卿能回应广大读者群的心声。





星洲日报与张晓卿划清界限

“反对媒体垄断”集会虽只有大约150人参与，然而群众却经得起“警察多次恫言逮捕”的考验，“反垄断”意志坚决，逼使《星洲日报》派出星洲日报公共联系经理刘昆升接见集会主催人。



《星洲日报》公共联系经理刘昆升在总社接见集会主催人顾美盈，并即时发表了简短声明。

这次活动主催人顾美盈在警方的带领下，走到《星洲日报》门口，将备忘录交给刘昆升。刘昆升向在场的记者发派英文及中文版本的声明，郑重表示“没有权力代表张晓卿先生去接受任何备忘录”，只能代为转交给他。

以下为声明原文：

张晓卿先生收购南洋报业，是公开的、合法的商业行为。

张晓卿先生收购南洋报业，不是星洲媒体收购南洋报业。

两家公司都是上市公司，必须遵守上市公司的各项准则，也必须向各自的大小股东负责。既然收购事件跟星洲媒体无关，任何关于反对收购南洋报业的备忘录，我们没有理由和法定地位去接受。

张晓卿先生目前在国外公干，他没有授权任何人代表他处理此事。

我必须郑重声明，星洲日报没有权力代表张晓卿先生去接受任何备忘录，我只能代为转交给他。

刘昆升

星洲日报公共联系经理

2006年11月3日





今天的“反对媒体垄断”静坐请愿活动分四地举行，除了《星洲日报》八打灵再也总社，其他三个地点是新山办事处、槟城办事处及关丹办事处。

（转载自《独立新闻在线》，2006年11月3日，URL: <http://www.merdeka.com/news.php?n=2872>）





【附录二】文告

“反对媒体垄断”和平请愿

2006年10月31日

我们作为一群华文报读者，对近来所发生的媒体垄断事件感到心痛与担忧。为了表达对媒体被垄断的关心，我们以自发形式发起了“反对媒体垄断”静坐和平请愿，以反映出民间心中的话。同时也欢迎广大的社会群众，以及关心媒体走势的朋友，一起出席这项活动。

这一次的“反对媒体垄断”静坐和平请愿将在吉隆坡，檳城以及新山同步进行。

这次和平集会的宗旨包括：

- 一、凝聚个人力量，聚集不平之声，反映民间立场
- 二、提供管道与平台，让关心媒体发展的群众，发挥公民意识
- 三、强调民间自发力量，推动民间反垄断意识

我们的反对垄断立场：

- 一、媒体垄断将剥夺读者作为市场消费者的知情权，媒体可能受政治与商业考量的左右，而无法客观报导事情的真相。
- 二、媒体垄断将引发市场不公平竞争行为。
- 三、公民社会与非政府组织依赖自由媒体的生存和保护，媒体垄断将导致民主退潮。

“反对媒体垄断”静坐和平请愿的细节如下：

日期：2006年11月3日（星期五）

时间：傍晚七时

地点：《星洲日报》八打灵再也总社前面，檳城中路办事处前，新山顺利花园报馆街。





【附录三】文告

读者自发抗议媒体垄断，星洲应劝张氏脱售南洋

维护媒体独立撰稿人联盟

2006年11月2日

维护媒体独立撰稿人联盟欣见，自47个跨族群公民团体联署反对马华公会将南洋报业控制股权转让予星洲媒体集团主席张晓卿后，再有一群中文媒体自主读者自发发动11月3日前往吉隆坡、槟城、新山的星洲报社静坐行动，表明反对媒体财团垄断本国四大主流中文媒体。

除了市场多元竞争以及新闻从业员专业，读者与公众是另一股监督媒体的积极因素，因此这次读者以及公众站出来表明立场，将壮大公民社会的自主力量，从而抵制官商垄断媒体，推动民间自主捍卫新闻与言论自由，以及媒体自由多元竞争发展。今天新闻自由生力军在读者间涌现，说明528黄丝带运动5年来坚持的信念：媒体独立、新闻自由，反对政党控制和财团垄断媒体，已经在民间生根茁壮。

这群中文媒体自主读者正确地说明“反垄断”的必要性：一、媒体垄断将剥夺读者作为市场消费者的知情权，媒体可能受政治与商业考量的左右，而无法客观报导事情的真相。二、媒体垄断将引发市场不公平竞争行为。公民社会与非政府组织依赖自由媒体的生存和保护，媒体垄断将导致民主退潮。





我们呼吁社会各界一同参与静坐，响应发起人的呼唤：
一、凝聚个人力量，聚集不平之声，反映民间立场。二、提供管道与平台，让关心媒体发展的群众，发挥公民意识。三、强调民间自发力量，推动民间反垄断意识。

我们同时呼吁《星洲日报》忠实和专业报道民间一系列反对官商垄断的声音，不要辜负对其专业性仍有期待的读者。《星洲日报》10月20日避重就轻刊登45团体（注：联署时间截止后再有二团体联署）文告，之后拒绝刊登23日隆雪华堂民权委员会与维护媒体独立撰稿人联盟联名发表之文告《凝聚民间自主力量，反对官商垄断媒体》，27日派记者来“反官商垄断媒体”讲座采集军情却不报道，这种种做法都是不足为训的，只会让自主读者更加反感。

《星洲日报》文教部副主任叶伟章先生在《沟通平台》辩称，张晓卿先生收购南洋报业和《星洲日报》没有关系。《星洲日报》长期以来积极为张晓卿先生打造崇高形象不遗余力，今天如果愿意和张晓卿先生划清界限，不管基于什么原因，都是正面变化，说明《星洲日报》不敢漠视读者感受。然而，要真正取信读者，刘鉴铨先生、萧依钊小姐以降的星洲日报高层和文化明星们，应该如请愿发起人所言，劝张晓卿先生俯顺华社民意，脱售南洋报业股权。若能如此，则星洲诸公功德无量，中文报业幸甚，华社幸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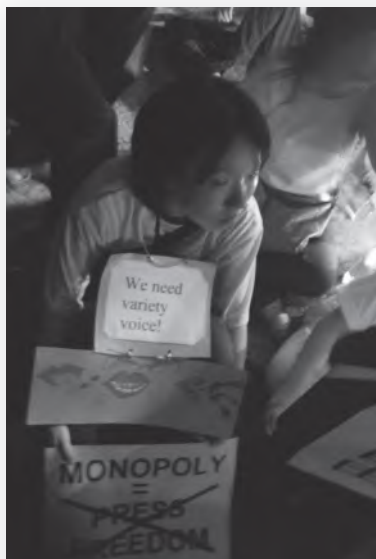
现场图辑

《星洲日报》八打灵再也总社



黄丝带飘扬：2006马来西亚反对媒体垄断运动实录





第三辑：黄丝带运动活动特辑





《星洲日报》新山办事处



黃絲帶飄揚：2006馬來西亞反對媒體壟斷運動實錄





《星洲日报》关丹办事处



《星洲日报》檳城办事处





121：“黄丝带之约： 与马华领袖喝茶救媒体”交流会

综述

再见黄丝带2006

——喝清茶，救媒体，争自由！

■ 黄业华 撰写

黄
丝
带
飘
扬
：
2
0
0
6
马
来
西
亚
反
对
媒
体
壟
断
运
动
实
录

2006年12月1日晚上八点，阵雨过后的吉隆坡安邦路，百多名社会人士手上缠着黄丝带，踏过湿漉漉的地面，聚集在马华公会大厦之前。他们都心念新闻自由，出席七个年轻人发起的“黄丝带之约：与马华领袖喝茶救媒体”交流会。

南洋报变五年后，黄丝带为什么忽然再次飘扬在马华大厦？执政党马华公会于2001年5月28日收购南洋报业，当时市面上谣传《星洲日报》业主张晓卿与马华公会联手收购南洋报业，惟遭《星洲日报》否认。五年后的2006年10月17日，马华公会变卖手上的21.02%南洋报业股权给张晓卿，《星洲日报》证实消息并改口张晓卿收购敌对报业是为了打造世界级中文媒体。



位于吉隆坡安邦路的马华大厦外貌。





揭穿五年前的谎言

张晓卿从幕后走向幕前，五年的谎言终于揭穿，但是并未遭受当年强烈抗议的华团人士的声讨。华团领袖反而在主流媒体上歌功颂德，反对垄断媒体的声音稀稀落落。立场暧昧不明的华团领袖可说让年轻公民非常失望。

顾美盈、丁国亮、余福祺等年轻人在11月3日发动一场在《星洲日报》总社前举办的和平请愿活动，通过短讯和网络号召了百多名关心官商垄断媒体的社会人士和大专生出席，可说是新型公民运动，敲碎等待华团动员的僵化思维。

其后，七个年轻人，李凯伦、黄业华、王慧仪、林仕妆、吴仲顺、李发成和赖康辉有感于马华公会始终必须为收购南洋报业和脱售股权导致垄断负责，于是透过媒体（见附录二），公开邀请马华领袖喝茶救媒体，呼吁所有关心媒体被垄断的公民出席该项活动。

该文宣指出，“我们是一群关心时政的年轻公民，万分担忧政党介入民营新闻媒体、报业集团独大，以及报业集团联合政治力量排斥竞争者入场，而导致新闻自由倒退、公民社会积弱的局面。我们相信马华作为负责的政党，能够也应该对历史错误进行反省。”

建议废除不利条文

他们向马华提出两个具体建议，（一）成立国会特选委员会改革媒体法律，以检讨、改革或废除《印刷与出版法令》、《内安法令》、《煽动法令》、《官方机密法令》中所有不利新闻与言论自由的条文，并制定《资讯自由法令》与反媒体垄断条款；（二）马华公会脱售南洋剩余股权给其他非支配性买家。（见附录一）

马华接受黄丝带之约后，七个公民社会团体——维护媒体独立撰稿人联盟(WAMI)、大马人民之声(SUARAM)、独立新闻中心(CIJ)、大马(回教徒)改革理事会(Jamaah Islam Malaysia)、





妇女发展组织(WDC)、隆雪华堂青年团(Youth section-KLSC-AH)、动力青年(Y4C)和马来西亚学生与青年运动(DEMA)发表了一篇联署文告,表示全力支持“黄丝带之约:与马华领袖喝茶”活动,并呼吁媒体从业员和公众热烈响应这项邀约。(见附录三)

独缺总会长的风采

马华公会愿意开门与人交流,令召集人感到欣慰,比较《星洲日报》在请愿活动中用拖格罗里阻挡,传召警察驱散读者的逃避行为,可说非常得体。无论如何,马华只派出马青领袖出席交流,当年支持收购的32位中委没有出席。当天晚上,人在马华大厦的马华总会长黄家定也没有出席交流,委实令人遗憾。和年轻人交流的马青领袖计有梅振仁、魏家祥、蔡金星、颜炳寿、王乃志、方振平、罗秋俊、刘锦明、何友明、黄冠文和卢诚国。

出席者对于五年前的南洋报变依然无法释怀。WAMI秘书曾剑鸣就提问,当年前首相马哈迪批评中文报煽动种族情绪,导致国阵在鲁乃区落选,马华收购南洋报业是不是出自马哈迪的指示?梅振仁加以否认,但毫不讳言马华收购南洋有其政治目的。



马华公会愿意与关心媒体独立自由的青年朋友们交流,图为在马华公会大厦内交流会的现场情况。

评论人苏铭强首先承认马华是民主的政党,可是接着提出尖锐的问题:“我们谈的民主是三权鼎立以外、媒体作为第四权的民主制度。如果马华公会是信仰民主精神的政党,为什么要收购民营的报纸,不让媒体扮演第四权——监督(政府)的角色?”在苏铭强二度追问下,马青领袖都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民权委员会副主席黄进发从宏观的角度询问马青国、州议员，马华公会领袖有什么新闻自由大蓝图，以争取联邦宪法第10条1(a)所赋予的言论自由权利？出席的马青领袖依然无法回答这个问题。马青领袖亦不愿意对张晓卿垄断中文报的作法置评，甚至以“我私下再告诉你”回应询问。

承诺推动成立国会特选委员会

尽管马青领袖的回答令许多出席者不满，但是该交流会还是小有收获。独立新闻中心（Centre for Independent Journalism）执行董事索尼亚（Sonia Randhawa）询问马青国会议员会否支持或推动成立专司新闻自由的国会特选委员会（Parliamentary Select Committee），卢诚国、王乃志和魏家祥都点头说“是”。马六甲市国会议员王乃志更承诺将在2007年3月国会开会辩论最高元首御词时，提出成立专司新闻自由国会特选委员会的建议。在场的出席者都对他的承诺报以热烈掌声。



图为参与交流会的马青领袖代表。站起来说话的是马青团中委王乃志，他也是马六甲市区国会议员。

交流会结束后，七位年轻人对于马青领袖们逃避问题，使出席者带着一大堆疑惑离开的暧昧回答表示不满。于是他们在数星期后发表文告，向马华总会长黄家定讨教七个马青议员无法回答的问题，希望他在两个星期内回答这些问题。（见附录四）

令人失望的是，黄家定没有回应年轻人的提问，于是七人在

期限过后再次发表文告批评马华漠视民意。“我们对于黄家定先生没有回应七个问题表示遗憾，国阵第二大成员党领袖漠视民意竟然一斯如此，怎不叫年青选民心寒？当执政党无法聚集民意，使之反映在施政与制度之上，我们对其能否实施良好治理和促进民主进程表示质疑。”（见附录五）





发起与马华领袖喝茶救媒体的青年代表，于11月29日到马华大厦，将“黄丝带之约：与马华领袖喝茶救媒体”邀请函，交给马华公会总部行政主任林青海。左为：陈香琴、吴仲顺、李凯伦、王慧仪以及赖康辉。

王乃志信守承诺

2007年3月，王乃志坚守他的承诺，在国会提出了成立专司新闻自由的国会特选委员会的建议。七个年轻人公开赞扬王乃志是个坐言起行，信守承诺的优秀议员；同时也提醒卢诚国和魏家祥勿忘他们的诺言。（见附录六）

黄丝带运动到此可算告一段落，可以做一个小的总结。和2001年的反对政党收购媒体运动相比，“黄丝带之约：与马华领袖喝茶救媒体”展现了几个特征：

- （一）马华公会没有感受到太大的社会压力。比诸五年前华社群情汹涌反对马华收购南洋报业，华团领导抗议行动，马华B队藉此议题推动特大，黄丝带之约只是由几个人非组织性地推动，七个公民团体表态支持。所以马华仅派出马青领袖，连马青总团长廖中莱都没有现身。
- （二）许多出席者都是学生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活跃分子，交流会无法吸引到新的群众和反对党领袖出席，这或许是因为黄丝带之约淡化抗议色彩所致。可喜的是几位英文源流的社运分子出席了该交流会，七个支援的团体中有四个属





于英文社群组织，是528运动跨入其它社群的第一步。（见附录一）

（三）就成果而言，马华并不因为黄丝带之约而放弃手中的剩余股权，这方面可谓毫无收获；至于成立国会特选委员会修改媒体恶法，虽然有了一个开始，可是年轻人必须与王乃志议员跟进这方面的发展，也可以尝试游说其它相对开明的国阵议员，以催生该特选委员会。

争取新闻自由是一条漫长的道路，前赴后继投入斗争的青年不会因而止步，正如七个年轻人在一篇文告中表示：“年青人不会因为对马华的失望而对时局绝望。我们将结合社团、媒体等社会进步力量推动媒体自由议程，致力于法律改革和公众醒觉。我们欢迎拥有同样信念的年青朋友加入我们，一同为社会进步献一份心力，当社会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在这里！”

你可以为媒体自由做些什么？ 问答录



内阁成员（部长）能做什么？

► 黄家定、陈广才、冯镇安、蔡朝晖

游说内阁成立传播权国会特选委员会，其功能为：

- 检讨及废除出版与印刷法令、传播与多媒体法令、内按法令和官方机密法令内压制媒体的条款
- 制定“资讯自由法令”
- 在相关的法律内增添反垄断的条款

副部长 / 政务次长能做什么？

► 黄燕燕、陈财和、傅春耀、胡业桥、翁诗杰、林祥才、江作汉、黄福海、廖中荣、何展鹏、魏长球、周庆华

- 游说相关部长（国内安全部、能源、水务及通讯部）成立国会特选委员会改革媒体法律
- 游说相关部长（其它部门）在内阁会议支持改革媒体法律

国会议员（包括上议员）能做什么？

► **马华：** 翁乾刚、林时清、曹奕奕、魏家齐、李文村、陈和律、陆振扬、丘思夫、叶炳汉、卢斌强、曹智强、林俊树、王乃志、吴树耀、王耀辉、李成材、翁永智、鞠汉翰、郑双河、蔡金泉、李志强、李岩孟、周文名、孙殿聪、王亚礼

► **反对党：** 曹观友、林峰成、苏源、卡巴星、冯宝君、林吉祥、吴胜强、陈胜尧、陈国伟、方贵伦、郭素沁、Ab. Halim bin Ab. Rahaman, Abdul Fatah bin Haji Harun, Ismail bin Mohd. Kamarudin bin Jeffar, Mohd Hayati bin Ohmmu, Saiahuddin bin Anis, Wan Azizah Binti Wan Ismail, Cheng Hoe Min

- 在国会辩论中提议成立传播权国会特选委员会
- 成立传播权国会议员连线（Caucus），作为推动国会特选委员会的第一步，以及持续与公民社会对话和咨询，关于媒体法律改革和其他传播权利事项

非政府组织 / 市民能做什么？

► 你、我、所有人

要求你选区的国会议员

- 游说及提议成立传播权国会特选委员会
- 发起或参与传播权国会议员连线，作为迈向国会特选委员会的第一步
- 在媒体自由和关于传播权方面，监督你选区的国会议员及经常与他对话

国会特选委员会有成功的例子吗？

2004年至今，我国已经成立三个国会特选委员会：

- 性暴力刑罚程序法典修正案国会特选委员会
- 研究国民团结和国民服务所需要的政策和法律修改的国会特选委员会
- 讨论国家团结计划下的价值、道德与团结课题的国会特选委员会

亲爱的国会议员，您能在国会做出改变...

制作：“黄丝带之约”与马华领袖茶叙媒体”工作小组

传达年轻人诉求的“黄丝带之约”传单。





【附录一】备忘录

关心国事青年就媒体自由呈予 马华公会的备忘录

日期: 2006年12月1日(星期五)

时间: 傍晚7时正

地点: 吉隆坡安邦路马华大厦

我们一群关心国事的青年公民,今天(2006年12月1日)聚集在此间马华大厦总部,赴“黄丝带之约”,乃是希望就媒体拥有权与媒体法律改革二事,能与马华领导层衮衮诸公做开诚布公与建设性的交流。我们感激贵党热诚的款待,然而,今天对话成功与否的第一指标,是马华中委与国会议员们是否愿意听取与回应公民的心声。

马华公会与张晓卿对南洋报业的控制

我们坚持,媒体作为民主社会中的第四权,必须自由和多元,才能反映社会不同群体的心声,并监督与制衡国家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因此,在媒体已经面对诸多恶法牵制的当儿,贵党在2001年5月28日灾难性地入主南洋报业,是对民主空间、言论与资讯自由的巨大打击。

考诸历史,为政党所控制的报章,从《马来前锋报》(《马来西亚前锋报》前身)、《新海峡时报》、《每日新闻》、《星报》、《新明日报》乃至《通报》,都未曾能不党不私、恪守专业的例子。事实上,政党控制损害了《新明日报》与《通报》的公信力,最终导致它们走上末路。这是为什么马华收购南洋报业会引起华社强烈的反





弹，引发至今未衰的“黄丝带”运动。南洋报业因此逐步衰退，甚至导致上一个财政年度亏损达6百31万之巨，在在说明了五年前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收购，不仅对不起华社，对贵党而言更是政治和经济上的败笔。

除了政党控制，2001年的收购也标志了另一个威胁：财团垄断。种种迹象显示南洋报业对手星洲媒体的东主张晓卿与贵党在收购事件中暗渡陈仓。张氏尽管开始时否认此事，其后却逐步从贵党手中收购南洋报业股份，最终在10月18日露出台面成为其最大股东。

媒体股权如此集于一人之手有两大坏处。第一，这允许张氏控制报章与广告价格，压制新闻从业员的谈判筹码，并决定新闻处理上的议程设定与把关。第二，国家可以通过威胁张氏的利益而轻易控制其旗下媒体。读者、广告主、新闻从业员与整体国人都成输家，而让张氏独赢。马华此次决定把股份卖给张氏的决定因而不是不负责任的做法，俨如落井下石。

诉求一：马华公会出售其剩余南洋报业股份予非支配性买家

为了让南洋报业摆脱政党控制，我们要求贵党立即以透明方式出售其剩余的南洋报业股份。为了避免垄断，贵党不应出授予张晓卿，或者与巫统有联系，已经拥有4家电视台、2家电台、4家日报并且放眼《前锋报》集团2家报章的首要媒体集团（Media Prima）。

媒体法律改革

垄断性控制的祸根其实源于《1984年印刷与出版法令》下报章需要每年申请印刷执照与出版准证的压迫性法规。这法令实际上制造了人工的入场限制，以致贵党所参与的执政联盟，可以通





过拒绝、吊销或中止执照与准证，来随意排除它所不喜欢的业者。仅仅在2006年中，就有四家报章遭受准证被吊销的厄运。

不幸的，《印刷与出版法令》不是唯一的恶法。《内安法令》与《官方机密法令》也对期刊的出版构成类似的威胁。与此同时，早应被《资讯自由法令》所取代或中和的《官方机密法令》依然存在，阻止新闻从业员取得关系公共利益的官方资讯。最后，《传播与多媒体法令》并不足以组织电子媒体业的垄断，而《印刷与出版法令》则根本没有任何反垄断条款。

以上这些法律的弊端，说明我国迫切需要，在广泛征询公众意见下，对媒体法律作出全面的检讨与改革。作为国会下议院内第二大单一政党，拥有40位国会议员（占全院的二成），贵党就算不是为了弥补在收购与出售南洋报业中所犯的错误，也是职无旁贷，应该当仁不让。

诉求二：马华议员支持专司媒体法律改革的国会特选委员会/议员连线

为了推进媒体法律改革的议程，我们要求贵党部长在内阁内，贵党后座议员在国会内，提出要求成立国会特选委员会，专司媒体法律改革。作为第一步，贵党国会议员应该号召成立或参与一个同样宗旨的议员连线。

我们诚恳希望贵党领袖能够就这两个诉求，如果不是今晚，也是在短期内，做出具体的回应。这将影响我们作为公民与选民对贵党的评价。

召集人（排名不分先后）：

李凯伦、黄业华、王慧仪、林仕妆、
吴仲顺、李发成、赖康辉

谨启





【附录二】 文告

“黄丝带之约：与马华领袖喝茶救媒体”

2006年11月29日

日期：2006年12月1日

时间：傍晚7时正

地点：吉隆坡安邦路马华大厦

2001年528报变后，黄丝带成为了新闻自由的象征。当时许多朋友手上系着黄丝带，参与反对政党收购南洋报业运动。五年后，星洲媒体集团主席张晓卿再从马华手中购买南洋报业股权，一跃成为最大股东。马来西亚的中文报市场也因此有了重大的变化，从星洲报业集团和南洋报业集团互相竞争的年代，转变成张晓卿拥有的《星洲日报》、《南洋商报》、《中国报》、《光明日报》四大报盘踞中文媒体市场。而《东方日报》和《光华日报》市场占有率与四大报相距甚远，难撼张晓卿的媒体霸业。

事实证明，马华当年的收购行动是个错误。马华在短短数年内亏损近一亿令吉；《南洋商报》报份下跌、公信力尽失；华社的声音日益萎缩，社团领导人、批评星洲的团体和评论人被封杀，新生报纸被围堵、猪农广告被拒登、袒护校长职工会等等。当年马华领导层的错误决定，造成马华、南洋报业集团和华社三输，而张晓卿独赢的局面。

如果我们今天放纵张晓卿借助政治势力垄断中文报，明天巫统控制的Media Prima要和张晓卿交换股权，建立一个更大、跨语言、横跨出版与广播的媒体霸权，我们将要怎么阻挡？现在巫统大





会种族主义气焰嚣张，连国阵盟党领袖都视如粪土，我们就不相信马华上下竟无丝毫羞耻感、危机意识！

我们是一群关心时政的年轻公民，万分担忧政党介入民营新闻媒体、报业集团独大，以及报业集团联合政治力量排斥竞争者入场，而导致新闻自由倒退、公民社会积弱的局面。我们相信马华作为负责任的政党，能够也应该对历史错误进行反省，并采取以下两项行动，以便亡羊补牢，将功赎罪：

1. 国会特选委员会改革媒体法律

马华部长与国会议员促使内阁，在国会成立特选委员会（Select Committee）以检讨、改革、废除《印刷与出版法令》、《内安法令》、《煽动法令》、《官方机密法令》中所有不利新闻与言论自由的条文，并制定《资讯自由法令》与反媒体垄断条款。如果《印刷与出版法令》被废除，改准证制为登记制，各语文报业就可以自由竞争，种族主义言论在开放的公共讨论下就会失去滋长的温床。

2. 马华公会脱售南洋报业剩余股权

马华公会中委会应该全面脱售南洋报业剩余股权，表明尊重新闻与言论自由的新政策；但是，买家不能是张晓卿、Media Prima或其他支配性买家。只要马华愿意脱售，必然可以在华社找到各方接受的买家。砂拉越企业家林昌和先生和前董总主席胡万铎先生都先后表达了献购的意愿。马华绝对不应该继续泥足深陷，断送自己和华社的未来！

民主社会的正道是沟通与咨询，而不是对异议者进行封杀和抹黑。为了能够和马华领导层作进一步的沟通，我们谨此邀请马华所有中委与国会议员，在12月1日傍晚7点，喝茶共商此事。为了方便马华领袖们，地点就订在吉隆坡马华大厦以及马华各州总





部。马华衮衮诸公信仰“终身学习”精神，总会长与署理总会长以下都受过真正中华文明的熏陶，当天必然会开门揖客，清茶相待；绝不至于出现拒人于千里之外，甚至动用警察、罗里干扰等等有违中华礼仪与民主风度的荒谬场景。

至于所有关心新闻自由、社会和谐、民主自由的公众朋友们，我们也希望您也会来和我们一起与马华领袖喝茶商量争取新闻自由、媒体自主的公共议程。我们相信马华大厦有足够的空间和气量，容纳我们真诚的声音。

请大家记住啦：下月一日，是我们和黄丝带的约会。带一条黄丝带，一个纸杯，一包茶袋，一颗炙热的心，让我们一起——

喝清茶，救媒体，争自由！

召集人(排名不分先后)：

李凯伦、黄业华、王慧仪、林仕妆、
吴仲顺、李发成、赖康辉

谨启





【附录三】 文告

响应青年公民聚马华对话， 推动媒体法律改革反垄断

2006年11月29日

维护媒体独立撰稿人联盟(WAMI)、大马人民之声(SUAR-AM)、独立新闻中心(CIJ)、大马(回教徒)改革理事会(JIM)、妇女发展组织(WDC)、隆雪华青、动力青年(Y4C)、马来西亚学生与青年运动(DEMA)全力支持一群青年公民号召的12月1日“黄丝带之约：与马华领袖喝茶”。我们呼吁，媒体从业员、公众人士热烈响应这项邀约，共同赴马华大厦与马华公会领袖一起喝茶，讨论媒体法律改革与媒体垄断课题。

自2001年马华收购南洋报业后，黄丝带已成为争取媒体自由的象征。此次“黄丝带之约”提出的两项议题，得到跨族群、语文、宗教、关怀的公民社会组织的广泛支持。

第一项议题，要求国会成立专司媒体法律改革的特选委员会，是今年世界新闻自由日(5月3日)37个团体和92位个人联署的备忘录的重点。第二项议题，要求马华出售南洋报业剩余股权予非支配性买家，则是47个公民社会团体在10月19日联合声明中的要求，是对马华把南洋报业控制股权售予南洋对手星洲媒体集团东主张晓卿的回应。

马华公会既是2001年收购南洋报业并导致其萎缩衰退的祸首，也是拥有40位议员的国会第二大单一政党，对于媒体自由有无可回避的责任。





“黄丝带之约”为马华诸君，特别是最高领导层与明日之星们，理解公民社会的意愿并寻求对话，提供了黄金机会。马华公会既然自命为中华文化的维护者，就必须对青年客人们展现应有的东方民族待客之道。

媒体人与公众也应该积极参与这项公民自力发起的对话。健康的民主政治需要公民们不断的投入与自发努力。如果您希望看到《印刷与出版法令》废除，看到《资讯自由法令》的立法，看到其他媒体法律的改革，或三者，表明担忧政府建议中的媒体评议会，请务必出席12月1日晚上7时在马华总部大厦举行的对话会。

我们相信马华诸君不会轻慢青年公民的对话要求，门前的客人相信不会面对警察、拖格罗里或者其他障碍，因为这将反映出马华的民主素养，乃至其领袖们的文化教养。

维护媒体独立撰稿人联盟 (WAMI)

大马人民之声 (SUARAM)

独立新闻中心 (CIJ)

大马(回教徒)改革理事会 (Jamaah Islah Malaysia)

妇女发展组织 (WDC)

隆雪华堂青年团 (Youth section-KLSCAH)

动力青年 (Y4C)

马来西亚学生与青年运动 (DEMA)

谨启





【附录四】 文告

给马华总会长的一封信

2006年12月12日

黄家定先生：

12月1日，我们赴马华大厦出席“黄丝带之约：与马华领袖喝茶救媒体”活动，马华派出多名马青议员出席交流，足见重视与年青人交流，七位召集人感到非常欣慰。然而，您当时虽然身在马华大厦三楼，却无法抽身与年轻人交流，甚至向媒体谎称和召集人已达成致协议，我们谨此表示遗憾与失望。

写这封信给您，是因为当天的交流热闹有之，成果却寥寥可数。除了王乃志议员承诺将在国会提议成立媒体自由特选委员会外，出席者抛出的许多问题，马青领袖都闪烁其词，无法一一正面回答。

马青领袖宣称，无论赞成或反对收购南洋报业，他们必须遵从2001年党特大决定。因此我们认为，要马华回应报变5年来的种种疑问，检讨当年的议决，并脱售现有的20巴仙南洋报业股权，必须由马华总会长在中委会提出讨论，并通过议案，才能向年轻人有所交待。马华自居负责任的执政党，自当纠正错误的决定。

马华的八大政治议程有文如下：“推动青年激励工作，开发青年的潜能，激发青年的爱国情操，培养青年的社会责任感，是马华德其中一项目标和任务”。壮哉斯言，召集人响应马华高瞻远瞩的目标，本着契而不舍，终身学习的向上精神，决定以公开信的方式向马华高层讨教，要求马华中委会或总会长回应当天群众发问，却没有获得回答的七个主要问题：





- (一) 梅振仁議員宣稱馬華收購南洋報業具有政治议程，由於沒有深入解釋，請馬華中委會說明，這個政治议程的內容。
- (二) 前首相馬哈迪曾經表示，魯乃補選期間南洋、中國兩報大幅度报导反政府的新闻，導致國陣敗選，請問馬華是否執行馬哈迪意志收購媒体？
- (三) 馬華是個民主政党，媒体是民主制度重要的一部分，為什麼馬華要收購媒体，破壞民主体制？
- (四) 作為主要的执政成員党，馬華對於推進我国的媒体自由议程，有什麼宏大愿景與計劃？
- (五) 馬華對於張曉卿壟斷四大中文報，有什麼看法？外界批評，馬華當收購南洋時，與星洲早有协议；如今馬華將南洋控制权轉移張曉卿，坐實張曉卿壟斷中文报业，削弱中文报业的多元性，使其邁向一言堂困局。馬華對此有何回應？
- (六) 馬華收購後導致南洋嚴重亏损，令南洋的投資者蒙受損失；同時張曉卿收購南洋，同時掌控星洲與南洋兩大媒体，必然構成利益衝突，令南洋小股東受害。請問馬華如何向投資者交待？
- (七) 為什麼馬華把南洋报业的責任全部推給華仁控股？馬華前總會長林良實與梅振仁都承認馬華購買南洋有政治目的，何以馬華要逃避政治責任？

除此，我們再次重申向馬華作出的兩個訴求，希望馬華領袖付诸實行，並在兩個星期之內，回應上述七個問題，以證明馬華決無逃避之舉。





一、国会特选委员会改革媒体法律

马华部长与国会议员应促使内阁，在国会成立特选委员会（Select Committee）以检讨、改革、废除《印刷与出版法令》、《内安法令》、《煽动法令》、《官方机密法令》中所有不利新闻与言论自由的条文，并制定《资讯自由法令》与反媒体垄断条款。如果《印刷与出版法令》被废除，改准证制为登记制，各语文报业就可以自由竞争，种族主义言论在开放的公共讨论下就会失去滋长的温床。

二、马华公会脱售南洋报业剩余股权

马华公会中委会应该决定全面脱售南洋报业剩余股权，表明尊重新闻与言论自由的新政策；但是，买家不能是张晓卿、Media Prima或其他支配性买家。只要马华愿意脱售，必然可以在华社找到各方接受的买家。砂拉越企业家林昌和先生、刘瑞源先生和前董总主席胡万铎先生都先后表达了献购的意愿。

“黄丝带之约”召集人（排名不分先后）：

李凯伦、黄业华、王慧仪、林仕妆、
吴仲顺、李发成、赖康辉

谨启





【附录五】 文告

马华漠视新闻自由，助长滥权腐败制度

2007年1月9日

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是否有价？执政党领袖是否重视年青选民的心声？

我们一批关心时政的青年公民因担忧政党介入媒体、报业集团独大，在2006年12月1日发起“黄丝带之约：与马华领袖喝茶救媒体”，并获得马青领袖回应，而召开对话，惟我们认为对话会无法回应数个关键问题：

“马华当年收购南洋报业背后涉及怎样的政治议程？2006年马华正式将南洋报业控制股权转让予星洲媒体集团主席张晓卿，是否等于坐实张氏垄断中文报业？马华手中还握有部分南洋报业股权，是否形成党商集团垄断媒体，使中文媒体迈向一言堂困居，重挫中文媒体多元竞争与开放？”

为此，我们致公开信予马华总会长黄家定先生，要求其回应七个问题，除了上述问题，主要叩问其“马华是个民主政党，媒体是民主制度重要的一部分，为什么马华要收购媒体，破坏民主体制？作为主要的执政成员党，马华对于推进我国的媒体自由议程，有什么宏大愿景与计划？”

然而失望的是黄家定先生始终回避上述问题。过去一个月并不平静，南马爆发了大水灾，雪州五条私营大道也宣布起价，我们目睹马华志工救灾，也见证马华党员反对白蒲大道涨价。但希望马华领袖了解，水灾和大道涨价事件除了突现防范天灾工作做得不足，





私营化政策惠及朋党压榨人民之外，党商联办的媒体对这两个重大课题的报导更令人彻底失望。

灾情、报社赈灾、政府拨款、发放援助金的资讯泛滥报纸，却看不到对两个课题深入的调查性报导和批判性的评论。究竟哪一个部门负责渠道河流的设计？哪一个部门负责水灾预警？哪一个部门负责天灾的危机管理？有情有义的新闻评论员批评高官不顾水灾出国旅行，批评政府部门没有协调机制，请问是哪一位高官出国旅行？是那一些部门失责？副首相那吉负责的天灾委员会在两年前的海啸悲剧后到底做了多少工作？谁要为17条人命负责？反对党公布白蒲大道合约为什么不获报道？新闻的空洞、评论的贫乏，无法让读者理解问题的症结和问责的单位，俨然忘记了媒体监督政治权力，制约滥权与腐败的天职。

近日又传来政治高压导致媒体低调报导2007年1月7日民间反对大道涨价示威消息；同时ntv7时事节目《追踪档案》因报道媒体垄断专题，引来星洲媒体集团秋后算帐，《星洲日报》和《光明日报》不再刊登ntv7的电视节目剧情简介，而同属张晓卿所控制的《南洋商报》及《中国报》也尾随不刊登ntv7的电视节目简介。这在在印证我们之前对于高压政治压制媒体自由，以及政治力量与媒体集团联手垄断媒体弊病的担忧。

我们认为中文报的积弱，与政党入侵媒体，商贾垄断报业息息相关。国阵政府先以出版与印刷法令驯服媒体，马华与星洲媒体集团再联手控制中文报业，使中文报即须屈服于国家恶法，也须服役党团私利。双重的钳制扼杀了自由媒体的生命力，也剥夺了千万民众的知情权。马华终究无法回避其助长国内威权制度的腐败与滥权的罪责。





我们对于黄家定先生没有回应七个问题表示遗憾，国阵第二大成员党领袖漠视民意竟然一至如此，敢不叫年青选民心寒？当执政党无法聚集民意，使之反映在施政与制度之上，我们对其能否实施良好治理和促进民主进程表示质疑。试问，如果一个政治人物无法坦然面对群众，推动终生学习与马华党校，复有何意义？

无论如何，年青人不会因为对马华的失望而对时局绝望。我们将结合社团、媒体等社会进步力量推动媒体自由议程，致力于法律改革和公众醒觉。我们欢迎拥有同样信念的年青朋友加入我们，一同为社会进步献一份心力，当社会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在这里！

“黄丝带之约”召集人(排名不分先后)：

李凯伦、黄业华、王慧仪、林仕妆、
吴仲顺、李发成、赖康辉

谨启





【附录六】文告

全力支持设立新闻自由国会特选委员会

2007年4月1日

马六甲市国会议员王乃志于三月廿三日在国会呼吁成立新闻自由国会特选委员会，他认为：“出版与印刷法令、煽动法令、官方机密法令和内安法令拥有重叠的条款限制媒体。这些法令使媒体自我审查。太多法令造成媒体会接到一些劝告，特别是政治人物，否则就吊销他们的准证”

我们对王乃志议员的表现给予高度肯定，他不只兑现了在黄丝带之约和年轻人喝茶时许下的诺言，也证明了他对新闻自由价值的认可。

2006年12月1日，近百名年轻人出席由七个年轻人发起的“黄丝带之约：与马华领袖喝茶救媒体”活动，当天最大的收获，就是王乃志议员承诺将在2007年国会向最高元首致谢词上，提出设立新闻自由国会特选委员会。

王乃志议员做到了，我们绝不吝啬给予优秀、守诺的国阵议员一个热烈的掌声。我们也相信，同时同地答应将支持及推动该特选委员会的卢诚国与魏家祥国会议员，不是忘记了诺言，而是拟好了争取新闻自由的路线图，准备在国会游说其他议员支持，也通过马华四位部长说服内阁成员成立该特选委员会。年轻人并不善忘，我们说过会持续和马华领袖跟进以及支援争取新闻自由的工作，所以你们的表现我们都看在眼里，我们既会给应予以的赞扬，也不忘时时鞭策三位志同道合的国会议员。





最近的马接州议席补选，马青和社青团通过媒体口诛舌伐，争论行动党有没有贡献，有没有打压文化，那一位党领袖上阵辩论和使用什么平台等等，令人眼花缭乱，结果辩论还没有一个定案。我们提醒两方，辩论题目必须结合人民议程及推动社会进步。我们七人认为公民社会有责任促成健康的政治辩论文化，因此向双方建议一个辩题：“马青与社青，谁是新闻自由改革的推手？”

我们希望政治人物让我们看到将来的希望，而非过去的辉煌或颓败的历史，所以辩论应该展现一个政党的前瞻思想、远大的目光以及敢于担当、愿意接受检验的文化。所以该辩题应该涵盖三个大纲（一）胜选后，马青或社青如何推动新闻自由国会特选委员会？

（二）胜选后，马青或社青如何协助提呈及通过《资讯自由法令》？

（三）胜选后，马青或社青如何制度化杜绝政党侵入媒体以及官商垄断媒体？

我们认为马青领袖王乃志已经为双方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人民已经厌倦了只说不做的“包青天假象”，就请马青与社青向马接选民显示你们的魄力和政治承担吧。马青尤其应该告别国阵钳制媒体及消灭民声的怯懦形象，做一个敢于在新闻自由状况下接受检验的高素质人民代议士。

“黄丝带之约”召集人（排名不分先后）：

李凯伦、黄业华、王慧仪、林仕妆、
吴仲顺、李发成、赖康辉

谨启





1228: 《星洲日报》学记反垄断宣言

综述

解构中文报业神话 星洲学记当仁不让

■ 余福祺 撰写

黄
丝
带
飘
扬
:
2
0
0
6
马
来
西
亚
反
对
媒
体
垄
断
运
动
实
录

2006年12月28日, 59名前《学海》学记连署发表《〈星洲日报〉学记反垄断宣言》(见附录一), 促请星洲媒体集团主席兼南洋报业大股东张晓卿, 放弃以垄断市场来破坏媒体相互竞争的生态, 反之应该展现强者的自信, 用自己的实力去跟对手竞争, 获取读者的赞叹。

五名发起反对媒体垄断联署声明的前《星洲日报》学生记者, 分别是毕业自工艺大学的环境工程师庄易凡、马大法律系二年级生廖秋怡、目前正负笈英国的林志翰, 以及另外两名理科大学的毕业生梁莉思和黄巧琴。

他们是在11月3日晚上于《星洲日报》八打灵再也总社举行的反垄断请愿集会活动后, 开始联系身边的学记朋友, 并通过电子邮件串联各地的《星洲日报》前学记, 一同联署学记反媒体垄断声明。

网上呼吁连署反垄断

与此同时, 这群学记也架设了一个部落格——《星洲学记反垄断》(<http://xueji-antimonopoly.blogspot.com>), 以定期更新学记反垄





断联署名单。迄今，已经有123位前《星洲日报》学生记者公开发表反对张晓卿垄断媒体的立场。

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以曾经在求学时期担任《星洲日报》学记为荣，甚至心怀“一日为学记，终身为学记”情谊的前学生记者们，毅然向星洲媒体集团主席张晓卿进言，呼吁他放弃垄断本地中文报业的野心呢？

柔佛区第11届学记庄易凡向《东方日报》的记者指出，此次连署活动的最终诉求，是要求张晓卿脱售南洋报业集团的股权予其他非支配性的民营商家，从而确保中文报业能在健康、良性和竞争的氛围下发展和壮大。

马大法律系二年级生廖秋怡则表示，百名前学记愿意参与连署，是为了向外界证明，年轻人并非是沈默的一群。面对报阀阉视新闻自由，为一己之野心不惜倒行逆施，置华社的知情权敝屣，年轻的学生记者们有必要勇敢的站出来说不。

事实上，廖秋怡是在中学时期参与学记活动的过程中，开始学会关心社会，并逐步培养明察思辨的能力和独立思想的精神。她更在部落格中自豪的表示，在她担任学记期间，学生记者队与其他同期的青少年组织比起来，多了一份理想、多了一份使命感、多了一份社会责任、多了一份社会醒觉、多了一份社会良知、多了一份人文关怀。

因此，纵然垄断中文报业的商家是提供学记培训平台的星洲媒体集团，她依然相信当初的使命，即坚持不畏强权、坚持说真话来捍卫言论、新闻与资讯自由。



一群学记架设《星洲学记反垄断》部落格，以“正义学记反垄断，有情学记救媒体”为己任，希望透过网络向社会表达他们的想法。





成长路上 学记梦醒

理科大学媒体系毕业生黄巧琴，在一篇题为〈我反对单元垄断 我反对官商勾结〉的文章中，吐露了许多年轻学子在参与了《学海》学生记者队的培训后，对《星洲日报》心生向往，立志投身新闻从业的典型心路历程：“10年前的我，中学刚毕业，梦想进入大专媒体系，那时的我曾下豪言，非《星洲日报》不进，非《星洲日报》记者不当……”。（见附录三）

然而在大学媒体系的课堂上所学的专业知识，让她学会一项一项地检验和验证报章的角色、文化霸权的影响、媒体垄断的恶果，以及官商勾结操控报章舆论的弊端。她惊见自从南洋报业被政党并吞，再逐步被张晓卿收购后，《星洲日报》从最初扮演监督政府的第四权角色转变为替政府粉饰太平的喉舌；星洲媒体集团董事长兼集团编务总监刘鉴铨在11月3日反媒体垄断请愿集会举行前夕匆匆写就的〈反垄断是我们的信念〉（载于《星洲日报》，2006年11月2日）鸿文，更进一步演化成隔日一篇只有437字叙事不清的请愿集会新闻等等。

这一切政商勾结垄断媒体导致报章舆论惨遭扭曲的隐议程，让不自觉感到心寒的黄巧琴更加坚信媒体百花齐放，独立于政商爪牙钳制之外的重要性。她表示，“我反对张晓卿垄断本地华文报业，因为我坚持读者拥有选择的权利，我们希望展现在眼前的是多元开放的声音，而不是单一、单向的灌输；我反对官商挂钩，因为我始终坚信报章扮演的，应该是传达人民心声的喉舌，而不是政党或某企业的传声筒；我还反对封杀、封锁、封闭、霸权、霸占、独吞、单元主义等，只因为我相信——真理至上，权在人间！”。





“我曾经沉默，但不是站在你的大多数”

此外，曾在2001年担任雪隆区第15届学记，现时留学英国的林志翰，虽然无法和其他联署召集人一样在本地支援民间反对媒体垄断的运动，然而他还是特地撰写了一篇〈我曾经沉默，但不是站在你的大多数！〉（见附录二）的长文，娓娓道来他心目中原本极度崇高、远大的正义办报事业，在一幕又一幕政商交媾的丑陋现实下彻底幻灭的愤慨。

林志翰透露，2001年正当他刚加入学生记者队这个大家庭，面对坊间流传张晓卿连同马华一起收购南洋报业的炽热传闻时，他选择相信《星洲日报》否认张晓卿曾经参与收购行动的辩解，更在每逢别人攻击它时，挺身为它辩护，因为他认为既然《星洲日报》的办报原则是“正义至上”，它在公开声明里所说的每句话都是千真万确的。当时他也相信，外人的对《星洲日报》和报社社长张晓卿的指责一定都是诬赖，就如星洲的某些职员所说的那样——有背后的议程，或妒嫉它的成就。

然而，在担任学记的期间，曾经跟随当时的雪隆区学记队负责人谭贞洁深入武吉不兰律村落探访面对利百病毒困境的猪农，以及前往

白沙罗原校了解白小保校社区运动的林志翰，接连经历了新闻稿件遭到删改以及随后积极筹备的全国中学生人权营宣告夭折的打击。这让他重新反思前《学海》主编曾毓林先生淳淳告诫他‘作记者要识时务’、‘作记者就好像要越过地雷池、要步步为营，哪怕一个不小心踩中了就会粉身碎骨，完蛋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等话语的合理性。



张晓卿在《星洲日报》发表声明，毫不隐讳地指出自己就是要建构一己的媒体王国。





随后，他开始接触电子报《当今大马》和《独立新闻在线》，更进一步印证了他对《星洲日报》的看法：为了维护老板的颜面以及报社的商业利益，竟然掩盖新闻、无情打压封锁一些时评家和学者、扭曲事实真相、以匿名或假借读者身份的方式来谩骂批评者等等，丧失了大报应该秉持的风范，更违背了报社“正义之上，情在人间”的口号。

他反问，“如今到底《星洲日报》要设下什么典范给未来和在藉的学生记者学习？难道要年轻的一辈也学习资深报人的堕落？”

对于年轻学记们纷纷站出来表达拒绝中文报业垄断景象的忧患意识，《星洲日报》东海岸第一届学记暨《星洲日报》前雇员，目前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魏月萍，给予了年轻的学记们中肯的评价。她认为“这次负责拟出学记反垄断宣言的学记都很年轻，他们的宣言，不是谩骂与呢喃，是能够提出理由。如果那些理由无法成立，都可以进行辩论。”

以理据论辩 非谩骂呢喃

作为这次连署活动的签署人之一，魏月萍表示，前学记进行连署，其实不意味对自己过去的历史作一个切割。

她在回覆《东方日报》记者潘永杰的电邮采访时提到，“没有人能否定自己的过去，那一段在学记生涯的成长痕迹。今日反过来对学记自身的角色，抑或与报馆或报纸的关系进行思考，出现这样的契机与空间，何尝不是件好事。回头反省学记这个群体，如何不被过热的理想主义遮蔽，其实是一种成熟的态度。”

她不赞同反媒体垄断人士以《星洲日报》学记的身份反对张晓卿垄断中文报业，是带有恶意以及参杂着了个人恩怨的说法。她反问：“如果学记队伍已有自己的历史，它何曾不能培育出独立的生命形态？因此在反垄断事件当中，现学记与前学记实不必要处在一种敌对关系，困绑于报纸之间的竞争。”





魏月萍甚至指出：“《南洋》也有学生记者，《光华》好像也有校园记者，学记原应培养一种更独立的意识，去思考究竟作为一家报馆旗下学记的定位是什么？在校园里为揭发与纪录不公事件，是因为我们相信记者的笔还能唤醒一些什么，包括揭示无知与愚昧。只要清楚认知双方都并非属于不同报纸的代言人。”

参考网站：

- 1) 潘永杰，〈民间反报业垄断新生力量 学记拒做沉默一群（上篇）〉，载自《东方新闻网》（<http://www.orientaldaily.com.my/>），2007年1月17日，网址：http://www.orientaldaily.com.my/news_item.asp?NewsID=1572。
- 2) 潘永杰，〈连署宣言非谩骂呢喃 学记反垄断理直气壮（下篇）〉，载自《东方新闻网》（<http://www.orientaldaily.com.my/>），2007年1月18日，网址：http://www.orientaldaily.com.my/news_item.asp?NewsID=1651。
- 3) 《义学记反垄断·有情学记救媒体》部落格，网址：<http://xueji-antimonopoly.blogspot.com/>。
- 4) 魏月萍，〈反垄断笔谈三则〉，见魏月萍个人新闻台——《新学衡》【参访知识放行脚】，2007年1月18日，网址：<http://mypaper.pchome.com.tw/news/ngoigp/3/1278158613/20070118224430>。





评论

巨人的孩子在召唤

■ 林宏祥 撰写

坦白说，连署《反垄断宣言》的学记，并不是为了抢夺“正义”这个大印章。至多是心有不甘者，想要为“正义”正名，不让“喊正义”和“反正义”在这个时代可以融合成一体两面，故选择站了出来——哪怕是举起脆弱螳臂的悲壮，抑或成为最后一根稻草的轻渺，都在所不惜。

这群“学海的孩子”于2006年11月3日隔着两辆拖格罗里，在《星洲日报》总社篱笆外高唱《学海之歌》，却没有一个音符掉落在翌日包括标点符号的437字报道中。同年12月28日，59人再度起义连署《反垄断宣言》，这个时候的《星洲日报》，已经完完全全只字不提。

12月28日以前，回应反垄断学记的唯一论述是“不要将单纯的学记卷入漩涡”中。姑且不论此文所期许的“单纯”，会否就是“无知”的意思，更不谈撰文动机——我们听见的是，此论与“不要将大专生卷入政治”同调；我们看见的是，报人面对学记，越来越像政客面对大专生。

12月28日以后，万马齐喑。全彩的《星洲日报》没有一个段落，或是一个句子，或者一张图片，提及学记反垄断的宣言。有人到“学记反垄断”部落格留言，“以学记名义”反对“以学记名义”反垄断，愚人的说





话变成自愚的笑话。这些人假装看不懂“一个名字代表一个反垄断的声音”、假装看不到“有人骑劫沉默的大多数去反对反垄断”……，诸如此类的闹剧虽不堪入目，主谋却无不堪之情。

倘若《星洲日报》仅仅是市场上的商品，而马来西亚又拥有一个健全的市场制度，学记根本不需向一份选择自甘堕落的报纸，晓以大义，动之以情。还要拍拍它的肩膀，给予它鼓励与肯定，告诉它：“反垄断，是因为我们对你有信心！”但事实恰恰相反。

但事实恰恰相反。我们本来就缺乏一个公平的竞争市场，偏偏星洲媒体集团如注射过量长肉剂而不断膨胀的巨人，挂着千斤赘肉摇摇晃晃，迫不及待冲进市场、践踏对手；如蛮牛般撞出去，要在世界华人的版图上踩下自己的脚印。它挺起胸膛，猛吸一口气，向世界怒吼：“我要立足本土、冲向国际，开创蓝海！”

面对曾经培育自己的报馆，如今成此模样——将贪婪化为鲁莽的动力。践踏百花齐放的媒体生态，学记深感不安、焦虑、为难。我们看到的并购，一方面，台下、幕后、桌底充斥着官与商的利益交易；另一方面，这个并购只是资源上的重组、是财力上的整合，如巨人赘肉内层蛋白质、脂肪、荷尔蒙重新调配，心智却无力同步追上。

《学记反垄断》只是一个考验。学记拿出自己对《星洲日报》仅剩的单纯幻想，孤注一掷。《星洲日报》以“不报道、不回应、不评论”，作为处理这份2163字宣言的准则，失却了宣言里诉求的“竞争”、“专业”、“多元”等价值。这个巨人，纵使一脚跨入了地球村、一头钻进了蓝海，其心智却永远缠在起跑点上，永远爬不起来。

换句话说，这个扬言立足本土、迎向国际，准备以“软权力”把自己推销给大中华世界的媒体集团，却撕掉了学记递上“反垄断宣言”的遮羞纸，赤裸裸暴露自己的不安、焦虑、急躁、懦弱、虚心。它拒绝对话，哪怕那曾是它培育的学记，那曾经都是学海的孩子。它只能以逃避来面对，用隐瞒来叙述，把“心虚”当虚心，恰恰反证了学记起义的正当性。





123个《星洲日报》学记，在恶势力垄断的漆黑中、在市场厮杀猩红的血迹中，眸里闪烁着微弱的火种。我们隔着虚拟的网络，召唤在篱笆内侧的巨人——却已然不敢奢望，那个巨人会向我们走过来。

“我们围起来，我们牵起手，你听不见什么。你知道我在告诉你，我们千万个生命是火种……”学海的孩子唱着火般的歌，只求声音消失在空气中以前，来得及为迷失的正义留一道线索，好让正义重返的时候，还找得到回头的方向……





【附录一】文告

《星洲日报》学记反垄断宣言—— “正义学记反垄断 有情学记救媒体”

2006年12月28日

反垄断是因为我们对《星洲日报》有信心！
正义学记反垄断 有情学记救媒体
积极主动，敢于负责。

如果是消极，我们根本不会选择站出来，自认还有改变结局的能力；如果是被动，我们只会接受合法即合理的宿命论，然后防卫式地为自己的无力辩护。

正是因为积极，我们还相信自己的生命是火种；在黑暗垄断了以后，主动燃起熊熊的火，用点点烛光去划亮马来西亚的新闻自由。

我们的名字姓氏，真真实实记录在这里；我们的学记编号在《星洲日报》的记录里。我们不以马大生、理大生自居；我们不以新山人、槟城人自称，我们一个名字是一个闪亮的生命。我们，敢于负责。

我们无意去比较谁能动员更多的学记表态，多数暴力不是正义的体现；我们坚信沉默的两万人也无法改变即使只有一百人、甚至是十人、一个人反垄断的事实；我们不愿扬言“历史上被启蒙的永远是少数”，我们只求欲反驳我们的学记，有机会阅及这份完整的声明。我们对他们独立思考的能力有信心。

关于那些“你们被利用”的指责，我们以“拒绝出卖灵魂”具体回应。从前坚持的，我们当下没有放弃，未来更不会改变——这是我们反垄断的信念。比起五年前替《星洲日报》社长张晓卿否认涉及





收购南洋报业、五年后改称张晓卿收购南洋报业与《星洲日报》无关的人，我们庆幸灵魂与自己同在。

我们感谢《星洲日报》和《学海》，让我们的青春因而美丽。而今，我们只能用壮丽的岁月回馈之。我们愿意相信，11月3日星洲媒体集团董事经理刘鉴铨先生隔着篱笆凝望着我们这些闪亮的生命，心中一定骄傲无比。昔日的火种，今日已成烈焰。

面对拖格罗里以及国家机关，我们勇敢的、大声地唱出火般的歌。老报人穷尽一生的青春和岁月，如今面对自己集团旗下媒体培育出来的新生代，用歌声唱出自己心中反垄断的信念。也许是流露，可能是反射，他的眼神格外炯亮。

反垄断是因为我们对《星洲日报》有信心！

是的，反垄断是因为我们对《星洲日报》有信心。我们相信《星洲日报》能够凭自己的实力，在市场上与任何对手一较高低，而不需要以垄断市场、破坏媒体相互竞争的生态，来延续寿命因此变得可以预测的事业。

是的，反垄断是因为我们对《星洲日报》的爱护。曾毓林说，监控新闻自由的是政府。故此，我们反对张晓卿跟执政党马华公会携手经营媒体，邀请政治势力介入市场交易。我们不要《星洲日报》被嘲笑为官商勾结，走后门来霸占中文报读者市场。

请用竞争说服我

请用竞争说服我——因为垄断以后，张晓卿以外的报纸藏在报摊最隐秘之处这样的恶斗，并没有减少。

请用专业说服我——因为垄断以后，张晓卿的报纸在报道11月3日百人静坐反垄断的新闻时，包括标点符号的437字报道，由始至终没有“垄断”两个字，以及堵塞在总社大门前的两辆拖格罗里。





请用多元说服我——因为垄断以后，张晓卿的报纸继续封杀颜清文、陈亚才、李万千的声音。华团、文化、政治领域不同声音的激荡，在张晓卿的报纸上是已经幻灭的浪花。

垄断是单向的灌输，竞争是多方的激荡；前者霸道，后者璀璨。

垄断是将视听人的选择权独揽在手，竞争是让视听人有权利选择自己；前者展现的是弱者的不安；后者展现的是强者的自信。

霸权可以逼出畏惧，但是赢不到尊敬。我们看到的是，霸道、畏惧、不安正在垄断这个社会；而我们知道，突破这个垄断，竞争、专业、自信才是答案。

我们要张晓卿展现强者的自信，用自己的实力去跟对手竞争读者的赞叹；我们要张晓卿旗下报纸的编采人员展现专业的精神，用宽阔的胸襟接纳多元的声音；我们要视听人展现力量，用我们消费的选择权向媒体老板传达最直接的讯息。

我们要《星洲日报》展现强者的风范，不占对手的便宜；我们要读者选择《星洲日报》是因为它比对手更能说服消费者，而不是因为读者买不到《星洲日报》以外的报纸。

我们缅怀、牢记“一日为学记，终生为学记”的单纯感动，正因为这样我们更不敢对不起历史。我们围起来牵起手的单纯的信念是，凝聚人性深处的善，击碎恶的独霸垄断；我们接受的新闻写作训练不是堆砌文字，而是让文字在社会产生它的力量。我们不会忘记，“单纯”不仅仅是让“善”落实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里，更必须让“善”发扬在制度中——单纯里不会有霸占的欲念、单纯里没有独吞的行为、单纯里更没有封杀的手段！

我们尊重反对我们的立场；我们不敢厚颜骑劫“沉默的大多数”，因为那是没有意义的事。即使“地球是宇宙中心”的天体论由全世界的人支撑，也敌不过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布鲁诺





(Giordano Bruno)、伽利略 (Galileo Galilei) 以及他们背后“地球不是宇宙中心、地球绕着太阳转”的真理。

三个人以及一个真理改变了历史，给了我们勇气去相信——我们，以及我们反垄断的信念，可以扭转媒体被垄断的局面。

71岁的张晓卿社长有离开的一天、67岁的刘鉴铨先生有离开的一天；而今天年轻的我们，同样有离开的一天。我们总是处心积虑延长离开的时间，却拒绝反思自己留下了什么给自己的下一代。历史的这一刻，我们今天有必要选择，是延续秦始皇的独霸，还是我们要让每一个生命都意识到自己的力量？

“积极主动，敢于负责”以外，我们还要“敢于竞争”。我们憧憬的是以实力赢得掌声的社长、以专业赢得肯定的编采人员、以自信赢回自己权利的视听人。

简单而言，我们正在捍卫一个社会的尊严。这是我们反垄断的信念。

仅此，我们呼吁张晓卿脱售手中所有南洋报业的股权，让本地中文报业回到百花齐放的媒体生态，与言论自由、新闻专业接轨，准备迎接黑暗隧道尽头的第一道耀眼光芒！

召集人：

庄易凡、梁莉思、黄巧琴、廖秋怡、林志翰

联署学记名单：

序	姓名	地区与届数
1	庄易凡	柔佛区第11届学记
2	梁莉思	东海岸区第10届学记
3	黄巧琴	雪隆区第10届学记
4	廖秋怡	雪隆区第15届学记





5	林志翰	雪隆区第15届学记
6	王宝琳	柔佛区第10届学记
7	林德顺	霹雳区第4届学记
8	陈晓萍	霹雳区第16届学记
9	黄晨阳	马六甲区第6届学记
10	蔡维光	东海岸区第9届学记
11	魏月萍	东海岸区第1届学记
12	黄珊珊	柔佛区第9届学记
13	胡美婷	霹雳区第12届学记
14	林宏祥	柔佛区第10届学记
15	陆力绮	雪隆区第15届学记
16	余赋齐@余福祺	柔佛区第9届学记
17	陈佑强	柔佛区第13届学记
18	林仕妆	槟吉玻第14届学记
19	徐佩琴	柔佛区第8届学记
20	周忠信	柔佛区第3届学记
21	陈泓宾	柔佛区第10届学记
22	王肖茵	东海岸区第9届学记
23	潘丽娜	柔佛区第7届学记
24	张慧玲	柔佛区第8届学记
25	刘敬文	霹雳区第1届学记
26	顾美盈	东海岸区第9届学记
27	何永良	东海岸区第12届学记
28	黄妙仪	雪隆区第15届学记
29	沈光明	柔佛区第8届学记
30	黄进发	霹雳区第4、5届学记
31	林嘉运	柔佛区第12届学记
32	谭伟雄	森美兰区学记
33	林佩诗	柔佛区第9届学记
34	陈利威	槟吉玻学记



35	黄勇进	雪隆区第15届学记
36	潘永杰	霹雳区第8届学记
37	余福瑞	柔佛区第7届学记
38	李若天	东海岸区第7届学记
39	庄德智	柔佛区第7届学记
40	陈宝琳	霹雳区第14届学记
41	曾薛霏	东海岸区第5届学记
42	甘彩珍	柔佛区第9届学记
43	胡禄永	霹雳区第7届学记
44	陈慧思	东海岸区第6、7届学记
45	岑有祥	柔佛区第10届学记
46	陈健彬@陈建宾	柔佛区第9届学记
47	梁美珊	东海岸区第4届学记
48	沈国珍	柔佛区第7届学记
49	潘永强	霹雳区第4届学记
50	梁碧琴	柔佛区第13届学记
51	陈联文	东海岸区第12届学记
52	谢伟伦	雪隆区第7届学记
53	丘伟荣	森美兰区第9届学记
54	林庭君	东海岸区第13届学记
55	周添健	柔佛区第3届学记
56	谭贞洁	柔佛区第8届学记
57	汤胜胜	霹雳区第14届学记
58	庄迪澎	柔佛区第1、2届学记
59	余福民	柔佛区第4届学记
60	李碧锋	森美兰区第7届学记
61	郑彩萍	马六甲区第9届学记
62	李益进	霹雳区第12届学记
63	林道锦	霹雳区第12届学记



64	陈香琴	柔佛区第10届学记
65	苏建铭	柔佛区第3届学记
66	章云枫	槟吉坡区第9届学记
67	黄瑞发	霹雳区第1届学记
68	罗良诚	槟吉坡区17届学记
69	林慧棋	雪隆区第13届学记
70	黄志远	东海岸区第4届学记
71	张激紛	雪隆区第12届学记
72	林真云	霹雳区第12届学记
73	郑永森	霹雳区第2届学记
74	陈翠梅	东海岸区第6届学记
75	吴晓曦	马六甲区第5届学记
76	黄洁媚	雪隆区第14届学记
77	黄碧蕊	雪隆区第12届学记
78	陈文翔	东海岸区第8届学记
79	王敬钊	槟吉坡区第5届学记
80	谢利端	雪隆区第10届雪记
81	陈丽萍	霹雳区第12届学记
82	段恩仪	柔佛区第14届学记
83	吴慧霖	柔佛区第9届学记
84	陈文亮	柔佛区第6届学记
85	邱振益	东海岸区第15届学记
86	章力恒	槟吉坡区第14届学记
87	郑丽雯	马六甲区第13届学记
88	马薇莉	雪隆区第17届学记
89	杨俭冰	雪隆区第15届学记
90	熊鉴毅	东海岸区第15届学记
91	曾维龙	雪隆区第7届学记



92	杜玲玲	柔佛区第5届学记
93	萧美玲	雪隆区第12届学记
94	黄种佳	柔佛区第13届学记
95	曾慧晶	东海岸区第3届学记
96	盘裕勤	东海岸区第8届学记
97	林周兵	柔佛区第8届学记
98	何协祥	东海岸区第9届学记
99	黄翠菁	柔佛区第8届学记
100	胡禄铭	霹雳区第4、5届学记
101	吴咏炼	马六甲第7、8、9届学记
102	廖美云	霹雳区第13届学记
103	陈燕如	东海岸区第8届学记
104	林润松	雪隆区第5届学记
105	郑家音	马六甲区第7届学记
106	谢秀英	霹雳区第13届学记
107	章力扬	槟吉坡区11届学记
108	胡碧珊	槟吉坡区11届学记
109	李芸桦	霹雳区第13届学记
110	陈玮欣	雪隆区第13届学记
111	郑嘉妙	槟吉坡区10届学记
112	苏能芝	霹雳区第12届学记
113	黄民俊	霹雳区第13届学记
114	何晓薇	柔佛区第6届学记
115	陈绛雪	柔佛区第6届学记
116	郭碧真	槟吉坡区10届学记
117	黄佩婷	马六甲区第13届学记
118	张秀芳	柔佛区第1届学记
119	郑宝婷	槟吉坡区学记
120	郑吉尔	柔佛区第12届学记



121	杜会今	柔佛区第6届学记
122	萧德粮	柔佛区第10届学记
123	温秀真	马六甲区第8、9届学记

(转载自《正义学记反垄断 有情学记救媒体》部落格, 2006年12月28日, 网址: http://xueji-antimonopoly.blogspot.com/2006/12/blog-post_27.html)





【附录二】网文

我曾经沉默，但不是站在你的大多数！ ——我的反媒体垄断宣言与学记心声

林志翰

《星洲日报》雪隆区第15届学生记者

身为雪隆区第15届学生记者，对于孕育我学记生涯的《星洲日报》“间接”收购《南洋商报》（更为准确地说，《星洲日报》社长收购南洋）的事件，我应该公开表达我的立场和心声，以免被指责为“沉默的大多数”。在这里我想论证的是，即使我曾是他们（《星洲日报》的笔杆打手）所谓“沉默”的一群学记，却不曾是支持收购和垄断立场的一派。所以要论证是否是“大多数”，还得作全学记调查投票方能知结果。我不会去如此做，除非投票结果可以肯定促使张晓卿先生改变主意脱售南洋报业。要不，《星洲日报》可以号召开学记特大，显示他们的诚意最终会以数据来论证，否则可别把特大号的帽子扣在我的头上。

回首当年马华公会收购南洋商报事件，《星洲日报》曾大力反驳无数的指责，说社长没有参与收购。当时正当我刚加入学生记者这个家庭，虽然我不很清楚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和内幕，但是我选择相信了它（《星洲日报》）。每逢别人攻击它，我都会为它袒护，认为既然它的原则是“正义至上”，它在公开声明里说的每句都是千真万确的。明人不做暗事，外人的指责一定是诬赖，可能就如《星洲日报》的某些职员所说——有背后的议程，或妒嫉它的成就。





打从我参加学记训练营开始，我就以报馆里资深的记者为学习榜样，也相当尊敬从事这一行业的人。所谓的“无冕皇帝”，就是应该有理想冲劲，追求正义自由原则，发挥崇高的媒体精神。这些都是我很想学习的，并向他们看齐的。首先，在还未正式被录取为学生记者，我必需认真，小心翼翼地写一篇议论文和一篇申请书（〈为何要加入学记〉）呈交上去。精神紧张地等待回函邀请我去面试，然后带着战战兢兢的心情通过了这一关后的我才被正式录取（当时学记队伍严格控制人数，每校只允许最多派出4位）。这还不是最后一关。要获取学记证书，还得交出一定的成绩。从这点来看当时学记队伍的素质，给我的感觉是，《星洲日报》是非常用心和有诚意地栽培学生记者和严正看待学记队伍，并给于每周一个全版位的空间让学记极力发挥。另外，《学海》和文教组的职员都看起来很有文化修养，专业和勤奋，留下我深刻的印象。当时我更是一度认为文教组主任曾毓林先生是因为工作太忙碌和他的奉献精神，而仍是单身汉。

那段担任学记的期间，我常翻开《星洲日报》阅读，留意并比较刚被马华收购的南洋商报，首先发觉南洋商报确实改变了很多（俨如党报），接下来感觉到《星洲日报》的言论版在写作人罢写后也开始逊色了很多（后来才懂得其真正的原因？这些都不是在《星洲日报》可以读到的）。很多评论总是感觉上四平八稳，搔不到痒处，似乎不如以前我阅读时精彩。也有朋友总是质疑《星洲日报》报导的公正性，我就以它也有报导反对党的新闻来为它袒护（虽然知道反对党报导幅度的大小）。我也尝试去体谅《星洲日报》在《印刷法令》下的限制和曾被关闭过的苦衷。曾毓林先生更有教导我们要如何懂得寻找报导中隐藏的意思（underlying message/isi tersirat），还有如何读“中间线”（read between the lines）。虽然我认为这是有些偏离记者确实和准确报导的原理，我还是不明白——明明摆在面前就是事实，为何要那么含蓄？他回答说：“作记者要识时务”，“作记者就好像要越过地雷池，要步步为营，哪怕一个不小心踩中了就会





粉身碎骨，完蛋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原来这些日子以来至今，这全都是他的理念。眼看着他几乎还在地雷池面前原地踏步，我对他的期望已幻灭了。

后来得知报章上有越来越多的“敏感”课题被禁止报道，包括猪农事件和白小事件。当时我尊敬的学记负责人谭贞洁小姐秉持着记者要懂得社会关怀，要探索社会课题的真相，毅然带领我们这一班学记新人朝着这个理想方向。她说，没有任何的课题本质是“敏感”的。它之所以会敏感，是因为人民被禁止谈论而存有偏见或无知。她一直努力地灌输崇高的记者精神和理想给学记队伍。这些都给我很大的启发，也是我深深认同的。在她担任该职位期间，作了很多具有争议性的决定，比如说她主动带领了我们去拜访坐落在武吉不兰律的猪农，并与他们深入交流。之前她更有邀请学者来向我们讲解这课题的来龙去脉。除此之外，她也带领我们进入白小原校，去了解保校社区运动的斗争。针对这两个活动，我也写了报告稿件。尤其是有关白小事件的报导刊登在雪隆区的《大都会》，年纪不及18岁的我初次感受到被删稿的不悦。我相信我的负责人对于打造社会关怀的学记队的理想一定也曾承受来自上层很大的压力。终于在筹备1个月的全国中学生人权营的努力和坚持被告吹后，我尊敬的负责人忍辱负重，为了更高更远的理想和信念，下定决心辞职出国深造去了。就这样，《星洲日报》失去了一位具有正义使命感和抱负的记者，证明在报变事件前后都不乏优秀的记者和职员。分别在于，这些人才是否愿意为《星洲日报》高层的利益卖命或付出代价。

从这些种种事件的演变，让我更进一步看清楚一些事实——《星洲日报》的真面目和其秉持理念的伪善。随后，当我开始阅读电子报《当今大马》和《独立新闻在线》，进一步证实我对《星洲日报》的看法。掩盖新闻，无情打压封锁一些时评家和学者，扭曲事实真相，以匿名或假借读者身份的方式来谩骂批评者（而且几乎都不点名或写出处）等等，哪个是有大报风范？又有哪个符合“正义之





上,情在人间”的原则?讽刺的是,如今到底《星洲日报》要设下什么典范给未来和在藉的学生记者学习?难道要年轻的一辈也向他们学习资深报人的堕落?难怪近来的雪隆区的学记素质每况愈下,甚至没有了以往的筛选制度,大量收录学记滥竽充数。试问新学记到底有从其负责人学习到任何媒体精神和社会关怀理想吗?我想大概没有,反而我愿意相信有不少的新学记是抱着交友和联谊的心态进来,其中也可能有少数是来吃喝玩乐的(因为现任负责人钟进贺也许会给人错误的印象)。大家可以检验近年来学记队伍举办了什么样活动,写出了什么素质的稿件,窥探而知。如果学记队伍是给人进来觉得好玩的话,就要想一想当初成立这支队伍的宗旨了。我想,学记队伍的资源既然是来自《星洲日报》,而《星洲日报》的资源是来自华社(广大读者)一路来的大力支持,学记应该懂得“取之社会,用之社会”这道理。以学记的身份去接触社会,更可以充分体现“情在人间”的价值。

《星洲日报》可以一再否认垄断,可以“嫁祸”给他们的社长张晓卿先生,还是无法洗脱同一个家庭利益的关系。但是,《星洲日报》的资深报人和一众文人墨客一再为他们的主人卖命,涂脂抹粉,歌颂起舞,粉刷太平,也无法掩饰他们的虚伪伪善的一面。他们的老板能仗着垄断市场90%之力压制或控制舆论,他们也居功不少。无论现在他们如何辩称,也无法自圆其说地解释在2001年他们替老板发表“没有参与收购”的公然谎言。这就是“正义至上”了。如果他们没有悔改,继续沉沦堕落,希望真正正义的一天会到来判决他们,把他们写入历史,成为媒体系的必修反面教材。

我相信很多《星洲日报》的记者职员都不是自愿如此依附于堕落的一群,但是奈何于资本主义的现实和饭碗的问题,忍辱负重继续担杠他们的角色,暂时压抑着他们的崇高理想和信念。虽然如此,我认为浪子回头还是岸,我仍期待那些所谓堕落的资深报人可以觉醒,以老板强大的媒体集团的垄断优势之下,极力争取新闻自





由，而不是助纣为虐反过来打压新闻自由和同行。这样一来，他们还可以将功赎罪，不必担当千古罪人。

我本身绝对相信改变是要通过改革制度，而不是寄托在于人治。以现在的格局，在张晓卿媒体集团底下的报业人士，若可以团结一致，显示自己的专业精神和诚意，必然可以协助改善制度，将来同业们，华社和广大的人民就有更美好的日子过了。他们也应被记一功！那时媒体系的教材就会改写道：《星洲日报》媒体报业人士，扮演了“卧底”的角色，背负千夫所指的耻辱，卧薪尝胆，最后成功策略性地为马来西亚的新闻自由开阔了天空，征服了专横独裁政治压力的蓝海！

（转载自《正义学记反垄断 有情学记救媒体》部落格，2006年12月28日，网址：http://xueji-antimonopoly.blogspot.com/2006/12/blog-post_3847.html）





【附录三】网文

我反对单元垄断 我反对官商勾结

黄巧琴

《星洲日报》雪隆区第10届学生记者

今天，我尝试提笔写出自己反垄断的感受，虽然事隔张晓卿收购南洋报业已数月，但一经回想，心情依然久久不能平复。

今天，我站了出来，抗议《星洲日报》社长收购南洋报业的行动、反对《星洲日报》社长垄断报业的企图（这不是企图，而是已经成为事实）。只因为在媒体系毕业的我知道报业被垄断的后果；只因为身为消费人的我了解拥有选择权利的重要性；只因为在《星洲日报》土壤长大、汲取知识的我，是多么清楚地认识到资讯单元化所带来的恶果；只因为向来坚持捍卫母语教育，支持多元文化教育共存的我深信——“一支独秀春姿小，百花齐放才是春”。

10年前的我，中学刚毕业，梦想进入大专媒体系，那时的我曾下豪言，非《星洲日报》不进，非《星洲日报》记者不当；5年前的我，顺利进入本地大专修读媒体系，那时的我，相信了《星洲日报》否认涉及马华收购南洋报业的声明；5年后的我，已在社会工作，见证了《星洲日报》社长堂堂正正入主南洋报业的收购行动，这时的我，后悔当初年少天真的肤浅，后悔我曾经选择的相信……

当年在媒体系受教的我，多少次与同学在课堂上讨论新闻自由的重要性、讨论报章该扮演的角色、讨论文化霸权带来的影响、讨论垄断的恶果，也讨论官商勾结的弊端。今天，我一项一项地检验、一项一项地验证——从南洋报业先被政党收购到被张晓卿收购；

第三辑：黄丝带运动活动特辑





从当初《星洲日报》扮演监督政府到现在为政府粉饰太平的角色、从刘鉴铨的〈反垄断是我们的信念〉到以437字报导反垄断请愿、到沟通平台隐姓匿名自吹自擂的文章；一桩桩的事实、一则则的新闻报道，在在地证实了我所猜测的——“正义至上、情在人间”背后的隐议程，我不禁感到心寒。

我没有什么惊人的大理论，也不是学者，但是我知道几件事：

我反对张晓卿垄断本地华文报业，因为我坚持读者拥有选择的权利，我们希望展现在眼前的是多元开放的声音，而不是单一、单向的灌输；

我反对官商挂钩，因为我始终坚信报章扮演的，应该是传达人民心声的喉舌，而不是政党或某企业的传声筒。

我还反对封杀、封锁、封闭、霸权、霸占、独吞、单元等，只因为我相信——真理至上，权在人间！

最后，我诚恳地呼吁张晓卿先生脱售南洋，把“知的权利”归还于大众！谢谢您！

（转载自《正义学记反垄断 有情学记救媒体》部落格，2006年12月28日，网址：http://xueji-antimonopoly.blogspot.com/2006/12/blog-post_28.html）





【附录四】网文

我是学记，我只想坚持当初的使命

廖秋怡

《星洲日报》雪隆区第15届学生记者

“我们要我们要，抓紧那一把火炬，燃烧熊熊的火
我们要我们要，抓紧那一把火炬，唱出火般的歌……”

那青葱岁月，在茫茫人海中，我们因星洲而相遇。

那青涩时代，在懵懂无知中，我们因学记而成长。

记忆中的少年，我们被喻为社会的眼睛。

记忆中的少年，我们单纯的坚持相信暗涌创思，一支独秀。

记忆中的少年，我们单纯的坚持相信明察思辩，飘洒慧墨。

记忆中的少年，我们单纯的坚持要有社会醒觉，不畏强权：

- 日本脑炎爆发，我们到灾区实地考察；
- 白小被迫关闭，我们到原校了解状况；
- 我们搞人权营，却因某些因素而被夭折。

记忆中的少年，我们单纯的坚持新闻人是社会的良心。

记忆中的少年，我们单纯的坚持报纸不会说谎，我们要相信它
正义至上。

记忆中的少年，我们单纯的坚持学记和其他青少年组织是不一
样的：





- 我们不纯粹只是爱华文
- 我们不纯粹只是爱创作
- 我们不纯粹只是爱搞活动
- 我们不纯粹只是爱交朋友
- 我们不纯粹只是爱唱歌跳舞
- 我们不纯粹只是爱游山玩水而加入学记队。

我们比其他青少年组织：多了一份理想、多了一份使命感、多了一份社会责任、多了一份社会醒觉、多了一份社会良知、多了一份人文关怀；

只因记忆中的少年，单纯的我们只有那颗赤子之心，坚持相信只要我们坚持到底，世界会变得更美好。

今天，我们迷失了。

有人说，报纸的新闻都是假的，别相信。

有人说，报纸被政党操纵，新闻人不再独立。

有人说，收购并非垄断，纯粹只是商业交易，报纸还是会百花齐放。

有人说，统合中文媒体，在全球化之际可以抗衡西方媒体。

有人说，统合只因想延续中华文化的渊远流长。

却也有人，只想清晰地表达自己对事件的看法，专栏被悄悄关闭。

也有人，公然反对一些社会议题，从此名字照片在报纸上消声匿迹。

也有人，说了会引起公愤的话语，巧妙的被报纸美化。





也有人，因为害怕引起政府不悦，而从此不据实报导新闻。

也有人，因为利益关系，利用大众的信任，悄悄背叛后知后觉的人民。

众说纷纭，我，该相信谁？

我相信我当初的使命、我坚持不畏强权、我坚持做功利社会的良心、我坚持做功利社会的一股清流、我坚持说真话、我坚持言论新闻资讯自由、我相信公道自在人心。

我尊重异见、我坚持民主、我坚持正义。

我，是被利用吗？

我，错了吗？

（转载自《正义学记反垄断 有情学记救媒体》部落格，2006年12月28日，网址：http://xueji-antimonopoly.blogspot.com/2006/12/blog-post_3847.html）







第四辑

文献资料







黄丝带运动纪事（2001—2007）

余福祺 曾剑鸣 整理

本章2001年5月14日至7月3日之纪事，是以《报殇：南洋报业沦陷评论集》（第二版）之〈大事记〉为底本，并据《华文报变天全记录》、《华文报天变再记录》等参考文献另行增订。

2001年

5月14日

据英文《商业周刊》（The Edge）报导，马华公会的投资臂膀——华仁控股私人有限公司（华仁控股），以《星报》集团（The Star Publication）名义欲收购南洋报业控股（南洋报业），洽购行动据说已进入最后阶段。

5月15日

民主行动党主席林吉祥发文告要求马华公会澄清收购传闻。其后，民主行动党、人民党、公正党、回教党皆陆续表态反对马华收购南洋报业。

《星洲日报》刊登林氏文告后，此后两星期只侧重报导马华公会总会长林良实或马华当权派谈话，而华社各界反对收购的文告与新闻则屡屡受到封锁。





5月16日

林良实承认收购传言并表示马华公会不会干预《星报》集团任何商业收购行动。

5月18日

雪隆及森州24个青年团体联合声明，反对政党收购南洋报业集团。

5月20日

公正党及人民党率先在吉隆坡、怡保、槟城拉布条展示标语，抗议马华收购南洋报业，反对政党控制大众媒体。

5月21日

马青总团长翁诗杰引《建国日报》、《新明日报》、《通报》为例，指政党控制报章有太多倒闭的例子。

5月22日

马华公会署理会长林亚礼公开要求林良实谨慎考虑收购行动。其后许多马华领袖陆续发出反对收购言论。

行动党向人权委员会提呈备忘录，要求介入调查马华收购南洋报业。

《星报》集团与丰隆集团签署谅解备忘录，同意以每股五至六零吉马币交易南洋报业的股权。

5月23日

马华公会会长理事会通过表决方式，以12人同意，3人弃权及5人缺席的结果，委托华仁控股及《星报》集团管理层和董事部即刻展开





收购南洋报业。

林良实正式否认《星洲日报》参与此收购行动。

马华中央宣传局发表文告，指行动党干预《星报》收购南洋报业，破坏商业交易活动。

雪华堂、森华堂、雪隆大专青年毕业生协会、雪隆华校董联会等，宣布反对收购。其后，其他华团反对马华公会收购之声此起彼伏。

5月25日

华仁控股48小时之内接管南洋报业的消息传出。一群关注新闻自由的公民成立“反对马华公会收购南洋报业工委”（CAT），以陈亚才为主席，维护媒体独立，反对政党控制与商业垄断。

林良实声称收购行动为“你情我愿”的交易，不需要华社百分之百的支持。

《南洋商报》、《中国报》员工展开佩戴黄丝带运动，抗议收购行动。

5月26日

《星报》集团正式致函吉隆坡股票交易所，通知已中止洽购南洋报业控股。与此同时，《星报》集团的大股东华仁控股开始接手洽购行动。

董教总、雪华堂、华研等14个华团发表七点声明，反对马华收购南洋报业，并正式抗议《星洲日报》封锁南洋报业被收购报导。

雪华青、学生及与捍卫白小原校人士连袂到马华大厦前示威抗议。

华文报章41名评论人宣布停止供稿给《南洋商报》、《中国报》、《星洲日报》与《光明日报》，抗议马华公会收购南洋报业及《星洲日报》涉嫌参与收购与封锁新闻。





5月27日

《中国报》与《南洋商报》员工发表文告反对马华收购，并发表联署公开信，呼吁丰隆不要出售旗下媒体机构，随即展开佩戴黄丝带行动，以黄丝带为争取新闻自由象征。

5月28日

雪华堂、董总、教总和校友联总发出紧急通告，宣布将在5月30日在雪华堂召开“全国华团代表大会”，主要是反对政党收购《南洋商报》及《中国报》。

中午，300百多名《南洋商报》及《中国报》职员、非政府组织成员及大专学生，分别群聚两报建筑物外，抗议马华收购南洋报业。

首相马哈迪表示不插手收购事件。

傍晚，以雪华堂主席颜清文为首的华团代表共40人，到访《南洋商报》和《中国报》表达支持两报新闻从业员。

南洋报业于下午4时正式易主。谦工业 (Hume Industries) 宣布以2亿3012万4961零吉现金或每股5零吉50仙脱售南洋报业百72.35%股权于华仁管理私人有限公司。

《星洲日报》集团总执行长刘炳权早上闪电辞职，他连公司座车也尚未交还，就于晚上8时，和《星洲日报》前副总编辑洪松坚代表华仁控股宣布掌管南洋报业控股，并即席会见《南洋商报》及《中国报》高级主管。刘炳权受委为南洋报业控股总营运长 (COO)，洪松坚则受委为总营运长特别助理。

《中国报》当天晚报封面头条为“请支持我们，新闻自由不能受伤害”，报导当天该报200名员工在吉隆坡报馆总部纠察，决心捍卫新闻自由的新闻。华仁控股派人接管报馆后，第二天日报封面头条马上改版，改为“南洋报业易手，华仁控股以2.3亿收购”。





媒体独立面临侵蚀，《光华日报》积极报导收购事件新闻，当天该报封面头条新闻为“南洋和中国报员工请首相干预，阻止马华购2报”。

南洋报业董事经理黄超明、执行董事古玉梁、《南洋商报》总编辑王金河、《中国报》总经理黄明来、《中国报》总编辑潘友来等共10名职员受劝告立即离职。

晚上11时，反对马华收购南洋报业工委会（CAT）发表文告形容2001年5月28日为马来西亚媒体史上最黑暗的一天。工委会呼吁华社公众全面抵制《星洲日报》、《光明日报》、《南洋商报》、《中国报》和《星报》，并改为支持《光华日报》和《太阳报》（SUN）。

华文报刊编辑人协会抗议马华收购南洋报业，并认为这造成华文报面临更多干预。

5月29日

《星洲日报》报业集团企划经理王世发甫离职，亦跟随刘炳权进驻南洋报业，3天后受委为集团财务总管（GFC）。

收购南洋报业的华仁管理公司称，将确保《南洋商报》、《中国报》编辑工作的完整性，并将其恢复为受人尊重的报章。

反对马华收购南洋报业工委会（CAT）拜访《星洲日报》，要求澄清是否涉及收购行动，以及接近两个星期封锁有关事件异议声音的原因。《星洲日报》只派出公关经理赖兴祥会见，否认《星洲日报》涉及收购。

大约50名华团、非政府组织及学生代表在《星洲日报》门前示威抗议。

《星洲日报》高级专题作者黄永安辞职抗议。

马来西亚新闻从业员职工会《南洋商报》分会发表文告，表示对收





购事件感到遗憾，并呼吁会员保持冷静、团结，提防有利益关系者的煽动。文告并称，如果有选择，该会盼望收购《南洋商报》的买主不是政党或是拥有政治联系的大型企业。

马华副总会长蔡锐明发表声明，就收购提出连串疑问，并要求马华重新检讨，以免和广大华社意愿相悖。

5月30日

《星洲日报》正式在报上发表声明，称该报未涉及报业收购，并称此前因“事件尚并未明朗化”，“不便在新闻报导上高调处理”；同时指入主南洋报业的前《星洲日报》职员乃个人的决定，与报馆无关。

全国华团大会召开。250个华团盖章通过发表五项决议。大会反对政党收购南洋报业，议决一旦马华公会控制南洋报业，即共同抵制《南洋商报》和《中国报》，直到马华公会退出为止。大会并对《星洲日报》封锁反对收购的新闻深表遗憾。大会也同意成立华团反对收购工委，召集单位为雪华堂。

当晚《光华日报》大肆报导全国华团大会新闻，该报封面头条新闻为“签署抗议马华收购南洋报业控股，245华团齐怒吼”。

2000宪章运动（Charter 2000）、国民醒觉运动（Aliran）、回教改革运动同盟（JIM）呼吁全民一起反对马华公会收购南洋报业，并称此项政治收购不止影响华社，更关系到全体国人的言论自由。

面对外界质疑立场不明，马来西亚新闻从业员职工会《南洋商报》分会声明，不曾赞成政党收购报章，并澄清该会5月29日的文告只表示如果有选择，希望南洋报业的买主不是政党或是拥有政治联系的大型企业。

大马华人工商联合会会长林源德表示只要马华退出收购行动，他将代表华社与丰隆集团进行磋商。

约200名支持与反对收购的人群于当天4时许聚集马华大厦前示





威，对峙间产生肢体冲突。期间学生陈世伟因为喊口号被马华支持者殴伤，马华怡保西区国会议员何掌醒被指涉及动粗和出示不文手势。

马华中央委员会于5时开始紧急会议，以32票赞成，8票反对，通过追认5月23日会长理事会的收购决议。

马华中央宣传局发表四点声明，捍卫马华收购南洋报业立场。

5月31日

林良实满意马华中委会的投票结果，并证实买卖双方已于5月28日签约。

林亚礼指马华通过华仁控股几乎全部资产收购南洋报业，具有很大风险。

华团反对收购工委会呈公开信给首相，促请首相设法平息收购风波。

谦工业宣布当天已完成脱售南洋报业72.35%的股权，每股售价5零吉50仙，共值2亿3012万零吉。

学院生陈世伟向警方报案，宣称被马华怡保西区国会议员何掌醒殴打。

6月1日

何掌醒否认动粗，反指自己是受害者。

华总发表文告，称该会代表6月29日会见林良实，要求马华重新考虑收购南洋报业决定，并指收购行动违反华社意愿。

全国报业工友职工会《南洋商报》分会发表文告欢迎华仁控股接管《南洋商报》。

马来文《每日新闻》发表社论，呼吁马华设法说服华社接受收购报业，以避免被反对党利用。





《南洋商报》、《中国报》发表声明，指办报方针不受政党干预，并呼吁华社给予机会。

中文异议月刊《小辣椒》拨出27版，报导政党收购媒体事件。《南洋商报》专题记者周泽南发表〈一个记者的心声〉，提出记者诉求。

中文三日刊《大众报》第81期封面新闻为“南洋大地震”，评论华文报大变化。行动党《火箭快讯》也报导收购事件。

6月2日

林良实表示，马华为了减低投资风险，可能物色一名“友善及有经验的伙伴”进行合作。

马华士拉央区会准备号召中央代表召开特大，讨论收购报业事件。士拉央为马华副总会长陈广才国会选区。

6月3日

回教党中央代表大会通过提案，谴责马华收购行动。

替阵领袖理事会发表文告，称该会5月31日召开会议时，谴责收购事件，指国阵最终完成控制国内多语媒体。

林吉祥指行动党没有抵制《南洋商报》及《中国报》。

前《南洋商报》总编辑朱自存在该报发表〈乖离宗旨将失支持〉，以老南洋身份，对政党收购南洋报业表示担忧。

中华工商联合会副义务总秘书蔡国治披露，槟城中华总商会会长陈国平要求商联会会长林源德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商联会的正式立场。

嘉应会馆庆祝成立200周年、乡联青第25届代表、嘉联会第50届代表大会于槟城举行晚宴，槟城嘉应会馆会长陈毓书抨击马华收购报业，全国嘉应会馆联合会总会长丘思东反驳陈的说法，指该交易是“一个愿买，一个愿卖”。两人继续在嘉联会第50届代表大会相互批评。





6月4日

华团反对收购工委会号召华团举行汇报会，并群起抵制《南洋商报》与《中国报》，不订阅、不登广告，直至马华退出收购行动为止；并致函丰隆集团主席郭令灿，促请他重视华社意愿，重新购回南洋报业。《南洋商报》与《中国报》没有刊登有关消息。

森美兰派报公会会长卢柏强吁请读者勿抵制《南洋商报》、《中国报》，指不但不利华文报业，同时伤害两报生存，间接影响派报人生计。

6月5日

民政党主席林敬益以国阵伙伴身份，呼吁马华公会严正看待华社的激烈反对，重新考虑收购的决定；并表示马华控制的《星报》也曾压制民政党领袖的声音。林良实较后的回应为：民政党领袖的新闻没有新闻价值。其后，马华公会与民政党就收购事件展开文告战。

沈慕羽认为《南洋商报》与《中国报》对华社贡献良多，不应抵制这两家报纸。他随后再强调，马华公会的收购行动才是抵制的导因，该党应悬崖勒马。

6月6日

华总再发表声明，促请各方采取反收购行动时，避免伤及南洋报业员工。

雪隆华人行团总会会长刘磐石称，不认同抵制南洋报业。

6月7日

《星洲日报》社长张晓卿接受他旗下的国际杂志《亚洲周刊》的专访，否认曾参与收购阴谋，但对收购的意图直认不讳，题为“报人雄心烈，不惧流言急”。他认为在一些前提下，不反对与政党合作办报，也不反对媒体被垄断经营，甚至表示“希望由优秀的中华文化来‘垄断’报





业”，中文报应“结盟并购”，以抗衡西方强势媒体。

副首相阿都拉对收购事件表示关注，担忧马华党内会分裂，因为这会对国阵带来冲击。

林良实宣布愿意出让部分或全部南洋报业股权，有意者须在10天内提出献议书。马华总财政植廉贵则说，华仁控股将继续控制南洋报业，不过在适当的时候将寻求一位“策略伙伴”。

1500名雪州马华公会代表出席以林亚礼为首的8位中委支持的收购事件汇报会，并通过议案坚决反对马华公会收购南洋报业，掀开马华公会反收购派全国汇报会的序幕。

新加坡英文《商业时报》报导，大众银行为华仁提供融资，以收购南洋报业控股的控制股权。

派报同业总会会长陈春发率领代表团访问《南洋商报》，称反对华社抵制南洋报业。

6月8日

反对马华公会收购南洋报业工委（AT）要求马华让出全部股权，并反对张晓卿或其他集团垄断华文报业，同时表示张晓卿与《星州日报》高层的个别谈话有矛盾。惟《南洋商报》、《中国报》、《星州日报》、《光明日报》刊登有关消息时，反对报业垄断部分被删除或从略。

全国华团反对政党收购南洋报业工委（COAT）发表文告，反击马华公会领袖对反收购运动的诬蔑，并重申反对政党控制与商业垄断的立场，惟文告不获《南洋商报》、《中国报》、《星州日报》及《光明日报》刊登。

胡万铎计划出资275万零吉向华仁控股购买50万南洋报业的股份，以收抛砖引玉之效。





6月9日

蔡锐明认为林良实的出让股权献议应该由华仁控股召开信托人会议及股东大会来讨论。

林良实宣布将于六月十三日召开华仁控股信托人会议商讨收购南洋报业事件。

董教总表示倘若《星洲日报》社长张晓卿有意垄断华文报业，华社一定要反对到底。

各地派报公会呼吁华社勿抵制《南洋商报》及《中国报》二报。

6月10日

大马大专青年协会主席郭义民一行人一天内造访《星洲日报》、《南洋商报》及《中国报》三家报馆，分别赠送纪念盾牌以勉励彼等继续坚守岗位。

大马华校校友会联合总会代表大会吁请马华尊重华社意愿，放弃收购南洋报业。

马华妇女组主席黄燕燕赞成马华召开特别代表大会来解决收购风波。

自由撰稿人陈亚才与庄迪澎到马六甲主讲“抗议马华收购南洋报业”，并与现场逾百名民众交流有关课题。

民行党副主席林冠英呼吁华团杯葛32名赞成收购行动的马华中委。

马华副总会长冯镇安揭露，民政党在获悉马华准备收购南洋报业时，马上向首相马哈迪投诉，并表示民政党愿意出价每股6零吉50仙收购南洋报业。

6月11日

大马派报总会反对政党收购报章会集团垄断媒体市场，可是不赞





同抵制《南洋商报》或《中国报》。

中华工商联合会发表三点声明，希望华社吁请马华放弃收购南洋报业的呼声，应获得马华的正视与尊重。

《星洲日报》言路版一连多天刊登马华收购南洋报业风波的评论文章，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以“小假”为名发表的〈我被迫加入罢写〉，批评罢写人。

民政党回应冯镇安有关“民政党愿意出价每股6零吉50仙收购南洋报业”言论，指这是否意味丰隆集团是被迫以更低的价钱将股权卖给马华？

6月12日

马华中央宣传局指责，反对党枪手组成的集团向罢写人施压，制造白色恐怖，迫使写作者加入罢写，有如中国文化大革命红卫兵做法。

《南洋商报》前总编辑朱自存在《星洲日报》发表〈读者哪里去了〉，重提“读者组织”的重要，作为报业与外间发生问题时的“中介”，及提出中立意见的“第三者”。

6月13日

华仁控股信托人会议没有结果，据说会议因为开会通知不足14天而未能召开。

蔡锐明批评马华领袖不尊重华社强烈的意愿。

雪州派报同业公会会长陈春发呼吁，华人财团向马华公会收购所有72%股权，并让派报同业合股。

《中国报》采访主任吕坚强出版《报变96小时》，记录南洋报业旗下《中国报》收购前的人与事，但他在书的自序提到该书不是一本揭密的书。南洋报业易手后，吕坚强和南洋报业八名高层被劝请离职。





6月14日

马青总团长翁诗杰指示在6月23日召开特别代表大会，提案为“吁请党中央放弃收购南洋报业”。

6月15日

林亚礼与蔡锐明宣称，马华公会收购南洋报业的行动违反党章第150条文，程序不合法。

林良实宣布将在6月24日召开特别代表大会，较后公布议案为：核准会长理事会与中委会收购南洋报业的决定。

6月16日

林良实宣布收购献议的10天期限展期。

反对马华收购南洋报业工委会呼吁搁置抵制行动，全力关注转售过程，以免政党偷龙转凤变相控制媒体。

《星洲日报》发表声明，指出有匿名信诬指该报与马华合作收购南洋，还形容该报数名新闻工作者为马华的文化打手。《星洲日报》指这些别有居心的匿名信对该报“极力诬蔑和极尽破坏……不择手段，志在中伤本报”。

6月17日

林良实表示，收购南洋报业是“政治策略性投资”，此前他称收购纯属商业交易。

雪州马青代表大会促请马华放弃收购。这是马华首个州级代表大会公开表态。

大马新闻从业员职工会南洋商报分会发表文告，表示不希望《南洋商报》落在《星洲日报》手中，使大马报业无法健康发展。





南洋报业旗下的《中国报》接获虚报炸弹，全体员工疏散并报警求助。

《南洋商报》、《中国报》不约而同开辟新专栏《一语道破》由马华（华仁控股）委派南洋报业管理层负责人洪松坚（总营运长特别助理）执笔，文题是〈马青为什么也要开特大？〉。华文报专栏一稿两报登是不寻常现象，耐人寻味。

6月18日

由林源德等华商组成的财团，献议以每股5零吉60仙的价格，收购华仁控股所有的南洋报业股权。林源德也表示该财团欢迎华社团体或人士包括张晓卿，参与财团的收购，不过任何人或机构都不可超过25%或30%的股权。（《星洲日报》次日以“不反对张晓卿参与收购”为新闻标题，报导财团的献议，引发了一些争论。次日林源德再发文告重申立场。）

陈漱石主编的《华文报变天全记录》出版，此书收录5月14日至6月7日的南洋报业风波大事记。

6月19日

首相忠告马华，尽快解决收购南洋所引起的争论。

全国华团反对政党收购南洋报业工委促请马华尊重华社意愿，接纳以林源德为首的华商财团的收购献议。

6月20日

25名马青中委发表联合声明，抵制3天后举行的马青特大。他们认为翁诗杰发出的特大通知书不符合马华党章及马青细节。

《南洋商报》记者陈贞团撰写的评论〈八大克星〉，晚报出版时文内含讽刺马华总会长林良实内容，但日报却把文章前三段讽刺林良实内容删去。





《中国报》情况也一样。蒋道理撰写的“问到底”专栏〈何谓策略性政治投资？〉，批评林良实从“商业交易”改口“政治投资”论调，该文于晚报见报，第二天日报则不见踪影。

6月21日

林源德接受《今日大马》电子报专访时表示，他听闻张晓卿去年已和马华谈起收购南洋报业。

马华属下的华仁控股接获第二份献议书，以每股6零吉10仙收购南洋报业股权。这一献议是通过律师楼提出，财团背景不明。

6月22日

首相表明没有指示马华收购南洋报业。有关华社的反应，首相表示没想到华社会反对马华买华文报，因为马来人不反对马来政党拥有马来报章。

以雪华青为首的21个华团联合促请人民响应系黄丝带运动。

马华总会长林良实发表冗长自问自答“访问稿”，强调收购南洋报业长远来说对马华有好处，出席马华特大的中央代表应投票支持。林良实表示教育、宗教和文化是马华的部分政治议程，拥有《南洋商报》和《中国报》后，马华能有效地提倡这些领域。该文在《南洋商报》、《星洲日报》全文刊出。

林德顺、黄进发、黄家伟、王宗麟主编的《报殇——南洋报业沦陷评论集》出版。

6月23日

马青特别代表大会以631票赞成，25票反对，18票弃权，通过“吁请党中央放弃收购南洋报业”的议案，并在“罢免姚长禄”声中，通过对总秘书姚长禄投不信任票的临时动议。马青中央代表的出席率是44%。





针对马青特大结果，南洋报业旗下的《中国报》刊登了一篇紧急评论〈应重视马青特大意愿〉，结果在晚报刊出后，第二天不见踪影。

《南洋商报》则一反常态，没有发表任何有关马青特大的评论。

《星洲日报》的评论题为〈马青特大丧失代表性〉，认为超过半数中央代表不出席，而且一半以上中委不在场，使特大失去代表性和意义。

在巫统大会的总结演词中，首相、巫统主席马哈迪批评《南洋商报》和《中国报》在鲁乃补选期间制造憎恨政府的情绪，并提醒它们不要偏向反对党。马哈迪也指出，在处理种族之间的课题上，巫统约束《马来西亚前锋报》，可是华文报却没有受到类似的克制。

多辆的士在雪隆无线电的士公会领导下系起黄丝带。

6月24日

马华特别代表大会通过赞成马华收购南洋报业议案。投票结果是1176票赞成，1019票反对，以及12票弃权。支持收购的辩论代表是韩春锦、陈清凉、戴隆戎、叶志强、何仁德和黄家定。反对收购的代表是翁诗杰、蔡金星、陈从德、魏家祥、蔡锐明和陈广才。此次特大中央代表出席率高达93%。

624特大之后，有关反对收购事件的报导在各主流华文报中逐渐稀落。

6月25日

首相声明，他不支持任何单一集团控制国内所有的华文媒体。

6月29日

林良实指出，如果马华能寻获良好的策略伙伴，马华不介意在南洋报业中降为小股东。





《南洋商报》联同《中国报》出版了6万份特刊，送给读者，呼吁大家继续支持。

7月3日

华仁控股紧急股东大会通过收购南洋。股东兼信托人林亚礼和蔡锐明弃权。

2003年

《东方日报》于1月1日正式创刊，《星洲日报》、《南洋商报》、《中国报》、《光明日报》透过旗下代理胁迫报贩禁止售卖及派送《东方日报》，否则将拒绝让报贩售卖及派送《星洲日报》、《南洋商报》、《中国报》、《光明日报》。

尽管《星洲日报》及张晓卿否认参与收购南洋报业，不过，张晓卿逐步入主南洋报业控股的计划在2003年公布的《南洋报业2002年年报》露出端倪。《南洋报业2002年年报》记载，截至2002年9月30日为止的“30大股东名单”中，除了朝日报业私人有限公司（星洲媒体集团前身）控制0.30%股权，张晓卿的另一家公司张道赏控股私人有限公司也持有0.26%股权，合计0.56%。

2005年

到了2005年，朝日报业私人有限公司在南洋报业控股的股份虽然维持0.31%，但是张道赏控股私人有限公司的股份则提高到2.12%，分别为第九大及第13大股东。这两家公司所持股份合计2.43%，比2002年所持股份高出了1.87%。





8月16日

正值马华公会党选前，维护媒体独立撰稿人联盟发表文告〈适时检讨收购决定，马华应脱售南洋股权〉，重申马华公会应该马上脱售在南洋报业持有的股权，同时呼吁参与马华2005年党选的所有候选人以及全体中央代表，清楚认识到，华社重视新闻自由和媒体独立的态度是坚定的，也强烈反对政党控制媒体。

2006年

3月27日

马来西亚股票交易所（Bursa Malaysia）宣布，由东马钦学（南洋报业此前的第二大股东）控制的New Paragon在3月15日分别脱售了南洋报业控股的两批股权，即871万8750股和275万股，这相等于该报业集团的14.81%股权。

与此同时，由张晓卿控制的砂拉越的Madigreen私人有限公司则在同一天收购了南洋报业控股的1496万8750股股票，相等于20.44%股权，使它崛起成为南洋报业控股的第二大股东。

4月10日

维护媒体独立撰稿人联盟发表文告〈反对政商垄断媒体，捍卫自由多元竞争〉，反对星洲媒体集团董事主席张晓卿透过砂拉越Medigreen公司，收购20.44%南洋报业股份，并促张晓卿脱售其控制的Medigreen公司、星洲媒体集团及张道赏股份私人有限公司所拥有的南洋报业股权。

文告指张氏控制的《星洲日报》和马华公会结为商业伙伴，将使星洲媒体集团旗下的《星洲日报》及《光明日报》连同南洋报业旗下的《南洋商报》和《中国报》进一步为政商之间的利益关系所牵绑，愈加偏离媒体专业自主。





5月3日

正值5月3日世界新闻自由日，维护媒体独立撰稿人联盟等37个团体和92位评论人、媒体工作者及社会运动人士发表联署备忘录，敦促政府废除钳制新闻恶法，促成制度改革，落实首相听真话誓言。

10月16日

星洲媒体集团经由马来西亚股票交易所（Bursa Malaysia）宣布，把它控制的24万3千250股南洋报业控股，以每股马币3元80分的价格，悉数脱售给星洲媒体集团董事主席张晓卿；双方是根据10月12日的市价成交，这笔场外交易交易总值马币92万4千350元。

10月17日

马华公会中委会议决，同意让其控制的华仁控股子公司华仁管理有限公司，以每股马币4元20分的价格，将南洋报业控股的21.02%股权脱售给星洲媒体集团执行主席张晓卿所持有的益思私人有限公司（Ezywood Options Sdn Bhd）。

至此，张晓卿通过个人名义、益思私人有限公司、Madigreen私人有限公司，以及其名下的张道赏控股私人有限公司，一共持有南洋报业控股44.76%的股权，成为南洋报业最大的股东。

10月19日

维护媒体独立撰稿人联盟（WAMI）等47个跨族群公民团体及政党发表“政商联盟压缩媒体空间，媒体法律改革刻不容缓”联署文告，强烈反对马华公会把其投资臂膀华仁控股有限公司的21.02%南洋股权售予星洲媒体集团主席张晓卿所属的益思私人有限公司。





10月27日

维护媒体独立撰稿人联盟与隆雪华堂民权委员会联办“官商垄断媒体，华社如何自保”讲座，讨论媒体被政治力量与媒体财团双重垄断的危机，同时也探讨民间如何在这个困境中寻求出路。主讲人为：丹斯理颜清文（反对收购南洋报业工委会主席、前雪华堂会长）、黄进发（维护媒体独立撰稿人联盟主席）、苏铭强（评论人）、傅向红（新纪元学院媒体系讲师）。

10月30日

一群中文报读者自发性号召公众人士于11月3日傍晚七时到《星洲日报》八打灵再也总社、槟城办事处及新山办事处展开反对媒体垄断请愿活动，并声明欢迎其他地区的中文报读者在同一时间于其余不同地点展开同步请愿。

11月1日

为了配合11月3日傍晚，在八打灵再也《星洲日报》总社、槟城《星洲日报》办事处以及新山《星洲日报》办事处同步进行的‘反对媒体垄断’和平请愿集会，并回应《星洲日报》通过该报栏目《沟通平台》连日来对请愿活动的刻意曲解，请愿活动发起人创设了一个《沟通平台》部落格，以便让中文报读者针对媒体垄断议题进行毫无保留的交流。

11月3日

星洲媒体集团董事经理兼集团编务总监刘鉴铨在请愿集会即将举行当天，于《星洲日报》全国版第三页发表发表一篇名为〈反垄断是我们的信念〉的文章，指坊间对张晓卿收购南洋而兴起的反垄断风乃基于“对垄断的错误认知”。

同日傍晚，大约300名青年和大专生在《星洲日报》八打灵再也总社、槟城报社、新山报社和关丹报社展开反对媒体垄断请愿活动。星





洲媒体八打灵再也总社以及檳城报社各以两辆拖格罗里堵塞在报社大门，以阻碍请愿活动的进行；新山报社则关上了报社正门前惯常在夜间亮起的照明灯。八打灵再也、檳城以及新山的请愿地点皆有警察驻守，其中一些警员更以荷枪实弹装备起来。

11月4日

《星洲日报》仅以437字的短篇新闻〈一批青年请愿本报代转备忘录〉报道，青年和大专生在《星洲日报》吉隆坡总社、檳城报社、四地举行的“反对媒体垄断”静坐请愿活动。改则新闻报导不但没有交代请愿的主题，而且还指称11月3日在八打灵再也星洲媒体总社的请愿活动“现场有七十多人，其中半数是来自本地媒体，尤以《东方日报》和网站的职员居多”。这则报道只引述《星洲日报》公共联系经理刘昆升发给媒体的书面声明内容，以及“代为转交”请愿者的备忘录给张晓卿，但是只字不提备忘录内容，以及参与请愿者在现场发言的内容。

11月10日，《东方日报》报道华团领袖反对张晓卿垄断华文报业市场，并愿意集资购下南洋报业。

第四辑：文献资料





11月23日

一群关心时政的年轻人对星洲媒体集团执行主席张晓卿收购南洋报业后，中文媒体呈垄断的新局面深感忧虑，因而邀请马华公会领袖于12月1日傍晚七时正于吉隆坡安邦路马华大厦会面喝茶，共同商谈争取新闻自由、媒体自主的公共议程，同时呼吁所有关心新闻自由、社会和谐、民主自由的公众朋友一同出席喝茶交流会。

11月26日

《东方日报》东主启德行集团董事长刘瑞源向南洋报业集团大股东张晓卿献意收购他家族所持有的南洋报业股权，并承诺将把有关的股权分割给华社持有，惟单一股东不得持有超过5%的股权，以避免产生垄断局面。刘瑞源也承诺个人将负责筹资500万令吉捐助予华社，以协助华社购买南洋报业的股份。至于马华所拥有的20%股份，刘瑞源也呼吁马华按照上述的献议脱售股份予华社。

11月27日

前董总主席胡万铎宣布，若媒体大亨张晓卿愿意出让南洋报业控股权予华社，他愿意出资1千万令吉购买部分股权。



11月27日，《东方日报》封面报道刘瑞源正式向张晓卿献议收购南洋，再分售给华社。

11月29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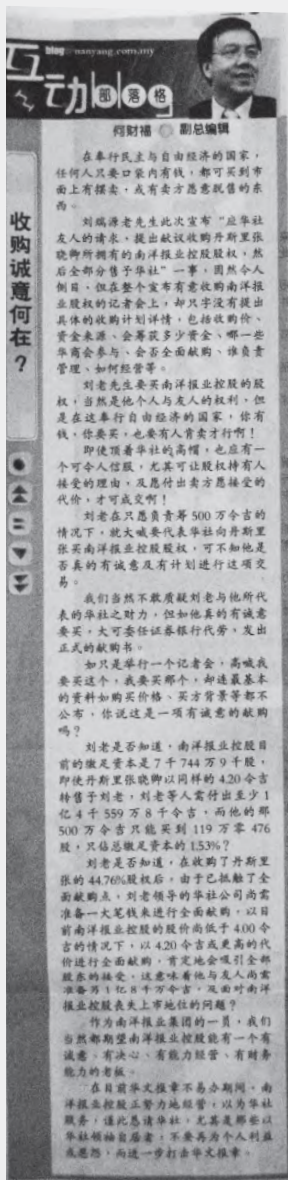
维护媒体独立撰稿人联盟 (WAMI)、大马人民之声 (SUARAM)、独立新闻中心 (CIJ)、大马(回教徒)改革理事会 (Jamaah Islah Malaysia)、妇女发展组织 (WDC)、隆雪华青、动力青年 (Y4C)、马来西亚学生与青年运动 (DEMA) 发表联合声明,全力支持一群青年公民号召的12月1日“黄丝带之约:与马华领袖喝茶”,并呼吁媒体从业员、公众人士热烈响应这项邀约,共同赴马华大厦与马华公会领袖一起喝茶,讨论媒体法律改革与媒体垄断课题。

11月28日

媒体大亨张晓卿表态否决砂拉越富商刘瑞源所提出的献购及分售南洋报业股份建议,并表示他不曾想过出售南洋报业股份的问题。

12月1日

大约120人出席于马华大厦进行,由一群关心国事的青年公民号召的“黄丝带之约:与马华领袖



11月27日,《南洋商报》副总编辑何财福发表评论,质疑刘瑞源收购南洋诚意。





喝茶救媒体”交流会，展开大约两小时的对话。

马华公会三名国会议员卢诚国、王乃志和魏家祥在交流会上皆承诺推动成立国会特选委员会，以检讨现有压制媒体的诸般法令，推动马来西亚的新闻自由。

召集人在对话结束时，递交备忘录给马华公会派出的青年团代表，促请马华公会以透明方式出售其剩余的南洋报业股份，但条件是可能售予可能造成垄断局面的媒体首要媒体集团和张晓卿。

12月12日

发起12月1日“黄丝带之约：与马华领袖喝茶救媒体”交流会的7名召集人向马华总会长黄家定发表一则公开信，促请后者针对交流会当晚没有获得回答的7道问题，在两周内一一作出答复。





召集人提出的7道问题包括马华收购南洋报业的政治议程、为何收购媒体破坏民主体制、马华如何看待媒体大亨张晓卿垄断华文平面媒体等等。

他们也重申两项要求，既马华部长与国会议员应促使内阁，在国会成立特选委员会（Select Committee）检讨媒体法律，以及马华应脱售南洋报业剩余股权。

12月26日

砂拉越富商刘瑞源在《东方日报》向媒体大亨张晓卿发表公开信，促表态是否愿意脱售南洋报业股份，并且希望当面与后者解决两人之间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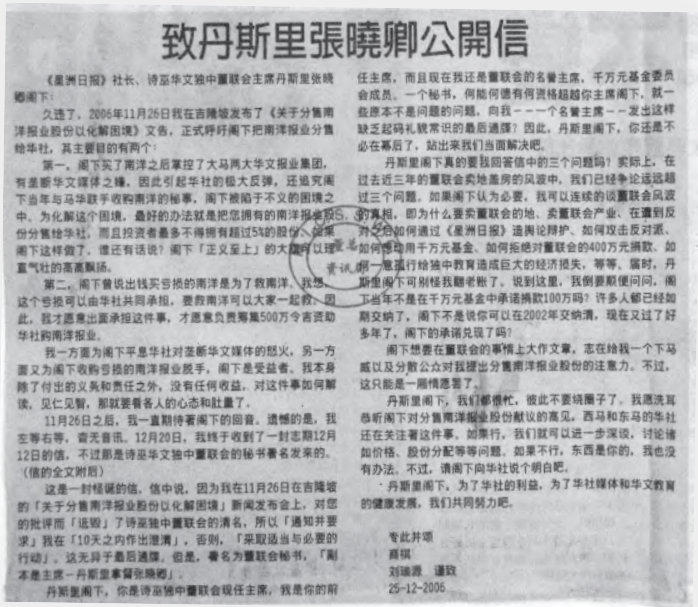
12月28日

59名《星洲日报》学生记者连署发表《〈星洲日报〉学记反垄断宣言》，促请星洲媒体集团主席兼南洋报业大股东张晓卿，不需要以垄断市场来破坏媒体相互竞争的生态，反之，他应该展现强者的自信，用自己的实力去跟对手竞争读者的赞叹。



12月1日及2日，刊登于《东方日报》的漫画，讽刺张晓卿置华社意愿不顾。





12月26日，刘瑞源在《东方日报》发表“至丹斯里张晓卿公开信”，呼吁张晓卿脱售南洋报业。

连署声明发起人也架设了一个收集学记签名的《正义学记反垄断，有情学记救媒体》部落格，以凝聚更多学记支援民间反媒体垄断运动，并定期在部落格更新最新的学生记者连署名单。

2007年

1月9日

“黄丝带之约”召集人发表文告谴责“马华漠视新闻自由，助长滥权腐败制度”。文告直斥马华总会长黄家定逃避“黄丝带之约”提出的七道问题。





文告称：“中文报的积弱，与政党入侵媒体，商贾垄断报业息息相关。国阵政府先以出版与印刷法令驯服媒体，马华与星洲媒体集团再联手控制中文报业，使中文报即须屈服于国家恶法，也须服役党团私利。双重的钳制扼杀了自由媒体的生命力，也剥夺了千万民众的知情权。马华终究无法回避其助长国内威权制度的腐败与滥权的罪责。”

1月29日

星洲媒体集团通过马来西亚股票交易所宣布献议整合星洲媒体集团、南洋报业控股及香港明报集团，献议股东以每股马币四元交换明报集团每股港币2元70分新股；相等于以每3.30股明报集团股票对换一股星洲媒体股票。明报新股每股面值港币10分。

根据星洲媒体的宣布，该集团献议把星洲媒体集团在马来西亚股票交易所主板的上市地位转换给明报。明报是在百慕达（Bermuda）《1981年公司法令》下注册，1991年3月22日在香港股票交易所（HKEx）上市。

该集团献议整合的目的是创造一个全球中文媒体集团，以便崛起成为世界其中一个最大的中文印刷媒体的平台。完成整合之后，三集团合为一体的巨无霸公司将在马来西亚、香港、美国、加拿大和中国拥有、操作及印刷主要中文报章和杂志。

合并的献购还需星洲、南洋和明报在今年4月30日或三方同意的日期签署合并协议（merger agreement）后才生效，如果三方没有在设定的日期签署该协议，任何签署暂定协议的一方皆可在随时通知任何一方立即终止该暂定协议。

1月30日

星洲媒体执行主席张晓卿在他控制的中文报纸同步发表专文〈搭建全球华文媒体为全球阅听者服务〉，宣称合并目的是创造一个全球





12月29日,《星洲日报》报导张晓卿无意卖南洋股权,并矢志建构世界中文媒体集团。

性中文媒体集团,以便崛起成为世界其中一个最大的中文印刷媒体的平台。

星洲媒体、南洋报业及明报集团合并后将采用“明报集团”的名称,以期透过明报集团在华人世界的名气,打入中国市场。星洲媒体也有兴趣在合并后涉足电子媒体,如电视和电台。

4月23日

张晓卿控制的星洲媒体、南洋报业与香港的明报集团正式签署合并协议,根据《星洲日报》报导,落实签署合并协议后,该集团将成为“全球中国外最大的华文媒体”。

在合并协议下,明报将取代星洲媒体的上市地位,预料在明年2月于大马股票交易所和香港证券交易所双边上市。星洲媒体与南洋报业在完成合并后将除牌。



参考资料:

1. 林德顺、黄进发、黄家伟、王宗麟编,《报殇——南洋报业沦陷评论集》,八打灵再也:飞脚制作室,2001年8月第2版。
2. 陈漱石编,《华文报变天全记录》,吉隆坡:泊世工作室,2001年6月初版。
3. 陈漱石编,《华文报天变再记录》,吉隆坡:泊世工作室,2001年7月初版。
4. 《当今大马》中文版(<http://www.malaysiakini.com/cn/>)、《独立新闻在线》(<http://www.merdeka.com/>)等网络媒体中有关南洋报业股份转手、反对政商垄断媒体市场专题系列报导。





2006黄丝带运动 部落格与网站

——网络时代的并进与趋势

曾维龙 整理

黄丝带飘扬：
2006
马来西亚反对媒体垄断运动实录

自11月3日一班年轻大专朋友在《星洲日报》报馆静坐抗议以来，我们便尝试发起这个“黄丝带运动”，并获得不少人的响应和支持。以下网站或部落客均为此次“黄丝带运动”的主要或联盟网站。“黄丝带运动”系列文章首先同步刊登在《独立新闻在线》、《当今大马》两个中文网络媒体之上；而平面媒体则获《东方日报》支持。《黄丝带》网站则是独立媒体自由撰稿人联盟（WAMI）自身所建立的一个平台。

当然，当“黄丝带运动”在开始之初，网络上讨论已开始热闹起来。与“黄丝带运动”相关的部落客纷纷设立起来，或以转载方式将“黄丝带运动”张贴相关信息和文章，或以提供纪录影像为主，以飨网民。其他论坛网站如《自由媒体》、《温馨小站·时事追踪》、《佳礼中文——马来西亚中文资讯网》。

除以上原生态网络媒体以外，马来西亚的平面媒体也有自己的网站，并有各自应对“黄丝带运动”而开辟的空间。尤其是此次矛头所在，如《星洲互动》（sinchew-i.com）和《光华日报》，也都有“张晓卿收购南洋报业”的系列报道。《星洲部落客》甚至有一栏目，专载《星洲日报》中所刊载的辩护文章，以回应外界对他们的质疑和不满。

兹列如下：





“黄丝带运动”网站

1. 《黄丝带》，<http://www.wami528.com/>

《黄丝带》网站的成立是独立媒体自由撰稿人联盟所建构的一个网站，是撰稿人联盟走向更广大社会实践的标志，能藉此为公共讨论提供新的沟通平台。

2. 《当今大马》，<http://www.malaysiakini.com/cn/>

《当今大马》原为英文媒体网站，在国际上拥有一定知名度。其中文版是于2005年衍生，杨凯斌任编辑一职，以非主流媒体的角度审视马来西亚政治发展，写出了许多极具批判性的报导文章。

3. 《独立新闻在线》，<http://www.merdekaonline.com/>

此网站于2005年开始营运，由庄迪澎策划和建立团队，其背后是一班由饶仁毅等关心华社发展的人士注资经营的原生态网络媒体。

系列报道：

- (1) “报业大鳄张晓卿” (<http://www.merdekaonline.com/article.php?r=15>)
- (2) “后528的人与事” (<http://www.merdekaonline.com/article.php?r=22>)

黄丝带部落格

1. 《沟通平台》，<http://i-exchange.blogspot.com/>

对应《星洲日报》每日第三版的“沟通平台”，一班年轻人于是也在网络上建立一个“沟通平台”，并高举网络版的《沟通平台》才是真正正与读者互动的沟通平台。下列附图是网络版《沟通平台》的开张宣言：





我们的《沟通平台》开张了！

为了配合这个星期五（11月3日）晚上7点到9点，在吉隆坡星洲日报总社、檳城星洲日报办事处以及新山星洲日报办事处，同步进行的“反对媒体垄断”和平请愿集会，我们特地创办了一个《沟通平台》部落格，让我们能够不设限的针对媒体垄断议题进行毫无保留的交流。

我们认为对于媒体垄断这项攸关社会各阶层人士权益的严肃议题，我们必须拥有一个不经自我审查、不抹黑异见人士、不杜撰伪理据、不无中生有，以及可以让所有利益相关者皆拥有平等发言空间，尽情畅所欲言的沟通平台。

我们的沟通方式从不设限，我们更坚信除却这个沟通平台部落格，任何时机、地点和媒介也都是我们共有的沟通平台，尤其是这个周五晚间在吉隆坡、檳城和新山三地同步进行的和平请愿的场合。我们随时准备一一解答您心中关于反对媒体垄断运动的疑虑，并且准备开诚布公的与您交换看法。

欢迎浏览我们的《沟通平台》（<http://i-exchange.blogspot.com/>），发表您针对民间要如何突破官商勾结垄断媒体的看法！

* 载自《沟通平台》，2006年11月1日，

网址：http://i-exchange.blogspot.com/2006/11/blog.post_01.html。

2. 《528媒体自由运动》，<http://www.im.tv/myvlog/pressfreedom>

除“黄丝带运动”系列文章以外，维护独立媒体自由撰稿人联盟也举办了相关座谈会。此网站以影像翔实地记录座谈会内容，及有关活动内容。

宗旨：反对政治控制 反对资本家垄断 要媒体自由 要民主公正。





3. 《反垄断周刊》(Anti Media Monopoly Zhoukan), <http://antimediamonopoly.blogspot.com/>

此网站主要收集各媒体报道、评论文章为主。其宗旨在网站中列明如下:

宗旨: 张晓卿拼吞南洋报业, 垄断四家主要中文报, 建立中文媒体帝国后, 马来西亚各地中文报读者联合创设《反垄断周刊》, 抗衡贪婪的媒体垄断霸行, 推行媒体识读宣传, 整合及提供反媒体垄断信息。

个体部落格

《义不帝秦》, <http://press4freedom.blogspot.com/> 【黄进发部落格】

《飞刀系列·丹心剑客》, <http://sword-man.blogspot.com/>

【小李飞刀部落格】

《What goes around comes around...》, <http://erhc79.blogspot.com/>

【余福祺部落格】

《善与恶之间》, http://blog.twilight-zones.com/?page_id=56

【twilight部落格】

《何妨吟嘯且徐行Dedicate to life》, <http://kiankeat.blogsome.com/category/news-digest/>

【建杰部落格】

《有点肚懒》, <http://tklai.blogspot.com/>

【赖昭光部落格】

平面媒体网站

《星洲部落格》之“张晓卿收购南洋报业”, http://myblog.sinchew-i.com/index.php?mode=viewcat&cat_id=27。

《光华部落格》, http://www.kwongwah.com.my/kwyp_blog/bbs_oldtalk.asp?Page=2&num=47。





论坛

1. 《自由媒体》，<http://thefreemedia.com/index.php/base/my>

《自由媒体》是一个网络公共舆论平台，自2002年开始运作，主要由黄田荣 (Ng Tien Eng) 等一批在檳城理大学生筹款发起，其概念源自于哈伯马斯 (Habermas) 的“公共空间”。网站的建构目便是为了让更多本身可以尝试直接参与资讯的生产过程，而无须依赖可能已被主观或有关人士过滤的资讯。因此，《自由媒体》基本上是属于一个公开的网络论坛。

2. 其他：

- a) 《温馨小站·时事追踪》，<http://www.wenbbs.com/bbs/forum-display.php?fid=15>
- b) 《佳礼中文——马来西亚中文资讯网》，<http://chinese.cari.com.my/>





黄丝带运动著作叙录

曾剑鸣 整理

从2001年报变开始，评论人坚决罢写政党控制之报章，以及与党国势力共谋之媒体财团报章。评论人不依不挠，对党商垄断媒体之行径，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从2001年528开始，有关528事件的书刊资料陆续出版。为方便读者寻索，兹列下有关文献资料简介，按出版年月先后排序。



《报殇——南洋报业沦陷评论集》

作者：黄进发、林德顺、黄家伟、王宗麟 编
出版/年份：飞脚制作室，2001年6月初版

《报殇》汇集了反政党收购事件开始阶段的评论文章和相关重要纪录。当媒体普遍封锁评论人的反对声浪之际，《时代报》网站出现了许多文章，掀起网络舆论之风。事后，评论人出版了《报殇》，辑录了当时评论人对华文媒体垄断的观点和看法。



第四辑：文献资料





作为时代的心眼，评论作家对于奴役媒体的恶行不愿保持缄默。他们阐述媒体独立与媒体自由的崇高价值，揭发不寻常交易的黑幕和种种疑点，警告政党控制媒体的危机和后果。本书也反映了华裔新生代知识群体的浮现。本书热烈，不久后即再版。

《报变96小时》

作者：吕坚强

出版/年份：自费出版，2001年6月初版

吕坚强是前《中国报》采访主任，报变时被报馆新领导层要求离职。本书记录了5月28日南洋报业易手前后96个小时的变化，据实报道了《中国报》新闻工作者在报业变天的各种反应，为华文报业史留下一份记录。



《华文报变天全记录》

作者：陈漱石 编

出版/年份：泊世工作室，2001年7月

本书自2001年5月14日开始至6月7日，每日纪事，将华文报变天的过程忠实记录下来，共25天。书中收集了不同语文媒体和评论人的文章及第一手资料，是研究2001年“528报变”重要文献。





《华文报天变再记录》

作者: 陈漱石 编

出版/年份: 泊世工作室, 2001年6月

本书承接《华文报变天全记录》一书, 每日纪事, 从2001年6月8日至6月25日, 前后共43天的变化过程。书中亦收集了不同语文媒体和评论人的文章, 以及第一手资料。



《杨白杨的无关政治》

作者: 杨白杨

出版/年份: 自费出版, 2001年7月

杨白杨是本地老资格爬格人。自1979年8月开始, 笔耕不辍, 在《中国报》与《南洋商报》共写过九个专栏。及至2001年“528报变”, 毅然罢写, 抗议政党收购媒体。

本书辑录杨白杨自2000年5月到2001年5月, 共365篇《无关政治》专栏文章。付梓以后, 作者不仅自费出版, 还不辞劳苦, 挨家逐户卖书。他说: “宁可沿街卖书, 也不为贵党写一些调整了内容的文章, 沿街卖书虽然辛苦一点, 而且看起来不够高尚, 但比起披着正义的大衣招摇撞骗的政客和文化老千好得多了。”又说: “我没有沦落的感觉, 因为我知道, 真正沦落的, 是那些祸国殃民, 贪污舞弊, 巧取豪夺, 欺世盗名和狐假虎威的正人君子。”





《天下太平》

作者： 杨白杨

出版/年份：自费出版，2006年5月28日

杨白杨是528事件后，重点封杀的评论人之一。作者转战网路媒体，在《当今大马》中文版《天下太平》专栏中几乎每日一文，针对政商文人勾结之下如何封锁新闻、掩盖真相、压制言论、强词夺理，甚至公然撒谎等等可耻现象，逐一评点。

在他结集出版的宣传词中，提到：“现在是什么年代了？新闻还可以封锁吗？真相还盖得了吗？言论还压得住吗？道理还能够歪曲吗？谎言可以因为被骗的人多而变成事实吗？”



《528南洋报变大揭秘——我在南洋133天》

作者：古玉梁

出版/年份：大众科技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5月

南洋报业前执行董事、《星洲日报》前总经理古玉梁，针对2001年528事件以第一人称的身份，叙述南洋报业被收购的前因后果。书中还包括了部分当事人的口述历史、评论人反应，以及原始文献资料。





附录文章



黄丝带网站开篇辞 ——独立之媒体，自由之议政

维护媒体独立撰稿人联盟

2005年8月1日

2001年，马来西亚执政联盟国阵成员党马华收购《南洋商报》、《中国报》，激起了广泛的反政党收购媒体运动，随即评论人成立了“维护媒体独立撰稿人联盟”（以下简称撰稿人联盟），誓言捍卫媒体独立，拒斥政党收购媒体，并反对媒体财团涉嫌与政党共谋，垄断媒体市场，因此推动罢写《南洋商报》、《中国报》、《星洲日报》、《光明日报》四大华文报章。5月28日为《南洋商报》、《中国报》沦陷马华虎口之日，是为“528报殇”之谓。

今年2005年正值528报殇四周年纪念，撰稿人联盟架设了《黄丝带》网站，目的在于延续以往的媒体独立运动，并深化这股运动的理念与实践。黄丝带是新闻自由的象征，撰稿人联盟自愿充当马前卒，首先为这股批判实践扬起风帆。今后我们将秉持言论自由的精神，全面审思新闻自由、媒体监督与评议、媒体内部民主、媒体专业问题。





网站开张之际，我们首先开宗明义，重新厘清与诠释“528报殇”与“媒体独立”的关键，回答“我们是谁，从何而来，将要往何方而去”的问题，凸显我们对政治和媒体的思考，进而介绍我们要引介的议题，并提出我们经营《黄丝带》网站的理念与原则。

议题一：政治制度批判

1997年金融风暴摧毁了亚洲经济奇迹的表象，为亚洲新兴国家带来两种巨大考验，它即是经济体制的考验，也是政治应变能力的测试，于是我们看到这股风暴在马来西亚打击了威权党国集团的脆弱经济体制，引发1998年党国集团内部权斗，进而使得公民社会苏醒。

政党是威权国家的代理人，其2001年收购华文媒体行动是威权国家压制公民社会独立言论的表现，目的是压制苏醒的社会自主力量，是党国集团面临政治危机而反扑的产物。我们不要忘记正是执政联盟在2000年吉打州鲁乃州议席补选失利，触动了党国集团收购华文媒体。

其实，马来西亚独立建国后，威权党国集团就一直打击媒体自主，建立国家霸权：1961年巫统收购马来文《马来前锋报》；1972年巫统收购英文《海峡时报》；1976年马华控制华文《新明日报》；1981年马华收购华文《通报》；1987年巫统党争、华小高职事件，国家关闭华文《星洲日报》、英文《星报》(The Star)、马来文《祖国日报》(Watan)；1990年代马华控制《星报》。

2001年，政党收购华文媒体后，华文报业就进入了政治高压阶段。政党收购的媒体完全沦为党报，其新闻独立性殆尽；一般媒体为求生存日益仰赖党国集团势力，导致威权党国势力全面介入媒体，旧有华文报业相对独立的竞争机制于焉崩溃。至此，华文报业的言论自由与新闻自由尺度面临前所未有的紧缩，更甚的是，威权国家封杀了数位华文评论人，禁止报章刊登其言论，正可谓言论自由之寒冬期。其实，威权国家控制原有媒体后，也将权力的爪牙伸至新生独立媒体，例如：英文网路媒体《当今大马》(<http://malaysiakini.com>)就多次





遭打压，被指为勾结外国势力，煽动种族情绪；黄泉安 (Jeff Ooi) 的时事评析部落格Screenshots (<http://jeffooi.com>) 也同样遭官方打击。

反对政党收购媒体运动原初目的在于维持华文报业脆弱的相对自主性，意在迫使政党勿干涉媒体运作，然而如今形势使然，我们无意奢望短期有什么改变，但是如今我们更能看清媒体独立运动其实是自由民主运动的一环，我们应该把关怀的重点提升至制度批判的层次，阐释撰稿人联盟的核心关怀与运动方向。

所谓的制度批判主要指两个主题：一、关注言论自由为社会批判的前提。这导向我们关注一切压制言论自由的法律；二、关注言论自由保障背后所牵涉的整套政治制度设计。

马来西亚一直是种族威权体制，种族政党凭藉种族动员，挟持国家权力，垄断经济利益，形成朋党、恩庇政治。为了巩固其威权统治，威权国家扩张行政权，破坏自由宪政的三权分立原则，通过了压制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法令，拒斥新生媒体投入市场，控制少数的媒体机构，因而压制了自由民主批判言论。

我们以为印刷及出版法令的种种限制等于是变相的报禁，压制媒体自由设立及其生存。我们呼吁政府废除箝制言论与新闻自由的恶法，改报章出版准证制为登记制。我们也呼吁政府撤销官方机密法令，代之以资讯自由法令，规范国家资讯的流通与使用，以保障公民知的权利。

这一切理念都与自由民主的理想有关。换言之，我们必须引介关于制度批判的思维，深入反思自由民主制度的价值预设，进而为社会批判提供整体意义架构。





议题二：自由公平竞争

在反政党收购媒体运动中，部分媒体财团态度暧昧，拒刊反政党收购媒体运动新闻在前，其高层人员漏夜辞职代表政党进驻被收购的对手在后，涉嫌与政党共谋。撰稿人联盟要求其澄清不果，因此发起罢写运动，并呼吁舆论关注单一媒体财团垄断华文报业的危机。2003年，新华文报章出现，华文报业兴起凶残恶斗，媒体财团以“市场竞争”之名围堵对手，其实是封杀了公平条件的市场竞争机制。而该媒体财团当初涉嫌与政党共谋收购媒体，最后也不避嫌入主被收购的同行。这一切形势发展在在印证了我们当初的担忧。

我们严正反对媒体财团的垄断媒体策略及其围堵手法，因为我们相信市场竞争本有进步意义，但凭藉特权政治形成的市场垄断却使得市场竞争未得其利反得其害。

市场机制是资源分配的方式，也是自由民主的基础，健全的市场带来公开竞争与交流互动，是公民社会得以生长的机制，也是培养社会自主力量的场域。然而，我们应该要看到威权国家底下的朋党经济体制并非是公平自由竞争的市场，这种畸形市场压制竞争，却要以竞争之名，实际是凭藉特权之恩庇，打击新进入市场的竞争者。

就媒体业而言，威权国家的报禁制度形成入场障碍，堵住新媒体出现，使得部分媒体财团凭着特权关系形成实质垄断，再进一步控制传销管道，其所谓的“市场竞争”其实是特权集团消灭竞争的遮盖布和画皮。然而，压制竞争，并非是媒体业面临的独特危机，而是整体国家社会所面对的共同危机的一部分。“伪市场竞争”下的“一报独大”，实何异于“伪议会民主”下的“一党独大”？又何异于许多公共事业在“私营化”、“市场化”口号下，沦为特定政商集团的禁脔？

威权党国集团造就了“朋党经济”与“伪市场竞争”经济活动，其所形构的畸形市场其实是特权集团寻租夺利的工具，导致社会资源与政治影响力严重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扼杀实质竞争与自由，进而破坏自由民主机制。





我们以为，这不仅是因为国家法令不健全和不公正，也是因为自由与公平竞争并未成为公众的核心价值与实践。许多人对市场竞争的看法趋于两极，或者因为对其充满强烈不信任而无意去建立规范，或者因为误解竞争为弱肉强食的丛林规律而不相信规范有必要或可行。

因此，对治伪市场竞争衍生的实质垄断祸害，我们不但必须要求国家消除朋党经济，制定和修正法令保障自由与公正竞争，譬如媒体之解除报禁、政治之宪政改革、一般经济活动之公平交易法或反垄断法；更重要的是必须倡导公众辩论如何建立规范保障自由公平竞争，让自由公平竞争内化为社会共识。

议题三：媒体专业进步

我们关怀的乃是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媒体独立与新闻专业的普遍本质意义，而无意卷进报业特殊的党派利益争斗。媒体机构之间基于商业利益竞争乃是本然，并非是坏事，但是如果其竞争重点不在于新闻专业，公众或读者并不会受益。因而，华文报章尽管面临政治与市场的双重压力，其首要任务仍然必须是凭着新闻专业精神和新闻品质赢得读者的信赖。

媒体机构必须体认到，彼此除了是商业利益对手，也有共同的利益与相互合作的底线。媒体之间的关系，应该是既竞争又合作：一方面就市场利益及媒体专业内容而竞争；另一方面为争取新闻自由及抗击威权国家而合作。

若媒体之间不能看清威权国家的宰制现实，双方采取公平的市场竞争，扩大彼此的生存空间，反而藉由仰赖党国势力，采取不公正的竞争手法，其结果只能导致双输，更强化了党国对媒体的支配，伤及媒体自由竞争的发展。

有两个群体，可以促进媒体业内正面竞争与合作关系。第一个群体是媒体工作者。从记者到编辑，从全职到特约，都必须建立跨机构的专业认同，不为资方利益所限制，视捍卫新闻专业为天职。媒体机构





往往以国家机制、法律限制、政党压力，而掩盖自己专业能力的限制，甚至免除媒体工作者的内部民主质疑。因此，媒体行业要专业化，就必须深入检视媒体内部生态、媒体运作程序、媒体工作者专业能力、媒体工作者权益。

媒体工作者或因屈从于资方压力，乃至难挡外力诱迫，而未能坚守新闻专业，但我们不能单从道德伦理面去谴责，而是必须检视媒体业的经济结构因素。律师公会维护自由民主最能直言无畏，除了专业训练，岂与律师的经济独立无关？媒体一统对新闻专业的破坏，不只在使媒体业主更容易为威权国家所控制或利用，甚或成为其共犯；也在于使媒体工作者更容易为媒体业主所胁迫或压制。面对媒体资本日益垄断化趋势，劳方也必须集结成单一谈判集团，才不致为人鱼肉。就此而言，全国新闻从业员职工会（National Union of Journalists, NUJ）以及其同业团体的成立目的就是为了争取新闻自由与其它专业权益。为此，我们希望《黄丝带》网站能成为新闻同业沟通的有效平台。

第二个群体是读者与公众。读者与公众人数众多与利益分散，因此比媒体工作者更难组织起来。其结果有二：一、威权国家常常以公众利益代表自居，以国内外媒体个别的不专业行为污蔑新闻自由，以此合理化新闻管制。二、少数积极与媒体互动的个人或群体会取得不成比例的影响力。如果社会无力承担维护自由与多元性之任务，而纵容个人或群体利用媒体只追求本身的利益与议程，普遍性的新闻与言论自由就可能沦为特殊利益之工具，并为其所害。

职是之故，社会需要广泛深入讨论，整理出新闻评议原则，并成立新闻评议会及媒体阅听人组织，鼓励公众发挥自主性，制约媒体市场竞争流弊，共同推动言论自由与新闻自由，同时防范少数特殊利益压迫社会的多元性。





自我期许：公民结社运动的理念与原则

《黄丝带》网站的成立是撰稿人联盟走向更广大社会实践的标志，我们希望能藉此为公共讨论提供新的沟通平台，同时也为文化界注入理论反思与批判的新视野。

我们以为抵制威权党国集团高压政治最好的办法就是壮大公民社会的自主力量。公民在社会的自我组织与自我教育中，才能获得更新力量，致力改造整体社会现实。换句话说，《黄丝带》网站就是公民结社自主运动，它是评论人、媒体工作者、媒体研究者与公民结社团体串联形成的自由民主同盟，它要为言论自由、新闻自由而抗击威权国家，推动社会自由宽容多元言论；同时，也要监督媒体遵守媒体专业与公平竞争，并捍卫媒体工作者的权益与尊严。

昔日中国抗日结束、国共内战之时，自由派知识分子储安平等人创设了《观察》周刊，服膺自由独立理性客观议政作风，大开风气之先，堪为日后自由独立言论杂志之典范。我们愿意跟随这个自由独立言论传统，并援引《观察》创刊号开篇词《我们的志趣和态度》所揭橥的自由、民主、理性与进步精神，为我国的圭臬。我们的诠释与理解如下：

- 一、没有自由的社会是奴役的社会。国家权力要受适当的制约，使其不至于侵犯个人自由与尊严，必须保障人权与法制的秩序，才能抵制国家滥权与专断。免于高压政治，社会才能开放自由，累积文化果实。
- 二、民主原则指的是政治乃是众人之事，公共政策必须经由人民讨论，累积共识而决定，不容少数集团垄断国家权力，置人民幸福而不顾。
- 三、理性是解决社会争议的准则，是客观就事论事的能力，需要优质教育而养成，唯有撇除种族、宗教情绪，乃至胁迫与暴力手段，凭心静气使用我们的理智思考，才能厘清事实的真相，进而安排公共事务。





四、进步指的是向前迈进，争取更好的生活前景。为实现这个理想，国家社会制度必须能够表现与容纳进步，进步的制度能够自我修正失误，在动态中保持稳定，而不失去生命力。若国家腐败专制，执行开倒车政策，就无异于自杀，使得人民陷入黑暗，社会停滞不前，置外于世界现代文明潮流。

另外，《黄丝带》网站标语“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则在于纪念中国当代著名史学巨擘陈寅恪，他在中国思想史上最黑暗的年代，尤能坚持自己提出的这个原则。这是思想殉道者留给我们最可贵的精神遗产，激励我们在这困顿的时代与氛围中追求高尚的精神品质，倡议独立之媒体，自由之议政。

我们将秉持以上陈义建设《黄丝带》网站。我们的态度是真诚、积极与独立的，不服务于特定的派系利益，我们将建设多元与宽容的公共言论平台，让公共事务论辩有着床之处。最后，我们热切盼望社会人士给予我们批评与建议，共同催生自由民主理念，壮大独立媒体，并改造我们的历史现实！

（本文收录于《黄丝带》网站，<http://www.wami528.com>）





二

进攻代替防守，团结针对恶法 ——后528的媒体自由战略与任务

维护媒体独立撰稿人联盟（WAMI）反收购运动五周年纪念纲领
2006年5月28日

1. 三种祸患，一个症结

1997年金融风暴席卷亚洲，在马来西亚造成执政集团分裂，随即兴起政治运动风潮，但遭全面扑杀。2000年，国阵在一场补选中失利，让马华公会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收购中文报章，引发2001年波涛汹涌的528运动。528运动具体地反对两个恶性现象：政党控制、财团垄断，因为这将成爲政治干预媒体运作的新形式，更有效却又更隐晦，祸害比直接干预有过之而无不及，让相对独立的中文报章步国英文报后尘，沦落为当道喉舌。

揆诸五年来的发展，528运动的先见之明不幸一一言中。近年来，马新弯桥、警方滥权丑闻、反对汽油高涨、英文教数理、武来岸反焚化炉运动、白小、猪农悲歌、校长贪污丑闻等事件，对新闻言论的封杀罄竹难书；不仅普罗百姓知情、表达权利严重被侵蚀；就连卸任首相也作法自毙，要借助DVD和接受独立媒体访问，才能一抒己见。然而，仿佛间接干预意犹未尽，当政者从去年年终起，借口媒体在报道警方滥权丑闻、丹麦漫画事件中犯错，接连追斩《中国报》两位总编辑、封禁《砂劳越论坛报》、吊销《光明日报》（北马夜报）与《砂劳越晚报》出版准证两周，杀鸡儆猴。迩来人联党选举失利，《诗华日报》能不能逃过被迁怒祭旗的命运，犹未可知。

第四辑：文献资料





政党控制、财团收购、政治干预，都指向一个症结：恶法。《官方机密法令》、《煽动法令》等让新闻从业员闻之心惊之余，《印刷与出版法令》更直接赋予国安部长管制国内外媒体、包括以杜绝假新闻之名，掌控媒体生杀大权，而这其中最有效的工具便是出版媒体每年需要更新的出版准证。出版准证一方面限制了媒体的自由，但同时更重要的是它阻止了潜在对手入场，造成了寡头财团得以挟持媒体业。有政党和媒体辩称528报变是市场运作。这个说法恰恰说明了国家、政党和媒体的利益集合体；因为若没有出版准证x造成的入场限制（barriers of entry），收购了媒体的政党、收购了对手的财团，终究还是要向市场低头，不能封杀异议和君临读者。从历史长景来看，国家通过订立恶法在528报变的涉入和关键性，绝不低于个别政党和媒体财团，只是党商勾结运作一时，引人注目；而恶法已实行17年之久，让人不觉。

2. 反守为攻，以攻为守

528运动初期并未直接针对恶法，说明它的两个本质。第一，它是自保/防守性的。因为主客观的弱势，华社的社会运动/思潮，本来都是防守多于进取的，旨在维护现状，多于挑战现状。80年代华社与国家的主要对待，不是《华团宣言》或《华团文化备忘录》施压所造成的效应，而是“华小高职事件”与“3M改制”事件中国家企图进犯华校所引发的危机意识。华社对南洋报变的反应，就是希望维持“中文报相对独立而有竞争性”的现状而已，华社对坚持、合理化报变的党商寡头之所以悲愤莫名，就是因为这么卑微的要求都被傲然拒绝。至少一直到2001年6月24马华特大通过收购之前，华团的抗议、华商的收购献议、华文评论人的集体罢写，华社公众对马华与四报的抵制，无一不是寄望党商寡头能够临崖勒马。

第二，它大体上是华社内部的运动。528运动首一个月的风起云涌让其他语文社群刮目相看，“黄丝带”因此成了马来西亚新闻自由运动的标志，“维护媒体独立撰稿人联盟”（WAMI）也成为与“国民醒觉运动-2000宪章”（Charter 2000-Aliran）、“独立新闻中心”（CIJ）等





团体一道推动新闻、言论自由的响亮声音；然而，语文/社群藩篱的打破也大概如此而已。528血泪未干，英文报《太阳报》易主也有政治压力的身影，当时华社却只有少数人闻问。此后，528运动在华社逐渐退潮，更趋内向。

马华特大624之后，528运动尽管继续对党商寡头施压，但是成功的期望已经降低。在客观形势考量下，一些参与抵抗的团体与个人放软乃至放弃立场。运动目标于是从“复辟”转为“突围”，以如何保存薪火为要务。有心人兵分两路，一路在专书、丛书着手，有吕坚强、杨白杨、王宗麟、陈漱石、潘永强、魏月萍、庄迪澎、赖昭光、杨善勇、古玉梁等；另一路则尝试建立替代性媒体，从《小辣椒》（创于528之前）、《天网》、《时代报》、《劲报评论》的前仆后继，到2003年《东方日报》排除万难面世是一个阶段，2005年8月《当今大马中文版》、《独立新闻在线》相继创刊是另一个阶段；加上2001年5月18日活跃至今的《自由媒体》，这些新生媒体虽未足与党商寡头媒体分庭抗礼，但已站稳阵脚，并成为后者在编采尺度和专业表现的参照系。三年多来，528运动因而颇多着墨在党商寡头媒体的批判与新生媒体的壮大。

进入第六年，我们觉得528运动上述两个特性都必须调整。首先，我们虽然依旧坚持马华公会应该脱售南洋股权，为5年前摧残媒体谢罪；但是，因为垄断形势已成、《南洋商报》内伤已深，仅此决不能起死回生。如果星洲集团借机正式一统四报，南洋报业反而是从狼嘴转入虎口，可能对四报员工福利、读者荷包更为不利。第二，执政集团大选后加剧干预媒体，虎毒食子至即使党报亦难逃毒手，而新生媒体在执政集团强大压力下亦常折腰屈膝，市场竞争压力并未能改善中文报业生态。

究其因，中文媒体的困局断不是一家媒体的恶意或善意所决定的，也不是凭着新生媒体的义愤所能打破。一切问题的根源还是威权国家的制度压制力量所致，策略必须“把国家带进来”才有意义。要有效维护媒体独立，我们绝不能只防守中文报章，妄想党国势力进犯时





可以全身而退。反之，我们应当反守为攻，以攻为守，串联其他语言社群，“境外作战”，以要求开放新闻与言论自由、改革媒体恶法的压力，让党国势力穷于应对，敢对任何媒体有任何压制动作，即要面对被声讨、统治正当性 (legitimacy) 受损耗的后果。我们必须先站在这样的战略高度，针对恶法，对战术、战斗力的思考才不致陷入“救火” (fire-fighting) 盲点。

3. 跨越社群，对话朝野

主张跨越族群，绝不是因为我们乐观地相信新闻自由已经是全民共识，只欠串联和突破国阵的分治策略。恰恰相反，我们认为，不成熟的马来西亚社会其实恐惧多元、自由、责任，因为缺乏坚持己见、辩论甚至沟通的自信。

比例容或有高低，真正相信资讯与言论自由的人在每个社群都是少数。而即便在这些相信者——包括新闻从业员与从政者——当中，愿意投入资源、付出代价去争取的，仍然是少数。真心要争取资讯与言论自由的行动者已经那么少，可惜他们却还为语言、地域、志趣所隔绝，虽然时有串联，却未能聚合 (synergize) 成更大的爆发力。因此，让各社群少数的“改变催化剂” (agents of change) 互相认识、合作，最终让一个跨语言、族裔、宗教的“资讯与言论自由的社群” (an information and expression freedom community) 成形，是迫切需要努力的方向。

然而，更大的挑战在于跨越各语文社群之内自由与保守的对立。对许多保守的国人来说，自由的涵义不是人的自主与自尊的权利制度保障，而是宗教的蒙尘、国家的解体、民族的沦落、道德的崩坏、人欲的泛滥、家庭的破裂、婚姻的终结，甚至就是人间地狱的大门。资讯与言论自由志不能伸，是因为至少三种负面论述并没有受到检验和解构：国家安全、族群/宗教和谐、媒体恶质表现。与此同时，管制媒体与执政集团两个旗舰诉求“反贪倡廉”与“发展 (知识) 经济”有根本矛盾。





相对于被视为少数人需求的“人权”，这两个诉求有更广泛的群众基础，“廉政”更已是全民共识。如果能确立资讯与言论自由和廉政、经济发展的因果关系，国阵政府就不可能自相矛盾、言行不一，而期望其合法性保持不坠。

简而言之，资讯与言论自由的论述必须多元化，在自由主义的“人权”、“制衡”之外，必须结合更大众化的语言，以“廉政”争取社会保守派，以“发展”争取经济保守派；同时化解对国家安全、社群和谐、媒体专业方面的疑虑。媒体与思想的解放，因此不是自由派边缘化保守派的阴谋，而是各种社会力量重新界定价值、利益竞争中游戏规则的合作。这不是党派对决，而是联盟建构 (coalition building) ——只要愿意接受开放竞争的大原则，即使他们的具体价值与我们有所冲突，我们都应极力争取团结；而所有冥顽不灵坚持其专制、垄断权力者，即使此时愿意成为我们目标的庇护者 (patron)，我们仍然要适时解除他们的正当性。

促成一个维护资讯与言论自由的统一战线，当然是极庞大的社会运动议程，任何组织或个人都是极微薄的力量。然而，因为统一战线的建立舍对话与辩论别无他途，任何组织与个人因此都可以是极重要的力量，因为他们随时随地都可以与他人对话或辩论，让歧义在交会中去芜存菁，让累积的共识化为力量，进一步催化对话、辩论与共识。政治上，这个联盟必须连接朝野，而不是分割朝野；因为执政联盟代表的正是保守选民。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确认朝野都有资讯与言论自由的拥护者，也有其反对者。以党派划分敌友，我们不会排除一些可以争取的力量，也同时让另一些人的价值躲避了检验，阻碍真正的对话、辩论与共识。





4. 废除恶法，步步进逼

上文强调建构联盟的手段，多于废除恶法的目标，是因为我们相信社会共识是因，法律改革是果。然而，公众讨论的热情，同时取决于成效期望，没有具体目标与成功希望，则对话与辩论不仅是空谈，还是极少数人的空谈。今天，《官方机密法令》与《印刷出版法令》被在野党和公民社会反对了二、三十年仍然毫发无伤，正是因为国阵成功控制了我们的想象：只有政府才可以主导法律改革，而因为国阵一直当政甚至保持三分二优势，所以这绝不会发生。

必须指出的是，在野党虽然大力抨击国阵压迫媒体的恶性，却从不尝试点破国阵的“迷魂术”，而动机不难理解：如果选民相信要改朝换代，就必须支持在野党；而只要政党轮替一天没有发生，在野党就可以一副“非不为也，实不能为也”的无奈兼无辜表情，除了口头承诺与表态什么都不必做。不愿意公众知道在野党议员其实有能力设定议题，在一些在野党而言可能是要把政治资源投注于报酬率更高的族群或民生议题；在另一些则可能是为了避免打开潘多拉的盒子，因为党员可能其实对新闻与言论自由大有保留。

要打破媒体恶法仿如一座大山的假象，让公众参与讨论、议员不能再装无力，我们建议把废除恶法分成滚雪球式的三步：一、成立跨党派议员连线；二、成立国会特选委员会；三、提呈替代性法案。

为了方便理解，我们从第三步开始倒叙解说。废除恶法不是要无法无天，因此《印刷出版法令》、《官方机密法令》不能说废就废，说修就修，而必须有替代性法案。法案就草拟、提呈方式可分三种：部长提呈的政府法案（government bill）、国会特选委员会（select committee）审阅的政府或私人法案、政府后座议员或在野党议员提呈的私人法案（private member bill）。马来西亚几乎所有法律都是第一种方式提呈、而且几乎一字不改通过的，前述的国阵“迷魂术”就建立在这个基础上。





然而，国会议事常规同时允许成立特选委员会，收集公众意见与证词，以研究特定政策或法案，再向国会提出报告。由于授权范围可以不限于特定法案，一个专司资讯与言论自由的特选委员会因此可以办公证会广集民意，全面检讨所有相关法律，技术上成为政府修法的前奏。而公证会本身引发的公众讨论和媒体关注，则在策略上可以形成修法压力。这就是我们主张的第二步。

然而，国会从70年代至今，只在阿都拉上任后委任了三个特选委员会，都是在全民普遍关注的议题上：强奸犯的惩处、廉政与国民团结。公众压力高涨之前，我们判断国阵政府绝不会成立第四个特选委员会，因此，第一步是成立跨党派的议员连线（caucus）。议员连线虽然没有特选委员会的官方权力，一样可以主办公证会，甚至最后可以在草拟法案后以“私人法案”方式提呈。即使国阵政府届时选择否决私人法案，而不是委任特选委员会来研究；媒体独立运动也已经走完立法程序，真正只欠国会多数，可以转而诉诸更大民意支持。

这个简单明确，对恶法步步进逼的路线图，正是今年5月3日世界新闻自由日，“还我新闻自由！废除出版准证！”备忘录所提出的具体步骤。这备忘录得到了37公民团体、92名评论人、媒体从业员、社团领导的支持，虽然有副部长贬之为“少数人意见”，我们自当本着愚公移山之志，视之为要我们做更多串联工作的激励。

5. 报章就位，公民参与

如前所述，不论维护还是反对资讯与言论管制，朝野政党其实都无意促成针对媒体恶法的全民辩论。因此，让对话与辩论促成废除恶法共识的工作，必须回到媒体和公民社会身上。

我们一再强调：媒体机构之间彼此除了是商业利益对手，也有共同的利益与相互合作的底线。他们一方面必须就市场利益及媒体专业内容而竞争；另一方面，也应该就争取新闻自由及抗击威权国家而合作。遗憾的是，当公民社会竭力发声呼吁废除恶法，身为受害者的媒体





对出版准证的祸害却不发一言，甚至连推动特选委员会的温和诉求都不敢支持；宁不可哀？

环顾中文报章，同业深陷恶斗泥沼，围堵诬陷对手不余遗力，媒体专业却无力提升。后528媒体自由运动因此必须高举原则的火炬，照明各种利益关系。我们一方面必须阻止党商寡头媒体千方百计屠杀528记忆，以曲解“市场”、“垄断”观念等手法来掩盖5年前罪愆；进而拙劣地制造本身被“批斗”的文革想象，以此污名化本身因新闻不专业行为所遭受的批判；完全无视《中国报》受国家逼害、党商寡头无力应变甚至企图掩盖新闻时，后528社群第一时间、毫不犹豫、串联社群的声援。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避免528记忆被取巧消费，让新生媒体得以坐享道义权威，即使在面对政治压制之时不见担当，也多被谅解。

后528媒体自由运动，因此必须寸步不移地坚持对528报变的道义批判，却不可坐困于历史之中而无力回应现状。我们今天最重要的挑战，是如何有效鼓励政党和媒体，不问过去功罪，使他们不但本身愿意尊重、提升媒体专业表现，更愿意推展废除恶法的公共讨论，让民意可以更快从细流变成巨洪，导入国家的民主机制中，把恶法冲入大海。

这个关键任务，无可避免要落在个别公民和公民团体身上，并呼唤公民社会更大的自主性。对资讯与言论自由，政党与媒体毕竟都有叶公好龙的危险；公民社会因而必须永远“听其言，观其行”，以实际表现作为判断标准。社会运动、政党与媒体的立场与利益必须区分开来，可以分进合击，不能以身相许。

5年前的反收购运动，是党国势力大举进犯下的民族文化自保反应。5年来，党国寡头媒体的新闻自由日渐萎缩，华社动员能力严重受损，阿都拉新政柔而不宽，族群宗教民粹抬头，民主自由状况外弛内张，实际情势并不比5年前安全。国安部魔爪过去半年来伸入媒体，已有四家媒体伤亡；媒体自由运动亟需重新出发，反守为攻，以攻为守，加强废除媒体恶法的公共讨论，并导向国会特选委员会的制度建





设。在横向连接不同语文社群的同道之余，我们更需要纵向在个别社群深耕。

回顾5年前，（隆）雪华堂、董总、教总、校友联总组成“全国华团反对马华公会收购南洋报业工委会”（COAT）登高一呼，各地华团一呼百应，528运动才能风起云涌，遍地烽火。当时这些华团为了媒体自由的大义，昂然无惧得罪媒体霸权的大勇，至今思之让人感佩。战鼓频催，使人倍思良帅良将；值此528五周年忌日，我们敢请这些华团的领导人秉持初衷，再战江湖，掀开华社废除媒体恶法的辩论！维护媒体独立撰稿人联盟虽然人微言轻，也自当不惮浅薄，为运动作马前卒！

（本文收录于《黄丝带》网站，<http://www.wami528.com>）





三

联合声明

政商联盟压缩媒体空间，媒体法律改革刻不容缓

2006年10月19日

我们47个多语言、多族群、多议题的公民社会团体以及政党强烈反对马华公会把其投资臂膀华仁控股有限公司的21.02%南洋股权售予星洲媒体集团主席张晓卿所属的益思私人有限公司。在这交易后，马华还握有23.38%南洋股份；而张晓卿及其旗下的资本集团控制了南洋报业股份的44.76%，同时并经营着其对手星洲媒体集团。

如今四家中文主流媒体集中于政商联盟的手中，这势必侵害本国的媒体自由和民主空间。面对这个情势，我们必须大声呼吁，改革管制媒体的法律，其中尤以废除或修订《印刷及出版法令》，以及制定反垄断条文最为关键。

本国中文媒体之相对独立和批判精神早已获得跨语言、族群和宗教群体所称誉，然而这个相对自主性却因2001年马华通过华仁控股强行收购南洋报业，而严重折损。当时，执政集团因2000年鲁乃补选失利，而迁怒于中文媒体，强行以政治力量收购媒体。华社群起反对，发起了连串抗议行动，乃至抵制党营媒体行动。

当时社会上早有疑虑，收购媒体行动乃是马华公会与星洲集团密谋的结果。先是《星洲日报》集团过滤、削弱、封禁了反对政党收购媒体运动的消息；随后前星洲集团高层人员相继过档到南洋报业，连夜接管；接着张晓卿逐步通过砂拉越Medigreen等公司购入南洋报业股份，至2006年3月时已经掌握23%。如今最新发展说明，大马的中文报业确实已落入马华公会与星洲集团联盟的口袋中。





自从被收购后，南洋商报报份与广告收入持续滑落，收购前未曾亏损的南洋报业最终在截至今年6月30日的财政年内，蒙受高达630万9000令吉的亏损。这证明政党收购媒体的决定，不只是政治上犯了大错，经济上也站不住脚。

这次南洋报业二度易主，使崩坏的媒体市场雪上加霜，严重威胁媒体自由，乃至媒体从业员与读者的利益。媒体垄断的情势不仅使得国内安全部更加容易控制媒体，也可让媒体集团业主在新闻处理中排除某些社会议题，并以此威胁公民团体听命。

为此，我们呼吁：

1. 国会应设立审议新闻自由的特选委员会，全面审议并改革管制媒体的法律，包括废除《印刷及出版法令》，以及在相关立法中引进类似《传播与多媒体法令》中的“支配地位”与“实质削减竞争”（SLC）条款，管制垄断行为。
2. 马华以及张晓卿应脱售他们的南洋报业股权予无党派背景的买家，并确保过程透明，同时结果将使马来西亚媒体的所有权更为多元和扩散。
3. 社会应关注南洋报业员工的命运，在他们今后面对前所未有的裁员与政治干预的威胁时，给予最大的支持。

联署团体：

1. 维护媒体独立撰稿人联盟（WAMI）
2. 隆雪华堂民权委员会
3. 隆雪华堂青年团
4. 独立新闻中心（CIJ）
5. 马来西亚改革理事会（JIM）
6. 全国人权协会（HAKAM）
7. 大马人民之声（SUARAM）
8. 国民醒觉运动-2000宪章（Charter2000-Aliran）





9. 人民公正党
10. 马来西亚社会主义党 (PSM)
11. 民主行动党社会主义青年团
12. 当今大马
13. 独立新闻在线
14. 自由媒体
15. 砂拉越原住民与农民联盟 (Panggau Sarawak)
16. 社区发展中心 (Community Development Centre, CDC)
17. 主动艺术家 (Artis ProActiv)
18. Research for Social Advancement (REFSA)
19. Tenaganita (Women's Force)
20. Labour Resource Centre
21. Women's Development Collective (WDC)
22. Pusat Janadaya Berhad (EMPOWER)
23. Center for Orang Asli Concerns (COAC)
24. 槟城自救会
25. 大马选民力量 (Malaysian Voters Union ,MALVU)
26. Monitoring Sustainable Globalization (MSN)
27. Group of Concern Citizen
28. 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
29. 槟城华校董事联合会
30. 白小保留原校, 争取分校工委会
31. 马来西亚华文小学家长会总会
32. 留台成功大学校友会
33. 雪隆理华同学会
34. 马六甲五金磁商联合会
35. 马六甲中华大会堂青年团
36. 万挠广东会馆青年团
37. 雪隆会宁公会青年团





38. 雪兰莪福建会馆青年团
39. 雪隆广东会馆青年团
40. 马来西亚青年与学生民主运动 (学运)
41. 全国大专联谊会
42. 动力青年(Y4C)
43. 新纪元学院学生会
44. 马大新青年协会 (UMANY)
45. 马大华文学会
46. 理大华文学会
47. 理大前进阵线

本联署运动是由维护媒体独立撰稿人联盟 (WAMI)、隆雪华堂民权委员会、隆雪华堂青年团、独立新闻中心 (Centre for Independent Journalism) 所发起。

隆雪华堂民权委员会主席谢春荣

维护媒体独立撰稿人联盟主席黄进发

隆雪华堂青年团团长陈松林

独立新闻中心执行主任Sonia Randhawa

同启





四



媒体帝国的文化论述策略

维护媒体独立撰稿人联盟 (WAMI)

2007年4月26日

2007年华人新年前夕，马来西亚木材及媒体大亨张晓卿毅然宣布合并其控制的三家媒体集团，即香港的“明报集团”与马来西亚的“星洲媒体集团”和“南洋报业集团”。4月23日，三家媒体集团签署协议，计划成事。此前，该消息已掀起一股涟漪，有人谓之马来西亚的中文媒体将走向国际云云。

在一片迎向全球竞争的欢呼声中，不少大马华人沉醉于张氏“引领华人媒体”、“抗衡西方媒体”的“壮志”，好似自己的权益就要因为张先生个人的商业帝国向全球扩张而获保障。就连从来不为老板在国内垄断中文报章行为辩护的《星洲日报》副总编辑郑丁贤先生，在他的文章〈中文报的明天〉（《星洲日报》，2007年1月31日）中，也大谈大马中文平面媒体迎向全球的好处。郑氏认为，跨国合并不仅意味着走出国内中文市场寡小的限制，同时也是中文媒体转型的契机，用以让中文媒体永续经营，是“坐上经济列车，开拓文化版图”。

张氏与他旗下的媒体文化人为自己打造的中华文化代言人形象，受到部分华人欢迎不无原因。自独立建国以来，马来西亚联邦宪法虽然明定宪法底下各族公民平等，但是执政党团巫统却凭借种族政治，扩张行政权，压制自由民主，逐步边缘化国阵内的其他族群政党以及国内的其他非马来族群。在政治上长期被执政党团边缘化，华族被迫在经济上自力更生，在文化上则仰望神洲聊以自慰。张氏媒体帝国喊出“面向全球”与“发扬中华文化”的口号，正好符合不少大马华人的渴望与期待。

黄
丝
带
飘
扬
：
2
0
0
6
马
来
西
亚
反
对
媒
体
垄
断
运
动
实
录





张氏旗下的《星洲日报》和《亚洲周刊》皆擅长打造“发扬中华文化的光环”。对张晓卿的文化形象帮助最大的，包括《星洲日报》于1991年设立的“花踪文学奖”。“花踪”鼓励小说、诗歌、散文创作，并于2001年走向国际，增设奖项给国外华文作家参加，邀请中港台文学、文化明星来马，包括龙应台、南方朔、杨照、陶杰等，并大量转载他们的作品。该报亦曾经在2004年11月借用台湾著名的文化评论人龙应台，向首相阿都拉巴达威“传达”马华作家的能力比香港、新加坡强，呼吁阿都拉给予马华作家更多支持。张氏名下通销全球的中文时论杂志《亚洲周刊》，亦曾藉马来西亚以外之国家的族群课题，凸显马来西亚的族群问题，近期之作包括借助印尼新《国籍法》诞生的课题，探讨马来西亚的大学配额制、股权保留制和新经济政策背后所隐含的种族歧视问题，向全球华人揭示马来西亚政府优待马来人，边缘化非马来族群的问题（《亚洲周刊》，2007年1月21日）。

以上例子，均可视为张氏及其媒体帝国，为自己奠下华人及中华文化代言人形象的实际作为。但是这种藉由跨国文化评论人和跨国时论杂志向马来西亚政府施压的做法，恰恰凸显张氏在国内政治论坛上的缺席。“面向全球”与“发扬中华文化”的口号，符合张晓卿个人的跨国商业利益和文化形象，却吊诡地与马来西亚执政党团在政治上排挤非马来人的议程形成共谋作用。这条文化与经济昌盛之途，竟是马来西亚华人争取政治权益的死胡同，形成张氏媒体帝国只敢在国外放话，不敢在国内张声；对内谈文化，对外批歧视的尴尬局面。

其实，《亚洲周刊》不乏专题探讨马来西亚华族权益问题，设若我们假定《亚洲周刊》在国际上凸显华人权益课题，的确有可能在国内政治产生实际效应。然而，张氏媒体帝国狭隘的族群利益思维，却不得不让人怀疑它对改善族群关系与公民平等权益有何实际助益？举2007年1月21日的《亚洲周刊》为例，在第57页的“时人时事”有一则报导题为“两千大马华人示威，抗议政府加过路费”，报导2007年1月7日吉隆坡的一场反过路费上涨示威，其中犯了两个错误，一为示威地点（报导指示威地点为双子塔，实为双威金字塔购物中心。），二为示威





者特征（报导指两千名华人，实为华人、马来人与印度人皆有，且以马来人居多）。其实，受过路费上涨影响的，是所有雪兰莪和吉隆坡的居民，并不限于华人而已。该报导的错误，显示《亚洲周刊》急于符合其华人代言者的形象，竟牺牲了实事求是、追查新闻真相的专业精神。

马来西亚族际关系紧张与华人在政治上被边缘化的问题，其症结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和政治日益远离宪法所规定“公民平等”之普世价值观（universal value）。张氏高喊发扬单一族群文化的作风，若放在国际商品的市场上，我们可以单纯视为对某种特殊品味的喜好与捍卫。但是马来西亚华族或其他非马来民族的权益问题，却是根植于在地政治（local politics）的问题。利用《亚洲周刊》和跨国评论人凸显华人在国内面对的各种困境，而回避利用国内媒体梳理国内的政治结构问题、忘却普世价值的关怀，不但无法解决华人的困境，还会使得其中文读者远离政治现实，无法为现下的公民不平等局面解套。

另外，《星洲日报》的“花踪文学奖”和星期天的副刊，虽然为国内外中文知识界提供舞台与资源，然而整体来看，其经营媒体之缺乏正面典范意义，早已令人诟病：其与党国政治集团形成“神圣同盟”，联合收购媒体竞争对手，导致威权党国势力介入媒体，随后并对新生媒体施加不公平竞争压制，中文报业旧有相对独立与多元竞争的机制于焉崩溃；封杀争取新闻自由团体的消息；拒绝刊登猪农广告；因NTV7报导反垄断专题而拒绝刊登该台节目简介；敌视网络媒体；“沟通平台”编辑允许读者任意以不同化名抨击质疑媒体垄断者，却拒绝刊登回应者的理性言论。这都在在显示它无法承载自由多元差异的声音，俨然以垄断中文报业之力量，形成媒体帝国一言堂。

张晓卿矢言以垄断国内中文平面媒体来发扬中华文化，但张氏若真的要能为马来西亚华人代言，其媒体集团除了要能“坐上经济列车，开拓文化版图”，还要在国内复杂的政治经济网络中，坚持追查真相，不典当新闻专业，不惧于向执政党团的族群偏差政策与威权政治进言；要勇于让旗下的马来西亚报章监督国内的东方威权政体，使之回





归联邦宪法所主张的自由民主体制；除了为中文创作提供平台，还必须摒弃“沟通平台”式打压差异意见的做法。否则，张晓卿从垄断马来西亚中文平面媒体到合并跨国中文媒体的计划，充其量是挟持垄断后的财力和文化资本，谋求个人商业集团走向国际化的私欲满足，根本谈不上对在地的族群政治与威权政治有何改善，更遑论树立媒体独立的典范意义。试问，有多少在地的马来西亚公民，面对执政党团的不平等政策之际，可以像张氏一样，夹着雄厚资本走出国际？

张氏的媒体帝国，能否回归媒体专业，发挥监督权力运作的功能，坚持普世原则以达公民平等，并平衡报导华社内部各种差异的意见，一切都得胥视其能否改变其“反西方”、“华人中心”论述策略的外衣，放弃媒体垄断，回归尊重多元差异、自由公平竞争及平实的理性原则。

（本文另刊载于《东方日报·名家》，2007年6月24日）





五

张晓卿声明： 收购南洋报业 · 建构中文媒体网络 (中英文版本)

张晓卿
2006年10月18日

南洋报业控股旗下有两家著名的日报，其中《南洋商报》是一份历史悠久、成就辉煌的华文报纸。当年由华人先贤陈嘉庚先生创办，在东南亚的报业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今天，我有幸参与《南洋商报》集团的办报事业。这是我们先后参与《星洲日报》、《光明日报》、香港和北美3地《明报》、《亚洲周刊》等媒体之后，再一次投资在中文媒体。我们以行动来印证我们积极参与华文报业承担发扬中华文化的意愿；我们希望继续壮大华文媒体事业，建构一个以华人为主的中文媒体网络，全力维护华人读者应有的权益，替他们立言请命，让这个社群的声音和观点能够传播下去，从而赢得别人的注意和尊重。

须有强大集团力量

面临21世纪全球化的时刻，各地华文主流媒体都纷纷通过互相购股或是并购方式进行联营，展开多元化的业务。事实上，发达国家的媒体合并风潮已在更早时候吹起：例如美国时代华纳集团早已是世界著名的庞大媒体企业，美国在线收购时代华纳后成为跨传媒的航空母舰，为当今世界强大的多媒体集团之一。这些西方传媒集团利用属下所拥有的庞大用户网络和各种平台的优势，采取多种媒体互相促销的方式，以多样化、内容丰富的信息和产品占据市场。为了迎接全球化，





中国政府正在积极推动中国媒体的规模化和集团化经营,通过资源整合和体制梳理,增强中国媒体和西方跨国媒体的抗衡力量。

在自由贸易全球化的今天,如果没有强大的集团力量,中文传媒业根本就无法跟其它同行竞争。何况这是个新科技一日千里的信息时代,中文传统报业正处在十分恶劣的竞争环境之中。传统媒体的发展也受到新科技影响;计算机普及、手机流行,早已推动新兴媒体力量的扩大。为了生存,华文报纸必须顺应时势,找寻新的出路。

我们扩大媒体业的商务凝聚力量,目的是要加强华文传媒业的发声分贝,促使媒体业像一家经营完善的大企业得以永续发展,无疑就是为了更好的回馈社会,也是更好的为广大读者服务。在巩固集团业务的时刻,我们坚持办报理念:用人唯才,让具有报人风骨及专业能力的人才出掌编辑部,确保编务中立,不做一言传声筒,相对的,我们鼓励不同声音的激荡,进而迸擦出睿智的火花。

“竞合”中创造“多赢”

实际上,在世界传媒的合并风潮中存在一种现象,也成为一种趋势,那就是“竞合”;相互既竞争,又融合。媒体的“竞合”反映在业务上的兼并与整合;编务上的竞技与争鸣。同在一个集团化企业里,不同编辑部独立操作,各显神通,各施所长,发挥百家争鸣的精神。这种良性竞争状态一定提升彼此的竞争力,避免不必要的“你死我活”恶性竞争,脱离血腥的红色海洋,开创蓝色商机,创造“多赢”局面。

国际畅销书《蓝海策略》,作者金伟灿和莫伯尼提到,在残酷的现实环境里,企业可以避开惨烈的互相厮杀的红色海洋,而采取不断创新的精神,增加产品的价值,从而开创蓝海型企业。蓝海策略是一种观念上突破,打破传统思维,探究价值创新,鼓舞企业攀登新的高峰,发挥双赢的理念。

华文传统媒体业生存在激烈竞争的环境里,如何善用蓝海策略开创新的利基、新的局面、新的蓝天,正是我们面临的巨大挑战。走过八十多年辉煌历程的《南洋商报》,将与时俱进,开创宽广的出路。





“南洋开蓝天，商报创新机”，我愿意跟大家共勉，谢谢！

（《星洲日报》• 2006/10/18）

STATEMENT BY TAN SRI DATUK TIONG HIEW KING ON ACQUISITION OF NANYANG PRESS HOLDINGS BERHAD EQUITY

Nanyang Siang Pau is one of the two established dailies owned by Nanyang Press Holdings Berhad. Nanyang Siang Pau is a Chinese Newspaper steeped in historic events over a long history. She has enjoyed a prestigious position in the records of South East Asian newspapering industry. It is an heritage endowed upon her by the revered founder, the late Tan Kah Kee.

I am privileged to be associat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Nanyang Siang Pau and other publications within the group. I have been involved in the continued growth of Ming Pao in Hong Kong and Northern America, Yazhou Zhoukan and Sin Chew Media Group. My colleagues and I resolved once again to invest in this Newspaper Group reaffirms our conviction that Chinese Newspapers contribute meaningfully towards the advancement of culture. We are playing our role to this end.

We also hope to continue expanding the Chinese media industries, establishing a Chinese language media network centred around the Chinese community to uphold the rights of our Chinese reading public and to speak on their behalf, so that the voices and views emanating from this community could continue to disseminate and win the attention and respect of other communities.





In the wake of globalization, mainstream Chinese media players else where have expanded and diversified their businesses through equity swap and mergers. As a matter of fact, such acquisitions and mergers have taken place in the West much earlier. The Time Warner Group was a renowned media giant before it was acquired by AOL. It is now one of the world's largest cross-media corporations. These Western media companies, with the help of cross-marketing and synergy effect, can provide their clients with diversified contents and products. Media industry in China is encouraged by the State to do likewise; providing a counter-force to foreign competitors.

Chinese language media companies need a strong group power to compete with its peers in this era of globalization and trade libelisation. With technology advancing at an explosive rat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a industry finds itself in an intensely competitive environment. The traditional media industry is being challenged by sophisticated technology. Chinese newspaper industry must move in tandem with the trends, and explore new avenues of sustained development to stay in business.

We are to enhance the group effect of media businesses by which in fact is amplifying the voice of the Chinese media, ensuring the industry continues to develop into healthy corporations, so that they can better serve the community and readers. Apart from maximizing the group's businesses advantages, we continue subscribing to our management philosophy of running a newspaper i.e. by allowing the capable, even handed and fair minded professional editors to lead the editorial functions and to ensure editorial neutrality and free expression of views and opinion.

In fact, a phenomenon prevalent in global press amalgamation is now called "competition co-existence". The parties involved compete,





and also co-exist on industry basis. It is a case of business integration and editorial competition among group constituents. Different editorial departments operate independently and unleash their respective strengths into the content to cater for their respective readership. Such competition helps accentuate the competitiveness of all the constituents within the group. By doing so, the destructive cutthroat rivalry is avoided and a “win-win” situation will be in place.

Authors W Chan Kim and Renee Mauborgne say in their international bestseller “Blue Ocean Strategy” that in our cruel realistic environment, corporations can shun the bloody red ocean by being innovative and enhancing the values of their products to become blue ocean corporations. The blue ocean strategy is a conceptual breakthrough which shatters conventional mindset, explores reinvented values, encourages the business corporations to excel whereby the “win-win” concept prevails.

In the intensely competitive environment confronting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a industry, how to harness the blue ocean strategy to find the niche and reach out to a new blue sky remains the mounting challenge we all are facing now.

Nanyang Siang Pau is keenly competing in a limited leadership market. She has set a shining example of ethical journalism in the past eight decades. She has been keeping abreast of time, and is now exploring all possible avenues to push back the frontiers of a matured industry.

Dated 17 October 2006

(转载自《星洲部落格》Sin Chew Blog, 2006年11月2日, 网址: http://my-blog.sinchew-i.com/index.php?mode=viewid&read=1&post_id=1158)





六



反垄断是我们的信念

刘鉴铨

星洲媒体集团董事经理兼集团编务总监

2006年11月3日

对民主和自由价值有所期许的社会，不会接受任何形式的垄断；因为群体的利益，必须超越个别利益。

对多元主义抱持信念的社会，会拒绝任何形式的垄断；因为不同的声音，永远比单一的声音更接近真理。

对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高度认同的社会，更是抗拒任何形式的垄断；因为表达意见的空间一旦被关闭，社会将会逐步窒息。

反垄断，是社会的共同价值。

星洲日报作为一家民间媒体，不但认同这项价值，也捍卫这项价值。本报70多年的历史，一路走来，宏扬民主自由，推动多元主义，争取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已经为反垄断留下深刻印记。

然而，近来南洋报业被收购事件，却让星洲日报被某些人士套上“垄断”的帽子，有关的指责一是指垄断大马中文报章的市场，二是指垄断言论空间。

不论是第一项指责或第二项指责，其实都是对“垄断”的错误认知所导致。

从商品市场的角度出发，任何的垄断，是以强势力量排除竞争者，封闭竞争空间，享受充分的利益和好处。被垄断的市场，竞争者无法通过价格、质量、技术、产品创新、营销策略来争取消费人的购买，进而阻绝了对手进入场，或是在市场中生存的机会。





张晓卿先生收购南洋报业，使该出版集团的控制权易主。但是，从企业经营的角度探究，该机构属下的《南洋商报》和《中国报》及各杂志，依然是在专业管理层的管理下营运，并没有因为和《星洲日报》、《光明日报》同属于一个大股东，而遭到合并，或是改变经营方式。

张晓卿收购南洋报业，不是星洲媒体收购南洋报业，这一点必须充分厘清。两家公司都是大马股市的上市公司，必须遵守上市公司的各项准则，也必须接受当局监管，以向各自的大小股东负责。

换句话说，尽管大股东同样是张晓卿，但是，《星洲日报》、《光明日报》、《南洋商报》和《中国报》，都是不同的企业实体，过去彼此之间独立运作，相互竞争；今后还是保持这种模式，在价格、质量、技术、产品创新和营销上竞争，垄断的局面在这种适者生存的局面中没有可能出现。

维持原有的竞争型态，不仅是企业主张晓卿的个人承诺，也是各报管理层和员工的意愿，更是消费人，也就是读者的要求。

没有任何的读者会希望这4家报章放弃竞争，导致报章素质下跌；读者也有各自的偏好，让不同的报章有各自的利基市场（niche market），找到本身适当的空间。市场规律本身就已经会挫败任何垄断市场的意图。

此外，4家报章的管理层和员工，也依然兢兢业业，全力以赴，以确保本身服务的报章有竞争优势而不被淘汰。

同样的，作为企业主的张晓卿，也会要求各报维持竞争状态，不能有丝毫怠惰，否则一旦遭到读者唾弃，就会影响投资的收益。

简单而言，4家报章都必须遵循市场运作的规律，在发行、广告、内容各方面争一日之长短，以符合企业主、员工，以及读者的利益。这是市场的规律，无法违抗或逃避，也因此，垄断中文报章市场之说，绝对无法成立。





至于垄断言论空间之说，也是危言耸听。

言论自由是人民应有的权利，也是人性本能的追求。政府挟其庞大的国家机器，犹未能控制言论自由，区区华文报章又有什么能耐，可以垄断言论空间。

更何况，报章作为人民喉舌，职责首在于开拓言论空间，新闻从业人员惟恐言论空间太小，新闻自由遭扼杀，又岂会划地自限，自我限制可以发挥的空间。华文报章屹立我国百年岁月，有风骨的报业工作人员大有人在。

至于身为星洲媒体和南洋报业大股东的张晓卿，他本人没有强烈的政治背景，而是单纯的企业家和文化人。既然不是政治人物，也没有政治议程，岂会不知垄断或控制言论的弊端。

作为企业家，他所关心的是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作为文化人，他要确保报章负起社会责任和宏扬文化；为了贯彻企业和文化理想，不但不能限制言论，反而必须扩大言论空间，这点道理，显而易见。

星洲日报现有的成就，是建立在本身的竞争能力，而要发挥竞争能力，基本条件就是要有一个相对自由的市场和言论空间。单单就这一点，星洲日报就反对任何形式的垄断。反垄断是社会大众的共同认知，也是星洲日报的信念。

中文报业的股权变化，不会影响本报的这项信念。外界的一些疑虑，本报充分理解，因此在这里恳切作出说明。

（转载自《星洲日报》，2006年11月3日）





七



颜清文致函张晓卿

2006年11月22日

丹斯里张晓卿先生：

5年前，当你被指牵涉到528南洋报变事件时，我就想与你当面对流。近几个月在北京有几个场合，虽然你我都有出席，但我们只是擦身而过，没有机会交谈。因此，我选择了写封公开信给你。

在近期有关反对报业垄断的争论中，有人在贵《星洲日报》撰文，说你有恩于我，而我却忘恩负义。幸好你我尚在人间，我如何忘恩负义，可以把所有事实公诸于世。

我们相识22年了。你领导马来西亚福州社团联合总会及世界福州十邑同乡总会期间，我做你的副手前后十多年之久。当年我们合作愉快，我也得益不少。

我没有忘记你曾经在80年代帮助过我。当年，马来西亚经济不景，股市崩溃，我抵押给银行的股票被逼仓抛售，造成我控制的二家挂牌公司股票市价跌至低于实值。为了稳住控制权，我邀请郭鹤年和你两位福州乡亲帮忙买进这二家公司的股票，条件是我在一年后以成本加上银行借贷利率计算利息向你们买回。当年郭鹤年买进了价值500万令吉股票，而你则买进价值300万令吉的股票。一年匆匆过去，我没有能力准时买回你们手上的股票，拖延半年后才完成了我对你的承诺，很庆幸没有造成你损失。当年你和郭鹤年对我的帮助，我从没忘记，也经常对朋友说起你和郭鹤年如何在1980年代帮过我。

5年前我反对你联同马华公会收购南洋报业集团，现在我又反对你从马华公会手上收购南洋报业控制性股权，我只能说，在关系到社





会的大是大非问题面前，在正义与恩情两难全的情况下，我不能妥协我的做人原则，必须选择站在正义这一边。

《星洲日报》总社建筑物顶上高高挂著“正义至上”、“情在人间”几个大字。这二句铿锵有力的话，经过《星洲日报》的轮番宣传，已经成为了社会良知的经典名句。可是在处理南洋报业的事件上，你所做的似乎与你报社的“正义至上”金字招牌的准则完全不相符。你说没有人可以垄断报业，你说二家大报的管理层有权决定办报方针和新闻内容，我很怀疑在你控制了西马6家华文日报中的4家，在这4家华文日报占有马来西亚华文报业百分之八十五以上市场的情况下，这4家报馆的管理层和编辑会不观言察色，依照你的心意做事？

你控制的《亚洲周刊》在2006年11月12日出版的第20卷第45期中，报导了在澳门举行的世界中文报业协会第39届年会。该刊报导了你以世界中文报业协会会长身份发表的讲话，其中提到你在年会上指出，“在报业的版图上，必须正视当前中文报业和国际一流英文大报的距离。无论是专业水平，还是公信力和影响力，全球中文报业在不少领域都仍有待改善的空间”，“必须争取在政治权力和商业权力面前讲真话。”

媒体是一把双锋刀，媒体的影响力可以有利于社会，也能带来负面影响。如果平面媒体只做执政党和政府应声虫和财团的工具，大马人民尤其华文报读者将失去瞭解社会问题真相的重要管道。我担任雪华堂会长期间，联同国内几千个社团组织向政府及各政党提呈一份大选诉求，其中一个要求是废除出版法令。今天，这个出版法令成了你垄断华文报纸的工具。我吁请你反对出版法令，你控制的星洲报业和南洋报业，多刊登有关反对新闻垄断的新闻，让国家领导人知道恶法不得民心，更不利于国家经济发展和国家文明建设。

说到个人功业，你已经入榜世界名人了。如果还需要宣传你的立言和善举，你现在在世界各地拥有的几十家中、英文报，应该足够你发挥而不必在乎是否拥有《南洋商报》吧？至于说到金钱，你也不需要靠垄





断马来西亚华文报业市场来一年多赚一二千万令吉，因为相对于你目前的财富，这点钱对你也没有甚么大的意义。

贵《星洲日报》几篇文章指我忘了你的恩，可见你的善行获得支持和赞美。认识你的这22年里，除了1980年代那一次，你对我还有甚么其他的恩惠，我实在想不起。我希望为你仗义执言的那几位人士，能一一替你说出来，让社会知道我是怎么的没有情义的人。

这封信我会先寄给你阅。3天后我才公开出去。如果贵《星洲日报》把我的信，像处理法庭宣判我入穷籍时那样大事报导，我会感到很好，反之像法庭取消我的穷籍令时那样刊登在报屁股那也无所谓；只要是全文照登，则表示你的报纸的编辑有选择新闻自由权。

颜清文

2006年11月17日

.....

张晓卿回应颜清文

丹斯里颜清文先生：

谢谢您11月17日的来信。

我刚从海外回国，赫然发现您这封文情并茂的来信，语多关切，不吝教诲，而且限我3日内回覆，可见殷盼之深。

您对我的关心，5年来亦步亦趋，贯彻始终；这我不敢怠慢，即使身心疲累，也立即给您回信。同时，我也按照您的意思，建议星洲日报编辑部同仁全文刊登您的来信和我的回覆。





我赞同您维护正义的说法，这和我的办报理念非常契合。但我不免担心，从当年的收购风波，到目前有关“垄断”中文报的指责，所诉诸的“正义”标准，恐怕是建立在空泛的假说之上。

我认为任何的指责不应是夸夸而言，而应该以经验、理性与理想为基础。从经验出发，以真诚而谦虚的态度去瞭解事实是甚么；从理性运作，设定合情合理的判断标准；然后回归理想层面，看待未来的发展。

如此，您和我对“收购”和“垄断”的看法，必然会更加清明透彻。

至于您对我个人的一些观点，虽然我俩相识22年，却让您雾里看花，误解重重，只能说是遗憾。

您说出版法令成为我垄断华文报的工具，显然是在张冠李戴。作为报章的投资者，出版法令是我关注的问题，据我瞭解，星洲日报和光明日报向来反对出版法令不遗余力，我们希望结合民间的力量，要求政府放宽，乃至废除出版法令；在这方面，我和您的看法一致。

您说我没有必要收购南洋报业来宣传我的名誉和增加收益，这方面我完全同意。如果收购报章可以提升我的名望，诸如您所作出的批评，今天就不会出现；如果我要每年多赚一两千万令吉，那我大可不必收购目前已经亏损的南洋报业。

我投资的报章，今后会不会对我“察颜观色”，依照我的心意做事？这又和星洲日报“正义至上”的准则是否有矛盾？我请您和所有的社会人士详加观察，多加监督，这里先向您致谢。

关于《星洲日报》就您被判入穷籍和脱离穷籍的报导，不能让您满意之事，我本应基于尊重编辑部的独立操作，不宜过问；但既然您已提出，而我也认为应该让星洲日报有一个说明的机会，因而破例询问了此事。





我藉此转述星洲日报编辑部同仁的答覆：您在2004年被判入穷籍时，是马中经贸总商会会长，属于社会名人，读者和社会都很重视关心，加上法庭的判词很长，因此报导篇幅都比较大。而您后来脱离穷籍，《星洲日报》也用显著版位，以及几乎相同大小的标题来报导，只是因为法庭判决扼要，因此报导的篇幅较短，并不像您说的以报屁股来呈现。

您信中诸多直接且尖锐的批评，我虚心受教，也藉此机会表明我的立场。

张晓卿 敬上

（转载自《星洲日报·言路》，2006年11月22日）





八

星洲真的不曾封杀ntv7? 我们戴不起“假新闻”大帽子

《当今大马》中文版编辑

感谢星洲日报副执行总编辑郭清江在《沟通平台》耗费诸多笔墨，为我们套上制造“假新闻”的帽子。但是我们先在此严正声明《当今大马》有关的报道肯定不是假新闻，这项大帽子我们戴不起。

第一道简单的问题：

星洲媒体集团，四大报，真的不曾封杀ntv7，不曾停刊ntv7的“电视节目简介”？

那么，为什么《星洲日报》和《光明日报》娱乐版自去年12月30日开始，不再刊登ntv7的电视节目剧情简介？为何同属张晓卿所控制的《南洋商报》及《中国报》自本月7日开始也不刊登ntv7的电视节目剧情简介？

请分清楚“电视节目表”与“电视节目剧情简介”的分别。

（郭总编的原文是：星洲媒体集团也从来没有封杀过ntv7的讯息，否则ntv7每天的电视节目表怎会出现在星洲娱乐版呢？）

别故意混淆这一点，当今大马及其他的网络媒体和网页论坛，皆是指星洲日报不满ntv7时事节目《追踪档案》报道的反对媒体垄断专题，而以不刊登“电视节目剧情简介”的方式来惩罚ntv7。这些网络媒体的报道，皆有拍摄下来的娱乐版图片证明。





难道从去年12月30日开始至今年1月23日的25天内，ntv7就没有寄送“电视节目剧情简介”给《星洲日报》和《光明日报》娱乐版？然后这个现象也蔓延至《南洋商报》及《中国报》的娱乐版吗？难道这是一个需要这么漫长的时间来修正的“技术问题”吗？

第二道简单的问题：

郭文不否认双方高层有聚餐，也不否认有讨论《追踪档案》的“反对媒体垄断”报道，甚至还引述ntv7高层的谈话，觉得有关节目的内容的不客观、不中立。

在今年1月24日，四大报突然恢复刊登ntv7“电视节目剧情简介”。

这样的发展，难道没有蹊跷吗？

其中的想象空间，我们留给读者们自行判断。

第三道简单的问题：

“制造假新闻”与新闻落差、新闻疏漏有什么不同？

“制造假新闻”是捏造完全没有事实的假讯息；新闻落差、疏漏是有瑕疵，但总体报道仍是事实。

我们奉劝郭总编在做出严厉的指控之前，先回答之前的两道简单问题，不要“偷换概念”，把冯京当马凉。

究竟什么是造假的新闻？最著名的例子不外是《星洲日报》在1999年11月14日窜改（doctored）已经被革职的前副首相安华的人头照一事，以当时的副首相阿都拉的人头照取而代之。

根据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当时的《星洲日报》虽然曾对此事做出道歉，指是年轻编辑无心之过；但是有关的道歉启事，却只电邮给已经不复存在的网络论坛“旧咖啡店”——oldkopitiam.com，《星洲日报》大部分的读者皆不曾阅读这则道歉启事。[请点击阅读英国广





播公司全文报道Malaysian newspaper apologises for doctored photo】

此外，既然郭总编搬出联合国的《国际新闻道德信条草案》，强调绝对对高标准新闻职业道德规定，那么麻烦也请解释一下新近发生的一些新闻事件里头，《星洲日报》的新闻操守何在：

- (一) 《沟通平台》发生读者黄启益赞扬读者黄启益的笑话
- (二) 指马华恢复了沈慕羽的党籍的报道
- (三) 把红卫兵搞文化大革命的帽子往揭发校长贪污者头上戴的指责
- (四) 指家总顾问王国丰的悬赏贪污校长广告是一竹竿打翻一船人的指责
- (五) 拒绝刊登猪农广告的事件
- (六) 拖延删改家总广告的事件
- (七) 封杀评论人新闻的事件
- (八) 437字的“反媒体被垄断静坐请愿”的短文报道
- (九) 不报道“黄丝带之约：与马华领袖喝茶救媒体”交流会
- (十) 不报道59名《星洲日报》学生记者连署发表《〈星洲日报〉学记反垄断宣言》

我们承认有关的新闻报道出现两处落差及疏漏：（一）报道指张晓卿先生有出席ntv7及星洲高层的会面，这点我们郑重地向张晓卿先生道歉；（二）双方高层会面地点，并非在星洲总社而是在一家中餐馆，这点我们郑重地向读者们道歉。这要感谢同样“人不在现场”的郭总编热心透露有关的讯息。不过《当今大马》报道的2个主要重点：四大报取消封杀ntv7，星洲与ntv7高层曾会面讨论《追踪档案》的报道仍属事实。

由于郭总编的责难文章，以高格调及显著的方式刊登在拥有百万读者的第一大报板位上，那么我们也谨要求把《当今大马》的回应全文刊登在《星洲日报》，展现专业的办报操守和胸襟，让被批评者获得同





附录原文：

溝通平台 /exchange@sinchew.com.my

為華社策劃更多獨家報道

東方日報 21 NOV 2006 讀者 / 陳德榮

《星洲日報》的報道內容自9月改版以後，除了增設《我有話說》和《夜雨晨風》專欄，提高輿論力量之外，國內外的新聞報道方面，也有專訪形式的《星洲獨家報道》粉墨登場！

今天，各媒體為了新聞工作的崇高使命，無不全力以赴，把最好的一面呈獻給讀者。只要一發生事故，各家媒體都會委派記者前往現場採訪，這儼然已成記者們的例行公事。這種信念，促使站在新聞工作最前線的記者務必做出最全面、翔實和中肯的新聞報道。

也正因为如此，《星洲日報》不僅僅向廣大華社群眾提供新聞報道而已，而且也很努力去開拓另一種新聞呈現方式——“獨家報道”，也就是在其他媒體對某一新聞課題已做出報道的情况下，強調更深入的報道視角和思想觀點。

筆者在此舉出目前在台灣持續發酵的倒扁運動為例，這場由民進黨前主席施明德所發起的百萬紅衫軍倒扁運動，壯觀的紅潮場面確實讓涉嫌貪腐丑聞的陳水扁總統胆戰心驚，成了驚弓之鳥。筆者還記得在倒扁靜坐期間，《星洲日報》國際新聞組副主任熊淑麗人在台北獨家採訪施明德，讓讀者們通過專訪了解倒扁運動的真正目的，以及當事人對台灣政治局勢和民主進程抱著甚么樣的期望。

回頭看看我國的情況，華社有太多懸而未決的重大課題，如政治參與、華小發展、數理英化、文化傳承、經濟股權、社會治安等。這些課題，都需要客觀和深入的探討。有鑒於此，筆者建議《星洲獨家報道》緊緊跟進有關課題，策劃專訪相關領域的焦點人物，為讀者們撥開重重雲霧。日前，我們喜見全國刑事調查總監尹樹基接受星洲專訪（刊登於11月8日）時指出，華社在防范罪案方面，不再“自掃門前雪”，以及“华裔警員少華社隱憂”道出了防范罪惡過程中出現华裔警務人員的缺乏。

華文報關心華社課題乃義不容辭的，唯有通過華文報的細致報道，華社課題才有望在集思廣益的架構下，逐步尋求共識與解決之道。

《当今大马》网站中文版的假新闻（星洲日报：副执行总编辑/郭清江）





等的篇幅来回应，如同处理张晓卿先生及颜清文先生之间的来函般，开辟同等板位刊登。此外，《当今大马》也已率先将郭总编的全文和网页连接附录在这篇文章之后，以便让读者能够在毫无隐瞒和掩盖的情况下，获得充分的讯息，来做比较和判断。

至于郭文中所描绘的“惊天大阴谋”——指责国内电子媒体、网络媒体及《东方日报》配合时事节目，企图打击国内华文报章公信力和加速终结各大报章“寿命”，以加速网络时代来临等云云，想象力显然过于丰富。但是我们认为这个“好命题”意外触及我国的媒体自由及反垄断的重要事项，因此响应郭总编的文章精神，大声疾呼所有牵涉的网络、电子和平面中文媒体（包括四大报和《东方日报》等）以及广大的读者、评论人及媒体监督组织，一起开辟重要的版位，加入讨论“国内电子和网络媒体是否勾结《东方日报》配合时事节目，阴谋要打击国内华文报章及加速终结各大报的“寿命”，而所谓争取新闻自由及反垄断，只不过是他们为了本身的利益所使用的幌子”这么一个迫切及重要的议题。

对于《当今大马》中文版这么一个只有两位记者和一位主编的小单位，获得“钦点”参与这个类似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基地组织（Al-Qaeda）式的惊天大阴谋，来“摧毁”占据逾八、九十巴仙中文报章市场、市场价值逾亿、拥有千位员工的四大中文报章，真是过于抬举了。

或许，更应深刻反省的是，为何财大势大的垄断媒体集团除了本身的地盘及殖民地之外，草木皆兵，是不是因为进行垄断而心虚的后果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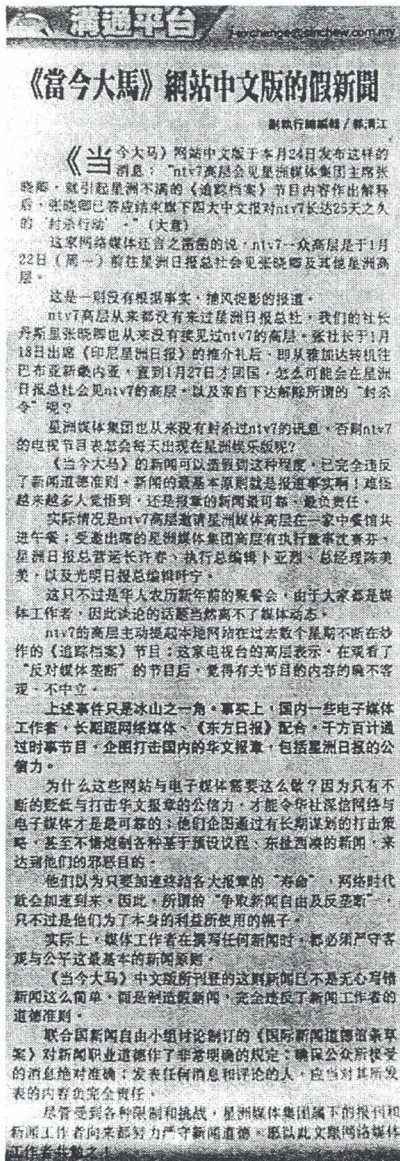
编按：此文已经通过电邮方式寄送给《沟通平台》：i-exchange@sinchew.com.my，并获回邮通知來稿收悉

（转载自《当今大马》中文版，2007年1月26日，网址：<http://www.malaysiakini.com/editorials/62632>）



勘误表

1. 目录。【第二辑】评论系列第 24 篇，作者姓名黄孟祚，误为黄梦祚。
2. 页 291。附录图片《为华社策划更多独家报道》有误，更正如下。谨此致歉。



编者简介

曾维龙（1976- ），生于马来西亚（雪兰莪州）加影市。2000年毕业于中国广州暨南大学中文系，目前是马来亚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曾服务于媒体、私人企业，2002年开始任教于新纪元学院中文系，同时也是专栏作者，编著有《许云樵来往书信集》。

电邮：cwenloong@yahoo.com

定价：马币30元



黄丝带运动

黄丝带运动是2001年“528报变”期间，由一批反对政党收购南洋报业的媒体从业员、评论人所共同发动的社会运动。目的在于唤醒群众对新闻自由和媒体独立自主的认识、肯定和响应。

以“黄丝带”作为争取新闻自由的标志，其灵感源自于1971年10月14日《纽约邮报》刊登的一则故事——《回家》(Going Home)：长途车上坐着一位沉默不语的男子，在同车的年轻游客的盘问下终于开了口。原来他刚从监狱出来，释放前曾写信给妻子：如果她已另有归宿，他不责怪她；如果她还爱着他，愿意他回去，就在镇口的老橡树上系一根黄丝带；如果没有黄丝带，他就会随车而去，永远不会去打搅她……汽车快到目的地了，车上的人们都坐在靠窗户的位子上往外看，只有这位男子不敢张望，他害怕迎面而来的可能是失望……突然间，全车的人都沸腾起来：远远望去，镇口的老橡树上系了上百条黄丝带，这些黄丝带像欢迎的旗帜迎风飘扬。

这则故事刊出不久，便被改为脍炙人口的歌曲——《老橡树上的黄丝带》(Tie A Yellow Ribbon Round The Ole Oak Tree)。伴着歌声，这则故事传遍了全世界。从此黄丝带成了美国“欢迎被囚禁的人重获自由”的标志，同时也为世人不断借用，以表达对自由、平等的追求。今天，在马来西亚，我们努力将“黄丝带”与新闻自由、媒体独立自主相联系，期待人们看见黄丝带的同时，也能引起人们的共鸣。

